

第十一章

文俊也赶快起身结扎停当。

她穿着妥当，羞笑道：“你如果也算贱丈夫，天下的男人们都成了圣贤。”她去拾起文俊的包裹和天残剑，亲自替他配好，那派头真象一个贤妻良母。

只听她叹气说道：“要是你早生三十年多好啊！该我命中魔障太多了哪！”

文俊接过包裹笑道：“恕我冒昧，请问姑娘芳龄几何？能见告么？”

迷魂谗女讶然问道：“你问这个是什么用意。”

“我想你这三十年是怎么个算法的。”

“你的心眼不小。”她噗地一乐，仪态万千，“你先告诉我年纪才行。”

“区区年方十六，距弱冠还差四个年头，加上三十岁，足可作你的父亲而有余，没错吧？”

迷魂谗女吃吃大笑着，柳腰轻摆，宛如风摆残荷，渐渐地，她笑得腰不要来了，最后，强忍住笑意。

问道：“加三十岁，告诉，你只比我大不足十岁，我还能叫你爸爸？只怕和刚才一样，叫你亲亲不是恰好么？”

文俊淬了她一口，摇着头说：“胡说八道！骗人！你会有三十六岁？你简直在撒谎。”

“嘻嘻！怪不得你口口声声地叫我姑娘，大概你还认为我是个青春少女吧？亏你名列武林，竟然不知道内家修为上，有所谓常春之术真是孤陋寡闻。”

文俊解开包裹，取出干粮，说道：“就算我孤陋寡闻吧，反正又无法证明，来，先填饱肚皮再说，咱们还得赶着出洞呢！”

迷魂谗女女傍着他坐下来，摇头说：“我不饿，你吃吧。”取出罗巾捉着文俊的手，替他擦擦双手，羞红着脸，说道：“这儿没有水，右手不许取食物的。”

文俊想起刚才那一幕，窘得俊面发赤，不好意思起来。

她将粉脸藏在他的肩后。喘喘着说道：“都怪我不好，要是你觉得这是你生平大耻，我……我愿死在你的手中而无怨言。”

文俊面冷心慈，是个外刚内柔的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人用感情对他。”

他用手抚着他的秀发，温婉他说道：“人总会有错误的啊！你怎么还这般说呢？”

他抬起她的粉颊，替她擦去珠泪，微笑道：“就当是大梦一场吧！这是你新生的一天，你应该喜才是。今后我们应该相互帮助，光明正大做人。有一件事求你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”

“你说吧，不要说求字，只要我能办得到，上天入地粉身碎骨亦在所不错。”

“你呀，干嘛说得那么严重？我想，我想认你做姐姐，你应该不会拒我千里之外才对，是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惊奇的张口结舌，道：“我这万人唾骂的摆柳残花，岂敢有这样的奢望？你……你怎么这样骗我啊！”

文俊用手盖住她的樱口，温情的微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要再说这种话，小心我缝住你这张樱桃小口，俗语说——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已成佛了，是害怕我高攀了你么？”

迷魂讬女感到的热泪横流，忘形的一跃而起，抱住他？在他额上投下一连串的亲吻，梦呓似的呼唤：“弟弟！弟……”一连串的泪珠，滴了文俊一脸。

文俊直待她平静下来，含笑将她挽在身边坐下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要不要进食，我也不吃了，我们这就出去，到江口准备一顿美食，为你为姐弟庆祝一番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应该庆贺一番。”

又对他神秘地微笑道：“当然啦！弟弟的心愿，姐姐当然义不容辞，那绿衣小姑娘好美啊！告诉我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又是吃吃一笑，拍拍胸道：“只要她见面不对姐姐立下杀手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得先对她说明你我姐弟关系啊！”

文俊在她的粉颊上轻轻一捏，苦笑道：“你这张利嘴真应该缝上，你想到那里去啦？那绿衣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差点送命在她那游戏风尘的诡计下几乎到了生死相拼，互不相容的地步呢。”

他见她脸上还是不以为然的神色，便将遭受她们愚弄的经过详说了。

她惑然不解的问道：“你怎说，姐姐倒不得不相信了！那么，你的心愿又什么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，请恕我目前不能告诉你。总之，这是刀山剑树，看似不可能之事，说起来，将会引起武林轩然大波，但我得去完成它，非完成不可！除非骨肉化灰。”

她忧形于色地问道：“弟弟，真有这么严重？可不可以对姐姐推心置腹，坦诚相告呢？”

“姐姐，这是万分艰巨而几乎不可能的事绝不容假于他人，稍不慎，横祸立至。我对姐姐敬爱出于至诚，但此事绝不能让你知道，希望能谅我苦衷。

他已将包裹收拾好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走。”

迷魂讬女愁容满面，幽怨他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骗我的，连心中生死攸关的大事，也不让我知道，还说推心置腹么？我……我不跟你走了。”

文俊只好扯谎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幸而我没告诉你，不然你不是更为我担心么？”

这事牵涉着一件武林血案，我得去叩见师伯询问其中详情，师伯他老人家我还没有见过，还不知道他老人家如反吩咐呢。好了，姐姐和弟弟要赖，你好意思么？”

她仍然不动，说道：“你呀！鬼心眼特多，你道不知道你撒谎么？”

文俊怎肯告诉她，自己要找踩下脚武林天地地摇，日前凶名如日中天的双凶一霸报仇恨的事呢？

只好撇开话题，故意展颜一笑道：“来日方长，不谈那些未来的事，你是走还是不走啊！这石洞阴深得很哩！”

她呶着红艳艳的小樱唇，道：“我不走了，你丢下我吧！”

文俊没法，猛地虎腕突伸，一把将她挽起，笑道：“我不放心，我们说

过在江口庆贺的，你背我进来，让我抱你出去吧！”

“呼”一声吹熄灯灭，缓缓向外走去。

迷魂谗女噗一声轻笑，附着他的耳畔轻声说道：“放下我啊，我要在这儿回忆刚才的风光哩！”

“你好意思，小心我摔倒，跌坏了你我可不负责。迷魂谗女挣扎着要下地，文俊牵着她的手，一步一步的向前摸索着。文俊倒没什么。不久，已远远的看到出口处了。

两人手牵着手，兴冲冲钻出土坑来，不由地同时怔住了。文俊倒没什么，迷魂谗女却惊得花容倏变。

土坑前丈外，正站着一僧一俗，正并肩凝立，讶然地向他们打量。

僧人头顶上秃秃的，戒痕闪闪发亮，身上穿着上灰色野僧常服，足踏多耳麻鞋，身材适中，年约花甲。

他满脸红光，剑眉虎目，鼻梁挺直，嘴角略向上弯，圆圆脸，如果不是剑眉虎目，略带威犯，定然是个随和的出家人。

那身穿灰袍，年在六十开外的老人家，身材修伟，灰发满头，国字脸，隆准海口，长久脸际的美髯迎风飘拂，慈眉美目，一表非俗。

老和尚一看清两人，剑目一竖，撇撇嘴说道：“好啊！你这娃娃原来也是个没出息之徒，老袖终日打雁，却叫雁啄掉了眼。呸？”

又瞥了迷魂谗女一眼，冷哼了一声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这贱婆娘跑的不慢哩！只道你随着那牛鼻子躲到世界的尽头去了，想不到你却在这找到了新面首，在这兽窟里快活呢。哼！”

你就跑到天边去，看我也有抓到你处治的能耐，你再跑吧，这次要让你逃脱，我无影僧真算是白活了。

文俊起初感到老和尚的声音十分熟，猛想起他就是屡次用千里传音来警告他的人，灰衣光头，又自称无影僧，不是他又是谁？等到老和尚冷冷地骂迷魂谗女竟指自己是她的新面首，不由气往上行。

轻轻放下她的手，跨前一步，肃容说道：“这位大师说话请留口德，五常五戒中，第二戒就是戒妄语，大师身为大德高僧，岂可语出轻薄，同犯妄嗅二戒？”

“哈哈！你这小子教训得好！可惜你身入魔障，灵智尽蔽，任费老袖一番徒劳。看你能道出五常五戒，对我沙门戒律不陌生。我问你，你可知佛祖舍身还报的法典么？”

“杀一恶而就百善，佛门弟子谓之大慈。大师还用问么？”

“不用问了，你可知你身旁的女魔的来历么？”

“不但知道，而且大彻大悟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你可知道我佛还报舍身的意思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文俊笑道：“大师谬矣！请问姑娘一身行市中，大师指出她所害之人，那一位是百善中人皆为有口皆碑之徒？”

无影僧一怔，随而怒声说：“依你说，迷魂谗女流毒满江湖，裙下丧生的百十无辜中，就没有百善中人。在下敢武断他说，这是千真万确之事。”你且说来听听。

“在下与姑娘相识不过两时辰，前此之时，却是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对头。在下学艺不精，被姑娘所擒……”迷魂谗女红着脸接口说：“弟弟，不是的，是我乘你受伤后，暗袭掳来的！”

“文俊说道：“请听我说完，姐姐。自我道色不迷人自迷；吴姑娘所近的不是天上人子。在下被吴姑娘擒来，在这古穴躲避仇踪。不错，吴姑娘确是百般向下在下诱惑，但在在下不但不为绝色所迷，反而义正严词，交姑娘自欲海中援登彼岸。”

“是啊！我这一生中，破天荒地遇上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：怎能不重新去做人啊！”

“叫哈哈……好一个援登彼岸，好一个知而回头，哈哈！小子，你这话骗得谁来？那贱妇一身迷魂绝技，更有素女之术，百花春蕊丸大罗金刚他怕三分，你竟能逃过这场销魂炼狱？哈哈，孩子，你要老衲信你吗？”

“住口！”

文俊暮地怒吼，又道：“信不信在你，在下虽不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自信还可算是人间大丈夫，岂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之徒？”

“弟弟，你是顶天立地奇男子毫无愧色，迷魂之术毫不起任何作用，袒胸裸乳投怀送抱亦不为所动，一声当头棒喝，在我如受醒醐灌顶。我……我好惭愧啊！不是你，我在欲海中浮没那一天才见天日哪！”迷魂谗女掩面哀诉，声泪俱下。

老和尚默然，一旁的老人家一直不作声，袖手旁观。

文俊肃容道：“大师，佛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吴姑娘已痛改前非，立志重新做人，在下敬其心切意诚，故已拜为义姐。难道大师真的不愿慈悲，不愿放她一条自新之路重新行走吗？”

老和尚目中神光闪动，凝视文俊半晌，突然向他说道：“娃儿，你过来。”

文俊夷然无惧，大踏前上前。

老和尚伸出左手说道：“左手。”

文俊伸出左手，才和尚三指往他脉上一把，神目如电，注视着文俊双眸。文俊心中无愧，星目生光，昂然对视良久，老和尚手一松，神目冷电突洽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娃，我得教训教训你。”声落，突然一招“神龙现爪”，快如电光石火，迎胸便抓。两人相距不到三尺，断无不中之理。岂知大谬大然，就在迷魂谗女尖叫一声突然扑出中，文俊已展开“九幽魅影”惊世神功，突然斜飘八丈。

老和尚惊骇莫名，怔住了。突然又大袖一拂，喝声回去！将迷魂谗女迫退丈余。一声长啸，大袖交挥，刹时劲风怒号，罡风排山倒海似的，向丈外的文俊狂卷而去。

文俊剑目倏扬，发出龙吟似的一声长啸，凌空纵起三丈，“怒隼穿林”自罡风上面电射似的猛扑无影憎。

无影僧双袖一翻，突向上一绷“白莲初放”狠着出手，两股罡风向上一涌，巨大的潜力再向两边猛吸猛卷。

文俊被两仪真气震伤内腑，但他体内玉浆所段肌肤，经一次打南，如果能从内功心法行动，不但可迅速痊愈，而且功力更进一层，上次他被绿眼鬼王打了一记黑沙腐尸毒掌，就是明证。他被两仪真气击伤，以九如心法将所中两仪真气驱出，虽行功火候不移，但已大致痊愈真待被迷魂谗女风流炼狱所困，暗中数次行功突穴，无形中血气加速，不但伤处痊愈，功力又进数分，只是他自己毫无知觉而已。

他身在空中，罡风一到，他突向上和浮，“八开散手”中的“怒鹰翻云”连翻两转，在罡风怒号中倏然下扑。

无影僧喝声来得好！大袖急似惊雷，一连攻击六袖之多。

文俊到底没有老和尚的功力深厚，始终突破罡负所布的气墙，身形六起六落，足不沾地反击四掌两腿。

无影僧因泛微笑，大袖一出，只见灰影一闪，在哈哈狂笑声中，脱出战圈，现身在旁立的灰衣老人身旁，对落下的文俊道：“哈哈，你小子济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，告诉我和尚，你贵姓大名？”

文俊也心折无影僧的轻绝奇功，和雄劲霸道的内功。但他不愿说出姓名，仅恭敬地答道：“大师请恕罪，在下乃无名小卒，从不以姓名示人，还请见谅。”

老和尚点头微笑，对那灰衣老人说：“孽龙，你可看清了吧？这小子我连攻八招，就看不出他的门派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再过三年五载，你这条孽龙，嘿！该等待移交宝座了。

咱们走吧！”

“小小年纪，身手不凡，难得。”

灰衣老人道：“你往西来我往东，不如就此分手算了。”

“孽龙，告诉你又不信，我从山东赶到江西，什么人物没见过，孙少爷兄妹大确没在这条路上行走，何不到关洛道上一试呢？走吧，不然我和尚跟你没完。”

“和尚，别人的事你当然不急，我非走不可。”

“且慢，你那两个小捣蛋我知之甚深。江境内近来风雨满省，怪多的麻烦事，武林高手粉至沓来，人那两个宝贝准来插上一脚。亏你这条孽龙相识满天下，竟然不知相隔一省之地的大事。走啦！保证找到那两个捣蛋，那时我和尚揍他们五大板，你可不能心疼。走啊！”

灰衣老人也笑了，灰影连闪，刹时去得无影无踪。

而文俊和迷魂谔女的耳中，却灌入小如蚊蚋却清晰可闻的声音，如在耳畔轻语：“娃娃，大姑娘，好自为之。后会有期。”

迷魂谔女感动的热泪盈眶，皆因这无影僧是江湖怪杰，动力之高，据说已至化境，平生游戏风尘，嫉恶如仇，犯在他手，天涯海角他非找到废掉不可。这次她在山东薈州，迷死了两名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，闹了个满城风雨。冤家路窄，恰好老和尚正在营州行侠，被他追了个天上无路。幸而巧逢紫虚老道应伏虎憎之请，追缉山东道令数十名好汉无端失踪的绿衣姑娘。她于路穷途，托庇在紫虚道人的卵翼下，由于他们一行七人行踪诡秘，行动飘忽，而无影僧知道自己绝不能以一抵七，一方面也相采探他们做些什么勾当，所以迢迢千里追踪，始终不愿主动下手。

迷魂谔女想不到一念改过，就令恨不得她剥皮抽筋的无影僧，轻轻就放过她，而且竟然饱含鼓励和祝福之意。感激心头，不由热泪交流，捧起文俊的一双虎掌，在掌心印下无数狂吻，一面轻唤道：“弟弟！我多高兴啊！我真得复活了，真得复活了。”

文俊解下她腰中罗帕，轻拭她粉颊上的泪珠，柔声说道：“姐姐，在你那颗白花春蕊丹跌下的那时起，你已经复活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啊！”

迷魂谔女羞得一头扎在他怀内，轻擂他两粉拳，羞怯他说道：“你呀！也一样坏哩！”

探手怀中取出那盛面花春蕊的锦袋，交给他，仍不抬头说道：“丢掉它！这坑我一辈子的魔障。”

文俊接过，一阵异香冲入若醉，她急叫道：“快丢啊！迟了你……你……那多可怕！”

“要被人拾去才真可怕，我把它埋了。”脚一蹬，地面陷了个近尺深足印，丢锦袋入坑用土填了，说道：“看看晚霞将至，我们快赶到江口，走啊！”姐弟俩手牵着手，衣襟飘着风声顿起，瞬间消失在官道尽头，只是落日余辉，轻洒在树梢。

翌日，文俊和义姐苏芳芳依依分手，他要驰往麻山，她则返回河南归德府老家，定后洒泪而别。

这里且表述麻山，麻山，也叫麻姑山，在律昌府西南、高有九里，周围四百余里。其宽说高有几里，未免过甚其词，江西最高的怀玉山也不过四里，几里是指自山麓到山顶的路程而言。

这山在外方人士们来说，算是三十六洞天的第廿八洞天，被那牛鼻子们装神弄鬼，平空为这座名山加上许多神话，山上有座会仙亭，据说原是蔡经的宅第，就是汉代力士王方平与麻姑相会之处…

至于麻姑其人，可能也是荒诞不经的神话，据说她是建昌人，是古代的一位女仙，修道于东南姑余山，宁徽宗无聊得极，竟会封她为真人。

神仙传形容他说：“王方平降于蔡经家，召麻姑至，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许，手似鸟爪顶中有髻，衣有文章而非锦绣。”

乖乖！女人生有一双鸟爪，未免令人倒胃口。

她的真实年龄，具听她对王方平所说的话：“有目以来，已见沧海三为桑田，今海复清，浅于往昔矣！”

想想看，她该有多大年纪？沧海桑田这名话，源出于此。但至今流行的麻姑献寿图，虽取长生不老之意，却将鸟爪画出。

至于麻山的烩炙人口，大概是始自唐朝大历六年，颜真卿任抚州刺史，根据神仙传说，写了大小字各一本“麻姑仙坛记”，大字在抚州，元朝时毁于火，小字在建昌。被一位专吞公物郡守纳入了私囊，总算他还有点心，命石工摹刻了一块碑往下移交，目前所传的拓本多是翻刻的。真本千金难求。

在明代，麻山道观香火之盛，可算得空前绝后，荆山老叟无极道人，就在麻山西麓宜河之畔。

这里人迹罕至，比前山相去天壤，因为至麻山观光的游手好闲人士，大多由抚州至建昌府登山，从宜黄去的可说绝无仅有。

文俊对这一带地理毫无所知，盲人瞎马沿途摸索，他该走宜黄的，却向建昌府赶去。

这天酷阳高照，自抚州至建昌府官道，现出了雄伟俊美的梅文俊身影，青衣打扮，背着小包裹，腰带上插着一条不三不四的破布卷儿，肋下悬着一个布袋，那是已掩上形迹的天残剑和百宝囊。脸上风尘仆仆，只有朗星也似的神国，炯炯有神。青色土布衣和满身风尘，掩不住他那绝世的风标。

官道沿汝河（抚水）迄通南下，这一带还鄱阳湖的范围，汗陌纵横，稻香四溢，无望南方绵绵起伏的崇山峻岭，他卯天呼出一口长气，喃喃自语说：“师父，俊儿已看到麻山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俊儿将在这儿随师伯埋头苦练，势取宇宙神龙项上人头，血祭师傅你在天之灵。看看到了清泥渡，算是进入了山区，正走间，猛听身后蹄声急如骤雨，奔来了两匹骏马，尘埃飞扬，来势奇急。

文俊扭头一看，向左横跨两步道旁，突想起三年前荆门道无端受辱的

情景，不由剑眉一竖。

两匹马风驰电掣似的一掠而过，鞍上两个一身青色劲装背插长剑的大汉，伏鞍连头也没抬，策马狂奔。文俊也自顾赶路。

不久，身后衣袂飘风之声大起。他情不自禁扭头一看，不出一怔。两个头戴九梁冠，身穿道袍腰悬宝剑的青年道士，左手背在身后，右臂大袖飘飘，光天化日之下。也不怕惊世骇俗，竟用绝顶轻功身法赶路。两人面目倒生得不讨厌，只是眉宇之间，那目空一切的做岸神情，令人有点儿不太舒服。

两道人意气飞扬地超越文俊身侧，行云流水似的一掠而过。并不向文俊瞧上一眼，身法着实高明。

文俊暗中喝了一声采，也惑然不解，心中一震，他想：“这是武当的八步赶蝉轻功绝艺，用的是“点”字诀，怎么用来赶路呢？难道他们已练至由神返虚之境了吗？”

一面想。一面暗中提气。他在这下山后一月中，出生入死，胆气愈宏，经过绿眼鬼王和伏虎神僧的黑沙尸毒掌与两仪真气所击，还有黑腐魔的着意成全，体内玉浆所洗筋骨，潜能逐步发挥。而且，他日夕不间断地叭九如心法行功，功力愈来愈精纯浑厚，只是他不自知而已，对自己日益精进的奇怪现象，他始终不知其然。

这时，他心中一动，低头暗道：“恨海狂人的八形散手，固然大佳，但却无黑尸魔的九幽魅影来得诡异神秘。我可不可将这两种功力揉和应用？以八形之浑雄，补魅影之不足，以魅影之诡秘，辅八形之长，岂不更佳？说不定我可以创出新势九幽鬼影”本就是“凌空虚渡”的旁支，是真正的上乘心法：真气一提，浑身轻灵，似若破空飞去。但他却以“苍鹰下博”的身法向下沉凝，更以“熊蹲踞”强行抑止“蛇缠滑”，硬将身躯保持在不上不下，不距不滑之间。这一来，除逢行举步以外，竟可以保持在地面上一尺左右。许久亦不会下附。他心中狂喜，浑身都是劲，猛又提真气，双足踏着浮土表面，竟然未露履迹，悠然地一步下向前走。

起初，仅能支持半里左右，后来，竟能远至两里以上。他恍然大悟，暗笑道：“原来这不可能之事，如果功力火候够，更能刻苦用功，却是可能的呢！八步赶蝉用来赶路，又有何足怪？”

其实他错了，那两个道人只是偶然高兴，赶上一程而已，要用八步赶蝉长路，连目下武当硕果仅存，功入化境的元老“天极三老”也没有这份深厚的功力。

他凝神运功，沉浸在自己神奇的创意里，但耳目仍留意四周的变化。恐怕有人认出他的身份。

自从和阎王谷的绿眼鬼王见面，力歼巡谷高手后，他对阎王谷的人深怀戒心，不愿让他们看出自己的行藏。他刚换过一口气，身后已远闻蹄声，他赶忙散去劲道，踏实地赶路。不久，蹄声不徐不疾已近身后，五匹骏马先后在他身侧掠过。鼻端嗅入一丝幽香，令人心神为之一爽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到五个背影。背三匹并辔而行的，是三个身穿月白紧身，绣金花边笠带，猿臂虎肩的少年人。后两骑是穿月白紧身，身材窈窕的少女，五匹鞍旁都插着长剑，从容缓骑而行。

两位姑娘一般高矮，由背影看出，柳腰瘦不盈推，云鬓堆绿，矫健娜，端的令人暗中欣赏，不用猜，准是一双绝色美人儿，带刺的娇艳玫瑰。

五人五骑纵马而行，并未留意道旁的文俊，他也是无心，更没把马上

人的脸貌看清。他怎知这五个人和他有切身关系呢？

一别三年，但面貌不可以认识的啊！三个后生中，两个正是翠园的两个小捣蛋，东方英和东方群。另一个是文俊的义弟徐延芳。两位姑娘不用说，定是徐延芝和东方玉了。他们五个人在长江中相识，一见如故，竟然走在一起，怎会想到在途中和文俊相错而过呢？假使这时六人见面，也是会少发生多少事故。

五人五骑的身影过未消失，文俊又感到身后衣袖风又起。自刻，两个身穿黑白劲装的身影，快逾奔马，在他身旁掠过。

文俊心中一怔，“怎么，今天这条路上难道将有事故发生？这两个人用的柳絮随风身法，腔顺的俗家弟子也由关中赶来了。”

他将脚步略为放慢，泰然紧走。不久，清泥渡在望。

在这一座重要的小镇，座落抚水之西，对岸有条大道通往东面山区，乃进入金峪的大道，但并不通车马。南面的官道通往建昌府，距此还有八十里，所以这里不但是交通要道，也是落脚打尖的好处处。

小镇不大，但村店极多，自南至北仅有一条小街道，长不过百十丈，倒有一二十座客店和酒肆，

这清泥渡平常极少有高贵的客人在此住宿。自建昌至抚州，名义上上相距两百里，其实只有一百八，恰是车马的一日脚程，只有脚夫们担子重脚程慢，只好在这儿委屈一夜。

文俊入得镇来，在靠渡口处想找一家小店歇脚。街道窄小，人并不多，南来北往的客商，大多已找小店打尖。他信步行去，远眺渡口以南耸立着一座酒楼，酒旗高挑，金字招牌上三个大金字：“瞰江楼”。

左侧栓马桩上，拴着十一匹涟马，鞍后是马包。鞍们有牛皮插带，一看就适那此江湖朋友的坐骑，插带就是扬兵刃用了。

文俊不管在七什一，大踏步向店门闯。店门口站着一个个胖胖的店小二，一见文俊那土布衣着，准是落魄江湖的混混，竟要往清泥渡最高贵的酒楼闯。

原来笑迷迷的脸色，马上往下挂，满脸不肖他说道：“客人是否要歇脚？请至隔壁茶座吧。”

文俊下山近月，早把世情看得十分透澈。古往今来只重衣不重人的风气，走遍天下亦是一般，所以他不在意、在与七泽苍龙分手时，刘家兄弟够朋友，偷偷在他的包内放一百两银钞。和一些碎银和金珠，后来他发觉了，却已到武昌附近。分水飞鱼一再向他解释，保证这些财物绝不是不义之财，他无法推却分水飞鱼的好意，只好收下了，一直就没有机会用去这诺大的财物。

他探手囊中，取出十来张一贯面额的“大明通行定钞”，和不少碎银，微笑着在店小二那胖脸前一幌，说道：“敢情贵店与别处不同，是否要先将银票交柜，方可进楼吃饭吗？入境随俗，就先交亦无不可，我外乡人不在乎。”

胖小二见这劳什子竟有一大堆，脸变得真快，挤出满脸笑意，讪讪地找拱作揖往里请，说道：“客官言重，请移驾楼上邪座，请！请！”狗颠屁股似的在前引路。

进门，楼下十徐张八仙桌上，坐了二三十位客人，正在兴高采烈狂饮，高谈阔论之声嘈嘈嚷嚷。文俊见没有岔眼人物，大步登楼。

楼上约十二丈见方，共有十二副坐头，前临大街，后瞰抚水，却一无

陈设，寒酸得紧。

靠街窗右首上一桌，坐了六名大汉，一色青衣短打扮，腰悬刀剑，年约三四十之间，相貌凶悍。左首一桌也有两个人，就是先前策马狂奔的青衣背剑大汉。两大汉左面一桌，也有两个人，那是用“柳絮随风”身法赶路的至蝮俗家子弟。另一桌上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男年在廿三四左右，面相似，穿的是锦缎银边对襟劲装，倒也人才一表，只是眼圈发青看去全无神采。佩剑挂囊，定个会家子。

女的一身绿，小腰上悬着长剑，正对着梯口而作。

文俊略一环顾，跨入厅中，小二哥招呼他入坐，另一名店伙送来茶水面由，他解下包裹，放在一旁。

胖子小二哥笑嘻嘻他说道：“客官是小酌，抑或进餐，但请吩咐，小店有上好名酒，菜蔬嘛，一应俱全，清蒸活鲤，麻油辣子鸡……”

文俊摇手止住他往下说，将面中交还店伙，笑道：“来一碗鲜汤，一盘烧卤，麻油辣子鸡，马马虎虎就成，酒大可不必，穷小子我要填五脏。”

“客官要烧卤岂能无酒？小店有自建昌府送来的麻姑酒，有新城来的冬酒，甜甜的，后劲虽大，没关系，来个半……”

“别嗜噢！就来半斤冬酒，夏天吃无妨碍吧？”

“无妨无妨……”

他亮着喉咙自下楼吩咐去了。

胖小二走，文俊恰好和绿衣女对面而坐，面巾一拭，风尘之色尽逝，风华尽显。

文俊闻声抬头，恰与绿衣女郎瞟来的如水眼迎个正着。他心中暗喝一声采，心说：“这丫头着实俏，美噢！可惜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，的确有点那个……”

绿衣女郎端的美，美得教人心跳，粉面桃腮，薄施一锡华，春山眉扇形的长睫毛，衬着一双令人心弦狂震的水汪汪大眼，美好的瑶鼻，一点恰到好处的小朱唇，在颊上有个深浅合度的小梨涡，左边腮旁有颗小小美人痔，媚态撩人，端的妖媚绝伦，风情万种。

她看去约有十八九年纪，象个熟透的苹果。大热天，绿绸子薄衫真是薄，虽不至薄如蝉翼，但也大有可观，绿色的坎肩光彩流转，胸前高耸挺秀的乳峰，把从坎肩上垂下的金丝苏挤向一旁垂挂，显得那令人目眩神摇的双乳坚硬更挺。隔着八仙桌儿，仍可看出罗内的柳腰花儿，细得可怜，奇怪挂着沉重的宝剑，不怕将柳腰坠断？

文俊曾和三音妙尼相处三日，三音妙尼号称人间尤物，可见美得可以。在江口官道，更与两位美如天仙的凤英两位姑娘朝过相，还有，新结识的义姐迷魂谗女吴芳芳。这些人无一不是美艳超绝的人间尤物，滴凡仙子，所以他看了这翠绿俏雌儿，并不感到突出，故以看了一眼，便自转情打量其余的英雄好汉，他仿佛感到绿衣女郎似乎妩媚地向他一笑，送来那销魂的眼波，但他并未在意。

别看这小镇店不起眼，菜弄得真不含糊。那冬酒乃新城一带的特产，也叫冬水酒，味甘甜而后劲足，假使仰着喉咙喝，一口气准可喝进三两斤，等到酒力行开，非躺下不可。文俊觉得好玩，一口就喝进半壶，他一面自顾自饮食，一面留意这些江湖好汉们说些什么。他的耳目有异常人，特别敏感，近来功力大进，更是锐利。众人的语音虽低，但逃不掉他的神耳。

咱们这些皇帝子孙，有个最大的毛病。在茶楼酒肆间，事不论公私，语不分黑白，三杯黄汤下，肚准令胡说八道，脱口而出，甚至乌天黑地的阴谋，也可在这儿商量策划，所以公门中暗探经常利用这些场合刺探隐情。

靠窗两名背剑大汉，有一个轻声对同伴说道：“这也难说。五弟为胸藏珠肌，料事如神，目前群雄并集，皆不出五弟所料，我想他总会如期的。是否沿另有意外耽误，愚兄就难以估量了。

自那上首目光精赤，脸红如火的大汉口口。

又听他冷哼了一声，对另五人说道：“想不到为了江湖医圣那老不死的一瓶紫露续命丹，竟然哄动了江湖。看来，铁掌开山黎老匹夫，真正走了晦运啦！”

另一名大汉接口说道：“怎么不是？盟主派我等前来，自黎老匹夫索取。岂知这老匹夫不知好歹，竟然早已传言江湖，声称任何人不得到温氛山庄骚扰。他明是存心不良，确言江湖，藉机引起纷争嘛，真该死！”

文俊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些狗腿于是插翅虎的走狗，看来这次双凶一霸的走狗们全都赶来了。我特别小心。”

又听下首一名大汉：“仅半月之久，江湖中闻风而动的好汉，全在这儿集中。黎老匹夫弄巧成拙，引起东湖争分的旧的是达到了，可是温氛山庄也得完蛋大吉，这叫做做法自毙。

要是我干脆将紫露续命丹乖乖交出，置身事外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上首红面大汉冷笑道：“你倒说得轻松，那紫露续命丹比武林三宝更妙，江湖医圣花了二十年心血，走遍天下名山大川，采各种珍罕之药炼制的起死回生圣药，也是固本堵原称先天真气的无上妙品，比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还胜一筹。假使是你，你舍得拱手送人吗？”

另一大汉摇头道：“也许我舍不得。但要是拿命来比，不是我怕死，但我还是要命而不要药呢！”

另一个冷笑他说道：“谁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？哼！”

红面大汉说道：“这消息千真万确，绝对可靠。”

目光却冷冷地落在梯子上众人身上，又说道：“两月前，黎老匹夫在天台山与少林弟子，以及九龙山的飘游子锦毛虎罩江，汪算过节，三方面闹了个三败俱伤，黎老匹夫挨了少林弟子一记百步神拳，无意躲入一座石室，发现那竟是江湖医圣的丹室，找到了瓶遗留在内的瓶武林至宝紫露续命丹。他不但能将臻创伤治好，更将追踪而来的仇家，打得落花流水。

事后有人搜集石室，方知黎老匹夫得以逃命之故。这桩事一点不假，不然怎么会闹得江湖风风雨雨？”

红面大汉正在卖弄精神。楼梯口足声急，骤奔上来一个矮小胳膊的老和尚。他一头油泥，将光头和脸面弄个大花脸，满脸皱纹密如蛛网，双目似合似张，象瞌睡虫未被撵走，打不起精神。

一双手肮脏污浊，形如老鸡爪。破僧袍百淀千衬，满是灰黑发亮的油垢。腰中拴着根烂草绳，下身看不见裤管，只看到一双瘦骨鳞峒的瘦脚，象刚在阴沟里爬起一般，沾满一脚污泥。脚下的破草鞋更不象话，脏得令人恶心之至。

人未到，臭气先至，那肮脏的劲实在令人不敢领教。只听叭咙叭赋草鞋连声，他已经到了厅中。

后来跌跌撞撞跟上来两个店伙，饿虎扑羊似的嚷叫，有一位店伙手急

眼快，一把揪住脏和尚的破衣领，搭在他腰中烂草绳，鸡猫狗叫似的嚷叫：“秃驴，你还往哪儿跑？乖乖的替我滚出去吧？”

和尚一裂嘴，扮着鬼面儿笑道：“伙计，你得小心，脏和尚身上就这一件仅有绝无的八宝遮羞钠，你要是一撕拉，下面吗，哈哈！可不太雅观。桌上正有位娇滴滴甜甜蜜蜜的花不溜丢大姑娘，我和尚光着来光着去不大紧，小心有人掉剥你的臭皮囊。”

店伙一听呆住了，看和尚破袍内果然露出裤子，万一拉掉真尴尬哩！急忙松手而大骂：“你敢撒赖？看大棍子能打翻你这臭和尚吗？滚！给我快滚！”

两店伙合力一推，却推了个空。脏和尚转身耸肩，已闪开两人，咧开大嘴一笑，迷着睡眼嚷叫：“喂！你这鸟店讲不讲理？脏和尚有的是白花花银子，你怎敢将财神爷往外撵？哎哟，大事不好……”

脏和尚没说完，店伙已先后扑上。脏和尚随店伙前扑之势，踉踉跄跄向绿衣女郎一上桌撞去了。

脏和尚身上那股子酸臭气，早将楼上的几位男子熏得火起，再听他满嘴胡说，绿衣女郎首先忍不住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脏和尚向她桌上撞去，她粉面变色，倏然站起，便待分作。

两锦衣青年也徐徐站起，泛青的脸阵阵杀机，脏和尚一到，左首青年阴阴一笑，右掌疾挥，突向和尚胸前按去，掌出无声，看去不甚了了，文俊却大吃一惊，暗叫：“不好！认得那宇宙神龙独霸武林的九绝掌，以阴柔力道发出，中者内脏经脉全被震断，歹毒绝伦。”

当年在白鹿岭石笔峰，宇宙神龙就在袖中向他下了两次出手，幸而文俊坚如铁石，且相距甚远，两次都未受伤，但令人窒息不可抗拒的魔力，他却亲自领略过了。

后在峡谷与恨海狂人相处多年。恨海狂人早年曾和宇宙神龙之师塞北人魔阁头了三天三夜，对九绝掌力知之甚详，曾将这种绝学告诉文俊所以他一看便知。

脏和尚要实力实，势必难以幸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文俊要抢出发掌的瞬间，奇变发生。脏和尚脚下突然一滑，身躯向侧疾倒蹬蹬横出四五步，说巧真巧，恰恰好躲过这一招，脏和尚身形未定，却向绿衣女郎叫道：“佛度有缘人，女菩萨行行好，施舍脏和尚一次，这些店伙狗眼看人低，只消女菩萨闲话一话，就可教他们滚蛋！脏和尚刚在杜死城饿鬼穴中逃出，这一餐非吃不可哩。”

绿衣女郎粉面铁青，轻启樱唇冷冷他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刚才是在死城中逃出来了，请问，老秃驴你在那座名山参禅？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哈哈！脏和尚上脏下脏，就名叫脏脏我的天在风流山，对的是野狐禅。姑娘……哎……”他突然向侧一倒。惊叫出两声。

“嗤嗤”两声，随着脏和尚跌倒声同时作响有人倏然站起。

原来绿衣女郎不等他说完，粉面铁青，玉手一抬，两枝竹箸电射而出。相距不足八尺，断无不中之理，眼看脏和尚性命休矣！岂知他恰是滑倒，在刻不容发中及时逃过。嗤嗤两声竹箸人壁间半尺有余，一线之差，几乎将邻桌的两个峙桐门下，在肩开了个小洞。

他两个本是背向壁间的，似乎不屑理会这面的争执，竹箸射来，可把他俩惹火！两人同时站起，只一闪，便来到脏和尚的身前。

左首那位，满脸杀气，向绿衣女说道：“姑娘一手流光掷著着实高明，差点将在下两人全算上了，在下两人乃甘州扬敬堂和白起凤，姑娘芳名？”

绿衣女郎先是黛眉一皱，却又不怒反笑，眉眼儿一瞟，银铃也似的笑声绕厅四逸，媚极荡极了！

控伺两门人知道她有意奚落，脸色转青，正待发作。

刚才发九绝掌的青年，挺身上前，傲然说道：“阁下原来是崆峒门下，有名的甘州双英，两位久在江湖往还，难怪不知道卜姑娘的芳讳，但绿飞鸿的名称，该有闻听吧？”

顿了一顿，向另外少年一指说：“这是舍弟人称小周郎闻人霸。至于在下，嘿嘿！就是风流浪子闻人雄。假使你感到陌生，那么，贵地近邻惊天堡，你总不会忘怀了，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甘州双英大震，暗叫一声“糟！”糟得不可再糟！想不到在这小村店中，竟然巧遇字内双凶的子女。

崆峒派雄峙关中及西北边睡，弟子们在中原的势力也够庞大，以两人的身手来说，不必就次于这双凶的子女，可是崆峒派有不少人于双凶或多或少有点交情。最讨厌的是宙神龙之师塞北人魔目前未撒手归天，已经有两甲子以上的年纪。功力已至化境。目下他结庐于近海附近，距南面的威远营不远，可算是崆峒的近邻，那老魔头谁敢惹得起？

两人心中暗惊，杨敬堂只好收起傲态，冷冷他说：“难怪！阁下有闻名的字内又雄撑腰，杨某是真眼了。久仰久仰，难怪难怪！”

风流浪子兄弟俩大怒，皆因宇宙神龙闻人杰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十年前不幸暴死蜀中，死因不明。留下两个孙儿，平时宠爱过甚，以致臭名四溢。

宇宙神龙平时不喜女色，但他的两个孙儿却反其道而行，难兄难弟好色如命。

宇宙神龙的惊天堡中，高手如云，宇宙神龙本人，更是高不可测。可是这对难兄难弟宠爱过深，而且大孙天姿平凡，日夕沉迷女色，所以始终未能出人头地，只借乃祖余阴，在江湖无恶不作，却生性狂做，目无余光，最恨人家揭他的疮疤，说他们借乃祖余阴，得以雄称江湖而已。他怎能不恼？

这次兄弟俩专程赴赣，途经皖境，恰逢阎王谷的孙女，绿飞鸿卜雁，风流浪子遇上荡妇淫娃，干柴烈火，一拍即合。三个人床上功夫都有相当造诣，兄弟俩同穿一条裤子，狗男女闺床大战得其所哉。

甘州双英竟然抬出“宇宙双雄”的招牌，其中含义象是说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只不过仗乃祖余阴而已，在江湖鬼混。”这不啻揭他们的隐痛，兄弟两自然受不了。

小周郎气量最狭，自视更高，“叭”一声，踢飞木凳，跨前两步，怒叫道：“甘州双英是什么东西？小看你家太爷！让你开开眼界，看惊天堡的绝学是否浪得虚名。左手“云豹露爪”，右手出双指突一记“二龙争珠”，向杨敬堂抢攻。

杨忍无可忍，他也是个狂妄人物，小周郎狂妄地出一招，心中顾忌被怒火一烧故忘利害，冷哼一声，一过左腿，右手“叶底翻花”急拂小周郎右腕脉门，左掌急似奔电、“小鬼拍门”一掌拍出。

两个各怀戒心，一沾即走。就在人影乍分乍合中，突然肉香扑鼻，汤汁乱飞，接着是几声哈哈狂笑。

两人身上都是肉汁，却听脏和尚大叫：“哈哈！怎么！这肉汤邪得很，

干吗不往我嘴里飞啊！”

甘州双英和小周郎知道汤汁定是脏和尚搅的鬼，伸手摸掉脸上肉汁，同声怒吼，猛扑脏和尚。

“慢来，慢来，红烧狮子头，你可别飞啊！我和尚要吃啊！”他手中捞了一个大肉圆，猛地咬了一口。左手无意有意间，向扑来的三人一扬掌。

一般浑雄力道，狂涛似的卷到，身形突然一震，骇然步齿、脸上全变了一个颜色。

“妙啊，你也来！”脏和尚手上的半个红烧狮子头，连着那令人恶心的脏手，突然向绿飞鸿伸去，奇快绝伦。

“秃驴找死！”绿飞鸿早有准备，一声娇叱，绿影一闪、人已到了脏和尚身侧，翠袖倏扬，一丝锐风呼啸由袖底飞出，直到脏和尚掌门大穴。

脏和尚不等她的“指风打穴”劲道近身，用破大袖往头上一盖，撒腿便跑，狂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女菩萨杀人哪！救命啊！”

经过文俊桌边，奇怪那盘辣子鸡已不翼而飞，踪迹不见。等文俊抬头一看，不但脏和尚形影俱渺，绿影一闪。绿飞鸿也消失在梯口。

接着是甘州双英和风流浪子兄弟，同时跳下窗口，声挟着马嘶，向南愈走愈远，大概是追脏和尚去了。

那两个青衣大汉的二哥一惊说：“三弟，你知道那脏和尚的来路吗，身法诡异极了。”

两人说话声不算大，却也不算小，对桌六大汉中，有一个人突然嘿嘿冷笑，轻蔑地瞥了两人一眼不屑他说：“连天河口的脏和尚济慈也自不认识，还走什么江湖，竟然梦想前来参加夺取紫露续命丹，哼，回去算了！”

“啪”一声响，两大汉将杯子摔得粉碎，倏然站起。二哥大环眼中，似乎要冒出火来，指着刚才发话大汉骂道：“狗狼养的，毕二爷并不冲着你南山六义撒尿，凭什么你敢如此狂妄，出言无状。”

这一骂可好，南山六义纷纷怒火上冲，全都推桌站起。上首那红面大汉阴沉沉地往前一站。嘿嘿狞笑道：“姓毕的，你真狂得叫人吃惊，就凭西梁山一群小贼，也敢在六义前耀武扬威反了。翁大爷今天要不教训教训你，西梁山五霸今后还能提？”

跨前一步，大拳“五丁开山”猛地劈出，右足同时“进步撩阴”飞起一腿。

毕二爷错肩斜身，向左急闪，右掌“手挥五弦”向翁大太爷膝盖关节上挥去，喝声“滚你娘的蛋”右足向前一伸，蓦地用十成劲一掌“惊雷撼石”拍出。

翁大太爷身形前行，收拾不及，他未料到毕二爷一开始就全力相博，仓促间向左旋转，反手一招“倒找金钟”向后急甩，“蓬”一声闷响，双掌接买，毕二爷身形向后一挫，晃了两晃。翁大太爷苦头可大了，他只一足着地，又是仓促发掌，身形向前一栽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桌子撞断了一条腿，杯盘碗筷均被打得粉碎。

另五条大汉闻声急吼，纷纷拿出兵刃向上一围。眼看有一场全武行上演，遂听毕二爷叫道：“楼上地方小，咱们街上见。”身形一闪，穿窗而出，南门六义怒叫如雷，跟踪而下，下面人声鼎沸，兵刃交击的声音大起。

文俊视若无睹，自顾自进餐，楼上鬼影俱无，他在想：“这世界不太大，一日之间，字内双兄的子女全碰上了。这可好，正是天假其使，得瞧他们在

此有何图谋。”

正在想，忽听身后微风起，他听力超人，知道有变，却听身后“嘻”一声轻笑，并有骨碎之声传来。

她缓缓转头，只见身后丈余处，八仙桌上盘坐着刚才逃走的济慈和尚，正一手端着顺手牵羊的那辣子鸡，一手抓着鸡肉往嘴里塞，吃相之恶，一面向文俊挤眉弄眼直乐。

他见文俊毫不动容，用那肉汁淋漓的手向文俊上指说：“娃娃，别瞪眼，你也是为紫露续命丹而来吗？”

文俊对脏和尚毫无敌意，仅淡淡一笑道：“前辈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未免太轻看区区在下了。”

脏和尚放下盘子，将手在破袖下摆一揉，溜下桌面嘻嘻一笑道：“紫露续命丹不但可以走回生，且可固元培本，你怎么能不红眼？废话！”

文俊傲然挺胸，撇撇嘴道：“此丹何足道哉？药医无不死疾，世间绝无起死回生的药，区区岂敢被其所骗？哼！还不值得在下伸手。”

脏和尚讶然叫道：“那你来干吗？”

“适逢其会，在下要往麻山。”

脏和尚嘻嘻一笑，双目迷成一条缝，说道：“沿金流河直上，浪据镇对岸松林，脏和尚二更正在那等你，怕死的就别来。糟糕，小浪货来了，我得走，脏和尚任何不怕，就怕风流地狱难以消受。”

声落人无，只一晃便穿窗而出。文俊心中暗惊，这种凭空拔起的身法，委实超人一等，功力已经致化境了啊！

文俊本意盯紧双凶的了女，被脏和尚一激，可把凶的豪气激起了，决定二更天去看脏和尚的何用意。

正在揣度，镇南蹄声急骤，向这儿迅速奔来，他知道、定是那些狗男女回来了，不禁对脏和尚的功力更是敬服，这种远距声听得辩影的功夫，不是旦夕可就的呢

不久，街心叱喝之声渐止，他知道风流浪了兄弟俩正在打圆场，双方停止拼斗在说明道理。

窗口绿影一闪，绿飞鸿穿窗直入，看楼中只有文俊一人，满脸杀气慢慢消失。

我裙飘荡，柳腰儿轻摇，醉人的香风扑鼻而至，莲步款摆，仪态万千，媚劲撩人，冉冉而至，到了文俊身边，文俊连头也不抬，自顾自就餐。

他暗中凝视戒备，由绿飞鸿的神态看来，他知道这淫妇并不知道他闯过阎王谷，更不知道他的身分，不然她早该下手啦！他可不知，那天阎王谷的十四个人已经全死光拉！

绿飞鸿第一眼看清文俊绝代风华真面目时，早已喜得心花怒放，但经过刚才一闹，这小后生竟是点尘不惊，而且不趁早离开是非之地，他那稳如泰山的神情，不仅令她心中暗惊，也更为动情，恨不得一把揽入怀中，和他……

文俊没理她，她却耐着性子问道：“小弟弟，你怕么？”

文俊一抬头，淡笑一声道：“在下与人无怨，又不争强好胜，怕什么？”

“呀，你胆子真不小，刀枪无眼，你就不怕株连了。”声音媚得紧。声未落，一只手搭在了他的右肩上。

文俊漠然他说：“姑娘尊重些！”缓缓招手，要将肩上的手挥开。

绿飞鸿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准备待俏郎君动手，就扣住他的肩并穴，可

是文俊不慌不忙，并不象要反脸动手的模样，那一声“姑娘尊重些”虽则漠然，却语调柔和，她知道这俏君可上钩了。

这时，两人相距不远，绿飞鸿的目光紧盯着文俊那英气勃勃的脸上，只是芳心一荡，飘飘然文俊的右手刚触翠袖，她情不自禁……

文俊愤火中烧，但可不敢发作。皆因左手指已被她握实，她的食中两指，正搭在正时穴和中泉穴上，姆指也恰好落在大都穴。换了旁人，只消她一用劲，这条左手算是废了！不止此也，她的左手也按在他的左膻中上，指尖就随时可制他的胸旁重穴。

但文俊不怕，早做好准备，向外加力道，而且想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就不相信你能够将我怎样？”他可想到，她要将他掳走？

他虎掌狠扣，手掌上的味，令他心中一荡，手上的温香，更……只觉脸上发势，慌抽虎掌，不悦他说：“男女授授不亲，姑娘你不要……”

“你假正经什么”她的嘴凑在他的耳畔，发丝轻拂他的脸，只听烂货道：“那脏和尚可是你的伴当，冲着你，我不追究。”

“在下与脏和尚毫无关系，与姑娘亦不相，请放手。”说完，慢慢站起。

绿飞鸿一笑，右手用上一把劲道，仍将他按回凳上。

文俊心中暗凛，心想：“这烂货纤纤玉手劲道真大。”故意蹙着眉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你这傻瓜！”她笑了个花枝招展，“小兄弟，能将大名见告吗？”

“在下吴明，姑娘有何见教？”吴明无名，其音全同，他在胡说。

绿飞鸿认为他不能反抗，便紧挨着他坐下，上身几乎偎在他怀里，笑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文俊想甩开她，但不可能，她的手臂狠挽得很结实，而且肘弯正压在她的乳房上。

“在下知之不多，不知姑娘是谁。”

“江南潜山阎王谷，你该有所闻。”

“阎王谷？”文俊装傻，“别开玩笑，潜山附近哪有什么阎王谷，难道姑娘会到过那里不成？”

绿飞鸿笑着说道：“你呀，在江湖里真是初出道的毛孩子，连阎王谷都不知道，你想知道阎王谷的什么？”说着，又向他挤了挤。

文俊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何不在她口中，先套点内情呢？目前入谷也方便些。”分真天真，候向好套消息。

便摇头说道：“在下对阎王谷很陌生，愿闻其详。”

绿飞鸿更靠近一些，依在他怀中，文俊只到她象一团火，能熔掉一切。

她媚声说道：“那可是个好去处，你想跟我走吗？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嘿嘿……”梯口突然传出阴阴的笑声，现出风流浪子兄弟俩，两只鹰眼，齐向文俊身上集中。

风流浪子冷冷说道：“阎王谷阴森可怕，你怎能有缘进入？姑娘真想把他带回去吗？”

她偎得更紧，笑道：“正有此事。”

风流浪子不怀好意他说道：“小子！算你艳福不浅，望你安居阎王谷，不然……”

小周郎民毒恶地向绿飞鸿狞笑道：“卜姑娘，咱兄弟不长进，就此告辞。”

日来多蒙布施，日后我兄弟必有所报。”

又对文俊说道：“可惜可惜呀！期望你活得如意。”

绿飞鸿突然站起，怒道：“两位记清，这吴英雄算是我的贵客，他要有不测，两位后悔不及，不信走着瞧。”

风流浪人狞笑地说：“卜姑娘，我身为惊天堡的人，是受威胁的吗？”

绿飞鸿大怒道：“呸，阎王谷的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？”

小周郎大笑，打圆场说道：“两位息怒，我们之间不可闹意见了，算了，我兄弟认了就是，回头见，别误了大事。”

又向风流浪子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走，世上鲜花遍地有。”

风流浪子道：“好罢，总有一天，看这奇货是否可居。”

两人连连冷笑，回头便走，卜姑娘咽不下这口气，冲两人背影冷笑道：“走得了吗？”一抬手，锐风飞射，直取两人背心穴。

兄弟俩早有防备，转身各出一掌，劲风走向卜姑娘袭来。

绿飞鸿一扬手，将掌风引偏，将桌椅震得四分五裂，文俊暗暗吃惊。

接着绿飞鸿又进一步，用阎王谷绝艺“摧枯掌”夹在“拂云手”内，向两人攻去。兄弟俩也施展九绝掌，联手抢攻。

文俊看火候已到，此时不走，正待何时。

说走就走，猛一转身，用“九幽魅影”神不知觉鬼不知地离开是非之地。

文俊沿金谷河一连急赶，为免麻烦，更抄小路急走：

这一带已进入山区，虽离浪据镇还有不过二十里路，他倒不急，找个小店休息两上时辰，日落方行，二更初，一到浪据镇对岸小山丘下，直向小松林奔去。

到了林缘，正在思量。突然一声郎笑，现出脏和尚身影。

冲文俊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孺子可教，刚交二更，娃娃你得显一手儿，照打！”

说打就打，文俊左避右闪，连让五招，脏和尚又嚷道：“这不行，这工道天下人心不古，动手间生死须臾。无毒不丈夫，让不得。”

一面说一面进招，片刻向文俊攻出五掌三脚，直指要害。

文俊火起，展开八形身法，全力以赴，劲道不发则已，一发及和尚便手脚乱，文俊自己也惊奇不已。

脏和尚愈打愈惊奇，只觉这娃儿够内劲愈来愈猛，不到十余个回合，便被退出圈外两丈有余。

他突然叫道：“这才象话！唔，脏和尚走了眼，近二十招还看不出你的门派，不象话嘛！脏和尚不信邪！打！”一喝声一起，脏和尚便以十成力反击，连击八掌，果将文俊阻住了。

文俊也雄心大起，一招“龙腾九霄”升起两丈，“狂鹰下搏”手足一张一敛，惊雷似的凌空下扑。

脏和尚喝声“来得好”便以十成真力迫着文俊，拍出三掌，掌风狂卷而出。

文俊以“怒隼穿云”身法猛扑而下。

脏和尚临危不乱，不退而进。

文俊一个“鹞子翻身”躲避脏和尚的掌风。

文俊向下一沉，拍出一掌，一掌接实，两人各退丈余，落下地来。

脏和尚不等身形落地，喜极狂叫：“成！够去的资格了！”

他又说道：“娃娃！你的身手值得骄傲，来咱们聊聊。”

他坐下，文俊说道：“前辈功力超绝，晚辈佩服之至。”

脏和尚亦招他坐下，说道：“你的灵活诡秘老夫佩服，你忌讳身世和师门，我看，也不必问你了。”

文俊心中一凛，讶然道：“老前辈难道未离开酒楼吗？”

脏和尚哈哈一乐，说道：“我始终在你们头顶，看得很真切。”

文俊玉面一红，说道：“老前辈休要见笑，料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做出什么下流勾当，再说……”

“再说，你也不怕她，是吗？哈哈，但返魂香主，你能不怕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不要这个了，以后小心才是。”

说完，从树洞里拿出一只烧鸡，一壶酒来。

脏和尚叫他同享，一面说道：“娃儿，你想知道紫露续命丹，其中的一切吗？”

“晚辈一无所知，愿闻其详。”

“说来话长，只是一场骗局，是黎锦堂想引真正医圣出来，收为己用，哈哈……”

文俊很感兴趣地问道：“老前辈，医圣何许人，真会上当吗？”

“江湖医圣叫范结宏，脾气古怪，隐居多年，至于来与不来，譬如有人假你名号，说你的短剑在我手中，你来与不来？”

“我许会来，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好奇，是吗？这就对了，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娃儿，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？”

文俊倏然站起身说道：“晚辈不济，但义之所在，在所不辞，请问何时动身？”

“别急，山上埋伏甚多，在范老儿未出现前切忌露面，不可与他们硬拼，可暗地戏弄，走！今晚如果走散，就在这儿见面。”

说完，酒菜也精光，脏和尚用破钵下摆拭干净，领先前奔，文俊带天残剑，解开布囊口，小包裹塞在树洞里，紧了紧百宝囊，拔步就追。

山庄在金峪以南十里山下，脏和尚大概早将这左近摸清，不久，一弯新月停下身形，向已下面一指，说道：“那就是，咱们小心了。你往东，我往西，在庄后碉楼下见面。”

文俊展开身形往西，运用“九幽鬼影”，功在林中闪进：可惜庄中暗樁竟然不知。

庄院外围用两丈余高的木栅，构成一座寨墙，怪的是并没有警戒，文俊正想越寨而入，忽听身后林中传出一声长啸，刹时惨号之声大起。

文俊怔了怔，回身戒备矮林中一道黑影突起，轻灵地落在木栅前，单足点地，腾空而前，向木栅上扑去。

突然，栅上一道黑影闪出，向来人猛烈袭击。

黑影大概知道利害，向侧方落去，接着木栅上一道灰影，向黑影迫近，呼听半空中一声吼，同时一掌拍出，各被震出八尺。

灰影一落地，便狂笑道：“原来是铁掌武云，太不自量力啦！凭你的身手，也敢在小庄现世，哼，算了吧！”

铁掌武云也狂笑道：“姓刁的，若不是我空中仓促发掌，这一掌你吃得消吗？请再接我一掌试试！”

声落，双掌连环拍出，欺身抢中宫而进，姓刁的也不示弱，立还三掌，劲风呼呼扑而生寒。

这时，四处人影飘忽，呼喝之声又起，显然各处已动上手了。

庄中火起，栅外人影先后自外扑入栅中，栅上也人影飞出惨叫之声四起。

双方正在混乱中，矮林中又扑入五条黑影，身法迅疾有人大叫道：“惊天堡少堡主驾到，不相干的朋友请让开。”

文俊心中一动，他的仇人是宇宙神龙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可没有找他的后人，心想：“闻人雄兄弟果然到了，今晚有得瞧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猛一转随后仆入。

足刚点地，再支长剑左右齐至，他一吸气上升八尺，两手一分，两声惨叫，人剑齐飞，他已入栅了。

有人叫道：“龙腾九式。”

庄前练武场灯火通明，共有二十对玄衣黑影厮杀。刀光剑影，文俊懒得管闲事，直奔庄后碉楼。

刚绕过后院，五条黑影齐出，文俊一个“怒鹰翻飞”身法，翻出四丈开外，向后庄飘去，五人大惊，一齐追赶。

文俊抽空了取两片瓦在手，一声“打”接着“叭叭”，两声，两声怪叫，滚下瓦面，而文俊此时已无踪影。

山庄占地约有百亩，文俊身影轻灵，如人无人之境，功力更进一层，对自己的信心大为增加。

将近碉楼，前面灰影一闪，脏和尚已电射而至，送来一句，“娃娃，随我来！”

两人来到，庄前武场，武场后是一座两层大楼，青石阶前，灯球火把亮如白昼，二十余名大汉，高擎火把手提钢刀，神色漠色屹立如山。

男女五人正脸含狞笑，看场中三十名男女火拼。地下躺着五具尸骸，血流满地。

脏和尚向文俊一挥手，便隐入二楼飞檐下，文俊也随后而至。

两人贴在檐下，用足尖插入瓦椽藏好。

脏和尚又附耳说道：“看左侧外又来了英雄好汉，难道江湖医圣来了不成？”

文俊举目看去，只见四条黑影，跃跳掷而入，轻功端的十分高明。

脏和尚又说：“八步赶蝉，武当派的俗家子弟，唔，眼生得紧。武当门下好手如云，十分了得。”

文俊说道：“点地时挫身作势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四个人一入斗场，人未到，四把长剑同时出鞘。

最先那人叫道：“卧龙四虎驾到，姓黎的快交出紫露续命丹。”

母夜叉吼叫道：“什么四虎，老娘看来，还不如猫，快滚！”

托天夜叉长有七尺二寸，母夜叉一招“分波逐浪”向四虎扫去。母夜叉八面威风，将对手迫得四面游走，近身不得。

脏和尚说道：“贪婪二字，害人不浅，卧龙四虎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该死之至。”

文俊笑道：“蛇吞象何奇之有？晚辈亲见大有两人合抱的巴蛇，吞象之说并没有可异。”

正说间，庄外一声长啸突起，又进来两人，一入斗场，便扑进风流浪子身边，其中一人道：“少堡主请退，待袁其打发他们上路。”

喝声未落，一条黄光闪光的金丝板带，和一条缅铁九合金丝打造的乌蛇鞭，已经惊雷似的发出。

语音刚落，只听两声惨叫，南山六义中，突然倒下了两名，风流浪子急叫道：“手下留情，自己人。”

兄弟两一掌拍出，将两个矮胖子阻了阻，可是已晚了半步，两义已经溅血当场。

第十二章

暗中的脏和尚笑道：“城隍庙鬼打鬼，这次又凶一。霸之间，麻烦得紧。南山六义是插翅虎的走狗，被绿飞鸿迷来川庄，被宇宙神龙的走狗误伤，插翅虎乃白道盟主，号称一霸，怎肯干休？”

南山六义的其余四人，见两个怪物突下杀手死了两名兄弟，急疯了，老大瞪目大吼：“江湖双仙你好狠，还我兄弟的命来。”

三把刀剑齐上，形同拼命进招。风流浪子急叫道：“高兄，请息雷霆。”

高老大怒叫道：“杀人偿命，少堡主就别管啦！南山六义死在朋友之手，死不瞑目，两个矮胖鬼非偿命不可，我兄弟拼了！”刀剑已经杀到，势如猛虎。

矮胖子退后三步，大怒道：“南山六义是什么东西，哼！就叫你的主子插翅虎亲来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声出，金丝板带一荡，一招“八方风雨”分袭两穴，另一条乌神鞭也闪电似射出，接着另外两个。

蓦地里，木栅里突出一声长长的怪笑，接着一个苍老的喉音，一字一吐他说：“谁敢直冲盟主的名号出言不逊？盟主小的名讳，谁不知是武林大忌哼！”

灰影一闪，一个快的令人骇然的身影，以“飞隼投林”身法一掠而下，七八丈距离立眼即至，一条乌黑闪亮的三尺钢鞭向前伸来，便将金丝板带沾住了，真是快极。

矮胖子大吃一惊，灰影厉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矮胖子“哎……”一声狂叫，胖大身躯“叭”一声飞扔丈外，哼哼哈哈爬不起来了。

脏和尚说道：“妙极了，痛快！矮胖子是江湖双仙袁无极和鲍无名，宇宙神龙的小走狗，杀人如麻，专会惹事生非。使钢鞭的老鬼是插翅虎的盟友，河南单鞭断魂凌健，乃是少林的俗家弟子，也算是白道中穷凶恶极之徒。脏和尚功力不敢自诩，最多只能硬接他五招。”

文俊突记起三年前三音妙尼的话，知道当年荆山夺宝，就有这江湖双凶在内，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江湖双仙，哼！总有一天，我会教训他。”

脏和尚说道：“今晚双凶一霸的走狗，可能弄假成真自相残杀，瞧！左

侧柳树中，已经来了高手，可能是阎王谷的报应神来了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眼见南山六义剩下的四人，配合单鞭断魂着着抢攻，将风流浪子兄弟鲍无名还有山庄的五六名高手，迫得危机至及。

突然，柳林中响起一声动人心魄的尖厉啸叫，黑影一闪即至，三条身形奇高的人，已经到了斗场，火光下，三人的脸容，令人一见毛骨惊然，浑身发冷，他们的身材皆在七尺以上，年约七旬左右，脸上肌肉横生，又青又红又白，双目炯炯生光，狞恶已极。

脏和尚轻声说道：“左首背插九环刀的叫火眼狡倪符唯一，排行第五，中间背插支铁笔的叫一笔举天轻飞物。十大报应神中武艺平平，排名却在第一，右首悬剑的老儿是无敌神寇春风排名第三。三个凶神中，我和尚全得甘拜下风，今晚咱们可能要糟，范老儿不来则已，来了也绝讨不了好去。”

三个凶神定了身形，阴阴地环视三匪，眼中凶光暴射，似乎有点不悦不屑。

一笔擎天突然厉声大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慢来！”

这一声断喝，声如乍雷，震得在场中人耳中雷鸣，骇然变色。

单鞭断魂刚好要一掌将风流浪子击在掌下，这一声断喝竟然救了浪子的狗命。

绿飞鸿，向三凶神跃到，娇唤道：“古叔叔，别管他们，江湖医圣还不见现身，让他们先拼个死活再说。”

一笔擎天凶杀消尽，脸泛笑容道：“雁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惊天堡与武胜关都来了人难道他们也想渔人得利吗？”

惊天堡闻人雄兄弟，率手下相助本谷诱敌，盟主座下亦曾派人相助，岂料江湖双仙不知内情，失手伤了侄女请来的南山六义，故而误会难解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单鞭断魂回顾南山六义，道：“你们是奉盟主之命，找黎索取那瓶紫露续命丹的吗？怎又反而相助阎王谷的入？说！”

南山六义脸色死灰，高老人道：“凌老师有所不知

“知道我不问你？废话！”单鞭断魂怒叫。

一笔擎天大是不耐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姓凌的，休得在这儿教训你的属下，你知道山庄是什么地方？哪有你说话的余地？哼！”

单鞭断魂做然答道：“凌某奉盟主之命，前来找庄主黎索取紫露续命丹，山庄必到之所，你阎王谷还无权过问凌某之事。”

一笔擎天仰天狂笑道：“凌老师，你竖起驴耳听了，阎王谷与武胜关，虽说冰炭不同炉，但一向相安无事，全不侵犯，你也不打听打听黎老弟的来龙去脉，妄想前来讨野火，你真无知得可笑可怜，还有脸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古某替你惭愧，赶快乖乖地回去成练一番罢！免得丢人现眼。黎老弟。”

铁掌开碑大踏步而出，躬身答道：“古兄有事，但请吩咐。”

“江湖医圣到了左近，快去准备。”铁掌开碑应声去

单鞭断魂气得面色铁青，一步步走近，阴阴他说。“姓古的，你也狂够啦！凌某既然来了，恭聆阁下一顿教训，伶牙利齿，教人佩服，你不会利在口上，而怯于拼斗罢？”

一笔擎天淡淡一笑道：“阁下出身少林高人门下，称雄大河西岸，但在古某看来，不过浪得虚名而已。要拼吗？尔后再说，今晚古某大事在身，不能奉陪，日后咱那见儿算，并不为晚呀！”

单鞭断魂向南山六义扫了一眼道：“快走。”

南山六义四个人，抗了两俱死尸，凄惨地走了。

单鞭断魂方哈哈笑道：“我道阎王谷十大报应神有何惊人绝艺了，原真是浪得三辈虎名之徒是你不承认，敢和凌某单打独斗一百招吗？”

一旁怒了火眼梭貌，符惟一，眼中红光倏现，纵近喝道：“滚你的蛋去，你配吗？”欺近三尺左掌“现龙”出右掌“藏虎”缓缓而出，至半途突然由拳变掌，猛地向外一送，刹时罡风怒发，排山倒海似的向单鞭断魂袭击。

单鞭断魂早就运功防备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和你拼也一样。”等罡风近身三丈，方大喝一声，一掌拍出，只听“咚”一声，石破天惊的巨响双方同时暴退三尺，上身摇晃，旋激的气流，将尘埃震得四方飞扬。

单鞭断魂吼叫道：“再接凌某一堂。”倏进三步，大吼一声少林驰江湖的劈空神掌的无比掌力，已石破天惊地狂呼而出。

火眼梭貌哼了一声，一招“推出填海”猛向前急发，劲道尽吐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在尘埃滚滚中，可以看到单鞭断魂无风自摇。

火眼梭貌面如死灰，身形也摇摇摆摆，显然受伤稍重。

单鞭断魂面无表情地踱到火眼梭貌的身边，伸手按住他的背后命门穴。

一笔擎天突然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十大报应神从未让人在于下活着离开，今晚破例不作了尽杀绝之举，阁下再不知趣，休怪阎王谷做事太绝。”

单鞭断魂取出一粒丹丸吞下，说道，“凌某今天落了单，成如阁下所说，咱们那儿见那儿算，姓古的你听清了，但愿十大报应神永远不落单，青山在后，后会有期。”话音刚落，人已无踪。

一笔擎天注视着场中众人道：“此庄乃阎王谷别墅，不相关的人赶快离开！”

风流浪子双眉轩，跨前五步拱手道：“古前辈……”

一笔擎天做然道：“少堡主请勿多言，有误本庄大事，月后如有事故，可到阎王谷找我古飞扬就是。”

风流浪子气得脸色铁青，可是却不敢发作，冷然说道：“古老儿，闻人雄今晚认栽，山不转路转，咱们慢慢算。”

江湖双仙鲍无名急道：“少堡主，咱们的事……”

风流浪子只好背起半死的袁无极，随着小周郎向外庄走。风流浪子临行，看了一眼绿飞鸿，目光中充满了怨毒的厉光，看得这浪货心中发毛。

兄弟俩回到惊天堡，本想向乃祖宇宙神龙诉说，可惜早一天阎王谷的使者已至，带来阎王令一封书信，说是恨海狂人已重出江湖，要求双凶一霸今后同舟共济，应付所发生一切事故。

单鞭断魂凌建抵武胜关，盟主插翅虎早已接至阎王谷的书信。此后，双凶一霸竟然在表面合作起来，派人四处打听恨海狂人的下落，准备万一恨海狂人向他们下手时，联手共同应付。同时，更兢兢业业埋头绝艺了。

脏和尚见前来闹事的人，全都虎头蛇尾一一溜走了，突然轻叫道：“糟了！”

原来在众人一一溜走的同时，四周已看不到窃闪着的人影，整个山庄悄然无声，无声无息地现出四个人一组的人影，形成无数刀剑聚成的方阵。就在风流浪子兄弟悄然出庄的瞬间数百支火把突在四周燃起，整座山庄照耀的如同白昼，这时要走，势比登天还难。

文俊也暗暗惊他说：“温氛山庄的声势倒是不小。”

脏和尚轻轻说道：“咱们走不成了，注意沉着点儿，十大报应神中无一庸手，全是老是成精的怪物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知咱们的隐身之所，不然一切都完啦！”“贼人声势汹汹，如临大敌，木栅上的人全往庄内张望，难道医圣已经入庄了吗？”

脏和尚也是大惑不解，你看那三个凶神，似乎有所发现，看来范老儿准在这儿，且看他们如何打发。

三个报应神，一直在场中并肩抄手而立，阴沉沉地面发毒气，紧盯着五丈外那颗高大的银杏根。树高六七丈枝浓叶茂，树下是四五张石凳，一无所见。

突然，一笔擎天仰天长啸，敝开洪钟似的声音：“古某奉令钧偷，专程至山庄恭迎范兄至潜山同享富贵，尊驾莅庄将近一个更次，何不下来一叙，让古某恭迎！”暮地，银杏树上突然响起一声苍劲的长笑，一条青影轻似鸿毛，自六七丈高的树梢上一掠而下，冉冉下降，火光下，现出一个身穿青衣大法阵近百龄的老人来，如银白发挽在顶端，红光满脸，双目神光炯炯，海下长髯飘胸腰中青中里。插了一枝二尺六寸沉香木精雕的鸠首杖。

人一落地，只一闪，便鬼魅似的移前数丈，背着双手凝立如山，向三人淡淡一笑道：“范某山庄野狂人，隐世二十年，年登百龄，可说入土已经一半，在世时日无多，有如风前之烛，不敢当卜令主宠召。烦古将下情转告令主，天台山捣毁居室，计骗江湖朋友前来与范某为敌，想从中收范某入伙，这些过错，范某不愿过问。隐世之人，心如枯木灰死，惟愿老死林泉，于原已足，范某该走了，古兄休得见怪。”

说完，淡淡一笑，急待转身。一笔擎天欺近三丈说道：“范兄请留步，听古某一言。令主心信医圣请，确是专程敦请大驾。天台山之事，乃属下孩儿错误，祸首已被圣主处决，范兄出于至诚，阎王谷令主恭候久矣！范兄乃性情中人，想不至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罢！”

江湖医圣神情不变，仍淡然一笑，泰然道：“范某恕难从命，令主好意，心领就是。天台之事，勿庸多言舌。对不起，范某赶到昆仑采药，就此告辞。”

一笔擎天火起，举手一招，四周人影晃动将四人围住，每个人手中持着一根三天银管，管端有十余个细如针口的小孔，在四人三丈外卓立，目光全落在江湖医圣身上，脸上一无表情。

江湖医圣淡淡一笑，一笔擎天却嘿嘿阴笑道：“范老儿，阎王谷令主之命，从没人敢加以违抗，你既然来到了山庄，还能飞得了吗？走不了啦！”

江湖医圣神色一冷，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敢是确将范某留下了，凭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！你自己臆度就是！”

江湖医圣冷冷地环视银衣人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要说这十人是天罗地网，范某不敢置信，难道说，就凭你们三位，准行吗？”

一笔擎天大怒，吼道：“咱们三块料不说准成，对付你吗，你不见得轻松，这十位山庄的使者，你估量就是。”

说完，手一举，十位银衣人的银管齐举，管口正对江湖医圣，似在待命而动。

老人家豪放地笑道：“哈哈，山庄百毒瘟氛散，中者尸腐发作，端的有名。可是，姓古的你未免太过自信啦！范某是一生以治伤疗毒为业，要是怕

在这区区不足道的毒物，还敢称江湖医圣，你要不信，我让你开眼界……”

界字一出，只见他突然双手一动，身形骤转。就在一笔擎天一怔之下，江湖医圣又卓立原地，手中多了十条银管。三凶神骇极。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情不自禁退后三步，面上变色。

江湖医圣身法之快，端的骇人听闻，在这闪电似的一刹那，竟然绕了一圈，将十个银衣人制住了。并他们手中兵器夺来，三凶神万难料到他在说话中突起发难，要阻也来不及了。

江湖医圣面色凝重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认为十分了不起的毒药，想借以威胁范某就范，你可以看清了。”一声落，只听“喀喳喳”银管粉碎，粉末四溅将江湖医圣裹在里面。

他又说道：“怎样！你们这利，人认为万试万灵的玩意又当。口何、范某就不需先服解药，亦无妨碍，再毒上百倍的玩意，范某也见识多了！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银管散了一地。

一笔擎天被他的先声所慑，先有点胆寒，但这时的神情突然恢复常态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也许古某三人留尊驾不住，哼！你看那是谁？”用手向庄门一指，只见庄门中间，站着一位高大的白影，约有八尺高下，自头至足一片惨白，虽则隔三十丈看不真切的脸容，但那阴森森的形态，仍然令人身泛起阵阵寒慄。

脏和尚紧张地瞪着眼，急促地说：“大事不好！这是阎王谷两位守护神之一的白无常巴龙，行踪所至，人皆遭殃，但极少在江湖行动，咱们准备溜。”

文俊注视片刻，轻问：“白无常真有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怎的不真？他那一身玄阴尸毒，和歹毒无比的僵尸毒功，除了江湖有数的几把神刃外，其它兵刃暗器全难近身，玄阴尸毒爪可伤人丈余外，沾着一丝就别想活，平生血腥满手，杀人如麻。脏和尚恐怕接不了他一两招，江湖医圣今晚裁定了！”

江湖医圣不经意地瞥了瞥远处的白无常一眼，也不理会一笔擎天，却对银杏树上哈哈大笑道，“好道爷！你不是曾得张天师的雷天正法，擅长捉妖驱鬼吗？无常鬼来了，你却吓得不敢下来啦！牛鼻子，可以矣！”

突然，白影一晃，场中鬼魅似的出现一个恶鬼来，与城隍庙的白无常一模一样，不同的是他头上没有“见我生财”的高帽和魂旗挂链而已。这丈余距离，眨眼间他便赶到，轻功之佳，几与传说中缩地术不分轩轻。

他瞪着一双阴森鬼眼，向银杏根梢狂笑，声浪凄厉如同鬼叫，令人毛骨惊然，浑身发冷，片刻一字一吐，声色俱厉他说：“下来，让白无常爷爷看你有什么东西变的。”

树上声息俱无，毫无动静，这时除了火把燃烧时不断发出的吱吱暴响声以外，四周沉寂得可怕。

白无常又说道：“尊驾再不现身，无常爷爷等会一定教你后悔莫及，你准备接受挫骨扬灰的酷刑就是。”

树上仍毫无动静，白无常可火了，肩不动腿不弹，突然凌空直上五六丈，并空中发出一声凄厉的鬼嚎，向树梢扑去。就在他身形刚沾枝叶的瞬间，树梢琴地一声哈哈郎笑，刹时罡风大作。

白无常只觉得一阵柔和而又令人窒息的热风，扑面压体而来。他冷哼一声，倏然双掌齐推出来。

“蓬”一声闷响“哗啦啦”枝叶纷折。

白无常飞退丈外，青影一晃，江湖医圣身边多了一个身穿道袍，年在百龄的有道全真，一头白发在顶端挽了个道士髻，双目开合间寒芒闪缩，撇着嘴眨着眼，白净面皮上现出一丝冷笑。

白无常第一落地，一声厉喝，欺近老道身前近丈，就势一掌吐出，一股隐柔而奇寒，且令人眩晕的腥风，向老道一搅。

老道大概知道利害，冷电了似的目光一敛向左横飘三丈，右手猛向前一甩，向右一带袖起处，一股温热的柔风随袖荡出，两股内劲一触，“波滋”一声轻啸，罡风向前一旁卷去。

白无常脸色倏变，咬牙切齿，怒叫道：“原来是你！老阴贼，你竟敢做了牛鼻子，四十年，好漫长啊！找得巴某好苦，今天咱们的老帐算了，这次你难逃公道。接我一掌！”双掌向上一提，高大的身影一步步向前，正待发起进攻。

老道神色不变，冷冰冰他说道：“白无常，休提我当年匪号，现在我叫浮去散人，也叫微尘子。这半甲子以来，业已练就玄门绝学，虽仅有五成火候，足可震散你的僵尸毒功，少在我面前张牙舞爪。还有，别认为你的玄阴尸毒可横行八道。那位范老弟你该不会陌生吧！”

紫露续命丹百毒无侵，我微尘子早就先服了一粒，你要不服气，请上啦！”

白无常一听，不由火起，吼道：“老阴贼，你道巴某就四十年白活了吗？”

“我知你的功力精进不少，所以告诉你我已经练成罡气，免得你说我藏好，你捡好的上吧！我等着吧！”

白无常一听他的罡气只有五成火候，雄心大起，一声呼啸，身形向下一挫，浑身骨骼发出一阵阵珠似的巨响，僵尸毒功已运足十成，贴地向微尘子滑去。

微尘子面泛寒霜，仰天吸入一口长气，利时全身涌起一层淡淡的白雾，形成一道雾墙，这是罡气未至登峰造极的必然现象。

脏和尚向文俊说道：“这微尘子本是早年河北黑道一霸，为人亦侠亦盗，亦正亦邪，想不到他竟遁入玄门了。他的罡气不立于不败，倒是范老儿难以应付。”

老道和白无常正在运功，准备拼搏。人已经四下围定，有人将银人救走。

一笔擎天向江湖医圣骂道：“姓范的，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真不想随古某一走吗？”江湖医圣看了他一眼大笑道：“姓范的本无异义，可是有位朋友不肯，又将奈何？”

“你是指浮云散人吗？哼！他今天非埋骨山庄不可，你不必为他担心。”

“我还用不着为他担心，他果不必替范某解愁，我说的是另有某人。”

“但不知谁有惊天动地的本事，敢干预阁下加入本谷之事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你想知道吗？”

主完，眼扫屋下，脏和尚和文俊一震。

一笔擎天张目四顾，不解地问道：“是谁？快说，怎的婆婆妈妈，哼！”

江湖医圣一晃即至，右手即扬，一耳光掴来，快如闪电，同时大笑道：“就是这位仁兄不肯。”

一笔擎天向后一仰，一个“金雕献爪”突然扣出。

这一瞬间，白无常和微尘了也突然发动。

一连串劲道相接，劲气袭入。

一旁的火眼狠狠大叫道：“夜长梦多，并肩儿上！”其中三人将微尘子困住，白无常也奋勇狂攻。

微尘子一时也奈何不得，三般兵刃和玄阴鬼爪，也攻不进罡气所形成的气墙。

另一面，江湖医圣却大大的吃力。七个人将他围在核心中，狠命抢攻。

人越多，就有点碍手碍脚，所以江湖医圣总算有惊无险，一时无事。

文俊看得暗暗心惊，但也雄心勃勃。脏和尚更是心里暗惊，十分担心微尘子和江湖医圣的安危，他想：这时要将贼人引开，岂不大好？便以试探的口吻问道：“娃儿，咱们的机会来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走！”

“哼！晚辈有一事不明，前辈不肯明告？”

“时不我予，快说。”

文俊俊目放光，凛然回道：“前辈不是前来相助范老前辈吗？范老值得援手！”

“废话！江湖医圣是好好先生，浮云散人乃当年一代豪伙，还说值不值得？”

“那么，晚辈非插手不可，前辈要走请自便。”

脏和尚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，你倒了脏和尚的胃口，走啊！”

文俊说：“且慢！”

取出火招子，在前一晃，又说：“前辈引人向东，晚辈向西，明天老地方见。走！”

脏和尚心中一惊，道：“这娃儿，倒狠毒，日后如不走正道，多可怕！”

当时不好说什么，飘身下地自己悄悄向东隐去。

文俊奔向西，不消片刻，东西两面院内楼房顿时火起，男女老少狂叫救命之声大起。

火助风势，片刻庄中一片火海，文俊又奔向斗场只有铁掌开碑公母俩撤走去拦放火之人，其余的人仍在拼命。

文俊抢了一支火把，一支在手，一声虎吼，抢向斗场冲到一笔擎天身后，大喝道：“阎王谷的狗东西们，全该杀！”身形暴进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拦腰便扫。

一笔擎天一支文昌笔，正久战江湖医圣不下，正在冒火，闻声转起，火把已到胸前，吓了一跳，急向旁侧跳八尺，文昌笔点出一记“天外来鸿”，直奔文俊手腕。文俊一转腕，“喳”一声，文昌笔和火把迎个正着。这一瞬间江湖医圣一声长笑，一掌击来，要不是莽张飞拼命一抢，迫得江湖医圣半途撤招自救，一笔擎天非完不可。

文俊一招得手，豪气千丈，一声长啸，猛扑一笔擎天，一招“毒龙出洞”倏出。一笔擎天被江湖医圣的掌风余劲迫得站立不牢，已无还手之力，慌忙闪身暴退。

绿飞鸿可看清了这英气迫人的美少年，正是瞰江楼上几乎到口的美味，那天要风流浪子兄弟俩打岔，早已到手，在这杀场上这俏郎君又各自不同。

那溅货只觉得心花怒放，丹田下几乎要冒出火来，愈看愈爱，情难自禁，撇下江湖医圣，转向文俊，口中娇声道，“小兄弟，别管这一档子事，跟我走！”

文俊大怒道：“谁是你小兄弟，滚你的！”火把随声而上，“长虹贯日”指天划地，连攻两招，火花洒了一天，一地。

绿飞鸿被迫得手忙脚乱，连退五六步，有点儿发火，娇叱道：“好不识抬举，你这手鬼划策，岂敢逞强？”

一招“花中吐蕊”向前一探，就等文俊用火把拦住。

果然所料不差，文俊冷哼一声，“直掠柴门”侧身便点。可是他已留步有退步，左手一旋，打横里一掌拍出。

绿飞鸿没想到他这火把是虚招，那一掌才是杀到，青刚剑一点一绞之下，火把断了半尺，但那浑雄无比的掌劲，将她震退五步，要不是她已运功护体，这一掌真得浪货受得。

绿飞鸿被掌风震得飘移，又恨恨骂道：“小畜生，真不知好歹，今晚非弄翻你不可。”剑随身至，一点二挑三拔，青芒暴闪，瞬间连攻三招。

文俊手持已断了半截的火把，展开“九幽鬼影”盖世绝学，在青芒中欺身前扑，把绿飞鸿迫得步步生险，空有一身奇学，却怎么也奈何不了文俊。

这时，远处杀声动地，整个庄院成了一片火海，不久，脏和尚一面哈哈大笑，如疯狂一般挥着火把向这儿急赶，瞬间而至，他狂笑着叫道：“妙啊！火树银花，壮观之至。娃儿，这一招绝矣！哈哈！杀啊！”

莽张飞眼也红了，撇下江湖医圣，厉叫道：“贼和尚，你死定了！”手中沉重的金枪迎着脏和尚就是一招“毒龙出洞”扎出。枪为兵中之祖。但却有点怕单刀，原因是单刀浑名叫“拼命单刀”讲的是近身肉搏，正好专克大枪，脏和尚火把用了八成功，莽张飞只觉枪上传来一股逆流，震得虎口其痛苦若裂，几乎脱手飞去，而火把却顺着枪身抢入怀中，差点烧到面门，吓得他火速拖枪暴退不迭。

脏和尚得理不让人，如影附形跟到，蓦地叱道：“砰！”一声响，焦臭之味乍起，狂叫一声，低身便倒，头发全着。

脏和尚不管他的死活舞着火把，迎着蜂涌而来的铁掌开碑大庄主公母俩，狂笑道：“黎老牛，你来晚了。脏和尚已将你这山庄施舍给火德君，你心疼吧？杀啊！”他左折右旋，抢入侧方壮汉群中，宛如虎入羊群，惊叫惨号之声大起。

江湖医圣全力一拼，看山庄成了火海，便向另一面在舍死妄生拼搏的微尘子叫道：“牛鼻子，今晚足够矣！咱们该走了。”

微尘子力敌三位字内高手，仍是显得从容镇静，发出一声长笑，双手乍地，击出一招“风动云开”，身边罡风并发，并将白无常三人迫退五步。

他收掌冷笑道：“贫道寿登百龄，双手不愿再染血腥。相烦归告令主，天作孽犹如怨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事到临头，悔之晚矣！”

又向将一笔擎天迫得团团转的江湖医圣喝道：“咱们走，让他们到怀玉山找咱们吧，住手！”

最后一断喝，宛如晴天霹雳，震得在场众人耳中雷鸣。在他们一旺之间，他已闪电似的掠到文俊身边，将摇摇欲坠的文俊一把挟在腋下，右手大袖一挥，立将绿飞鸿和铁掌开碑公母俩震得八尺。

原来绿飞鸿收拾不下文俊，毒念顿生，一抖袖底罗中，“迷魂暗香”迎空四散，猛一挥手，乃母所传艺一手三暗器飞出。恰好这时铁掌开碑公母及时赶到，劈空掌和沉重的托天叉同时袭到文俊后心。

文俊鼻中嗅入一丝淡淡幽香，“迷魂暗香”不是毒药，而是有催眠作用

的镇定剂，文俊不怕百毒，却没有解除这种催眠暗香的能力。香一入鼻。登时迷迷糊糊起来，背后的托天叉已到了背心。幸而铁掌开碑发掌在先，“啪”一声响，掌风撞个正着，将他的身形向前震飞，两蓬针雨和淬毒钢镖，全被他的胸腹一一震落。

可是，他体内的潜力可以将针镖震落，却无法在失神昏迷中躲开绿飞鸿最后的十成内功，在近距找来的毒刀。

他的左右肩窝和肋下，中了三把之多。

绿飞鸿已用全力打出，力道足以洞壁穿墙，可是在文俊身上，只入肉不到一寸。

绿飞鸿和铁掌开碑公母俩，正想一举将文俊毁掉，在刻不容发时，微尘子突然大喝一声赶到及时救了文俊。

微尘子拂退三人，白无常也鬼嚎连声迫到。叫道。“范老弟，走，别理这些疯狗！”声出一半，人已远出十余丈了。

江湖医圣也叫：“脏和尚快走，阎王谷老鬼将到，咱们后会有期！呸！滚回去！”他一袖扬起。将一笔晴天震得倒退十余步，跟着微尘子消失在庄外树林。

脏和尚起步在先，但一出庄，便失去了微尘子两人踪迹。追了一段路程，往四周一看，空山寂寂。哪有半个人影？他可不知道两个怕白无常追脏和尚，而且两人又怀有深意，一出庄又转往北面，引白无常追击呢？

十余里外，山庄火势熊熊，直冲云霄。

他叹口气道：“小兄弟，有医圣在。毒器要不了你的命，老天爷也不会苛待你这血性男儿。今后但愿有重晤之日，脏和尚诚心结纳你做一个方外至交呢。”

他说罢，仰天一声长啸，扑奔正抵流浪天涯海角去了。

文俊被微尘子一挟，奔走了十来里，气血加速，人便悠悠醒来。他知道自己受伤，伤处作痛，他运起九如心法，将体内异物排出。刀上的剧毒，对他不起作用，迷魂香在体内循环一周天，药力便已消失。

奔了十余里，江湖医圣轻功稍差半筹，在他后面叫道：“我的好道爷，你想要小娃的命吗？此毒药，一时三刻便令人尸骨尽裂，还不下让郎中下药？”

微尘子并未停下，只嘻嘻一笑道：“江湖郎中，你也走了眼罢！这小子鬼门道不少，他竟地运功迫毒呢！不打紧。”

“废话！能解阎王谷的独门奇毒，除了我郎中，谁也难救活啦！”

微尘子更将身形加快，嘀咕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少吹大气，我才恨呢！这小子用的禅门心法，咱们刚才的话全成泡影，我老道活该将这身绝艺带至做墓，你说多令人气啊！”但江湖医圣并未听清。

不久，到了一座树林，老道在树林中将文俊放下草地，让他躺着好好运功。

江湖医圣随后赶到，笑骂道：“你这杂毛真不是东西，明知郎中差劲，却象赶往鬼门关招魂似的狂奔，可将我这两条腿累惨了，等你正式收了徒弟，我给给没完。”

微尘子耸耸肩，叹气道：“老弟台，算了，这次，咱们算白跑一趟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白跑一趟？”江湖医圣奇道。

“树林中咱们看他力斗脏和尚，成乃不世奇材，认为稍加琢磨，必成在

器。我这牛鼻子动了私心，你也在旁怂恿，故不惜现身山庄，想收他做牛鼻子老道的衣钵传人。咱们是白费心力了，你去看他练的什么心法？正是往外排出异物呢！”

江湖医圣心中一震，几乎怀疑耳朵有毛病，诧然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他能以先天真气排出体内异物？”

老道淡淡一笑道：“一点不假，能将毒物迫于丹田，在我易如反掌，要排出嘛，我还没有这能耐，不信你去看来。”说完踱到文俊身边坐下，仍在摇头叹息，惋惜不已。江湖医圣俯身一看，只见文俊四脚平伸，闭目垂廉。脸上充满祥和之气，呼吸深长，浑身稍发阵阵白雾，两肩和肋下柳叶刀，正在缓缓颤动。

江湖医圣啊了一声，退至一旁坐下道：“怪不得你长、短叹了，这不是传说中的解脱禅功吗，你们佛道不相容，怪不得你那么失望。”

微尘子正色道：“胡说！谁说佛道不相容？红花白藕青连叶，为什么不相容？自汉代佛教东来，依附本教而生，历经变化，十宗俱备，虽与我教不同，但破除三戒，背妄归真，超于大海之念，其实是殊途而归的，怎能说积不相容呢？”

江湖医圣笑道：“牛鼻子，别嘴硬，算我该打，有种你就收下这娃娃。”

微尘子苦笑道：“郎中一番好意，牛鼻子心领就是。事实上人与人之间，有一道错综复杂的鸿沟在焉，要填除这沟，非旦夕之功，我牛鼻子倒不怕天下的和尚找我的麻烦，还不是为了他能为武林入放异彩，让他自去找一个机缘罢！”

江湖医圣摇头一叹，婉惜他说道：“牛鼻子，我郎中真替你难过。”语未毕，忽听“叮当”脆响，三把柳叶刀跳落地下。

微尘子动容道：“郎中，你不是有那劳什子紫露续命丹吗？相见也是有缘，何况他是存心救你来的？这娃儿所练心法，虽有点象解脱禅功，却又不太象，心法倒是正宗，可惜内力修为仍差，何不赠他一粒，助他大成，岂不大佳？郎中，不会那以吝啬吧？”

江湖医圣大笑而起，欣然说：“成，有你这位玄门高手在，何不趁机替他调和水火？”

你这厮存心找麻烦嘛！别说他小小年纪，再练半甲子，也难达到水火相熔之境。别废话，咱们动手。”

文俊正在一鼓作气迫出体内余毒，乍看去，他似乎好梦正酣，如不是行家，绝不会疑心他在行功驱毒。江湖医圣取出一只小玉瓶，倒出一粒龙眼大小的紫色丹丸，将清香扑鼻的丸药纳入文俊口中。

文俊虽凝神行功，但外界的风吹草动他皆明了，他天性倔强，本不肯吞服，但江湖医圣可由他不得，一捏下巴，丸药化成一道清流，经食道进入腹中。

一旁的微尘子突然咧嘴一乐，笑叹道：“娃，看你吞丹丸的表情，本不肯吞服老道就不服气，我要你饱吃苦头，呵呵！”

他伸手按住文俊的胸脯，另一千拉掉他的腰带，摘下百宝囊和天残剑，扔在一旁喃喃自语：“这娃儿有点邪门，这是什么兵刃？破破烂烂的。”

幸而他没解开瞧，将它放在涟，再替他解开排扣和裤带，双手连转自如，指掌各施，在文俊身各处一阵拍打。

文俊只觉一股奇热难耐的热流，上冲泥丸，下抵涌泉，在四肢百脉中

蛇行游走，“你就乖乖别动，要不听不但一无好处，保管苦头更大，不信你且试试？”

文俊果然不敢妄动，咬着牙强忍，并将全身肌肉放松，不久，拍打愈来愈重，但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窒息和痛楚却反而缓缓消失，渐渐地自夏回春，火热尽消。

文俊依言吸入一口长气，按九如心法要诀行功，真气刚聚，不由一惊，真气竟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汹涌如潮，恍若脱体而出，略一转运，上至百会，下抵涌泉，途径百脉无远不达，在任督三脉交会处一阵冲击，几乎欲豁然贯通。他心中甚喜，便澄清意念，神与意相合行功。

又听老道轻声道：“小伙子，好自为之，用功一个更次，不难更上一层楼，再见，不必谢我。”

江湖医圣将玉瓶往百宝囊中一塞，有点依依说道：“孩子，紫露续命丹炼之不易，走遍名山二十年，方可炼成一炉二十八粒，可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为武林至宝。咱们也是有缘，今留三粒见赠。你已和阎王五谷结下不解之怨，三粒紫露英命丹可救你三次，愿自己珍重，再见。”

两人只一闪，顿时形影俱无。

文俊正在用功的紧要关头，耳虽能听，却不敢分心答腔，两人一走，只有空白着急。他心中暗说：“莽莽江湖，情义俱具之人，难得啊！”

他静静地行功，渐入勿忘我之境，斗转星移，看看四更将心矣。

这时，东方沿山麓一带古林中，有袂飘风之声凛然，两条娇小的人影，正风驰电掣向这儿奔来。

走在最先的娇小身影，快如流失掠到，突见足下躺着一个敞开衣襟的半裸人影，惊地“哎呀”一声骇叫，一扭小腰，身影向左半旋硬将去势刹住，落在一旁，后面丈余另一黑影，也如飞撞到，闻声吃惊，突向下一振腕，凌空寸有余，“巧燕翻云”消动冲势，方悠然下降。两人的轻功不含糊，值得喝采。

文俊一听衣袂飘风之声，已知来了夜行人，但他行动未竟，也不愿起来，微张虎目，察看眼前情况，眼看两人轻功身法，暗自点头。星光下，可以看清来人竟然是两个身穿夜行衣，年约十四、五岁的美丽娇娃，虽则雅容未脱，却美得令人心跳，两人背上都有一把长剑，脸显讶容。

先前发出惊叫的少女，轻抚着酥胸就说：“天哪！原来是个死尸，差点儿一脚踏个正着腿也给吓软了。噢！”说完，用玉手在酥胸前轻拍数下，满脸泛着受惊而又顽皮的表情，煞是动人。

后来的少女笑道：“玉姐姐，亏你还自命侠女，背着杀人家伙找仇人算帐，见着一个死尸也打哆嗦，丢人！”

玉姐姐笑骂道：“芝丫头，你这张口实在讨厌，你又比我狠到哪儿去了，呸！”

芝丫头笑道：“别斗嘴了，那些贼们已南追下了，我们算是脱离了险地，反正明晨姐姐返回湖广，小妹与芝哥则走建昌，天明再起程并不为晚，让他们等吧！人死人为安，我们何不将他埋了呢？”

“你想离开我们，多忍心啊！英哥哥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就忍……”

芝丫头悄然握手道：“别说啦。我……只好令你们失望了，你劝劝他吧。至于你和芳哥的事，我倒可助你们完成心愿，爷爷面前自有我……”

玉姐姐红云上颊，笑着拔剑掘地，并说：“你去看这人留下什么东西，

也许以后有人找他呢？”

她刚掘不到三五剑，那芝丫头已一蹦而起，结结巴巴道：“玉姐，这人未死，象是身受重伤。还有呼吸，我们是救不救？”

玉姐过来，笑嗅道：“那这丫头枉称英雄，真是，哪有见死不救之理。”一面说一现探手在百宝囊中探索。

芝丫头不再多说，转眼看了看文俊那端正而英气勃勃的俊面，还有那胸前莹洁如玉填起如山的肌肤，小丫头芳心狂跳，粉面赤红，烧盘儿啦，强压下心神，匆匆转达面，向旁转脸却又偷偷用眼角瞄了一瞄手心里在说：“哦，他...他的面上轮廓，多象俊哥哥啊！”

玉姐刚将救伤丹掏出，突然惊叫道：“芝妹妹那是什么！”

芝妹随她所指出看去，只见文俊身旁有青芝闪动，忙俯身拾起，原来是两把长仅四寸的柳叶刀，泛着青光和森森寒气。

玉姐姐失声叫道：“芝妹，别牛刃尖，我们枉费心机了，这是阎王谷两女妖的歹毒暗器，如无独门解药，中者必死，这人怎么会遇上那女妖的？唉！”

芝妹凝视刀上青芝，倒抽一口冷气，紧张地问道：“难道他.....他就没救了吗？”

“实在无能为力，我这救伤护心丹毫无用处，生死由命，且给他服下一粒试试，我们也算尽了心了。”蹲下身子，将丹丸向文俊口中塞去。

文俊看清两女的秀丽面容，只觉心中一动，心说：“好美丽的两个姑娘啊！嘿，怎么眼熟得紧了哪！”那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在脑中一闪而过，只是无暇细想其故。一听两女竟认为他已无救，要给他一粒丹药，他可不愿吃。又不好马上爬起，真气齐聚丹田！只好将嘴闭的死紧。

小姑娘只道他已知觉全失，正想捏开他的牙关，突觉这伙子嘴皮一动，刚好触到她的纤纤玉指尖，小姑娘羞得要死，如中电触，吓得丹丸失手掉下，扭头倏然就起。

芝妹不明理，急问道：“玉姐，这是怎么啦.....”

声未落，林中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狂笑，宛如林鸟夜啼，令人汗毛直紧。两女变，玉姐急叫：“芝妹，快走！”

但迟了，走字一出，在劲风中，林中已闪出三个黑影人来，三面一抄，将两女捆住，三人面容狞恶，身穿玄色夜行衣，背插边鞘泼风刀。

最先那人狂笑道：“雌儿们，任凭你们好似鬼，也逃不出刘大爷掌心，别以为你们这调虎离山计高明，仅你们那大小匹夫难逃公道，本寨二位寨位已经追下去了。在江西省境，要想把东西带走，势比登天还难，先擒下再说。”

响起数声金钱清鸣，三把泼风刀寒光闪烁，他怒叫道：“丫头，一夜拼搏，你们就不敢亮号，刘大爷要将你们擒住，教你们生死含羞，死活两难。”

玉姐儿喝声“闯”！猛地一长身，“饥鹰搜食”迎头急扑，左手二指就是一记“二龙争珠”。

刘太爷大吼：“丫头找死！”

声发招出，一招狂鹰振翼，猛削姑娘手肘。岂知姑娘存心诱敌，一点即收，“挣”一声剑啸，寒光一闪，剑光斜击而下，拔剑，出招。转身。一气呵成，出其不意，把刘太吓了一大跳，他临危不乱，急横飘三步，向左一带“反架金梁”一刀掠出，“钵”一声金石交鸣，两人暴退两步，谁也没占便宜。

刘大爷脸上挂不住，暮地揉身直上，怒吼道：“贱丫头，要走你是作梦，

你认命哪！”拨风刀沉，刘大爷力猛。“刀劈华山”“大地盘龙”“拦江截斗”，凶猛泼辣地连攻出三招，刀影如山，漫天盖地而来，立把姑娘迫退五步。

另一面，芝姑娘娇笑连声，也和另一位拼上了。这位姑娘轻功之佳，文俊也暗赞不已。

只见她人如狸猫，剑似飞鹰，人影飘忽，把那个使刀者迫得左突右闪，怒叫如雷，形如入井之虎。

另一大汉持刀在旁戒备，动手初期，他脸含冷笑，三五照面一过，他笑不出来了。固然刘大爷那面似已掌握全局，但这一对可不带劲，小姑娘奔腾扑击，绝招送出，辛辣而又贼滑，抢了上风。

这家伙一急，不管什么江湖臭规矩，虎吼一声道：“三弟休慌，我来助你。”提刀便上来。

芝姑娘噗嗤一笑，喜孜孜他说：“上啊！你早该动手哩！打！”

“唰”一声，给了他一剑。

两把刀一联手，威力大了两倍有余。姑娘就轻松不起来了！反而有点听捉襟见时的感觉。

大汉边打边叫：“丫头，等会见，嘿嘿！有你乐的，留些儿力气吧，二爷好请教你，欲仙欲醉……”

“叭！”“哎唷”一声脆响刘二爷一声惊叫，他用手掩住大嘴，鲜血地指缝喷泉也似的泻出，挣着一双死鱼眼，“砰”一声象倒了一段大木头，钢刀也扔掉了。

刘大爷见老二突然倒地，吃了一惊，稍一迟疑，两位姑娘发出一声声银铃似的轻笑，纵入林中不见了。

刘大爷刚奔到老二身边，眼角瞥见先前地下的尸体，突然直挺挺地升起上身，幽灵似的直立不动，而且眼中寒光倏现，响起阴森森地冷笑声。寒冰似的声音突响：“鼠辈，你们可好？嘿嘿……”

“是鬼，也是人，随你猜想，嘿嘿……”

刘大爷只觉毛汗直竖，浑身发冷。抓起地上的老二，撒腿便跑。老三更不落后，走得更快些。

文俊吓跑两人，微微一笑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黑尸魔这一套倒是有用，还没等到我故弄玄虚，他们就没命地逃跑。端的是心亏之人，胆小如鼠。”他扣好衣扣纽，结束停当，拔步便走，自语道：“武林中不乏正义之士，这两个女娃儿，为了救人，不避男女裸体之嫌，难得啊！那三个庸才不知是何来路，带走了我一粒棋子。再加半分力道，他这贼命难保。”

展开新悟到的“九幽凌虚魅影”，盖世奇学快如奔电，一闪而逝，在浪据镇对岸松林，等了脏和尚一天，久候不至；黄昏时分，他方奔赴青泥渡借宿。

他对那两个小姑娘有点念念不忘，但绝不是奇想，他在奇怪，怎么自己会生出似曾相识感呢？

他可没想到，玉姑娘正是翠园主人的女公子，东方英兄弟的小妹。芝姑娘就是她的义妹徐延芝啊！

也难怪他，东方玉那时是个娇小姐，两人见面之时不多。而芝姑娘和他只相聚一天，她那时为避武当派老道的追踪，扮成一个流浪儿。在他的脑海中，仅留下一个小顽皮的影子而已，又怎能想到她就是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人呢？

他初更时分便到了清泥渡，找家客店住下了，仍穿一身土布衫，大摇大摆到了漱汪楼。

门前的胖小二一眼便看到了他，瞪着鹅卵似的大眼在叫道：“客官！昨天你拍拍屁股跑掉了，酒饭钱……”

文俊微笑道：“胖哥，你的记性不坏哩！”将两锭碎银塞在他手中，又说：“一起算吧！免得你疑心我吃白食。”

胖小二张口结舌，红着脸道：“客官……这……”

“别多说，二楼。”文俊推开他，大踏上楼。

酒菜俱备，文俊对前天在场的那店伙问道：“老兄，前天多危险哪，你这瞰江楼到今天仍是这般兴旺，真不易哩。”

瘦店伙苦着脸道：“没别条路可走啊？客官。咱们车船店衙这饭碗，委实不易消化呢，前天那一场乱。小店等于白干一天，也真够险的，大群男女老少，全是悬刀挂剑的凶神恶煞，差点又把小店给砸啦！唉！这年头，不好混哩！”

“怎么，又闹事啦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两拔男女中，就有前天带着一个绿衣娘子的两个少年，可凶哩！”

“哦，又是他们，你可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乖乖，谁敢听，他们把楼上的人全赶走，说是谁敢上楼就宰谁。小的送菜上来，只听一个美的教人心荡神摇的女人，说什么一切有堡主等等，听得小的直打哆嗦，连多站一会儿也怕得紧哩！”

文俊毫不在意，饱餐一顿后回店。第二天，起程走了。

由宜黄沿宜水向上游三十余里，再折向东，距棠华镇不过卜余里，群山环抱中，有一座小小道观。观名“玄都”，共有三进两院，规模不算大，北麻山的其它道院，相去远甚。

玄都观主是个年届百龄的有道全真。道名“无极”。当他穿起全真法服，戴起九染冠，那松风古月似的风致的气概，端的是仙风道骨，神仙中人。

无极观主在附近两府四县中，无人不知他是个有道行的全真，尊称老神仙而不名。可是在漫长的三十年中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武林健老，江湖名宿。

这天一早，玄都观来了个身材雄伟，风华绝代的褐衣少年，背上一个包裹，腰中，插了一个两尺长的旧包裹，肋下斜挂一个破口袋。他入鬓剑眉微蹙，似乎有点儿忧心重重，他就是小文俊。

红日仍隐在东山下，晓风送爽，令人心神为之一爽。玄都观的全真们，早的例行功课刚结束不久，观门两侧道旁的两行翠柏下，正有一双小道侣在洒扫。

一看这少年人大踏步而来，一位道长怔了怔，然后神色一正，放下扫帚向文俊迎来，稽首为礼道：“施主您早？小道松风，请问施主一早即到敝观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文俊稽首道：“在下梅文俊，来自江陵奉老师遗命，求见师伯无极观主，有劳道兄通报一声。”

松风脸色一变，忙说：“施主且请稍待。”

也不先请文俊入观，径自入观去了。

片时，观内步出一个面如青风古月，眼中神光充足。脸上微现惊疑的

高龄全真，后面跟着松风。

文俊虽未见过师伯师父平时也从未提及，但练家子。已中的神光，绝逃不过有心人。凡是目朗鬓丰之人，不用说，准是功力到家的内家高手要是再加上两太阳微鼓，必是内外交修的名家。

尽管这老道装得象下平常人，但是文俊一看就知准是师伯无极道人，赶快抢前数步，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，叩首再三说：“徒侄梅文俊，奉先师沈公遗命，自湖广省投奔师伯，愿师伯圣寿无疆。”

无极道人脸色骤变，向两道童略一挥手，两道童急急隐入观中。

无极道人突一咬牙，脸色一变，冷冰冰他说道：“贫道无极，方外之人，独自苦修，何来师弟？更不识谁是沈公，小施主认错人了，不敢当小施主大礼，请起。”

文俊脑门中轰的一声罔然不知所措，叩首触地有声。虎目中隐现泪光，说道：“师父被宇宙神龙所害，横死白鹿岭，含冤一载有余。徒侄无能，欲报血仇，却力不从心，师父他老人家临死授命，着徒侄投奔师伯苦练武功，日后仗剑诛仇，以慰师父在天之灵。师伯，你老人家念徒侄一片诚心……”

无极道人脸上脸色瞬息万变，不等他说完便止住他说道：“施主请勿作惊人之语，贫道自问不问红尘是非，施主所说，贫道大惑不解，何苦为本观带来是非，贫道少陪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入观去了。

文俊只觉气血向上一冲，感觉眼前发黑，无极道人走了好半天，他仍一无所觉直待松风和另一道童黯然走过他身边，他方神魂入窍，猛地他站起，疯虎似的抢入观门。门内是一条青石走道，自观门至玉皇殿前，横亘一个大庭院，花木扶疏，中有拜坊和案几，别具一番气象呢！他刚一抢入石道，突然大殿内响起三声钟鸣，走道四周现出六名神情肃穆，容相壮严，年约四十余的中年道人，手中各有一把杉、木剑，斜置胸前，剑尖微吐，左手剑诀当胸，微向前引，将文俊四下一围。除挡住进路那位外，其余五位全都眼观鼻鼻观心。

挡在当中的老道说道：“施主请留步，还是离开此地为好。敝观道侣，一向不问江湖是非。早上观中尚无游客，没人会将今晨之事传出江湖，施主还是请走罢！”

文俊这时心中已经平静，反而从容。大凡练剑有成的高手，都有一种修养。和反应异与常人的机智。

看六人所站方位，正是玄门正宗的“六合剑阵”。这与“七星剑阵”同称“剑阵之父”，六合剑阵，以“合”安诀饮誉武林，七星之“变”，六合的“合”，变则鬼神莫测合则力可推山，就算你是一流绝顶高手，绝难禁受六名高手的合手，自上下四方如雷霆万钧似的一击。

文俊是剑道行家，故一看阵势和六名道人的神色，心中惊然而惊。

一比一，他自问深有自信，但要在剑阵中图个侥幸，那是难以想象绝不可能之事。

他、傲骨天生，意志坚强而倔将，这次千里迢迢，乞师伯收容传艺，不过是碍于师命，不得已而求人之举。他知道无极道人生性凉薄，也许是脾气古怪，或许是师父生前，师兄弟之间，有什么恩怨，故闻师弟死讯，竟会一无表示，并一口否认师兄弟的关系。

小文俊不由义愤填膺，只觉心潮直涌，瞪目大叫道：“诸位道兄弟，小可必须再见师伯一面。如师伯拒绝，小可即拍腿走路。梅文俊不是天生贱种，

不惯摇尾乞怜，只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只消师伯再说声不管，今生今世，梅文俊绝不踏入此地半寸。”

说完，神色凛然，一步步跨出。老道脸上肌肉似乎在不住抽搐，但却强忍住哀伤表情，暮地朗声道：“站住！听我一言。”

文俊面罩寒霜，眼中神光倏现，“蹬蹬蹬蹬”又跨出几步。

老道长退后三步，阵势随着移动。他厉声说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要以身试阵么？不听贫道劝告，你将后悔嫌迟。”

文俊冷笑道：“六合剑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！能死在玄都观，梅文俊正求之不得。”

说着，又跨前两步。

老道幽幽一叹道：“痴娃儿，你这是何苦？总有一天。你会发觉你今天的设想错误，将会悔恨终生。”

文俊迫近老道身前四尺，剑眉倏扬，握住天残剑把，悲愤地仰天凄笑道：“梅文俊投身武林，眼见武林朋友自相残杀，利益所在，六亲不认，梅文俊大失所望。反正江湖目下已无是非可言，也无恩怨可说，梅某今后要任性而为，走一步算一步。看诸位都是剑术行家，梅文俊要拼一腔热血，看玄都观的人还有良心。”

正待亮剑，要地表影一闪，无极道人脸上神色微带紧张，自侧殿电射而出。文俊在一恨之下，“啪”一声脆响左颊挨了个清暴耳光，这一下不算轻，只打得眼冒金星。

耳听无极道人厉叱道：“蠢材！你知道死有泰山鸿毛的道理吗？贫道既说过不问世事与武林一无牵挂，你既然不是天生贱种，还在这儿卢梭则甚，要试剑阵，哼！凭你也配，给我快滚！”

说着说着，无极道人似乎有点支持不住，浑身发抖，脸上青又变黑，筋肉不住抽搐，眼角微显泪光。

可是文俊却用手按在被打之处，茫然抬头仰望苍穹，并将目光放在老道脸上，只觉胸中象是被人重重地插入一把刀，心血正往外流，肉体上的伤痛。远不比心中的伤痛来的猛烈。

突然，他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狂笑不已，声如厉鬼夜哭。笑完，狂叫道：“骂得好！”

骂得好！哈哈，只要你知道梅文俊天生不是贱种就是，哈哈……”

在惨笑声中，身形快如劲矢，“龙腾九泉”身法仅射四、五丈，只一闪，“九幽凌虚鬼影”绝艺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越过观门上空，刹时不见，只留下渐渐远去的一缕凄笑，在山谷中久久振荡不绝。

无极道人没想到他会突然以奇绝奇快的身法，在笑声中一闪即逝。猛然一怔，刚叫出一声，“俊儿！”文俊的笑声已远出二三十丈远去了。

他正想撩起衣摆追赶，却又摇摇头，颓然而止，目光一扫六道侣木然的脸孔，沉声道：“大敌将至，事急矣！除自愿留观的道侣外，速由后山古洞撤走。”

又向前和文俊答话老道凄然说道：“道规，快鸣钟召集所有人员集合玉皇殿，由道宏率领众人撤退，我在前面相挡。”

道规躬身答道：“谨遵观主法渝。”

无极道人凛然道：“记住！多死无补大局本观主无德无能，合该应刃，如众人不依言撤走，我死不瞑目。”目字刚落，人已消失在观外。

片刻，观中钟声大鸣，响澈行云，令人闻之，有壮严肃穆而又苍凉寂寞之感。良久，玄都观后观走出一列脸含悲愤，而神色凄楚的道士，每人带了一个小包裹，由一位肢脚道士率领，井然有序地向南门，在林木深入渐渐隐去。

不久，玄都观的东面，从棠华镇左近，凌空升起一枝蛇焰箭，直上九霄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红绿色的焰火迎空散去，接着，沿棠华镇至玄都观小径上，连二连三升起旗花信花，并隐隐传来呼喝叱咤之声。

无极道人展开轻功向棠华镇迎去，不到五六里，果然看到十二名劲装大汉蜂涌而来。无极道人心中暗惊，陡然止步，冷然卓立路中；待众人到了近前，方冰冷冷笑道：

“三堡主远离汉中，不远千里而来，将有不利吾观乎？”

十二个人一字排开冷峻地看着无极道人，中间那人年届古稀、脸如重枣，狮鼻海口，络腮胡须，很根见肉。剑眉虎目，威风凛然，身穿灰布直裰，腰间缠着数圈亮晶晶粗如拇指的蚊筋，在筋下插上了两把八寸短剑，短剑的云头连着蚊筋。

这老家伙的来头大得唬人，乃是惊天堡三堡主独掌镇西川殷梦汀，一身金钟置已有十成火候刀剑不伤。他除了一双无敌肉掌了得外，腰中三丈长的外门兵刃流星剑，端的诡异奇极，十分可慨这玩意用在这么一位专走刚猛路子的伟岸老人手中，委实有点扎眼，其实三堡主平时罕用兵刃。他那一双铁掌，只一条胳膊就可镇西川，还用得着兵刃吗？

该堡共有三名堡主，大堡主宇宙神龙闻人伙，二堡主双绝神计应天，三堡殷梦汀。这三家人居住惊天堡，在江湖的名望各自不同。三人中宇宙神龙的名号可说尽人皆知，凶名昭著。双绝神则亦正亦邪，任性而为，极少在江湖走动，只是他那大孙粉面狼计玉，确实不是东西，随着闻人杰的薛孙风流浪子兄弟俩，在外胡作非为，得了粉面狼的臭名号。

三堡主为人正派，他的儿子开山铁掌殷不群，性与乃父一模一样，但相貌却极似乃母，有父亲的剑眉虎目，却没有络腮胡子。孙女叫凌霄玉燕殷风，年已十五龄，花朵也似的人。

这祖孙三代都是正派人，极少在江湖露面为了看不惯宇宙神龙的所为，他这一家就在堡的西面有立门户，叫做“西堡”，与东堡后堡鲜有往来。

宇宙神龙杀了荆山老叟，夺了九如心法。回到惊天堡按图练功，想得到那必定是白费劲。辛辛苦苦夺来的九如心法竟是个废物，这个脸他丢不起，便悄悄地远走塞外，求师父再传他两手玩意，免得丢人。

宇宙神龙夺得九如心法的消息，轰动武林，经前群雄荆山夺宝之事互一印证，再经人有意渲染，这事便在江湖上闹了个尽人皆知。

第十三章

无极道人虽说是跳出三界外的人，但同门学艺，情同手足，闻声怎能不急，揣想师弟定然怀璧其罪，遭了毒手。他便只身远赴汉中，潜入堡中探听确实消息。惊天堡不啻龙潭虎穴，宇宙神龙一代霸才，岂是易与？堡中自

然是按照排有重要的埋伏。机关密布，杀机重重，九宫八卦奇门生克等玩意层层包围，外人进入准是有生无死。

幸而无极道人是个有道全真，自有了不起的惊人造诣，对九宫八卦，正反五行等生克之学，简直视同儿戏。

只是堡中防守大严，高手如云，尤以东后二堡大二堡主所居之处，更是危机四伏，仅三堡主的西堡稍为松懈。

因为三堡主极少在江湖走动，更少和人结怨，不虑有人前来打麻烦。

殷梦汀父子都是糊涂蛋，直性而不知道拐弯，他就没想到，宇宙神龙名列双凶，所作所为，当然以惊天堡为代表，怎能避免不怕死的好汉前来骚扰？

假使有人半来寻仇，他独掌西川，又焉能袖手旁观？人家怎知他“西堡”是各立门户的呢？

无极道人就是不明就里，恰由西堡闯入，糊糊涂涂闹了个鸡飞狗走，两个人全都转了相。

那时宇宙神龙已经远赴塞北，堡中防务由二堡主双绝神君负责。无极道人一闹，不只是二堡主脸上挂不住，三堡主死脑筋更是怒火冲天，他认为无极道人存心找渣儿，与他独掌镇西川过不去，便要找无极道人理论。

可是无极道人在麻山苦修，卅年来从未在江湖走动。谁也弄不清那夜的老道是谁。

偏偏计应天和仇梦汀两人，又对江湖陌生的很，到那儿去找呢？这事只好搁下了。

直至宇宙神龙从塞外返回，得知堡中竟然有人前来讨野火。这还了得？这是惊天堡绝无仅有之事，也是吴天堡的奇耻大辱。

他问明来人身形相貌，即侦骑四出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果然发出荆山老史曾有一位师兄，此人失踪已有三十多年之久，便派人在各地名山道院中察找。

他狐朋狗友满天下，这并不是难事，不到一月，即将玄都观的无极道人查出。

三堡主气不过，认为无极道人未免欺人大甚，便带着西堡几名高手，星夜赶来找无极道人理论。

岂知宇宙神龙并不如此，他是有名儿的阴损阎罗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他知道三堡主平时从未与江湖人交往，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，这次远赴麻山，绝对搞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来。

所以他一声不吭，由堡中六大高手中，挑选他的情妇桃花仙史赵桂贞，率领二十余名一流高手，分道前往，要在三堡主到达的前半刻，一举屠观。

无极道人也不是脓包，他自从夜闯惊天堡失败归来后，知道要报师弟之仇，今生已是绝望，有点万念俱灰。

他在附近两府县中，与公门中人时有往来，便托他们代为留意武林人物的行止。三堡主和桃花仙史两拨人马一到抚州，他就得到了消息，便着手应变，恰好文俊闯到。

无极道人怎能让他在这儿送死？一看小伙子生得英伟不凡，做视尘世的气象，令他老大怀慰。

他知道这种人的个性，最易打发，也最难应付，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你要了他的命，方才止住他不管撒手而去。

只有用冷酷无情的手段，方能赶他离开。眼见事情已急，一咬牙，硬起心肠给他一记耳光，一顿臭骂不休不止，却果然把文俊赶走了。

文俊一走，他目睹他超人的奇绝身法，不由心大慰，忍着满腹辛酸，怀着一颗被误解的心，忍着盈眶老泪，向棠华镇迎去，恰好迎头遇个正着。

三堡主看清无极道人的身貌，不错！半点也不假，就是夜闯惊天西堡的人。

听对方一发话，便哈哈一笑道：

“道爷好眼力，今天咱们用不着废话，十月前夜闯惊天堡，剑伤西堡，火焚谷仓的那位道爷，可是阁下吗？”

无极道人想拖时间，他还不知道，另一拨人马已经抄小进去了玄都观呢！便冷冰冰慢慢腾腾地一字一顿地说道：

“二堡主眼力也不弱，晃眼十月，别来无恙，但你可知道本身道为二清弟子、讲的是清静无为，却为河冒大不瀕，不惜兵解之痛，其故安在？”

二堡主错呢半晌，点头道：“道爷，这也是殷某不明之处。但请明示。”

“二堡主不是不明，只怕是你明知而故问吧？”

三堡主变色道。

“殷某绝迹江湖久矣！从未与二清弟子有过牵缠，道长仙驾光临敝堡，大闹西堡寓居，殷某百思不得其解，道长怎说？”

“三堡主真的不知？”无极道人不住冷笑。

三堡主正色道：“殷某是惑然不解，故而千里迢迢前来贵地，请道长给殷某一个公道，以正是非。”

“九如心法之事，三堡主难道也说不知么？”

“微有风闻，但那是大堡主闻人杰之事，与殷某无涉。”

无极道人凄然长笑，令人毛骨惊然，笑完一字一吐地道：“九如心法乃贫道师弟荆山老史沈潜山之物，贵堡为谋夺此物，两个月多次劫夺，不惜大开杀戒，贫道恨无太阿神剑，尽斩惊天堡中生灵，可惜力不从心，区区一把火，怎消得贫道师弟九泉之恨？哈哈……”

三堡主还未答话。

远处旗花信号冲天而起，浓烟阵起，火焰满天飞舞，火舌冲天。迎风刮来阵阵焦臭，并有血腥触鼻。

无极道人闻声扭头一看，不由心胆俱裂，便咬牙切齿冲着三堡主狂叫道：

“姓殷的，你好毒的心肠，总有一天，你可看到同样的景致，惊天堡也和玄都观一样的最后下场。”

语比，返身向火起处，狂奔而去。

三堡主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点人数，连自己十二个人，半入也不少，猛记起出棠华镇的时候，便有人放起旗花，难道有人先到玄都观闹事吗？

便急向众人道：“咱们得前往看看，快！”

十二个人，飞星逐电似的一阵急赶，五里地眨眼即至，三堡主老远便跌脚叹道：

“罢了！”

偌大一座玄都观，已经成了一片火海，火舌直冲霄汉，劈拍之声，惊心动魄。

观外广场中，横七竖八死了二三名道人。

和十八名后堡的高手，在左侧靠山林的一段空隙中，无极道人目眦若裂，脸如蝶血，身形踉跄，浑身浴血，正以一把青钢剑力敌对方六名男女。

这六名男女中，有最淫毒的女人桃花仙史，有风流浪子兄弟，还有三个后堡功力甚高的有名人物，在四周，躺了五名后堡中好汉的尸骸。

无极道人胸骨似已折断，左胯骨直至膝弯，裂开一条三尺长的血缝，背肿骨还在向外冒血，口角鲜血也源源不断。

奇怪！他竟未倒下，形如疯虎一般拼死抢攻。

三堡主，人在百十丈外，暮地气纳丹田，惊雷似地大声吼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人向前急扑。

风流浪子老远便看到了三堡主，他向桃花仙史一打眼色，轻声低喝道：“三祖叔到了，斩草除根，快下手！”

桃花仙史媚笑道：“急什么？好孙孙，就是要让你三祖叔看看呢？着！”

一招玉女投梭点出三剑。

黄光疾闪，噗噗噗三声闷响，无极道人左肩全碎，飞跃丈外。左肋骨向外支起，左大腿骨肉外绽，只有一片皮肉牵连。

可见桃花仙史那黄色的暗器是如何的霸道，功力如何的深厚。

无极道人狂叫一声，望后便倒，临死反噬，青钢剑闪电似的脱手飞出，人也仰面倒下了。

小周郎见桃花史得了手，心中狂喜，向前急扑。

没想到无极道人掷出之剑，猛袭桃花仙史，这淫妇未料有此一招，吃了一惊，一闪身，长剑猛挥，“挣”一声脆响，青钢剑转向斜飞，向小周郎电射而至。

小周郎那料到变生不测，剑到急如奔电，吓得他魂飞天外，总算他艺业不差，一剑横拔，人向侧一闪，但仍迟了半步，剑过无声，带走了他半只左耳轮，鲜血淌而下。

自三堡主发声喝阻，至小周郎丢掉半只耳朵，这不过是眨眼间事，说快真快！

小周郎惊魂未定，勃然大悟，一声厉喝。扑前就是一剑。

眼看无极道人难逃一剑之厄，暮地灰影一闪，三堡主已电火流光似的掠到，及时一掌拂出，将小周郎长剑震偏。

老头子看小周竟然要赶尽杀绝，有点不悦，怒然问道：“霸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……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小周郎气得用手掩住耳朵，咬牙切齿正在回话，一旁的桃花仙史已媚笑着收剑，说道，“三堡主，这不怪我们。”

“不怪你们，难道怪我老夫不成？”三堡主火了。

“斩草不除根，来春又复发，确是至理名言。我等奉命行事，幸告得手。大堡主所料，不会错的。”

说完，玉手一挥，竟自走了。

三堡主气得浑身发冷，仰天叹道：“天道好还，这是何苦来哉！”

小周郎恶狠狠地瞪了地下的无极道人一眼。向三堡主阴阳怪气他说道：

“三祖叔，侄告辞了，祖父在立等回报呢。”率领余下的五名汉子，带了五具尸体，竟自去了。

三堡主一向就讨厌这一双难兄难弟，也不阻止。便向手下十一名大汉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这些尸体留给村民处理善后。”

众人一走，他惨然地将要断气的无极道人说道：“老汉晚到半步，大错已成，奈何！”

你不怨我亦不安于心，你安心的去罢，尘世滔滔，委实是烦恼啊！”

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风流浪子兄弟，追上桃花仙史，直奔向健昌。

小周郎愈想愈恨，突然对桃花仙史说道：“赵前辈，晚辈得晚走一步，不割掉那牛鼻子老道的头颅，怎消人心之恨？晚间晚辈当在催昌府会合。”

桃花仙史浪说道：“小鬼，你竟称我前辈？”

桃花仙史伸手拧了他脸颊一把，“你多懂事啊！啧啧！你是还想找那飞鸿儿是吗？祖奶奶不会阻你的，嘻嘻！”

又指着风流浪子说道：“小风流，你也去吗，别穿你弟弟的靴子啊！”

风流浪子哼了一声，“我才不去呢！”

小周郎向身后三名大汉说道：“谷大叔，咱们转回去。”四个人转头赶回玄都观。

小周郎首先赶到火场，恶狠狠地拔出长剑，直扑无极道长，恰好赶上老道刚好清醒，他仰天笑道：“老杂毛，你的威风哪里去了？哈哈！”

无极道人身受多处致命之伤，尤其桃花仙史那歹毒绝伦，江湖上闻名丧胆的一发五枚金色淬毒桃花，三枚皆中要害。

而且各处伤痕也都是致命之处，内脏几乎全被震腐。要换了旁人，早该去和阎王爷打交道了。

但他毕竟音修了一甲子以上的岁月，功力特别深厚，一口真气仍然不散。刚在昏迷中醒来，便看见小周郎在持剑狂言发话。

他淡淡一笑，眼中却充满怨毒神色，吃力他说道：

“孽障！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，贫道今生虽已无缘面睹，但深信总有一天，报应临头，你会记起贫道今日所言，这一天不会远的，不会……远……的……”

声音愈来愈低，几乎令人难辨，他慢慢闭上双眼脸上痛苦的神色也渐渐散去。

小周郎厉笑道：“杂毛，我记着就是，但我可不愿你死得那么痛快，你等着，我先卸掉你浑身碎肉，再剖你的心，再割你的头，再刷……”一面说，长剑已慢慢伸出，将要触及无极道人的双肌之中，那血淋淋的碎肉和一段大肠。

蓦地里，身后三名大汉同时暴乱叫，劲风和剑气飞腾，同时，他感到耳后锐风厉啸。

练家子有一种极锐敏的听风辨器术，他功力不弱，当然精于此道，知道有暗器由后心袭到，而且至少亦有三枚之多，他斜掠一步，做然转几一招，“回龙抖甲”，向后振出一剑，在身形倏转的同时，左掌以八成真力向后三掌招出。

“嗤嗤嗤”三声锐响，剑风和拍出的内家真力狂震，将袭来的三枚棋子，震得向侧飞去。

接着，“呼”的一声巨响，人影乍分，三大汉中有两名连退两步，另一个直退出五步之遥，显然全接了一招！

那人影虽退了五步，但神色丝毫不变，脸上冷似寒冰，丁双俊目却在喷火，而三大汉脸上却慎然变色。小周郎倏然大怒，这人正是清凉渡澈江楼

头，那引起飞鸿儿反目相向的死对头。

淫贼火可大了，恶向胆边生，纵到三人中间，厉声叱道：“好小子，又是你，敢情是生死有命，活该你倒霉，你知道大爷是谁，敢一再和大爷做对？”

来人正是文俊，他伎目喷火，已是怒极。对小周郎的怒叱不理不睬，似若未闻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每一步走过，地面上留下一两寸深的脚印。他脸上肌肉有点抽搐，向两旁垂下的巨大虎掌十个手指头慢慢地一屈一伸。

“站住！”小周郎怒吼。

文俊咬咬牙，乍进一步欺近。

“叫你站住，你着急也不在这半刻。”发话是两大汉之了，他两人近前挡住了。

“噗，噗，噗”文俊置著罔闻，沉重地又踏出三步。俊目中令人心慑的寒芒，象阵阵冷电，死盯着小周郎。

小周郎被文俊的可怖神情镇住了，不由打一冷战，情不自禁垂下了头，凶焰突敛，本能地退后三步。

突然，他感到这畏缩的表情十分可耻，一挺胸脯，愤怒地叫道：“谷大叔，杀了他，杀了他……”

人影乍合乍分，“劈啪”两声巨响，两大汉各自退了五步，文俊也向后退了两步，这次显然他占了上风。

三大汉神色大变，小周郎心中一样。

文俊神色一厉，眼中似乎冒出怨毒的光芒，身形一正，又止步欺近。

小周郎恐惧地向左退去，在两大汉是堡中的大名鼎鼎一流高手，比他只强不弱，这惊雷似的全力一击，以二打一仍落在下风，不由他不胆寒。

他骇极而呼：

“谷大叔，上啊！并肩儿毁了他！毁了他！说着，手中剑缓缓举起。

文俊两次对掌，他未料到自己的功力，竟然进步得那么神速，经两次硬接，信心大增。

四人一亮剑，他站住了，伸手弹开剑囊系带，握住天残剑柄，喃喃低沉说道：

“血债血偿，剑啊，你将发挥你的英风，重振四十年前的英名，杀啊！”

一声清越的剑啸，和着他所发的一声悲愤的长啸，剑身特尖特小，且锈迹斑斑的天残神剑，倏然出鞘？

天残剑……”天……三大汉同声惊叫，铁青着脸，张口结舌震栗着后退。

“天残……剑……三……”小周郎脸无人色，亦张口结舌后退，手中之剑颤抖，如遇鬼娃。

文俊天残剑慢慢向里倾斜下垂，左手剑诀慢慢前引，目中寒芒随剑尖下沉，并未向四人盯视，神色凛然，杀机上涌。

左首大汉突然喝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恨海狂人……是……”

锈影一闪，只见人影一晃，文俊已开始发难，百十道锈影直奔小周郎，快如电闪。

三大汉同时惊呼，银剑荡起劲啸，舍命向文俊猛扑，要抢救小周郎一剑之厄。

小周郎知道拼死的时辰已届，锈影一到，他大吼一声，一招“乱堆彩云”急如狂风骤雨，洒出无数银星，向锈影是攻去。

“叮”一声响，人影乍分，小周郎的长剑已卡在天残剑愕上，硬生生折成两段，他飞退丈外。

发结已不知飞到哪儿去了，不长不短剩发披散着，倒象带发头陀。

三大汉的银剑没折断，但他们惊得额上直冒冷汗。

当他们舍死抢攻时，只觉锈影蓦地四散，锐利得令人胆肝欲裂的剑气，已经透过剑影，直迫面门。不要命的人并不太多，他们就是惜命的人，只好骇然暴退保命。

文俊一招“罡风扫云”，将四名高手击退，这龙起十二剑的精博大处，他已深深领悟，雄心益盛，猛地一声长啸，挺剑猛扑，一招“飞星逐月”出手。

小周郎四人也大吼一声，三把银剑夹着一把断剑向前急涌，声势骇人。

人影一合，血雨纷飞，剑过无声，两个斗大的头颅颓然落地，逃出性命的只有小周郎和称为谷大叔的大汉。

三个人一字摆开，相距各有两丈。文俊面向小周郎，背后是谷大叔。

小周郎和谷九叔看了看两个同伴的尸体一眼，脸上灰白，冷汗直流至腮边，两大汉不但头颅搬家，胸前还各有五个小小创口，正在渗血。

文俊平举的剑，又慢慢向下徐下半尺。

小周郎骇极而叫：“谷大皮，快逃！替小侄报讯惊天……”

迟了！首先锈影向上一腾，向后反飞，再凌空下击，一声惨叫，谷大叔胸前开了一条大缝，扔剑便倒。

小周郎撒腿便跑。

他快，但普天之下，能快得过文俊所悟出的“九幽虚魅影”轻功这身法，实不多见。小周郎曾随乃祖宇宙神龙苦练武林罕世绝学“凌空虚渡”。

可惜他不争气，被酒色掏虚了身子，差劲透了。

逃不到七八丈，他只觉脑后上空劲风生寒，知道大事不妙，火速向下一伏身，懒骇打滚“绝技用上了！滚！”了三五个翻身，爬起一看，不由胆裂魂飞。

两丈外站着杀机重重的文俊，天残剑正慢慢向右下方徐降，这就是出招的先兆。

小周郎只觉心胆俱裂，两腿拌索，背心真冒凉气，暗叫一声“完了”却听得文俊阴森森他说道：

“我，有大事待办，不陪你了，免你零刀碎剐的惨刑，你就用那把残剑自行了结了吧！”

小周郎知道必死，反而不怕了！挺挺胸，哼了一声道：“闻入霸也曾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岂是贪生怕死的懦夫？你到底是谁？大爷看死得冤，说！”

“我不会冤的，你祖父与我有杀师之仇，本来我不会找你算帐，但你且看看。”

用手一指无极道人的尸体，又道：“那是在下师伯，你该明白了，我叫恨海狂龙。”

顿了一顿，冷漠一笑，又道：“拾起你谷大叔的剑。我给你一次公开的决斗机会。”

小周郎真听话，扔掉断剑，回身纵至谷大叔身边，拾起长剑，漠然回头。

丈外就站站文俊，身左一丈就是无极道人的尸体。怪！老道竟然未，正张着神眼已散的者眼，看着两人，由神色上看，已知他目现散光，可能已看不到什么了。

两人跨前一步，小周郎长剑向前斜指，文俊的天残剑却是向下略垂。

两人又进一步，双方已拉近至八尺了。

突然两人同时踏出一步，银花打闪，锈影缤纷，只一时间，剑气突发突敛。

文俊的天残剑刚入鞘一半，“呛啾”一声，小周郎的长剑方行落地，“呼”一声仰面便倒。

由额于腹，只有七个小孔，形成一个北斗星座，“漩珊’在下，“玉衡”在上，最末一颗星“摇光”就是额上那一颗，在发着红色的光芒。

这是龙形二十剑中，诡异而霸道的“七星联珠”。

他眼看自己的杰作，怔了一暇，几乎不相信是事实，他被自己的神奇进境惊呆了，在以往七里连珠这一招，他只划出四星或者玉衡三星，另一招“寒梅吐蕊”最多只能刻一朵梅花。

“寒梅吐蕊”又叫“梅花三弄”要在那要眯短暂的瞬间，攻出一朵梅花，一共有十五剑之多。

他自经过这一仗，信心大增，但是，他对自己功力的神奇进境，仍是迷惑不解。

他拾起谷大叔的银剑，在地面划了两个大字“恨海狂龙”。然后扔掉剑转身向无极道人走去，口中低语道：“恨海狂龙，恨海狂龙！”猛地探囊出江湖医圣对所赠的小玉瓶，倒出一粒紫露续命丹，捏碎药丸，塞于无极道人口中，抱起他的躯体，向林深叶茂处隐去。

文俊何以来得这么巧？原来他愤愤地拔腿狂奔，一口气直远去十余里，借狂奔以他发泄满腹的辛酸和惨痛，他只感到头脑晕眩，天旋地转。

幸而他心隔积于血已经喷出，只感到神智昏沉昏乱而已，这要不了他的命。

他正顺着小径茫然狂奔，突然前面出现一条河流，已经到了宜水右岸。

他扔下背上包裹，奔到河边爬伏在地，将脑袋泡在清澈的河水里，好半天方抬起头，仰天大叫道。

“恩师，弟子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但弟子一腔热血仍在，只消留得一口气，必赴汉中惊天堡，快意图仇。死而无怨，望恩师在天之灵保佑。”

说完，仰着苍穹，缓缓站起。玉面上泛起坚毅的神色，杀机上涌，紧咬钢牙，虎目中清泪滚滚而下，直洒胸襟。

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，象他这般冷漠而坚强的人，竟然也泪下沾襟，可见伤心已极。

到了这般地步，他真的走投无路，要到惊天堡报仇吗？不成啊！阎王谷的教训，刻骨铭心，人家几个区区巡山小鬼，也有出色的能耐，要到惊天堡还不是鸡蛋碰石头？要投师学艺罢，茫茫人海，谁肯收容他。

再说，举目江湖，想找名师不啻大海捞针，能胜双凶一霸之人，实在未曾闻，谁能传授他破宇宙神龙护身真气的绝世神功？想找黑尸魔和恨海狂人吗？

他们一个萍踪四海，天下之大，何处可寻？一个功力盖失，爱莫能助，不可能助他练武了。猛想起恩师生前，曾说一僧三道无双老的一僧雷音大师，

他的雷音神掌和三道玄天神罡，正是护身真气的克星！

雷音大师在岷江附近，有遗迹，可能雷音洞府就有蜗江附近，何不前往岷江附近一探试试自己的缘份呢？

想到这儿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忙将包裹背好，正欲觅路直赴宜黄，在那一转身间，突闻玄都观方向火舌冲天而起，火焰漫天飞舞。

他心中一动，心说：“怪！在我离开玄都观时，似乎听到师伯叫我俊儿，这时那儿突然生火，莫非与我有关系。”

他心头大惑，低头沉思有顷，突然脱口惊道：

“该死！这里大有蹊跷，师伯并不知我今日到来，因何观中道保全都凝然，戒备森严呢？啊！我该死，定是玄都观有变！不好！我得看个水落石出，探明真象，紧紧腰中天残剑展开九幽凌虚魅影绝世轻功。急如奔电一闪而逝。

他到得正是时候，果然被他料中，真是生有时。死有地，在劫者难逃，小周郎为雪半耳之耻，终于报应临头。

文俊身形快如闪电，相距一二十丈，方被三大汉发觉，也就是小周郎要下毒手的那一刹间！

文俊急怒如狂，先发二粒可破空发声的黑棋子，迫小周郎回身自救，人也急射而至，三大汉怎肯让他接近？

两侧大汉虎吼出掌，将文俊阻了一阻，文俊仓促间双掌齐出，硬接两掌，所以似乎输一着，但其实却是他强得多。

他抱着师伯的身躯，一口气穿过幽林，在一处小山壁找到一块平整之地，将师伯小心地放下了。

当他看清师伯身上的创伤时，不由汗毛地竖，浑身震何况，丹田下一道冷气，直冲顶门混九宫，就不知该怎样对付才好。

无极道人一身是伤，腹裂腿折，肩骨碎裂，五脏离位，血涌肠出。

这样重的伤势，他竟能活着，令人难以且信，但他确实未死，真是天可怜见，上苍有眼呀！

紫露续命丹的确是人间绝品，阻住了老道行将散去的数十载辛勤苦修的先天真气，药力一行开，气血重行凝注，倏倏清醒过来。

他无神的目光，慢慢掠过文俊的五官，微微喘道：“是俊儿吗？师怕已经……”

“师伯，你老人家得救了。请别说话，不知道这带附近，可有师伯熟识的人家吗？”

无极道人眨了眨眼，撇开话题问道：“你随沈师弟多久了，小周郎呢？”

“师侄承恩师仅有两年时日，小周郎和另三名大汉，已被徒侄宰了。”

无极道人点点头，喘口气又问道：“我的内腑全毁，外伤更剧，贼去楼空，虽有九转仙丹亦无能为力了，你给我吃了什么药，竟能逼气归宫，令血近脉。是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，对不对？”

“徒侄日前得江湖医圣老前辈垂青，幸得武林至宝紫露续命丹三粒，师父刚才所服，即是此物。”

无极道人突然面露喜色，说道：“快快将我的头部垫高，我虽五腑全毁，但得灵丹之助，半个时辰内死不了，天助我也！”

文俊依言解下包裹，垫在他颈下，打开玉瓶倒出丹丸说：“徒侄还有两粒紫露续命丹，师伯一起服下罢！”

无极道人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这是暴珍天珍，快收下，我内脏已全毁，

紫露续命丹，虽是人间至宝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你曾听说过有什么妙药，可以令内腑重生？在我未死之前，你且听我细说一件江湖秘事，对你或许大有益处，希望你记住。”

文俊垂泪收瓶，凄然哽咽道：“师伯，难道世间就无药可救你老人家的伤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！紫露续命丹只能聚血于一时，是否能捱过半个时辰，未敢预料，假使是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最多只能推半盏茶，比紫露丹差多了！”

这时，他脸上神色已不似先前飘渺苍白，调息片刻后，仔细打量文俊半晌，不住颌首，脸上涌起一丝满足的微笑，然后仰神苍穹如烟白云，缓缓闭上双目，无限苍凉地轻唱，哀伤地颤声轻语说道：

“悠悠苍穹，日月涨冥，白云茫茫，沧海桑田，人又何其缥缈于其间，多么虚无啊！”

伸手轻抚双鬓，两眼角泪光依然，叹口气道：“九十年岁月等闲过，到头来，尘缘难消，清静难求，至于身成兵刃，看来善恶报应之事，确实渺茫，子曰：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，未知生焉知死，墨子也说儒似天为不明，以鬼为不神。看我修真学道，敬神而事鬼，确是错了！”

缓了一口气，以无限寞落的声音说道，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大约是一百三十年前罢。”

他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天边，神色充满了怀念和追忆，“江湖中突然出现了个英伟绝代，技绝天人的甘余岁少侠客：嫉恶如仇，豪气如山，两手所沾血腥，在当时真所以用四个字形容，骇人听闻，那时，大明江山初定不久，榴魅通颀横行，这少年整整活跃江湖四十年，为武林保持了一缕浩然正气，后来，因为和三个女人之间，闹出了许多情海波澜，这位一代豪侠，竟然出家做了佛门弟子，佛名就叫雷音。

他虽身入佛门，但身经百战，未逢敌手，江湖尊称伏魔大师而不名，公认他是天第一条好汉。

由于他身诛妖孽过多，尽管这些人罪有应得，但他们的师长和朋友们，却不作此想，竟然纠命当时六大门派中，最是盛名的武当至蝮，昆仑，峨眉四派，还有武术泰斗的少林，也派了一些弟子参加，在南腔恫龙峰群伏魔大师雷音。

大战四昼夜，伏魔大师单刀独人，与近百武林顶尖儿僧道俗高手周旋。

那一役，四大门派精英损失奇惨，仅三人幸获生还，少林弟子虽未动手，亦有近十八人生死妄之灾。

最后，救星从天而降，东海三神山修士，两男一女，突然现身，一时兴起，将群雄凌言厉声赶下了白峰，三人联手与伏魔大师力拼三昼夜，方各自隐去。

可笑当时与会群雄，全是当代武林名宿，竟然没有一个知道伏魔大师用的是何种奇功，举手投足即可致人死命，仅听他自称雷音神掌而已。

数十年后，伏魔大师仍游历四海，去暴除好，却突然于十年的最后一天突然隐去，直至今日，这位一代当世奇人，失踪了已有八十有三年。”

说到这里，无极道人微现气喘之象，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伏魔大师失踪了不到三五年，当时武林传说的一僧三道无双老全无讯息，鼠辈们又从新抬头，江湖成了鬼城，应运出了一个江湖皆惧的恨海狂人，专和黑白道上的无耻败类作对，如今，恨海狂人无故失踪了四十余年，江湖中焉能太平啊！”

这时，他的声调转高亢，脸上泛现红光，精神大增。文俊可不知道是回光返照的现象，只道师伯伤势好转呢。

他耳听师伯兴奋地说出伏魔大师的事迹，只觉无限神往，目不转睛盯着师伯面容。

又听师伯说道：“江湖中探听一僧三道下落的人不算少，但没有一个人成功，天下之大，何处去寻找呢？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三十年来，自所获的一鳞半爪中，以蜗江上游松幅附近伏魔大师所留下的最为世人所信，但却不是真迹，你且看这幅图。”

探手入怀，取出一幅血迹淋淋的一尺见方绢图，“你且细瞧，这得一个怪巧之手，据说雷音洞府之秘图，但却是假的。你留存与否，无关要旨，我送给你了……”声音渐低，红光逐渐隐去。

文俊看图中所画的是一幅山水，淡淡的远山，古松盘虬，苍鹰回翔，意境大佳。可是那远山的峡谷间，流着一条细小而气势汹涌的黑色河流。

他正大惑不解，又见师伯递给他一本褐色卦面的书，说：

“俊儿，这是奇门遁甲理数之学，为我毕生心血的结晶，于你有大用，据我所知，雷音洞府秘图可能尚在人间，你或许可以找到那图，依图找到雷音洞府，报仇有望……”说到这无，声调渐弱，眼神渐散。

文俊大吃一惊，尖叫道：“师伯，师伯，你……”

这时，山崖褂亦有两个一高一矮魏的青影，以奇侠奇轻的轻功掩近，恰好将无极道人最后两句话听清。

文俊心急如焚，竟不知有人接近。他的话未完，无极道人已脸色死灰，抢着说道：“记住，功力未至化境，不许前往报仇。找到雷音洞府，练成绝艺，报仇雪恨，横扫武林，我……死……瞑……”

话未完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头一歪，立时气绝，一双眼合并上了。

文俊抚尸痛哭，直挫钢牙。用手合上师伯的眼睛，恨恨地一字一吐说：“师伯，徒侄有一口气在誓遵师遗训，报仇雪仇，横扫武林，望师伯在天之灵佑我。”

他慢慢放下手，将师伯赠奇门道径，放入百宝囊，拾起绢图，摇摇头，顺手塞入怀中。

慢慢站起，正在思量如何埋葬师伯遗骨，突觉峰后一声刺耳的奸笑，阴森森，没有丝毫人味，心中一紧，火速转身。

身隔三丈外林边，并肩踱出一高一矮两名大汉，青色劲装，背插赤刀，高个儿年纪在四十以内，脑袋又偏又长，大马脸，鹰勾鼻，尖嘴猴腮，身高八尺以上，背插一把长剑。

矮个儿高不过五尺，年纪在四十上下，朝天鼻，招风耳，挺着大牛肚，插一把连鞘厚背砍山刀。

两个人在文俊近处止步，文俊转正身形，虎目中充满了怨恨，冷然瞥了两人一眼，并微笑一声。

两人阴阴一笑，用刺耳的声音厉声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将这位道爷杀了，官司你要定啦！”

文俊回了他一声冷笑，冷冷他说道：“两位可是公门中人？”

高个人暮地怒吼道：“呸！你他娘的瞎了！大爷乃崆峒派俗家弟子，人称逍遥鬼武义，那位矮爷乃武当门下高第，叫矮脚虎田英，江湖中谁不知大

爷们的名号，你小子狗眼看人低，竟说大爷们是门扇门中的鹰狗，该死！哼。”说着，两个人阴森森地向前缓缓欺近。

文俊冷然向两人看去，他有点困惑。武当弟子该用长剑，而矮脚虎，用的却是厚背砍山刀，难慨他惑然不解。看两人在六尺外又站住了，他们被文俊那神定气度慑住了，不由迟疑不前。

文俊傲然说道：“武当控伺，看出名门，两位不愧名门高弟。”

逍遥鬼骨头轻飘飘他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小兄弟你的眼光真够，嘻嘻。”

“两位既不是六扇门中人，竟说了这么多废话，血口喷人，你们未逸太浪。光棍眼中不揉沙子，有什么花样，冲出我使出来就是。”

“好小子！你吃了豹子心，敢如此无礼，你敢情是活腻了吧，说！”

“好朋友，咱们用不着斗口，我俩来意，大概你该明白，还待拆说吗？”

“说不说在你，听不听在我，和你斗口，我还没这份雅兴闲情！”

“小狗，气死我也！”

“大爷非宰了你不可！”

“念你年纪轻轻，且给你一次便宜，交出那雷音洞府的密图，大爷们就给你留个全尸，怎样？”

“你也太狂妄了，你认为准成吗？凭什么？凭你崆峒派那只配替人把风报讯的几乎破料吗，大言不悞，哈哈！太过份，太过分了！”

“小狗，你敢藐视我崆峒派，今天非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武大爷活劈了你！”

文俊没理他，心中冷笑，招到，左手“拨云见日”一掌拨开，“二龙戏珠”，向下一带，恰好将“刀劈五岭”挡出偏门，右掌一攻还攻，又一记“吴刚伐桂”招呼出急似惊雷，捷如星火，劲风险掌泻出，几如狂飏掠地而至，但身形未动分毫。

逍遥鬼吓了一跳，火速横飘八尺，刻不容发中，躲过文俊那一招平凡的“吴刚伐桂”，他只觉冷汗直流。

一旁的矮脚鬼倏然拔出砍山刀大叫道：“武兄，这小子扎手，夜长梦多，快，并肩儿毁了他！”

逍遥鬼也火速撤下剑，瞬即加入，狂野地紧攻三剑，霎时刀光霍霍，剑气森森，端的名家身手。

文俊这次可没有那么从容了，攻出左掌，仍被迫得退了三步，已经退于无极道人尸体之旁。

他脚根一触到灵骸，登时火起，一声长啸，接着剑如龙吟，天残剑倏然出鞘，一招“天地分化”闪电似震出，从刀丛剑幕中疾闪而入。

矮脚和逍遥鬼只感到自之的刀光剑影中，突然被一朵朵锈影轻捷天比地契入。

另一面逍遥鬼也飞退八尺，矮脚虎不等身形站稳，脱口道：“小子无礼，你是元字辈的弟子吧……”

目下武当健在的弟子，最老是清，是“道”，最年轻的是，‘元’。目下掌门人是道字辈的道人，“道全。”

文俊那一招“天地分化”正是武当镇山剑法，号称无敌天下的“八卦剑法”中的，十分奇特霸道的一招。

矮脚虎是武当弟子，当然知道，由于文俊年纪轻轻，所以被矮脚虎误认为是元字辈的武当弟子。

三人身形一定，矮脚虎话刚落，突然脸色死灰，踉跄后退，张口结舌，想说话，却又张口无声。

逍遥鬼也嘴唇发白，肌肉抽搐，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，惊恐之状十分狞恶，如见鬼性，他一面退一面叫道：“天残……剑……”

文俊冷冷他说道：“你的眼力不错，它又出世了。”

“惊天堡的闻人霸二公子就是你……你杀的？”矮脚一步一步后退他说。

“正是区区在下，哪儿走！”

矮脚虎刚要转身逃命，只听一声“挣……叮”金钉交鸣，逍遥鬼手中的长剑掉了近尺剑尖，人也一声闷哼，向后反飞，血珠四溅。

同时，隐隐青影连同锈影斑斑，已经迎面砍到，他三魂中走掉了两魂半，不得不拼命自保，一声虎吼，不退反进，向锈影攻去。

人影一合即分，“呛啾”一声，砍山刀落地，矮脚虎尸额上和胸间两朵梅花，共十个小孔。

文俊一招“寒梅吐蕊”宰了矮脚虎，要找逍遥鬼，可是古林苍苍，哪有半个人影，地上除截断剑外，还有他留下的半个鼻子和一片颊肉。

他脸上的煞气渐敛，归剑入鞘，木然地抱住师伯的尸，口中喃喃地轻唤道。“师伯你老人家安息吧！但是，在世的人绝对不会安宁、惊天堡，他们，我发誓、他们永不安宁，除非我死

逍遥鬼颈中一剑，另一剑掉了半个鼻子和右颊一片肉，这家伙端的彪悍过人，一手按住颈下大动脉，止住鲜血狂奔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只觉头晕目眩，天旋地转，仆地便倒。

等他清醒过来，只觉眼前价模糊，只能看到一片灰色景物，隐约可见人影晃动。

他高声叫道：“恨海狂龙，你……你杀了我吧！……”

“师弟！你醒醒：我是……”有人在他耳旁大叫，

但他已经听不见了，只喃喃地张口，声音几不可闻，

“武当……也永不……不干……休！”

突然他拼力大喊道：“雷音洞……府……秘图！雷音……洞……府……秘……”

“道爷，咱们沿血迹快船，恐怕武师弟子与贵派有所关连，二弟，你去会知杉；花仙史赵姑娘一声，杀闻公子的恨海狂龙恐怕仍在左近，请她小心了。”

“晤，令师弟还说雷音洞府秘图，快搜！”这是另一个人在说。接着衣袂飘风之声大起，片刻万籁俱寂。

近建昌府的官道中，大踏步走着一个眉心紧锁少年，他仰天长叹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，说道：“是的！他们，将永不安宁。”

突然官道后蹄声得得，两匹快马在前后不过两三里，向他相对而来，他心中一动，便跨出官道，在路旁树荫下解下包裹，坐下来歇息。

马蹄声急如骤雨，两三里将要闪过，突然建昌府奔来的骏马上，飞起一声大吼道：“建昌府口信传到，不用去了。”

两匹倏然勒住，八只蹄践得泥土飞扬，两马人立而起，由抚州奔来的马上说道：“我传口信，对头无踪，大伙已向北赶，如无踪迹，或许再返建昌往南坡，三堡主已亲自出马，慈云庵的人不必撤回，再见！”

马一阵长嘶，双方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

文俊冷哼一声，心说：“这么巧？真是天假其事！趁他们乱得一塌糊涂，我好到慈云庵一探，三位师姑的讯息，哈！看样子，惊天堡在慈云庵派有人啦！正好找他们问个明白。”

背起包裹，向建昌府走去。

他就是文俊。

慈云庵，在建昌府大西门外整整十里，那是一座小山丘下的一所香火衰落的小尼庵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那是一处不受注意，全是世问苦命女人苦修之所，而在江湖中。却是名闻四海，大有来头。

廿余年前，慈云庵本是一所破败的小小庵堂，后来被一名如花的中年尼姑看中，出资大兴土木，重建这一座荒凉破败，行将论为废墟的尼庵。

在外表上盾，慈云庵的规格，比起峨嵋山的峨嵋道院，相去天壤，简直不成比例，也由于这一原故，慈云庵在一般人眼中，委实是微不足道，而且，慈云庵只有几个已入中年的女尼，绝非年轻貌美的苦命少女。半日里庵门经常关闭，也不见庵中人出去化缘，尘世滔滔，象慈云庵这种苦行清修的小小庵堂，有谁去注意呢？

但事实却不如此，庵中避有密室，室内别有洞天，前夜三更后，这入迹罕至的荒山避野里，经常有轻功高明的夜行人出入。

三年以前，慈云庵的名号在江湖中，端的是闻之色变，也令人心动神摇，提起了“慈云庵”的三音妙尼，谁也得目放奇光，心痒难熬，但却流着口水，口是心非地骂声，，好个不要脸的淫妇！或者伸伸舌头，缩缩脖子，叫声，好厉害的要命女菩萨。

可是！三年前的最后一天，慈云庵突然变了，不管白天或夜晚，有不少提刀挂剑的好汉们出入，庵中的七八名中年佛们女弟子，更少让人看到了，此后一年多，慈云庵象一个步入暮年的孤独老女人，日渐衰颓，只有斜阳冷月，伴着她度过了多少茫茫的黄昏，多少温温的长夜。

经过了看似短暂，却无比漫长的两年，慈云庵又是一个变，变得恐怖而阴森了，大白天，凡是接近这儿三里附近的人畜，会突然无故的失踪，在夜间，这一起伏不定的山冈和幽林，经常有鬼火乱飘，厉声时起。令人毛骨悚然，动魄惊心。

这一来，慈云庵更加冷落，更为凄凉了。

你要是在建昌府打听大西门外慈云庵的消息，准有人恐怖地摇摇头说道：“老表，那是个鬼地方，除了鬼，你不会看到什么。”

文俊没向人打听，他已经知是成就堡有人在那儿盘踞，而且三音妙尼在相处中，已将慈云庵的位置告诉了他。

这天他在大西门客店中住宿，白天里暗探去向，入夜在房中行功练气一个时辰，在这一段时日里，他练功比在峡谷随恨海狂人练时更勤，进境十分神速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功力进步甚快，所以练得更苦。

二更未，大西慈门云庵的荒芜小径上，有几个夜行人分头并进，目的地都是慈云庵。

最先赶到的是文俊，他穿的褐色的夜行衣，腰带上插着天残剑，肋下是悬着的宝囊，没有由帕缠住头发，马马虎虎地打了一个发结。

穿起夜行衣的他，端的是挠臂笃肩。浑身都是劲，显得万公雄伟魁伟，谁相信他是个未届弱冠的大孩子呢？

他自己命名的“幽虚魅影”轻功，展开后端的快如鬼腔幻想，疾如闪

电，十里地不需半盏茶时，真是快极。

远远便看到慈云庵后那顶尖尖的小山，他避开荒径，穿林越野而进，不久，便看到前面半里地，有一角黄色的灯光射出，倏现倏没。

他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我得小心点儿。”

在他突然刹住身影的同时，身左十余丈外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耳语，他耳目大异常人，神目可以夜视，十丈风飞花落叶也难瞒他，他心中一动，便隐身形，凝神打量发声处。

有一个哑嗓子说道：“郑兄，咱们难道不可以到建昌打食吗？程老三独个吞定了五个，只将两个又丑又老又蠢的分给咱们，太不公平，早晚咱们得自己设法，何不早早地自己做打算呢？”

另一个沉浊的喉音说道：

“使不得！程老三曾得堡主一再告诫，绝不许咱们到建昌闹事，说是麻山有几个最难缠的家伙，怕他们不来管闲事呢！”

“几年了，鬼知道咱们吃得苦头，程老三不准咱们自寻快活，他自己却那样艳福齐天，哼！”

“算了，别发牢骚了，反正都是女人，有那么两个也够咱们受用了，是不是，老弟！”

文俊暗喜，心说：

“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两个东西果然是惊天堡设下的暗桩，看来，三位师姑在这三年中，定然没在江湖露面，慈云庵必定被吴天堡的人盘据了。这也好，先间清内情，闹他个落水落花再说。

想到这里，猛地一长身，凌空直上，两个暗桩相背而坐，按理断无被人接近而不知之理，可是文俊的功力，已经登堂入室，焉能让他们发觉。

他们只感到肋下一麻，立时知觉全失，耳中仿佛听到微风凛然，钢刀脱手而坠，身形也腾空而起，其余便一无所知了。

文俊挟着两个活死人，找一处林深草密处，将两个人扔下。

自己盘膝坐在一旁，掏出恨海狂人所赠面目戴上。

人皮面具具有正反两面，正面是淡金，乃是中年人面容，反面紫灰，是古稀老人的容色！

这是恨海狂人的行道江湖的两种化身，文俊这次用的是正面。

他准备妥当，将两个人穴道打开，冷然在旁坐好。

两大汉陡然清晰，莫名其妙地爬起，那喉音嘶哑他说道：

“喂！郑兄，咱们……怎哎！你……是你，是……鬼？”

他话说了一半，便发觉身边不到一丈处，文俊的身影和神目中射出的阵阵冷电寒茫，惊得一跃而起。

姓郑的也象只被踩着尾巴的狗，不由惊跳起来。

文俊没做声，冷然端坐不动，目中神光倏敛。

姓郑的探囊取一把匕首，强做镇定喝道：“相好的，你要再不答腔，休怪大爷心狠手辣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”

文俊仍不做声，象是一座化石。

两贼只感到背上直冒凉气，另一个人本能地去拔背上单刀，但除了刀鞘，一无所有。他惊叫道：

“我的刀呢？我的刀……”

“刀没有用，你还是安静些好。”声音冷似寒冰，发自文俊的口中，丝毫

不带一点人味。

姓郑的说：“你究竟是人是鬼，说！”口气微显惶急。

“人与鬼并无不同，其实鬼比人更要好些。你自己去揣摸我是人是鬼吧？”声音仍然冰冷。

姓郑的一声大喝，提匕首飞扑而上，文俊依然坐着不动。

刀到，左手一舒一扣，闪电似地扣住他的右上肋，只一带，姓郑的杀猪似的嚎叫起来，仰面朝天躺在文俊身边。

耳听文俊冷峻的声音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在我面前弄刀舞爪，那是白费劲，先让你反省反省吧！”手一用劲，五指陷入膻中一寸多深。

姓郑的额上汗水如雨，拼命地杀猪般地狂叫。

“不许叫！”

他已经叫不出来了，哑穴已经被点，只能翻着眼，吐白沫。

另一贼一看大事不好，抱头撒腿便跑，没命狂奔。

跑不到八尺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惊的腿也软了，怔怔地望着发呆。

原来他身前丈来处，正盘坐着那面如淡金的怪人，身前正躺着他的同伴。

“哼！？”

这一声冷哼，把他的惊魂召回，转身看看身后，先前怪人盘坐处果然不见人影，他拔腿就跑。

不到一丈，突然又是一声冷哼，身前正是那面如淡金的怪人，一点也不假。就是他，正盘膝坐在那里。

这家伙抽了一口冷气，头晕目眩，浑身战术僵。

猛听见冷冰冰声音又起。

“小伙子，乖乖地站着，回我的几句问话。”怪人说话了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……是鬼罢？”他张口结舌他说。

“是的！”

怪老人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所问的话，答与不答全在于你，但要是其中有假，我不再问了，反正惊天堡的人多的是，我可以另找别人。”

“你问就是，在下知无不言。”

他只觉得浑身肉皮发紧，头皮发乍，机伶伶打一冷战。

“你们是惊天堡派来的？”

“一点不假！”

“来了多久了？”

“半年零十天。”

“来做什么？”

“等待三音妙尼，那三个淫……”

“住口！题外的话不许岔人。”

“是！不说就不说。”

他打了一哆嗦。

“有消息了吗？你知道三音妙尼肯定会来？”

“宛如石沉大海。”

文俊放下一颗悬着的心，三音妙尼真的未出江湖。

所以还不至于遭宇宙神龙荼毒，沉吟半晌又问道：

“慈云庵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由谁当家？”

“一共二十二名，是神掌翻天程秋率领。”

“那是按程三爷的旨意。”

“程三爷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就是程秋，一身超人武艺，掌上功夫世无其匹。”

不用再问了。

文俊用指尖指在姓郑的命门穴上戳了一下，问道：

“麻山玄都观被屠之事，你们如今知不知道？”

“今天来了两次传言，第一次是本堡桃花仙史传话，说二少堡主死于恨海狂龙之手，着慈云庵人员出动搜寻这陌生名号凶手。第二次是三堡主狂龙侍话，恨海传杀了武当和崆峒的两个门下弟子，不知其事所终，不需我等赶去援助。”

“你知道恨海狂龙是谁？”

“在下不知，不过三堡主猜想定是恨海狂人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二少堡主脸面前身，留下了十个小孔。武当门下矮脚虎，额前胸脯留下两朵梅花形创伤。正是恨海狂人的独门标记，也是天残剑所留的唯一剑痕。”

一声剑啸，锈迹斑斑的天残剑出鞘卜在文俊手中轻轻震动，发出嗡嗡的剑啸，慑人心魂，寒芒四射。

“认得这剑嘛！”

贼人脸色死灰，浑身乱抖，说道：

“你……你就是……恨海狂龙？”

“正是。借你之民传着宇宙神龙，小心他的狗命，别死得太快，快字一出，贼人仰面便倒。他的软穴被点，十二个时辰穴道自解。

文俊扑奔正西，向慈云庵掠去。

慈云庵共有两座大殿，殿后有一排禅房，四周以围墙围绕，花木遍栽，倒是幽静。

三更天，两殿灯光全灭，佛灯未燃，就是佛门大忌，可见这尼庵的佛门弟子倒是懒得可以。

后边禅房一反常态，一共有三间灯火辉煌。文俊先是小心在各处巡搜一番，却无发现，也无贼人把风警戒，他搜了一圈，扑奔中间灯光最亮之处。

他扑进三五丈时，可听到禅房内有人发出呻吟之声。

待他上了瓦檐，由窗门内一张望，不由地气往上冲。

房中如昼共有四支火烛明晃晃在在四角燃烧，掸床长大，本来五六个人的大铺，这时已人满为患。

床的西端，躺着四个赤身露体，年纪有三旬的光头女人。粉弯雪股撩人奇思，那白玉似的身躯却是一声青一块紫，淤血在皮下凝结，尤以大腿，乳房和肩头各处，更显然。

她们疲惫松散仰面躺倒，倒也清秀的脸上，布满恐怖的神色。

文俊进来了……

“既知是爷名号，胆敢来此送死，那么你是谁？”

神手翻天程秋，傲气十足。

“勾魂使者，你的时辰到了。”

说着，缓缓举步。

神手翻天阴险地一笑。

他想：

“这小子胆大，不亮兵刃。哼！要叫你尝尝神手的滋味。”

待文俊欺近五尺，他蓦地吼叫道。

“小子，你是找死，怨不了我！”

我字尚未落下，抢前两步一掌倏然相击，左手一挥，化出数十只手影，直向文俊身上拍去。

文俊大是不耐，猛地缓缓一掌拍出。

一股柔和而触之欲裂的劲风，向手影中印去，可谓柔中带钢，棉里藏针！

神手翻天只感到双掌发麻，胸前如中巨锤撞去。

惊叫一声，腾身由整个窗中飞纵出房间去了。轻功果然不错，快捷无比！

这时，整座禅房吼声乍起，兵刃之声交鸣一团，又有几个夜行人杀入庵内。

文俊冷笑道：

“想走，你是作梦！”

声出人闪，跟踪便追。

刚一出窗，只觉白芒一闪，一支长剑劈面点到。

他想也没想，“啪”一声一掌折在剑身上，人已落下地面。

那长剑带着一个娇小的身躯，斜飞出去一丈开外。

人一落地，蓦地娇叱道：“淫贼，你死定了！”快如鹰隼狂扑过来。

文俊一怔。

他目光奇锐，已将来人看清，暗道：“是她！”

声到人到，剑上寒芒耀眼生花，他斜飘两步，冷然道：

“胡闹！”

身形一动。直向大殿扑去，娇小身影岂容他溜走？娇叱一声，长剑直指文俊后心。

他不愿和她纠缠，向神手翻天隐入的大殿追去。刚好后殿郎下，青影一闪，一支长剑迎头掠到，声音也同时达到。

那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：

“淫贼！你走不了！”

文俊吓了一跳，只一闪，便入了殿堂。

殿堂甚宽敞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但他神目似电，仍可分辨纤毫。

殿角里，神手翻天程秋，握住巨大的桌脚“当”的一声巨响钟鸣悠扬。

不等他敲第二记，文俊已经赶到了。他怒吼道：

“程秋，你活不了。”上掌劈出，劲风掠狂而去。迅速无比，凌厉无至。

“不见得，通名上来，别做缩头乌龟。”他知道自己“神手”，绝不是这少年那浑雄怪异的掌上功夫的敌手，闪过一旁，一棍斜掠而出。

他只能听风辨向，想得到要吃亏，只觉手上传来棍上透来的奇猛震力，几乎将虎口震裂，叫道：“不好，向殿外飞纵。”

文俊一掌震开桌脚，程秋已抽腿溜出，他冷哼一声，如影附形跟上，

正是自己所创功法，然后一掌拍出。

程秋到底是经验丰富的滑贼，一跨过殿门，向前扑倒，懒驴打滚滚出丈外，拔腿便急速奔逃。

这时殿前院后，绿草如茵，花木掩映。

文俊想不到程秋会用懒驴打滚滚逃命，手一缓，身形倏止，剑芒已经迎头刺到，突然有人叫道：

“淫贼，今晚你报应临头。”又是另一个小伙子的声音。

文俊一连被三个男女误为淫贼，不由得火起，身形一挫，一掌横拍而出，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滚！”

他这一掌只用了两成真力。却使得那使剑的黑影知道厉害，半空中突向上拔身而起，头一仰，反窜丈外，半空转过身躯，随后一记漂亮的“平沙落雁”轻轻落在花圃之下。

文俊喝道：“好俊的轻功！”追着程秋入了偏殿。

小伙子被人家一掌迫得倒退，正自心惊，又惊方才美少年功力何等深厚。

猛听殿内有个银铃似的嗓音轻叫道：“芳哥哥，别让贼人走了，芝妹正在后面厮杀，大哥，二哥在协助，追啊！”

黑影一闪，出来了先前向文俊袭击的娇小熏影，芳哥哥叫道：“贼人入了偏殿，小心了，追啊！”两人向偏殿扑入。

神掌翻天。鬼精灵，这儿他十分熟，一入偏殿，便向小门窜入，反奔里面禅房。

禅房前功空地中，十六个个雄壮大汉一刀枪并举，将两男一女团团围住，杀得难解难分。地上平躺了三具尸首。

他大吼一声，展开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抢入战团。

在刀剑围攻中，抢近娇小的身影后，蓦地一拳劈出。

文俊在偏殿失去神手翻天的踪迹，返身出殿，正也和两少年男女相遇。

少年叱道：“淫贼，纳命！”双剑一闪便至，攻的全是要害部位。

文俊真有点火了，向下一伏身，打出一腿，掌向上一刃，勾住少年手腕，将他扔了半圈。少女惊道：“哎呀！看剑！”

其实看剑是假，要人是真，她想拼命救人，人剑同时向前一扑。

文俊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不能伤人，向左一闪，“倒打金钟”一掌向后轻拍。

小姑娘情急拼命！

剑在文俊身后臂外错过，身体去势难止，文俊那一掌正好拍在她的左胸下。

虽说掌上无力，但文俊功力大进，臂有千斤神力。

虽未贯注真力，小姑娘岂吃得消？“哎吆”一声，踉跄退出丈外去了。

文俊放下小伙子，望着他无奈点点头。

气冲冲地叫道：

“简直胡闹！黑白不分，你行什么侠？哼！”展开九幽凌虚盖世神功，直向那杀声扑去。

他到的正是时候。

神手翻天那一掌，距娇小身影后心不过咫尺，内家真力尽发，劲贯手掌。

娇小身影力拒前面三把泼风刀和两侧两把长剑。已显疲惫，奋力斗争。她自己长剑还未及撤回防身，要回救已是力不从心了。不由心惊，花容失色。

文俊狂掠而下，两粒白棋子先人而至。

神手翻天真力刚吐，“喀喳”一声，手腕立时被棋子断，他大吼一声，向下一扑，滚了几滚，爬起便跑。

娇小身影被掌力一蹬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只觉眼前以黑。向前一冲，立脚立时不稳，向前一扑。

前面三把泼风刀有一把脱手，另两把距娇小身影的顶门，不过半尺之差，但见青影一闪，两把刀立刻飞扔在外，狂喊乱叫之声乍起。

两旁两把剑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只见青影将娇小身影一把挟在腋下。

接过她手中长剑，只一眨眼间，寒芒两翼齐张。

等他们感觉到不对劲时，已经为时晚了，长剑已贯胸而入，尸身向后倾倒。

文俊在这一眨眼之间，连杀五人，一看神手翻天已乘机逃了，黑夜中欲追无法，便挟着娇小青影，向围住两少年人的十一名大汉扑去。

这时，先前追赶文俊的一双男女已由大殿走出，少年扶着少女，蹒跚而来，看来文俊刚才掌力不轻。

文俊在这一瞬间，已经接近斗场，团中的两少年突然发现文俊腋下之人，狂叫一声，将众大汉迫退三步，再持剑疾奔文俊。

腋下娇小身躯软弱地叫道：“不……不要动手啊！”

可是已是无效，文俊已展开了龙形十二剑的奇诡绝招，一阵清越的金铁交鸣，两少年被震得连退十几步，同时，两声惨号起处，两旁倒了三名大汉。这是龙形十二剑的，“狂涛怒涌”。因为不是天残剑，所以威力打了折扣。任他要在这一剑中，震开两少年，力杀三名高手，虽当代一流名宿，也有力不从心之处，端的已获上乘剑髓。

余下的八名大汉，惊得心胆俱裂，一声道：“扯话！”全都拼命逃走。

两少年震得虎口一麻，险些丢剑现丑，呆在一旁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先前两少年男女也赶到了。

文俊轻轻放下腋下之人，臆了一声说：“是你！”

相扶相偎的少年说道：“是他？这就是淫贼，别让他走了，玉妹妹就伤在他手中！”说着，挺剑欺近。

一旁的两少年也愤然举剑，大有一触即发的模样。

文俊冷然一笑，漠然他说：“血口喷人，我替你们害羞。”

将剑还给姑娘，又说：“我不和你们计较，轻则你们害了我们的人，坏了我的事，要是想问清红皂白，最好去问中室那个可怜的小姑娘。”话声刚落，身形突闪，快如闪电，瞬即失踪。

接到长剑的小姑娘，本是怔怔地凝视着文俊的脸容，这时突然惊叫：“啊！她……他是俊哥哥，俊哥哥……”

她想追，但眼前发黑，脊心一阵疼痛，摇摇欲。

两个少年飞纵过来，脸有不豫，但仍将她挟住了。

小姑娘又叫道：“不！我要俊哥……”可是，她晕倒了。

文俊一阵急走，快似一缕轻烟。身后一切他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

第二天，他独自上路向抚州攒赶。

他要往岷江一走，探听雷音洞府的消息，这是第一要务。

第二，他要到惊天堡冒一次险。

第三，他对三音妙妮念念不忘，自小失去母爱的孩子，对第一次向他付出真挚而相等于母爱失，自有刻骨铭心的难忘情绪。

三音妙尼园觉寺三天相处，令他感到人世间的温暖常在，也让他忆起墓园中慈母。

园觉寺一别三年有余，临别时她们说往大卫山觅地潜修，练好几如心法再重出江湖，他不须半年，便将九如心法练成。

三年了，她们早该出来了！

他却未料到自己是凭玉浆之功，和怀海狂人拼转十年真元引度真气，方能转危为安，练成心法呢。

他的计划是：先由江水入川，进入大巴山再入汉中，一袭惊天堡，如果报仇无望，再到眠江附近一试巧合。

抚州是赣省属地，阡陌纵横，沃野千里，在这条河上行走，还有十来里，沿途看见许多忿恨的江湖人，神色紧张地向南赶，他不愿多管闲事，埋头赶路。

不久，十里长亭在望，亭于官道之右，抚江之左，距抚州整整还有十里。

日影西斜，已是未牌时分，十里亭上，坐着两个怪人。

说怪真怪，绝不名不符实。

向北坐的是一个癫痢头穷小子，年约二十二，三岁。身材瘦长，小眼睛，塌鼻头，一张厚大的鲤鱼嘴，双耳直往下垂，身穿破麻布做的破长袍，外面罩一件只剩半截袖子的破棉袄，大热天，要不是发疟疾，穿破棉袄的人不是狂人就是疯子，你说怪不怪？

石几上摆着两个破碗，一只没有嘴的破茶壶。

癫痢头吧唧着嘴唇，似乎吃了什么美味，一看文俊被他们的怪象吸引得驻足立观，挤了挤左眼，呵呵狂哭道：“老疯，请吧！这是山西老汾，妙噢！”

“瘦鬼老，我老人家喝的是竹叶青。”拿起面前破碗。仰头作饮状，但却无半滴酒滴出。却吧唧着啼，放下碗说：“我只想喝竹叶青，别的不要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瘦老鬼仰天狂笑。

“你整天相青，却越来越老态龙钟了，而我偏偏吃老，反而象个小伙子了，哈……哈……”

老疯子小孩眼瞪，怪叫道，“你象个小伙子？呸！你下洒泡尿照照！”

瘦鬼老又挤挤左眼，暮地向亭外文俊招手道：“喂！你过来，看我象个小伙子吗？”

文俊心中大乐，笑道：“象，象极了，只是大热天穿棉袄，却是衰老之象。”

“哈……”瘦鬼老手备足蹈地叫：“小伙子，你还没见顶破棉袄呢！”

这时，抚州方面尘土大起，十余匹骏马飞奔而来。

南面官道，也有五匹骏马，缓缓向北走，以双方脚程算来，恰可在亭子口相遇。

瘦鬼老突然鼓掌站起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老疯子，你知道老道士善于捉鬼，专治老疯子么？略暗赔，捉鬼治疯的人来了。”

老疯子呵呵一声怪叫，四仰八叉倒在地上，手舞足蹈地叫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又是那些道士！妈呀，他那赶母猪的铁棍子可厉害呀！克喳，克喳，铁脑袋也得搬家，瞧！那上面还有血呢！我怕着哩！”

瘦老鬼突色神色一振，揉揉眼睛，道：“星儿，咱们快走，下次再算，那母猪真在。”

老疯子突然坐起，皱眉头说：“铁棍子，疯子不怕，只是那调调儿老骨头吃不消，好！

散也散也！”

两人各端起一只破碗，下亭一溜烟向南跑了，真快！

文俊随两个人去向转动视线，突然自言自语道：“又是她们，何必见面冲突！且慢慢让她们先走好了。”

对面是一座矮林，他隐入草内不见身影儿。

南来的五匹骏马正是慈云庵误斗的三男二女。

玉姑娘被文俊拍了一掌，并无大碍。

芝姑娘被伸手翻天在后心拍了一掌，虽破文俊发棋子将她的手掌断开，但劲道正发，姑娘伤的不轻。

这一天中，虽服了伤药，但伤势仍是沉重，她们正赶奔抚州与人汇合，匆匆赶路，由于姑娘伤过重，虽有骏马，反而落到文俊之后了。

北来的十余骏快马，风驰电掣而来，北南二路入马恰在十里长亭口相遇。

北面马队中，突然有人高叫：“就是她们！赵前辈，真是冤家路窄。”

马人立而起，全都勒住了僵，四面各自一散。

文俊在草丛中向外张望，那发声人正是断了腕的神手翻天程秋，这时只好叫单手翻天了。

最先两骑一男一女。

女的生得美艳艳绝伦，俏媚入骨，正是桃花仙史赵桂贞，但文俊却不认识。

男的是个中年老道，一字眉，鹰目勾鼻，雷公嘴，瘦马脸，头载九梁冠。身穿青道袍，背上是一把形态奇怪的宝剑，云头上系着银色剑穗。

其余十二匹马，鞍上全是虎背熊腰的，目露精光的大汉，想到了不起的三山五岳英雄。

马蹄未定，四个男女飞身下马，向两侧散开，屹立戒备。

北上的三男二女，正是文俊的拜弟义妹徐延芳兄妹，和翠园小主人东方英，群，玉三兄妹。

这时，芝姑娘重伤未愈，玉姑娘行动不灵便，她们两匹马走在最后。

东方英没和神手翻天照过面，徐延芳对程贼并不陌生，慈云庵夜斗，他曾和玉姑娘为了救应，误将文俊认为淫贼。

待芝姑娘突然认出文俊是自己拜兄，又在女尼口中，得知拜兄正是追杀淫贼而来，她只觉得羞愧若死，恨不得一剑抹了自己脖子来看。

冤家路窄，十里长亭又遇见了，她一听神手翻天一叫嚷，就知今天大事不妙。

对方男女共有十四个之多，自己一方只有三个男的可动手，还得照顾两个受伤的姑娘妹子。

他心中一惊，脱口叫道：“慈云庵的漏网淫贼，英大哥掩护两位小妹快

撤，群哥，咱们快上。”

两人飞身上马，拔剑向前迫去。

但迟了。

五匹马已经陷入包围，老道阴森森他说道：“跑不了的，你们就是大闹慈云庵的娃娃吗？”

“小爷正是，正要找你们算帐。”东方群昂然回答。

“胆量是够了，可惜你们在劫难逃，我惊天堡七星羽士妙真，你不曾不知道爷名头。”

又向那美艳的女人一指，说：“这位是桃花仙史赵姑娘，你们大概有些耳闻，这样吧，跪倒，自绑，随贫道到惊人堡走一走，也许看你们的造化。”

“造化是有的，包在本姑娘身上。”桃花仙史媚笑如花，一双水汪汪的梢花眼，在三个男子身上流转。

又道：“惊天堡、上在招贤纳能，徐图大举，小兄弟。犹豫则玉石俱焚，让你们三思。”

延芳嘿嘿一笑，不屑他说：“不用三思，水火不相容，正邪不两立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你们妄想赶快打消。”

“小兄弟，好死不如恶活，匹夫之勇，为智者听不取。你贵姓大名？”

“不用问，不必问。剑上便知端晓。”声落剑出，“朝天一柱”再向下慢落，突然寒光疾闪身前五尺银芒布成一座平面剑幕，向前放射出去。

桃花仙史略一皱眉，翠袖交挥，一股罡风将银芒逼得直往后退，她突然地问道：“昆仑派后，一无复始，你是昆仑的后起之秀，昆仑自百年前白龙峰受挫，绝迹江湖，想不到后继有人，你为什么不敢通名？”

“名为身外之物，你高兴怎么叫就怎么叫，小爷爷不需名号唬人，为何非说不可，丫头，看剑！”

剑向左一引，猛一旋风，向左疾刺，银芒形成一道闪亮光弧，无数银环向前急旋而进。

桃花仙史向横五步，香风四起，只一晃，便到了延芳身侧，翠袖如经天长丝，直射延芳章门大穴，并说道：“好一招穿龙引凤，可惜功夫太浅，精微之处，百不得

延芳错身避袖，欺身进搏，剑势如长虹大河，滔滔而出，只见银星飞射，闪电似向前猛进。

桃花仙史身影妙曼，动如流水行云，一双翠袖若漫天飞雨，在剑峰中进出自如。

但她点到即收，舍不得下重手，桃花粉面笑意盎然，媚态夺人，舞动间，乳峰摇荡，肥臀浪摆，令人心荡神散。

她不住吃吃在笑，甜嗓不住在响：“不坏呀！白虹经天，流星掠地，昆仑的玄天神剑，不愧玄门绝学，可惜火候不到，用非其时，嗒嗒嗒，旷世绝招，鸿沟三旋，快要抖出来了！”

延芳急怒交加，心说：“我偏不出这招。”

长剑向右一撇，一挫腕，飞射而出。

桃花仙史不退反进，柳腰一扭，掠到延芳身侧，笑道：“怎么，不听话的孩子，即到昆仑，当然会龙腾九式，变飞龙在天！”举袖一挥就是一记“盘龙绕柱”，中下两路全是罡风袖影，直取延芳双足和后心。

延芳身不由己，不用双龙在天，势将挨两记重击，无暇思索，果然银

光一振，身影跟着扶摇直上。

桃花仙史笑道：“孩子，多听话呀！我要你再化努龙张鬣。”翠袖一扬，美丽的身躯也扶摇直上，罡风修扬，向延芳两侧横扫击去。

她一双翠袖长有三尺，两面一张，连臂共有丈二，端的霸道。

延芳正要用“努龙张鬣”将剑向左右指出。突然有人娇唤，潜龙入地，招出烘云托月。

延想想也没想，招出“烘云托月”，护住头面，身形快似流星下射，飞泻而下，这是潜龙入地的绝妙身法。

桃花仙史只好向旁落下，冲上马脸如白纸的芝姑娘笑道：“丫头，你再多嘴，我让妙真老道治治你。”延芳正在喘息，东方英正拔剑抢出，向他叫道：“群弟，照顾两个妹妹，我上。”挺剑前加入。

一个魁梧大汉上前叫道：“笨鸟儿先飞，道长请让在下上。”

七星羽士冷然点头。

大汉长剑一摆，挡住东方英说道：“惊天堡的无名小卒三手剑李平，领教阁下的绝招。”走进宫进供门，狂妄地一剑当胸便刺。

两人一接上手就是恶斗，由于势均力敌。

七星羽士向另一个大汉一点头，大汉便使剑找上了东方群。七星羽生冷峻地裂嘴一笑，举步向姑娘走去。

芝姑娘软弱地叫道：“玉姐，你替我找到俊哥哥，替我打他一记耳光，三年，多漫长的三年啊，他竟绝对不来找我，我的心碎了，还替他担心了三年，还道他丧命三音妙尼手中，天涯海角，去替他报仇，姐，你闯吧，我与他们拼了。”

说完，拼全力一跃下马，东方玉要阻也来不及了。

她摇摇晃晃，拔剑向七星羽士迫去。

草丛中的文俊，只觉血脉弛张，心中暗叫：“是她，芝妹妹！怪不得那夜，曾会有似曾相识之感，我该死！昨晚竟不知是她。”

他面前丈外，正有一名大汉仗剑背向而立，要是扑出定被这人阻止。他行事光明磊落，但衡量得失，他也顾不了许多了，身形一动，飞扑直上。

大汉一声未说，飞跃丈外，文俊一手夺过长剑，一声长啸，连人带剑飞射七星羽士，恰在玉姑娘赶到之前。

芝姑娘在玉姑娘怀中，乐极而呼：“俊哥哥，他，他来了！”

文俊来势快如闪电，七星羽士大吃一惊。火速横飘近丈。差点儿中一剑，他无名火发，正待拔剑，另一名大汉正巧赶到。

文俊虎目神光一闪，玉面上布满杀机，剑向左上一劈，随即徐徐下落。

人影乍合乍分，“嗤”一声响，双剑相错，大汉“嗯”一声，长剑隆地，尸身向前一倒。

七星羽士心中大骇，他没看清文俊是怎样出剑的，只觉银芒飞射，胜负已分，文俊却丝纹不动。

他知道这目光隐现，面现杀机的少年人，是有生以来所遇的一流高手，做然之心一扫而光。

这时，另外一名大汉还怒叫如雷，猛扑而到。

七星羽士刚拔剑在手，急促大叫道：“快退。”

可是已经晚了两步，一声惨叫，大汉四肢俱折，鲜血洒了一地。

七星羽士欺身近文俊，恶狠狠他说：“你是谁？心黑手辣，太过分了。”

文俊冷然撇嘴，做然他说道：“剑底下知端晓，用不着查三代履历，要说心黑，据在下所知，惊天堡的英雄们，在江湖不在第二之下。”

“小子伶牙俐齿，等会儿不伯你不说，白虹耀目，剑啸似若龙吟，文俊心中一惊。

七星羽士这剑，确是神物，剑身银光耀目，两面各自七颗金星，发出金色闪光，隐约可看到剑尖有伸缩不定的半尺寒芒，可是你细看时又一无所有。

文俊心中暗暗后悔，他该以人皮面具将脸容隐去的。

惊天堡的人大多，自己要用天残剑，岂不暴露了身份！心中一生警觉，使步步为营，小心行事。

在龙形十二剑中，天残剑，威力大减，无法发挥其长，何况七星羽士的七星宝剑是千古神刃呢？所以文俊暗自警惕。

第十四章

一声叱喝，七星羽士正发动攻势，银芒夹着七路金星，震雷似地杀到。

七星羽士一招乍现，人影已失，来不及撤招，身后已感到劲风压体，他无暇思索，身形半旋，就是一招“回头望月”同时斜步迈出两步。

他心中骇然，面上变色，一咬牙，重新猛扑上去。

十余个照面，各自出招十余次，吹毛可断的七星剑，几乎失去神力。

文俊心俱神刃，无法发挥精微博大的龙形十二剑之盛，心中大是不耐，正待冒险进招，猛地瞥见延芳，正身陷危机，桃花仙史媚目如水，一双大袖正将他卷入翠衫中，而她却浪笑不止……

延芳羞怒交加，急如疯虎，几乎气昏了头脑。

这时，他正揉身进扑，桃花仙史的翠袖已经悄悄从他身后卷到，势非被擒不可。

文俊一声怒啸，一剑点出，七星羽士一声冷笑，抬剑便绞。

文俊这一招本是虚的，寒芒一闪，便失踪了。

等七星羽士发觉上当，他已到了桃花仙史身边，他叫道：“芳弟退下。”

桃花仙史怔了一怔，手下一慢，延芳正凌空飞去好险。

她“咦”了一声，浪笑道：“来得好呀！多可爱的娃娃，着！”翠袖顺势急挥，朝文俊缠去。

文俊冷哼一声，剑势不收，仍昂然直进而去。

“嘶”一声裂帛之声传出，桃花仙史的翠袖到了文俊手中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袖当刃使，猛抽桃花仙史，右手剑缠在她的左袖上，但去势不变，剑光直射她的乳峰之间深深的乳沟。桃花仙史功力奇高，可是那宝刀不伤的丝袖，竟被文俊扯断，那缠在剑上的另一翠袖，竟然无法将剑震偏，而且自剑身传来一股英雄无比的潜力，震得她气血翻涌，把她吓了一个花容变色；一声娇叱，自行震断左袖，斜掠近丈，方逃出一剑之厄。

文俊一剑迫追桃花仙史，正待返斗七星羽士，却听那面狂笑不止，有人叫道：“哥儿，缠住这母猪，小心她被中有鬼，使星棒儿的泼杂毛交给我

老人家，上啊！瘦鬼老。”

那是老疯子的声音，文俊心里一定下来，一声怒啸，急取桃花仙史，她惊魂未定。火速撤下长剑，她可笑不出来了。

“铮”的一声金铁交鸣，双剑乍合又乍分。

桃花仙史退后三步，文俊上身微晃。

她心中大骇，这次以八分真力相搏，竟然走了下风，眼前这俏郎君端的不可轻视，在惊天堡中，能震退她八分真力的人可不多见啊。

看俏郎君玉面朱唇，怒容更增威风，做然的神色，十足的是一个男子汉，她愈看愈爱，欲火渐炽，只觉得浑身发热，面如桃花。

她突用一剑指去，媚笑道：“来，咱们两口子到林中斗一斗，走啊。”

她掀起一阵香风，向林中闪入。

文俊没理她，长剑一闪，猛扑力斗延芳二两名大汉，一边说道：“芳弟，去照顾芝妹妹她们。”

声落，惨号随之，一名大汉尸横在地，剑光如飞练，又扑向另一名大汉。

场中狂笑不绝于耳，老疯子和瘦鬼老迫得七星羽士团团转，东方英兄妹与挡住了三名大汉。

延芳到的正是时候，两名大汉正在走近芝姑娘，便被截住了。

好一场龙争虎斗。

延芳小姑娘以剑支地，美眸始终紧随文俊，清丽而略泛灰白的粉脸，神情瞬息万变，随文俊的进攻后退而喜忧俱来，其他一切变化，她都视若未然。

十二名大汉中，文俊已接四名，接住另一个狠斗。

还有两名一看时机已到，悄悄掩近芝姑娘，暮地飞步抢到。

文俊时时留心，一看义妹遇险，猛地一剑挥出，喝声：“找死！”用足全力脱手扔出，人也急掠而去。

两大汉一从侧方向面掩到，侧方大汉走得快，死得也快，长剑划空而出，就在他伸手将及姑娘肩头的瞬间，长剑已贯肋而入。

文俊随后即至，飞起一腿，将贼人踢飞，将长剑拔下，迫着后到的大汉，徐徐举剑。

文俊正待出剑，身后芝姑娘一声惊叫，他暮地回身，一剑飞出。

那是桃花仙史，她不见文俊追来，便回到斗场。斩龙不如斩凤，她看出文俊对芝姑娘的特殊感情，醋念一起，即下毒手。

文俊耳目何等锐利，听风知位，回身一剑飞，伸手揽住芝姑娘道：“芝妹，一切有我。”

双剑双交，剑过无声，这次二人都没有拼实。

桃花仙史飞掠一侧，文俊昂然卓立，一手仍挽住芝姑娘。

桃花仙史粉面通红，腰问带断了半尺，她暮地向北面蹿声急骤处，发出一声尖叫，对文俊切齿叫道：“惊天堡主到，小畜生你……”

你字一落，黄光急闪，五枚金桃花闪电而至，她手中已多了一条纱巾。

文俊事事提防，岂会上当，金光一闪，她正带着芝姑娘侧掠三丈，金光如生有眼睛，发出连声呼啸，奇疾无比，径奔文俊射出。

文俊冷哼一声，虎掌一探一撑，刹时黑子锐啸，白子飞旋，象是满天飞星，这是天棋子周天豪所授绝技“满天星罗”。“叮叮……”一阵脆鸣，金

色桃花化成十五瓣，四散崩落，而黑白棋子仍然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桃花仙史身上飞去。

桃花仙史大惊，惊鹿似的拼命逃了。

这时，远处的马队已到，共有十二匹之多，相距不到五六十丈，已可清晰地分辨出入影，正是三堡主独掌镇西川殷梦湖，和手下一般高手。

文俊挟起芝姑娘，闪电似掠入林中，放下她急促他说：“芝妹妹请等待，我先去退敌。”

火速解下包裹，拉掉破剑囊，取出一件灰长衫穿上。探入怀中将入皮面具戴好，突然变成一个紫灰面色的老人，用手帕将一头黑发包住。

他一面易装，一面将玉瓶送给她，说道：“里面是参品紫露续命丹，快吞下一粒，凝神行功，芝妹，假如我处境危急，速由林后脱身。”

文俊急道：“事急矣，听哥哥的话，免我悬念，我去了。”

身形一闪，快似闪光火石，直抵林缘。

芝姑娘神情肃穆，提着剑，持着玉瓶，忍住疼痛，慢慢走出林缘。

桃花仙史也回到场中。

老疯子和延芳六个人，已经额上冒汗，危在顷刻，手脚都乱。

三堡主蓦地大吼道：“住手！”晴天一个霹雳七星羽士不敢不住手，双方同时退出圈外。

“早该住手了，看了委实教生气！”文俊变点嗓子说，音浪直钻入众人耳鼓，群雄全都一怔。

群雄连桃花仙史也算上，全惊得连人后退。

林缘现身之人，灰中包头，目中神光似电两道电流，直射入人的心坎深处，令人不寒而慄，紫灰色脸膛，皱纹密布，象是古墓中掘出的暴死尸体，没有半点人气，一袭拖地灰袍身高七尺以上，腰中破袋上，插着一把短剑，剑鞘斑斑剥剥一团糟，黄黄黑黑，难看之至。

怪人紧抿着嘴，足底离地半尺，冉冉滑来，屹立在路旁枯草顶端，不摇不晃。几如化石冷电似目光，轻蔑地环扫众人。这是文俊自创的“九幽凌虚魅影”绝世神功。

三堡主忘形地叫道：“恨海狂人！凌虚佛影！这是失学千载的武林绝学。”

文俊心中暗笑，心说：“魅影他叫成佛影了，这厮佛迷了心。”但他仍撇了一眼三堡主，不言不动。

三堡主咽了一口唾沫，壮着胆子问道：“前辈可是恨海狂人吗？在下殷梦湖，请问麻山西麓出现一个恨海狂龙，不知与老前辈有何渊源，乞请明告。”说完，抱拳躬身行礼。

文俊冷冰冰他说道：“龙只有天上有，你去找吧。”向延芳六人说道：“你们，给我快走，等会儿后悔莫及，我老人家一向的规矩是单剑独人，剑出分敌友，快滚！”

“三堡主，他们……”神手翻天见延安他们要走，抢出急叫，但一触文俊凌厉的眼神，把话吓回去了。

文俊伸手慢慢按住天残剑，身形慢慢移向道中，一声清越剑啸，天残剑出。

他脚踏实地，说道：“四十余年未履江湖，武林中尽是英才，老夫要走！谁想一试天残剑？快上！一起来也成。”

延芳兄妹与东方等抹掉头上冷汗，慢慢移退至马旁，拉过马匹纵身上马。

老疯子与瘦鬼老，满脸尴尬，拔腿便溜。

三堡主脸上泛青，慑于恨海狂人名头，心中狂跳。

文俊看看延芳上了坐骑，又冷冷他说道：“老夫目前还未有人惹我，老规矩，不能剑出无名，怎么，没有人敢上前招惹？”

向七星羽士点头叫道：“你，手上好一枝七星神剑，来来来，看比一残剑是否高上一品么？”

七星羽士怎敢？闻声惊退两步，文俊叫：“好手难寻，你上，我不伤你，只让一剑。”

七星羽士听说不伤他，雄心大起，上前稽首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剑起“朝天一柱”迅若奔雷，就是一招“飞星逐月”银芒划空而至，剑啸刺耳。

文俊先前被迫忍耐，未能将剑势发挥，心里一直不愉快，故而挑名邀斗，存心冒这个险。

剑来势如星火，他挥剑一绞。“铮”的一声清越龙吟处，七星羽士脸色骤然一变，迅退近丈，七星神剑仍在猛震，发出一种嗡嗡剑啸。

他低头审视，脸如死灰，七星神剑中间第四星，清晰地出现了一点剑痕，不偏不倚，正在星中，而右衣袖却有七个小孔，排成北斗七星状。

七星羽士全身颤抖，暗然收剑入鞘。

文俊叫道：“再让你一招努海藏针，怎么样？”

三堡主见七星羽士的表情，心中大骇。再看文俊双脚未动分毫，屹立如山，这简直吓破了胆。

文俊突然冷笑道：“没人上，给我快些离开这里。”延芳东方英兄弟一打手式，五马四人绕过文俊和三堡主一群人，向北绝尘而去。

桃花仙史向三堡主一打眼色，向延芳背影一呶嘴，转身牵马，众人上马妥当，三堡主向北一挥手，正要放蹄，突然文俊厉声喝道：“向南走，我老人家要盯住你们三天，三天后方可向北走，想回惊天堡，也须三天之后，快把这些尸体收了。”

三堡主乖乖转骑，收捡死尸上路，举手一拱，率众人狂奔而去。

等他们奔出一丈外，回头一看，倒抽一口凉气，飞驰而奔。

文俊知道人性的弱点，不露一手人家不会心服，功力提高十成，身躯凌空冉冉上升，一面收剑入鞘，升到离地近丈，恰好众人回过头看。

待众人去远，他迅速落地，抢入林中，迎面一个踉跄，几乎摔倒，他已精疲力尽了。

一旁抢过芝姑娘，她扔掉了剑，一把抱住他急唤：“俊哥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……”

文俊屈腿坐了，叹口气道：“不要紧，脱力，我需调息片刻。”运起九如心法，真气源源不绝，不久疲劳尽失。

芝姑娘费力地站起，拾回长剑，咬紧银牙，在一旁替他护法。

红日渐渐隐下西方地平线，夜幕将临，北面官道蹄声如潮而至。

小姑娘咬牙挣扎，背上创伤疼澈心脾。突然身躯被人抱起，耳听文俊在耳边温柔他说道：“芝妹，你为什么不吞下紫露续命丹呢？好叫哥哥心疼呀！”手上玉瓶被文俊取下，她只觉得她感到她已经坐下，将她揽入怀中，清香扑鼻，一颗丹丸滚入腹中。

一道暖流直下丹田，背上一只虎掌放出阵阵暖热，片刻她神智清明，痛楚尽失，又听文俊说道：“芝妹，用心法行功，可增功力，固本培元。”

她刚将真气凝聚，命门穴上突生无穷吸力真气向上一引，百脉皆张。

良久，真气回聚，百脉阴和，浑身舒泰。她一把抱住他的颈，偎入他怀中，战声说道：“俊哥哥，你……你可知我和芳哥苦等三年的苦况啊！”

“哥哥心感你们待我的情意，无奈身不由己，死中求活，真是一言难尽呀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三年来不去长源找我们呢？”

“其实我在江湖混踪不足三个月，我还只道你们在清溪命丧两凶一霸之手，所以立志报仇，与两凶一霸势不两立，江上击垮插翅虎门下，独闯阎王谷，都是为了你们呀！”

便将自己遭遇大概说了。小姑娘破涕为笑了，她毫无顾忌他说道：“怪不得你来去快如闪电，可以凌空虚升。原来你跟一代之雄恨海狂人学艺，难怪吓破了三堡主的虎胆。这面具真是不可思议，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双凶一霸看今后还敢不敢作恶？”将面具往文俊脸上一带，娇笑道：“不成，难看死了。”

文俊微笑道：“我并不常使用，恐怕坏了老前辈的英名，三年了，芝妹，你长高了许多。”

芝姑娘将面具放入他怀中，噘着小嘴道：“还说呢，三年中哪一天不想念你？”

文俊笑道：“哥哥这里谢过，你不是叫那什么玉姐姐打我耳光么？那不成，天地间只有你可以打我。”

延芝羞得一头扎进他怀里，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油嘴，不和你说。”她会错了意了。

文俊也毫无心机他说：“这是真的啦，哥哥该让妹妹的，谁教你是我妹妹！”

延芳抬起头说道：“当你在慈云庵被我发觉时，你却视同陌路，一走了之，我真……真恨你，以为今天难逃惊天堡凶徒之手了，故要玉姐姐打你。”

“哦了一声又说道：“玉姐姐是我和芒哥在武昌相识的好友，她们助我们到慈云庵找三音妙尼，我和芒哥助他们到瘟象山找人算帐。”

“怪不处那夜我在树下运功迫毒，你们认为我是死人，还要喂我什么救伤丹麦，我依稀感觉到面熟，只是正在紧要关头，不能出声招呼，等我用天棋子打了贼人，你们都跑了。”

“啊！那夜就是你？”

“正是我，慈云庵中，要不是芳弟和那玉姑娘一再相迫，放走了神手翻天，也许我们昨晚就可欢聚了。”

“芳哥你也该认得呀。”

文俊笑道：“你真是！黑夜中依稀难辨，而且，芳弟已经长得难壮魁伟，岂能相识？”

芝姑娘噗嗤一笑，用手拍点着他的胸膛说道：“你呢？身高七尺，仅只面容改变得多，三年前你说只十四岁骗人！”

“你不信么！”

她温婉他说道：“信信信！你的话我全信，玉姐姐叫东方玉，她是芳哥的意中人，他们正沐爱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向文俊投过深情的一注，抵下了

头。

“东方玉……东方……”文俊喃喃他说。

“是的，她叫东方玉，她大哥东方英，她二哥……”

“二哥东方群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他们没死？”

“他们不是被你放走了么？和芳哥一起走的。”

“他们是翠园小主人，记得我们清溪结义时，我不是告诉你们，我是失手打死人，方流浪在外么？所打的就是他们呀！害得我卷入武林漩涡，恩仇牵连唉！”

“俊哥哥，你后悔了，后悔作了我们的哥……”她凄然他说。

文俊伸手掩住她的樱口，急道：“芝妹，你道梅文俊是卑鄙小人，是畏首畏尾反覆无常……”

这次需要她掩住文俊的口了，是我和芳哥的大哥哥。

“大英雄，奇男子，不敢当，得你们为弟妹引以为荣。”

“谢谢你，俊哥哥，我们也引以为荣，益有过之。”

“蹄声急促，可能是芳弟去而复返，我曾向他递过眼色，他乃人中俊杰，定然了解其中含义。”

“你，你是人中之龙。”延芳娇笑地口。

“过奖，我的绰号是自创的，就叫恨海狂龙。”

“啊！三堡主之兄二堡主是你杀死的？”芝姑娘喜极而道。

“是的，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”

这时，蹄声将近，文俊笑道：“我们出林瞧瞧。”轻扶姑娘皓腕，引她站起。

她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体都依在文俊怀风，又羞又喜，甜甜地偷瞄了他一眼，方依依站起来。

文俊替她佩好佩剑，整理衣带。那年头，虽亲生兄妹迹无此亲密，难怪小姑娘芳心狂喜。

文俊卸掉长袍，结束停当，两人缓步出林走了个并排，显得那么自然，毫无造作。

这时蹄声已至二三十丈外，眨眼即到。

两人将近林缘，文俊突然挽住她的素手，隐在树后向外探望，附耳轻声说道：“来人有十四骑之多，我们且隐身探看。”

“十四匹快马乘风而过，马上全是老老少少的牛鼻子老道，一个神色肃穆，驱马狂奔。”

文俊轻声道：“武当的消息真灵通，矮脚虎的死讯传到了，两天中就集中了这么多高手起来，端的实力雄厚。”

“俊哥，你的真面目已被他们知道了吗？”

“武当门下的矮脚虎当场丧命，崆峒的逍遥鬼可能知道。”

“俊哥，我回长湖吧，江湖风险，我多么担心心你呀！”

“芝妹，请恕我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何况恩师遗命！我要万里千山跋涉，找寻到雷音洞府，练成绝学，横扫武林，仇势在必报，此行凶吉难卜。芝妹，你和芳弟所给我的珍贵友情，刻骨铭心，不敢相忘，但如师命难违，不可能和你们长久欢聚，但望报仇有日，我与你返长湖，你们安度晚年。”

“英雄肝胆，儿女情怀，这是侠义道必具的条件，你是对的，但是，我愿伴同你同闯凶险，同走西睡，俊哥，你可答允？”

文俊扶住她的双肩说道：“傻妹妹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会消失了冒险犯难的勇气，自古以来，成功实非偶然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岂能让斯人安享其成？找到芳弟后，你们立刻返回长湖，我独自西上。”

“不！我非去不可。”她扭着细腰不依。

“你要坚持，我只好一走了之，今后，只有不再相见。”

延芳沉吟半晌，方幽幽他说道：“我不会不依你的，只须你记得：长湖之滨，有我这么一个悬念你的人，在为你祝贺平安。”说道，眼泪簌簌而下。

文俊用衣袖为她拭掉泪珠，黯然低徊他说：“谢谢你，芝妹，我会将这份真挚的感情。

永铭心扉，甚至带进坟墓，芳弟他们来了，我们迎上去。”

蹄声渐近，五匹骏马在暮色苍茫中奔来。

文俊又道：“东方英兄弟，目前，我不想见他们，我的一切所为，千万替我守秘，连芳弟也不可告知。请代我问候爹爹安好。芳弟那请代我解说。我走了，珍重，再见！”

声落，人影一闪，人不见了，延芳向他隐没的林木深处悲呼，俊哥！珍重！我会等你平安归来的。”

林空寂静，暮色已浓，五匹骏马如飞似而至。

文俊他并未走，他在等待三堡主的转来，替义弟、妹阻敌，他不是轻言寡诺的人，他要守自己所说的三天之约。

在建昌，第三天一早，西大街顺远客栈内群雄革集。为首的是三堡主殷梦湘，他算是主人，参与此会的人，都是武林名宿。

惊天堡有桃花仙史赵桂贞，七星羽士妙真，最令人闻名色变的人，是一个五短身材，象貌狞恶的中年矮子，山羊眼，勾鼻梁，血盆大口，撩牙满嘴，他就是宇宙神龙的二弟子地狂星汪年。

宇宙神龙共有两个门徒，全是三分不象人，七分到象鬼的怪物，功力之高，秘谕世无其匹，宇宙神龙本人，极少亲自召临江湖。只令这两个凶残的门人在外行走，端的坏事作尽，残忍狠毒无与伦比。

大弟子叫天凶星史静，高个儿，比地狂星几乎高出一倍，这两个上次在白鹿岭石笔峰，曾经和文俊有上面之缘，但并不曾交过手。

另一批是武当的门人，为首的是追魂三星道机，他是道字辈的有数高手，是武当天机之老三太极书羽士清柏的高足，解剑池七子道微的师弟，在江湖大有名头，他带了十三名老道，赶来应约，他们是得三堡之召而赶到的。

第三拨人是阎王谷的，首领是白无常巴龙，还有一笔擎天，上次在瘟氛山庄，被微尘子闹了个灰头土脸，并未返回阎王谷，得悉恨海狂人在建昌出现，赶来和惊天堡共商对策。他们来了十六名之多。

第四起是崆峒派赣省弟子组成的劲旅。崆峒立派甘凉，迢迢万里，但因为该派渊源流长，创内家拳的历史，比武当早十余年，可是因为久处边睡，不为人所熟知而已，该派桃李满天下，人才济济，可惜良莠不齐，经常在江湖惹事生非，目下的掌门人叫乾坤一剑玄真，最是护犊，所以崆峒弟子经常是眼高于顶的人物。

崆峒派的当家人，是赣州一带穿云手周方，又有远道而来，在瞰江楼生事的甘州双英杨敬堂白起凤。

这些佼佼出群的武林高手，整整计议了大半天，说起来可怜，竟是一无所获。

四十余年前，恨海狂人横行江湖数十秋，公然与武林主派的六大门流为敌，扰乱各派山门，除歼子弟门人无以数计，各门派谈之色变，天残剑见者胆寒。

四十余年后，他又重履江湖，闯阎王谷。闯麻山。浑有个什么恨海狂龙为辅。十里亭一剑惊魂，七星剑上留下残痕，羽士袖底下留七星。更令人寒心的是：他已练成千载失传的禅门绝学‘凌虚佛影’。这是惊天堡门徒亲眼目睹的事实。

想想看，这一群好汉们，论功力未登堂入室，论胆识亦低人一等，尽管他们的名号在江湖响当当，怎敢和恨海狂人作对？

最后，他们决定分头行事，一面派人向师门报讯，一面但踪恨海狂人的下落，相机行事。

这是一阵武林震动的风暴，在文俊第一次初闯阎王谷，留下天残剑的痕迹时，消息初传入江湖，绝大多数人心中存疑，难以置信，所以无人问起，只阎王谷惊扰了一阵子了事。

这一次可不同，不但有死尸为证，更有人目睹，七星羽士的七星神剑，乃当代三神刃之一，与“含英”、“寒光”，同称三绝。三剑中含光为上品，现于阎王谷十大报应神之一的无敌神剑寇春风之手。

其次是寒英，乃武当镇山之宝。七星恭陪末座，但洞金穿铜消铁如泥却是众所周知之事，竟然让天残剑在第四星中留下一个小孔，这岂是假得了的？就用含光剑去，也不行呀。

风雨欲来，危机四伏，但文俊竟然浑然不觉。

他在抚州官道等了两天两夜，苦练九如心法，和自创的九幽凌虚魅影，功力日渐精绝，任督二脉的有豁然贯通之象。他自己也感到进境有异了。

沿抚河北上，一百二十余里到南昌府，正是一天脚程。

第四天一早，文俊便向北，他的脚程快，午间便在右安墟打尖，距南昌首府不足三十里。

酒足饭饱。冒着酷阳道炎日高照，暑热难当，可是对他不起作用，悠然向北缓缓而去。”

正走间，右侧一条小道上恋铃清鸣，乐声阵阵，两匹配件华美的健马，伴着一辆双轮香车，正缓缓走上大道，去向正是南昌府。

健马上是两位中年人，象貌清洁，但两太阳穴高高鼓起，目光奕奕有神，三缕长鬃，身穿青缎子团袖长衫，端坐马上显得威猛，文俊的目光却在两旁阵阵飞翔的各种鸟雀上，心里不断他说：“这是追逐着三双伯劳鸟，转折升觉迅捷无伦，我该以白棋子先徐徐由下面掠出，黑棋子向左迅速划一道弧。再以啸声迫他们往左下。妙阿，它不是正向白棋子撞到了么？”

他在暗中练“满天星罗”的手法呢，心里在说，手还在动，似乎他手上有毛病，不住的捻扣旋弹张，外行人才不懂呢。

正走间，身后蹄声渐近，他心说：“北人马，南人船，想不到这一带，这段日子里，官道上全是骑马之人，真不象南方呀！”

蹄声益近，他略一回头，哼了一声，暗道：“三年于兹，又行相遇，这天算大呢！梅文俊不是量小之人，让你们一次，但是，你们不能再欺人。”

来的是两匹健以马，马上人正是荆门道中，要置文俊于死地的神鞭伽

蓝韩云彤，和夺魂神剑沙东旭。上个满脸红光，笑口常开，一个脸上白里泛青，唇薄如纸。

文俊对他们二人印象最深刻，因为他们使他得以和延芳兄妹结义呀！

文俊仍赶他的路，只是略向道左靠。

神鞭伽蓝在前，夺魂神剑在右，约落后于半乘，两人仍是穿着得十分神气，腰中恋带耀目，脚下马刺闪亮，三年过去，依然未显苍老，一无所改。

两人都未注意道边的文俊，谁去注意这么一个身穿褐衣的流浪汉呢？

他们的马快，小驰而行，自然比悠然举步要快些。越过了文俊，看看将与香车并行，突然发生了麻烦事。

麻烦出在沙东旭身上，他突然不怀好意地抖手中三尺长鞭，微微“嘻”一声，说：“幽兰在步，大壑芝香。大哥，委实是好。”

马鞭快似闪电，蓦地抖得笔直，只一击一搭，翠绿绣帷随鞭向上一扬，这一瞬间，香车内，突传出一声惊叫声。

“美哉！这是谁家的豪门千金……是谁有胆？”

声出马旋，他突然回过马来，手中的三尺马鞭已从中折断，窗帷也恢复原状。

香车怒马全都嘎然刹止。

车后那中年汉子端坐鞍上，双手按在判官头，从容地脾腺着沙东旭，淡漠地徐徐发话道：“朋友，尊容堂堂一表，神采飞扬，绝不是鸡鸣狗盗，宵小无赖之流，意然铸出这等令人耻笑之事，委实大出在下意料，朋友你尊姓呀？”

“你是谁？用飞矢断枝手法断我马鞭的可是阁下？”

“无名小卒，江南雷安是也，如果刚才那纽绊不对马鞭，而转章门，脊心、藏血、中上下三路，阁下是否皆有万全准备？”

东旭脸上一红，但却恼羞成怒，冷笑道：“要是纽绊儿能伤得了我夺魂神剑沙东旭，江湖中是该没有沙某的名号了。”

“原来是沙大侠，久仰久仰。”雷安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哪位兄台敢情就是大名鼎鼎的神鞭伽蓝大侠了。”

“不敢当，韩云彤正是区区在下。”神鞭伽蓝满脸笑容地答道。

雷安含笑礼过，然后毫无表情地撕下胸前另一条纽绊在眼前一晃，说道：“沙大侠，侠名四播，盛名之下无虚士，雷某倒是相信，这样好了，沙大侠无故挑衅，行同登徒子之流，雷某身负重任，不得不向阁下讨取公道，咱们也不必弄拳舞剑，在下知道沙大侠剑下功夫超人造诣，就请阁下拔剑，我这纽绊再使用一次，如果阁下能避开一击，不管用剑用掌都行，要是沙大侠能毫无伤口，在下即不再追究就是了。”

沙东旭倒有点犹豫，自己一剑在手，别说是布造的纽绊，就是满天花雨梅花针也别想近身，这岂不是瞎扯蛋吗？简直是开玩笑。

就在他困惑沉吟之间，雷安若无其事地将纽绊向空中一抛，怪！纽绊象只针，飞旋着停在空中片刻，突然“嗤”地一声，绕了五尺宽的一个平面圆弧，飘然落下他的掌中，方寂然停止旋转。

沙东旭脸色一变，韩云彤笑面倏然，束然问道：“韩某真是眼不识泰山，原来兄台是云剑一奇雷安大侠，那一位，想必是达摩剑雷平大侠了。”

香车前一那个中年汉子，正若无其事地驱刀缓缓转近，闻言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也不敢当大侠三字，韩大侠不是有眼不识泰山而是不识嵩山。”

这时，文俊已已经在旁超越香车，目不旁视地大踏步赶路：将他们的活置若罔闻，其实，他已听得十分真切。香车的绿色绣帷内，有一只深潭似的美眸，由帷隙中向外张望，看见四个人斗口，也看见恍如临风玉要树似的文俊经过。

他不但毫无惧色，而且神采飞扬。他在想：“飞旋而上的手法不难，只是那撕下的布纽儿也可运用自如，却是不简单，唔！这大概与摘叶飞花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全靠内家真力控制飞行，这得好好研讨。”

不久，后面车马已被竹林挡住不见了，他研讨飞旋而上的手法和发劲力道，也有了一定结果。

原来他的黑白棋子，仅能作平面旋动，只可作切割之用，假使用针形暗器夹用棋子中使用，威力岂不倍增么？他悟性特强，又肯虚心研究，果然被他创出在黑白棋子中，贯以细针的诡异暗器。

每一时颗棋子中，嵌入一个细小的活动钢针，当棋子飞旋进行时，离心力带着钢针旋转，按力道之大小徐徐控制方距离，届时钢针自行旋转着飞出。与棋子的方向恰成直角。

假如了大小以人为目标，在作变向飞行的瞬间，钢针突然飞射出去，想躲恐怕千难万难。

他正沉浸于自己的创意中，心无旁物，身后蹄声渐近，将近身后，他知道神鞭伽蓝和夺魂神剑来了，由达摩剑的名号猜想，雷平兄弟定是少林的门人。

大六大门派中，少林弟子极少在江湖上生事，非不得已，不会绝人人生路。看情形，还是鞭伽蓝和夺魂神剑两人走然向雷平兄弟服输道歉了，故能平安离开。

车声辘辘，蹄声得得，雷平兄弟护着香车加快速度向南昌府急驶，超过了神鞭伽蓝，也超过了文俊，渐渐走远。

不久，一骑快马迎面赶到，马上青衣大汉看了文俊，似乎一惊，随即伏鞍狂驰而去。

文俊心中一怔，心说：“这家伙樟头鼠目，准不是好东西，怎么他有点认识我呢？他那惊厄的神情着实可疑。”神鞭伽蓝和悉眉苦脸的夺魂神剑，恰好的这时越过文俊。

走了五六里路，双方相距不到一里路，身后蹄声如雷，到了一群凶神恶煞。

文俊转身一看，心中暗叫：“不好！”

奔得飞快的两骑，一个是瘟氛山庄庄主铁掌开碑黎锦堂，”第二个是曾有一面之交的无敌神剑寇春风。他也就是武林第一剑“含光”的主人，后面共有十四名雄伟的劲装大汉；和六名身背三尺银管的银衣少年。

这些人的面孔，文俊都不太陌生，一点不错，全是在温氛山庄见过的一流高手。

更令文俊心惊的是，在这些人的后面，半里之遥。有寸个翠衣身形，他目光奇锐，认得正是射了他三把淬毒刀的淫贼绿飞鸿卜雁，阎王令的次孙女。

他这个人性有点强拗。要他事前溜走，可不是件容易事，何况近来，力功大长，有恃无恐。

快愈来愈远，猛听得铁掌开碑怒吼道：“好小子！你竟然没有逃出江西，

黎太爷我将你活剥了才解恨！”

他不下马，铁蹄直奔文俊。

来势劲急绝伦，其余众人纷纷向两侧一一抄来。

无敌神剑刚喝了一声“黎兄小……”

心字未出口，马嘶，人腾，人影飞动，骏马倒地。

文俊似若未闻。

马到，他向下一挫，身不到三尺，不闪不避，反向后贴地疾退，双掌向上疾推，千斤神力随掌急吐，无知畜生怎禁那千斤神力一击？狂嘶一声，向前一升一落，立时撞翻在地。

铁掌开碑见机，及时纵起，马倒，他及时落地。

文俊垂手立于路中，英姿勃勃神采飞扬，昂然扫视众人一眼，剑眉一轩，冷冷他说道“姓黎的，你这一手太下乘，何苦拿畜生作替死鬼呢？”

铁掌开碑眼也红了，一步步走近，厉声道：“你也只不过拿畜生出气，等会儿就不神气了。”

“不错，在下对畜牲委实有一套办法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死到临头，还争口舌之利。你准备后事吧。”

“不见得，是你上呢？还是你们这伙人都上。”

“你不必为我们打算，还是替你自己担心些。”铁掌开碑已经到了文俊身前八尺。又说道：“你留下名来，老夫替你招魂，你的同伴脏和尚那儿去了。”

“小爷没有答复你的必要！”

“小子休，给我躺下。”

左侧一个大汉葛地怒吼抢上，飞起一腿，空袭文俊腰肋。

第十五章

文俊没动声色，腿到手指。“叭”一声，沉重巨响，大汉鬼嚎连天，扔出三丈外，不但腿骨立折，背上，连衣带皮擦掉一片，鲜血将官道染得鲜红一条，文俊冷笑道：“这种脓包也来献丑，太不自量。”

铁掌开碑脸色一变，吼道：“看谁脓包，接我一掌。”突地欺近两步。“斜阴落日”一掌斜劈。左掌“袖底翻花”刀掠吐出。

“哼！”文俊冷哼一声，左掌“云横秦岭”斜迎一掌，右掌一立，突然现下一招“落红穿石”猛点对方掌背。

两人都用了全力，刹时罡风怒发，掌风相接，旋起一阵激烈气氛。

“膨”一声，闷响后，文俊屹立不动，好象似山。

铁掌开碑只觉得掌击处中金石，震得气血翻腾，掌中传来一股奇猛力道，向心脉迅捷地一撞，感到双掌已经麻木不仁。

他这一掌，力可裂石开碑，金钟罩也有点难以抵挡。想不前这个弱冠的少年，竟敢和他力拼两掌，自己几乎当堂出丑，不由得骇然变色，退后三步，运功调息。

文俊阴森森他说道：“这一招两下里扯直，咱们别拖时间。来！再拼一记试试，他向前踏进三步，正待出掌，刚赶到的绿飞鸿已经从马上飞掠而至，

她尖叫道：“小畜牲人竟未死，谁给你阎王爷的独门解药？”声落，人已到了文俊右侧。

“你那三把小刀，只能用来剔指甲，你也尝尝我这个。”左手一探一张，三颗白色的棋子飞射而去，白光一闪，已临绿飞鸿软肋之前。

突然传出两声虎吼，铁掌开碑和在一旁冷然相视的无敌神剑寇春风，在同一瞬间各拍出一掌。

掌风一撞棋子，棋子向上飞旋，“嗤”一掠而至，铁掌开碑急迫中一挫腰，棋子掠过他的头皮，带走了一络头发。

寇春风功力深厚，棋子被他一夹立毁，却把他也味了一跳。他道暗器是白金打造的，却未想到是普通瓷子，又力换半斤八两，故无法接住，物碎了事，无形中丢了一次人。

绿飞鸿吓得花容修变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撒下背上长剑。

寇春风脸上无光，他摇手唤道：“二姑娘请退，老朽领教这少年有何过人绝学。”

绿飞鸿柳眉倒立地叫道：“不！我要亲手擒他；绿影一闪，寒芒漫天澈地而至，猛向文俊扑来。

文俊这时的功力，比那夜在瘟氛山庄时高得大多，他可不怕啦。剑到入闪，不退反而进，闪在她身后，戳指疾点她背后大穴。

绿飞鸿功力不弱，“回眸反头。”转身便斗，两人身形奇快，眨眼间已换了五六招。

无敌神剑愈看愈心急，心说：“这小子身法诡计，大有八形八式，而用快速绝伦，不知出自何人门下，此子不诛，后患无穷。”便亮声叫道：“大家小心了，别让这小子漏网。”

刀光霍霍，剑影森森，撤兵器之声大起。无敌神剑神情肃莫，一声清越龙吟，银芒耀目，剑芒闪耀，武林第一剑“含光”急然出鞘。他冷然说道：“二姑娘，退！小子，块亮兵刃。”

声虽不大，但入耳如雷响，可见这家伙内力之深厚，不愧阎王谷十大报应神。

绿飞鸿忽然撤出。文俊一看含光剑，暗叫一声：“糟”上次瘟氛山庄夜战，无敌神剑和白无常，三人围攻浮云散人，攻不破他已有五成火候的罡气墙，而自己并没有可以抵挡含光的任何功力，天残剑又不能出鞘，看样子，今天非暴露身份不可了。

他解开剑套，但他决定，非万不得已不能亮剑。

无敌神剑看文俊并未亮兵刃，催道：“快！我老人家等久了。”

“寇叔叔，要活的。”绿飞鸿在叫。

“爷用不着撤兵刃，你上就是，瞧，我就用暗器对付，足矣够矣。”他将右手伸开，里面有一把黑棋子。

无敌神剑脸色一变，怒声问道：“天棋与你是什么人？说！”

“少管闲事，你是不是害怕！”

老夫不和你对嘴，要你说的，不久，你就非说不可。”

银芒忽吞忽吐，无数流星飞旋，向文俊罩到。

文俊虎腰一扭，蛇缠滑身法一闪；喝声一句：“打！”一黑一白的棋子飞出，棋子一出，银星已当胸洒到。

“叮叮”两专用脆响，黑白棋子化为粉末，剑花已急快而至，不愧“神

剑”二字。

文俊心中一惊，心说：“这家伙已剑得神髓，比武当的八卦剑法更奇，比崆峒的追风剑法更疾，也有玄天神剑那么大的精深，要不用天残剑，恐怕龙形十二剑也不易伤他，我得提防了。”

心中杂念一起，九幽凌虚魅影绝世神功忽现，只见一道淡淡身影，鬼魅似在银花万朵中出入，不时发出一两声棋子的刺耳声。

无敌神剑威风八面，着着进迫，不愧他的剑法号称无敌，但黑白棋子来势汹汹，飞旋呼啸着，使他心魄，不时乘隙而入，令人防不胜防，他不能无所顾忌，所以剑势环未难完全的发挥。

文俊一面回头，一面揣摩无敌剑的剑法精髓，他发觉，不但剑是神品，剑法更无可乘之机，在一二十个照面，已出的一二十招，招与招之间，大有天衣无缝之势，并无丝毫空隙可寻，小小的棋子亦难攻破那为人所党的略微缝隙，极快地一招，将棋子震成粉碎。

而且，含光剑上的银芒，愈来愈盛，内功登峰造极。由剑上所发出的剑气，直迫三尺在外，令人有虎目主神之感，文俊浑身坚似金钢，但也感到威胁时增。

力对三十余照面，危机间不容发，但文俊仍未被困住。

无敌神剑心中暗急，突然骂道：“寇春风呀寇春风，你真愚不可及，你既然知道，这小子身法迅疾，为什么要急功心切，迫随他动剑呢？该死！

念毕，身形停止。

只见他怒发冲寇，无风自摇，一双冷电似的眼神，盯视着文俊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剑诀立于胸际，光芒闪烁的含光剑，向上斜指，发出嗡嗡振鸣。

文俊心中又是一惊。这种以静制动的无上心法，全以神意克敌，以内功助于剑身，不发则已，发则恍如雷霆，生死立判，他是用剑行家，故而暗暗明白。

但他仍然无惊，在这短短的三十个照面，他感到自己的八形身法辅以凌虚炫影轻功，已先立于不败之地，只须略为留心，不致陷入不拔之地的。

他剑眉一轩，手扣一把黑白棋子，沉声发话道：“没有用的，你枉费心力，在你发十三招和十四招的瞬间，‘飞星穿云’转发‘流星随地’，举剑上撤的刹那间，有一段足以失手的间微空隙，幸好我的八颗棋子恰好用完，不然你虽不死则伤了，你小心了，天棋子周大侠的‘满天星雨’手法为武林一绝，我只好用来对付你啦！除非，你自信能将剑运用得毫无瑕疵，”两手一分，屹立，严阵以待。

无敌神剑怔了一怔，心中一震，对文俊的话似乎相信心中默认，但口中却不认：“你仅能令你自己相信，真是可笑，两招之间隙，毫无可乘之机，在撤剑上场的瞬间，剑尖一退一进，中含挑。错、绞、点四这诀，变化万千，任何外物体想乘隙而入，你简直在做梦。”

“任何外物体想乘隙？哈哈！你忘了棋子飞旋，可顺气流切下，挑、错、绞、点四字诀能挡得住么？”

无敌神剑怔在当地，剑尖垂下了半尺。

一旁的铁掌开碑大不是耐，他阴狠狠地接口道：“小狗如簧之舌，也救不了你的命，满天星雨别说逃不过寇爷的含光神剑，我一双铁掌和二姑娘的一手三暗器，也饶不得你。”

文俊虎目向两侧一瞥，左是铁掌开碑，右是绿飞鸿，两个人面含谄笑，

一步步欺近。

四面外缘六个银衣人，举银色喷管，神色冷漠，已经成合围，最外缘是七名持剑大汉。

成一道环形包围。

他心一动，葛地，哈哈狂笑道：“哈哈！阎王谷卜令主的名号，可以震塌半边天，原来就是这种打群欧而得到的虚名。

哈哈……

笑声未落，他已飞到绿飞鸿面前，身法之快，世所罕见。

绿飞鸿骤不得防，百忙中一剑削出，身形暴退，翠袖狂拂。可惜，文俊势在必得，她这时的功力比文俊差得太远，使用暗器也无法自救了。就在这无敌神剑和铁掌开碑暴吼声中，欺身抢进，震开翠袖，一指点在她的章门穴上，他已顾不得什么男女之嫌，什么武林规矩了。

绿飞鸿浑身如中电般，动弹不得，被文俊连胸夹背一把提起，一声虎吼，用她作为兵刃，向飞奔而来的无敌神剑和铁掌开碑抛去。

两贼啼了个胆裂魂飞，齐向两侧疾快地退到丈外。

无敌神剑急怒吼道：“二姑娘要有点伤，你小子就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小爷有人陪葬，得期所哉。”文俊诡笑道说。

“你小子算什么英雄？手段卑劣，将为武林所不齿。”铁掌开碑搓着手说。

“哈哈，你们也算英雄？我都还替你们害臊？”

“你们上啊！我和你们同死……”绿飞鸿娇唤。

文俊大姆指向上滑，点了她的哑穴，冷冷他说道：“你给我安静些，目前，你死不了，等会儿就难说啦。站住！谁上谁就负杀她的责任。”他这一声大喝，把缓缓向前的六名银衣人镇住了，不敢向前。

铁掌开碑怒吼交加，却又投鼠忌器，无可奔何。

无敌神剑也束手无策，恨得咬牙切切说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们给我上马，往场外撤，小爷还你们的二姑娘。”

“你先放下她。”无敌神剑无可奈何地对他说。

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小爷绝不难为她，但人质不能立放，‘阎王谷的人一向不知信义为何物，小爷绝不上当，我。给你三声送行，三声一落，仍不走路，小爷先抹掉她这诱人犯罪的月貌花容，你们要想把我截住，恐怕力不从心，不信，且试目经待。”

“你是作梦！”铁掌开碑嚎叫。

”小爷的梦一向是好的，你们既使能使我挫骨扬灰，阎王爷也饶不了你们。”“—”。

“—”字一出。他的手已向前滑下她的脸蛋，那羊脂白玉似的粉脸，令他生出温暖凝滑的感觉，他有点不忍。

众贼心中大震，脸上全都赫然变色，铁掌开碑难过得要吐血，无敌神剑气得也脸色铁青。

“卜令主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孙女儿，今后将胜下一个了。卜姑娘，你可恨我不得，他们不也不顾你的死活！何况我这阎王谷的死对头呢？”“二”

无敌神剑浑身一震，即使能将这小子挫骨扬灰，二姑娘在他们中送掉性命，令主能饶过他们吗？他铁青的脸色愈加难看，额上已现汗珠。

“上次在瘟氛山庄，卜姑娘，你射了我三把淬青奇毒的飞刀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何能生还么？可惜，时间不多了，不能告诉你了，你永远不会知道

了……”

“上马！”不等“三”字出口，无敌神剑已经下令，毅然收剑，首先撤走。

“咱们赶上了！就是这小子”两侧的竹林中，突然传出洪亮的嗓音，人影疾闪，高高矮矮出来了十二人轻装人影，两下里一分，将文俊堵在路中。

文俊一看来人，知道糟了，十二人中，是惟一在天残剑下逃生的人，也只有他两人，知道文俊有那么一把锈迹斑斑的天残剑。

当道而立的是一个白发如银的老人，方面大耳，眼中精光四射，两太阳高高鼓起，虽则寿高八十，但脸上甚少皱纹，身穿葛衫，足踏抓地虎快靴，腰系一把沉重的金刀，身材修长，看去威猛已极。

文俊心是暗惊，但神色不变，看了来人一眼，没做声。

“一点不假，就是他。”俞光杀机涌现地吼叫“那夜星光甚朗，小侄不会走眼，他那古怪的剑招，和奇形短剑实在高明，就是他出来打横，让那老匹夫漏脱了。”

老头儿皮笑肉不笑他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好吗？七泽苍龙可是你救走的？你姓什么？是何人门下？”

文俊放开绿飞鸿顶上巨掌，看了看停在旁边的无敌神剑；他们都停步向这瞧，他冷冷他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是向在下说话？”

老头子毫无火气他说：“正是，算你问对了我。”

“请教，若前辈，是无聊呢，抑或是烦闷呢？”

“两者都算。孩子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从实道来。”

“不是招来？说道，太过客气，不敢当，对不起，在下目前大事未了，等会儿再招也不迟。”

俞光怒吼道：“住刚在候老前辈面前，敢如此傲慢无礼？快些规矩回答。”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，在老前辈面前大呼小叫地，首先你就是大不敬，哼！”

文俊不甘势弱地回答，针锋相对。

俞光恼羞成怒，蓦地吼道：“小狗不知死活，毙了你。”抢上前一掌吐出，劲风怒吼。

他也许是有靠山可恃，忘了那夜一剑之险。

文俊没理他，向侧跨了两步，绿飞鸿身不由己，被人带得一踉跄，她哑穴被点，做声不得，只痛得花容失色，眼中几乎快要流出了眼泪。俞光正想揉身进攻，蓦地灰影一闪，无敌神剑率众人已经掠到，怒声说道：“住手！”又向老头略一拱手道：“众镖头请了。寇某有不情之请，万望海函。这小子本是寇某而来，目下敝谷令主孙千金，落入他手中，投鼠忌器，不得不从他一次，但望总镖头开一面也放他一次，寇某感甚。”

“寇老弟，不是老头儿不通情理，这月来遍访江南湖广二省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这次再让他溜了，天涯海角何处去寻，到哪去找？老儿在这时候多时，皆因老弟你抢先一步，所以直待老弟你撤走，方行现身，可谓情至义尽啦，目下么，请恕老儿不情，非动手擒他回武胜关不可。”

“好个情至义尽！哼！至下为止，我寇春风那会离开了！你若这么一闹，岂不误了雁姑娘性命，未免欺人太甚。”

“没得说的，刚才阁下命令上马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再说，江西与江南省毗邻，要让他脱身溜掉，我这江南省总镖头凤翅金都如虎的名号岂不砸了？这事断难从命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总镖头势在必行，非致雁姑娘于死地不可，是么？”

“笑话，荒谬之至！我只向这小子下手，谁说我要致雁姑娘于死地！就毁了她，也不是我候如虎之错。哼！”

“寇某得闻高论，端的茅塞顿开。”寇春内脸上已泛杀机。

“好说，好说，就事论事，这不过是晃而易见之事，谈不上高论。”

“委实是高论，乃是武胜关自以为是，颠倒黑白的高论，当然显而易见。”他的手已按在含光神剑的剑靶上。

候如虎说道：“你别不服气，咱们一个黑一个白，本是死对头，要不是早些天贵谷传来武胜关要求盟主联合武林黑白两道，共同对付恨海狂人。老实说，候某还不屑与你说话。”寇春风怒道：“要不是雁姑娘在那小子手中，寇爷说不定早就宰了你。”

“哈哈！”候如虎狂笑起来，“凭你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，你那剑，别丢人了。”

“你那两手伏虎刀法，只配劈柴，咱俩且看看谁是砍柴刀，拔兵刃！”又向铁掌开碑喝道：“黎兄，谁要动那小子一根汗毛，格杀无论，小心了！”一声清越友吟，含光神剑出鞘，寒芒耀目，与日争光。

“呛啷”一声，沉重的凤翅金刀也霍然出鞘，金光刺目，冷气森森，两人凝神静气的拉开门户，将作生死一搏。

双方好汉也纷纷撤下兵刃，压住阵脚，谁也不敢妄动。

文俊仍挽着绿飞鸿的柳腰，将她倚在左肩下，脸含冷笑，不屑地看着这一对黑白道的高手。

双方剑拔弩张，一步步走近，一丈，八尺，已伸手可及了。

一声暴吼，寒光满天，金芒倏过，刹时劲风怒吼，剑啸慑人心魄，金刀劈几之声刺耳动魂。

两人都以攻还攻，以快打快，刀沉，而剑利，雷光石火，似的在一照面间，各出五招以上，危机间不容发，生死只在呼吸之间，虽换了五招，但并无真刃撞击之声。

看得双方高手张口结舌，文俊暗暗地心急。

这时两人已互换方位，马马虎虎算是一照面，只能算“回”未至“合”两人都神情冷莫，发须皆张。

按理说，文俊大可抽身一走了之，但他要看这两凶霸拼个你死我活，他不走了。

他轻看绿飞鸿一眼，她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狠，而像一技萎枯的娇花，她实在是有点儿吃不消。

他到底是个外刚内柔之人，行事也光明磊落，实然，他感到自己十分难堪，心中暗叫：“怎么？我竟然挟妇人为人质，胁迫他们撤走？天啊！我怎么竟会做出这种卑劣之事？多么可耻啊！”

当年楚汉相争，楚霸王盖世英材，力拔山河，是空前绝后无来者的旷代英材。为什么曾败在无才无德的小人刘邦之手？无他也，就是范增所说，妇人之仁。他可以火攻阿房宫，大火三日，令关中赤地千里，他可以大吼一声，一报导怒杀百数十骑。

可是，他却因妇人之仁，即未杀刘邦，也杀不了刘大公，奈何！只好自刎于乌江了。

文俊可能在人人皆得之而甘心，杀机重重的时候，里忽然动了妇人之

仁，他拍活了她的穴道，说：“我不伤你，你走吧！”

绿飞鸿在他身前尺余，吸口气活动经脉，一双桃花眼凝视他良久，神情相当困难，她幽幽他说道：“对你，我是爱恨各半，从瞰江楼到目前，我还不知道孰轻孰重，总之，要是得不到你，只有将你毁了，这心念永不会更改，下次相逢，我希望能得到你。”

说完，再深注他一眼，转身拾起宝剑，看也不看众人一眼，上马向南昌走了。

那边，无敌神剑和凤翅金刀，已到了生死关头，两个都是数一数二的武林高手，拼搏百招，都成了鬼，衣袂零落，面如碟血，劲道渐衰，气喘汗淋。

无敌神剑发结丢掉三分之一。

凤翅金刀左肩丢掉一层油皮，握刀的左小臂划了一道两寸长的血槽，已止住血。

两个相距一丈，眼中冒火。

无敌神剑的剑尖直指对方眉心，沉重地跨进一步，一定一吐说道：“我这招是‘乱石崩云’，少林的伏虎刀法。只有‘玉门拒虎’可以勉强对付，就看你功力是否到家。着！”

声到剑落，无数银芒飞射。“嗤”一声，两人又换了位，两人的胸前起伏不定，手在轻微颤动，额上冷汗不止。

地上多了一条金色刃口，有两寸长，三分宽，那是凤翅金刀尖旁掉下的，含光剑不愧千古神刃。

远处蹄声渐近，但场中谁也不敢透一口大气。

候如虎脸色一惊，金刀被削，这是不吉之兆，他心中已有寒意。

铁掌开碑监视着丧命剑客俞光，将手按剑把上，他双掌缓缓上提，功行双臂。

假使俞光一动，他立可连环劈出。制他于死命。

“好啊！今天双雄一霸全到了，咦！这位小兄弟神采：照人，眼生得紧，你姓什么？”问话的是一个美得使人心动的少妇。

一身玄色劲装，把浑身风线托得玲珑透凸，把羊脂白玉似的肌肤透得更迷人。青的眉，美眸如一汪秋水，小巧玲珑挺直的瑶鼻，一张爱煞人的樱桃小口，一头青丝挽了个盘龙髻，珠翠耀目。

小腰系着一把长剑，三寸还差三分的小靴尖端，是明晃晃的钢尖，由靴底向上反卷。她突然现身，四周英雄眼都直了。

她身后也有一个光彩照人的少妇，那是惊天堡的桃花仙史赵桂贞。

她今天也改了装，一身轻缎子劲装，身背长剑的大汉，一字百开，叉腰卓立。

有十余丈外，有十名穿黑色劲装的女子，文俊早就发现她们，她们的坐骑在一里之外但他不在乎，桃花仙史本是他手下败将嘛。

他轻瞥两个女人一眼，冷冷他说：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哟，问也不成么？好倔强的小兄剃”又对桃花仙史娇媚一笑道：“赵大姐，你说的就是他？”

桃花仙史盯着文俊，粉面一红，道：“是的，江湖中能沈出我一手五桃花的人，少的很，他算最幸运的一个。”

“你们都住手！”黑衣少妇突向拼打中的两个老家伙娇喝，音调美极。

“寇叔叔，何必和那老不死的拼命？”

凤翅金刀至强驾之末，再难抵挡得住无敌神剑三招全力进迫，黑衣少妇一叫唤，不啻救了他一命。

无敌神剑一听娇唤，停止出剑，后撤了五尺，回首笑道：“聂姑娘，你好！什么时候来的呀？”

“离谷不过才三天，与守护神焦老爷子同来，他约于明日赶到，他们不是武胜关的白道好汉么？”

“是的，这匹夫就是江南省总镖头凤翅金刀侯如虎，一个浪得虚名，只会吹牛的英雄！”

“你们怎么打起来的，武胜关和阎王谷，不是说好了今后，同舟共济，共同对付未来劫难？”

“说起来真气人。”他转身看到文俊孤立一旁，突然叫道：“小子你把那位雁姑娘怎样了？”

“放了，她恐怕已到南昌。”文俊若无其事他说。

“黎老弟，此事当真？”他问铁掌开碑。

铁掌开碑点着回答

“是的，二小姐走了许久了。”

“她没有伤吧？走时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并未受伤，这小子委实守信，她说的话小弟没听清，只最后两句约略可闻。”

“怎么说的？”

“下次相逢，我希望可以得到你，就这么两句。”

无敌神剑对文俊恶狠狠他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自投罗网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这次你可死字了。”剑缓缓上扬，一步步向文俊走近。

凤翅金刀突然收刀入鞘，铁青着脸道：“姓寇的，咱们这笔帐，在铜管山二廊庙一起算，你要不来，江湖上就没有你无敌神剑的名号。”

无敌神剑做然地转身答道：“十天后，中午时刻。”

“老夫届时恭候，后会有期。”

率众门下等人撤后，又向冷然屹立的文俊说道：“小子，希望你这次别死在他们手中，长江插手之帐，你记清了。”

“要不要小爷也要一次约会呢！”

“老夫随时候你。”说完后，手一招，径自走了。

黑衣的聂姑娘轻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仇人可真不少，双雄一霸你全惹上啦？寇叔叔，且慢动手，等会不迟，赵大姐有话问他。”

无敌神剑缓缓退下，其实他力对凤翅金刀，已经筋疲力尽，要他和文俊再对，他可不敢轻易动手。

文俊可放他不过，出言激他道：“神剑无敌却处下风，端的辱没了这把含光神剑。”

姜是老的辣，无敌神剑不上当，他仅一撇嘴巴：“老夫不吃口激，等会，你会有机会领略到剑神的手段，只怕你一下子呜呼哀哉，就没机会了。”

桃花仙史轻扭腰肢，与黑衣和妇站成并排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上次用棋子破了我五朵桃花，胜是胜了，为什么溜了呢？那恨海狂人可是和你同来的。”

“呸，好不知羞耻，谁是你的小兄弟？告诉你，小爷不答任何人间话，

要动手请便，别罗嗦。”不答却是答了。

“这时可不是你逞强的时候，要不回答，于你一无好处。之瘟氛山庄，与阎王谷作对，大闹兹云庵，和惊天堡结下梁子，刚才风翅金刀又找你算帐，武胜关白道盟主你也惹！小兄弟双雄一霸岂是好惹的？他也不……”

文俊的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双凶一霸不好惹，在下却惹了，有什么鬼画符的伎俩拿出来好了，你们又能怎样？”

黑衣少妇说道：“小兄弟。刚则易折，你和我们作对……”

文俊抢着道：“住刚谁和你们作对？如何不自问所行所事，究竟是和谁作对？”

铁掌开碑大吼道：“小狗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在报应神玄衣仙子姑娘面前，何敢大呼小叫，罪该万死。”

“不要脸的，你吠什么？掌下游魄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。”又向绿衣仙女冷笑道：“阎王谷报应神，全是恶毒之辈，想不到姑娘也是之一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”

“难以置信之事多着呢？只怪你孤陋，你既不报名亮号，我不怪你，只是有一事你非答允不可。”

“小爷从不怪允任何人的信诺你就免谈吧。”

“你非允不可，就是随本姑娘返回那阎王谷。”

“哈哈，姑娘你到一厢情愿。”

“这是不得已之事，据黎叔叔所闻，二姑娘所说，她对你定然是情有所钟，只要你能到阎王谷一走，你的生命安全我负责，所以你非去不可。”

“假使我不去呢？”

“那很简单，玄衣仙子言出必有行，江湖中想违本姑娘意旨之人，从未曾有，你也不会是例外，不去的话，本姑娘只好硬请你啦。”

说完，娇媚一笑，娇美绝伦，谁曾想到这么一位绝色佳人，会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”

文俊轻蔑地问答：“你比无敌神剑高明到哪里？”

“姑娘剑术与老夫相伯仲，但奇门秘学胜老夫多矣。”无敌神剑抢着说。

“奇门秘学？大概是鬼域伎俩，小爷如非必要，不愿和妇人女子动手，少陪！”声出，人已向后腾空而起。

他快，玄衣仙子也不慢，如影附近形直射而出，玉指倏弹，一缕指风迎面射到。

好个文俊，半空中自上倏升五尺。“龙腾九形”身形扶摇直上，指风落空，猛一吐气。

“狂鹰掠食”向下一穿，向玄衣仙子头际猛袭过来。

玄衣仙子似早料到他有此一着，一翻娇躯，她的轻功亦已登峰造极，转身出手恰到好处。她的右手已将文俊的左小臂扣实，右手五指，已点到文俊时胸前七处大穴。

两人身在闪空，面面对，男在上女在下，精彩之至，假使掉下来，够瞧的。

文俊冷哼一声，双腿一缩，恰好扣住了她的小腿骨上。

她的鞋尖已失去效用，左手一收一扣，不但已将她的手崩开，及而扣住了她的手肘黑绸衣薄如蝉翼，着手处温暖，柔似是章鱼脚爪，毫着力处。

他心中一惊，右掌本来托住她的左手，本想硬生生扭掉。她的五个玉指，由于心中一惊便半推半就，他臂有千斤神力，玄衣仙子怎能挡住？恰好一掌按在她的酥胸上，那高耸如山的双乳向上沉，文俊已再次腾空而起。

玄衣仙女发出一阵荡笑，悠然落地。

两人空中相拼，生死一绝，换招分合，不过是瞬间之事，令人难辨他们究竟是如何换招的。

文俊借力腾飞，飘出五丈余，正要下落，蓦地银影一闪，一阵灰雾向上一升。

他知道是瘟氛山庄毒粉，发自那六名银衣少年的银管中，一声长啸，“苍鹰日转”身法倏出，双臂一张，虎躯半旋，向上一升，再向一侧飞掠而下。

玄衣仙女一身柔骨，练的是“乾元至柔缩骨功”练到十成火候，任何外加力道亦可消散于无形，她练的已有八成。

可是她被文俊那一掌印在最敏感地带，却有点受不了，他在十大报应神中，算是尚有人性一个，别看她外表如桃花媚骨天生，大胆泼辣，十足的一个荡妇尤物。

可是事实并非如此，在她一生中，却从未领略过风月滋味，安身如玉，在她三十年的年华中，一直任其虚度。

因为她练的是至柔之功，所以，与人相挤时，以近身攻击最有效，是发挥以柔刚的威力最佳手法，因而她外表媚笑如花，迷人心魄，她也就利用这点天赋来使，近身相拼，无往而不胜。

可惜她赶上不好色的文俊，无所施其技，虽扣住文俊的小臂，足尖也毫厘之差，几乎点中了他的七星大穴，无如文俊，首先用脚制住她一双要命铁尖。不让她用脚去伤对方。

而文俊的小臂，宛如金钢，且有雄浑无此的潜力向外反震，不由她不松手，反被文俊扣住手腕，要不是她的柔功已有八成，手肘非碎不可，也幸而文俊心中一惊，不知道是什么魔力所至，竟然急忙松手，不然她也得吃点苦头了。

她一生守身如玉，古并不波，一见文俊那绝代风华的英俊模样，心湖已经泛波澜，尤其是他不被美色所迷，傲岸风华，令她暗暗地心仪不已。

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。得来容易的物视如粪土，越不易获得他求之更切，她就是有这种心情。许多追求她的男人，她都视同粪土，文俊对她不假辞色，她却心动拉！”

文俊那一掌，打在她最敏感地带，她一生中守身如玉；从未经过这种电触，简直无法形容的奇境，只感到浑身酥软，不由轻笑出声，几乎在地上，当众出丑。

她站稳后，文俊已用令人骇异的奇功“龙腾跃”和“鹰翻翔”的身法，在六个银衣人围攻下，再次超越重围，向一旁掠出了。

她不知是什么攻，脱口叫道：“这是昆仑龙胜的大九式，你是昆仑弟子。

桃花仙史道：“不是的，龙胜大九式我知道的，上次在扬州官道，被他救走的另一个无名小年，才是昆仑弟子，快！我们截住他。

“上啊！赵大姐，可不要伤他。”

两人向文俊落下处急射而出。

人影闪动，刀光剑影，二十六名高手向四面一围，将文俊包在中间。

文俊暗暗心急，一声长啸，双拳齐飞，狂风暴雨似电向北冲去。

北面是无敌神剑寇春风，和另五名使剑在汉，含光剑连声呼啸，剑气逼人，千百道银芒飞洒而出。

文俊不敢硬打，向后面追到两个女人，辟出两掌，向东飞奔。

东面是单掌开碑，和四名银衣小年，掌风如惊涛骇浪，灰色青雾在银管中狂喷而出，他可不敢闹了。

憋得他火起，飞退五丈，半空中，弹开锁口，手按在天残剑上，发现一声龙吟长啸，天残剑已出鞘半寸有余。

突然，一声人心魄的娇喝传到：“不要脸！都给我住手？”

“嗯嗯……”一声闷哼，一个使剑的大汉飞仆三丈外，无敌神剑面如死灰，手中剑软弱地垂下，一步步踉跄向后退，神色异常恐怕怖，嘴角泛起血迹。

众人只觉耳鼓欲裂，血脉翻腾，乖乖地住手。

文俊扣好剑，轻哨一声，低耳自语道：“是她！天残剑用不着了，她年纪比我还轻，功力深厚啊！我！再加十倍苦练，也不及她目前的造诣。

正北边官道当中，卓立着一个美若天人。头挽了三丫髻的绿裳少女，正是湖口官道，作弄文俊的凤姑娘。

远远地隐闻蹄声，正向这急驰。

她秀眉带煞，冷电似的眼神，扫视众人一遍，最后目光落在文俊身上，杀气立时消溶，接着悠悠一欢。

桃花仙女看她目光一落文俊身上，立时变得柔和，只觉一股酸气往上冒，按捺不下，常人不足以了解女人，她知道，这种光芒，正是衷心真情的流露。

她对文俊的看法，正如绿飞鸿卜雁抱有同一见解，得不到就毁他，可怜！这种在不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女人！

她看到无敌神剑的惨象，也看到飞跃三丈外的大汉，量但她的嫉妒，已经蒙蔽了她的聪明。

她暗暗扣了五朵桃花，目闪凶光，缓缓地向怪姑娘欺近，沉声说道：“丫头，你敢管惊天堡和阎王谷的闲事？”

凤姑娘轻瞥她一眼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本姑娘初履江湖，盛闻武林人才济济，尤以什么双凶一霸最负盛名，雄霸江湖，起初，本姑娘未敢全信，只道是传闻之讹，但自经江南豫章，却证明并非子虚。

桃花仙史冷冷地答道：“你该信的，不然你就别想在江湖混。”已经到了凤姑娘身前八尺。

“是啊！事实俱在，不得不信，你可是惊天堡的？”

“正是，桃花仙史赵桂贞，你有耳闻吧。”

“正相反，这名号陌生得很，贵堡有个矮胖子，叫什么湖以仙吧？”

“有的那是本堡的外眼线，功力名列四流。”

“就是这两个木头昨晚在南昌府闹市，已被本姑娘沉于东湖，他俩已不能替贵堡效力了。”

“丫头，你也得死。”

桃花仙史玉指一场，五朵金花呼啸而出，疾射凤姑娘胸前大穴。

文俊大吼一声，五枚黑棋子锐啸飞射，叮叮数声，清脆声乍起，十五块碎花和黑棋子四下迸散。碎片一近凤姑娘身畔，全都在三尺外翩然落地。

凤姑娘看着文俊一笑，右手翠袖缓缓地扬起。

“赵姑娘，快退！”无敌神剑急切地大声喊。

桃花仙心中一寒，突然想起无敌神剑的惨白脸色，和他嘴角的血迹，猛然间她向后退了几步。

可是，晚了半步，凤姑娘的翠袖已缓缓拂出，一股柔和，而无可抗拒的微风，将桃花仙直送出四丈以外。

她踉跄站定，粉面顿成死灰，只觉胸口热血向上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摇折欲倒，要不是恰好暴退，这一条命，非呜呼哀哉不可。

玄衣仙子脸色泛白，慌不迭将她扶住，骇然盯视凤姑娘那明艳的笑容，似乎有点不相信这是事实。

凤姑娘的笑，是对文俊的，凤目一扫众人，那令人发冷的目中寒芒倏现，她缓缓地说：“你这毒蛇，死有余辜！”又向众人说：“你们都是惊天堡和阎王谷的人，饶你们不得呀。”

“她缓缓移动步，向众人款款走去。

文俊早领略过她的神奇功力，知道不妙。

她是残忍好杀之人，心中不是不忍，忙拱手高叫道：

“姑娘请手下留情，听区区一言。”

怪姑娘闻声止步，剪水双瞳，寒芒又欢，不解地问道：“侠让我网开一面？可是，又为什么呢？”

“如姑娘所言，双凶一霸门下，无一不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之辈，但究其根由，双雄一霸方是罪魁祸首，他们不这是仅供驱仗之人，听命行事而已，姑娘功臻化境，技绝天人，杀他们，不过举手之劳，但上有好生之意，区区斗胆，乞请姑娘高抬贵手，给他们一次改恶从善的机会吧。”

凤姑娘粉面一变，垂下头沉吟片刻。

这时，蹄声渐近，前面匹是姥姥小姑娘，后一匹是空鞍，文俊都认识。

三匹马在凤姑娘身后止步，她抬头诧异地问道：“他们刚才不是围攻你么？怎么替他们求情？”

“个人造诣，你们任何一人也奈我不得，情急群欧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在下只好原谅他们，不愿追究，请姑娘手下留情，不过是于侧隐之心，尚望姑娘明辨。”

马上的姥姥轻轻点首，表示嘉许。凤姑娘“哦”了一声，少侠的意见，是饶他们这一次了。”

“区区正是如此。”

“就是放他们走吗？”

“谢谢姑娘大度。”

“我没说放他们走呀？”怪姑娘故意地放刁。

文俊不悦他说道：“放与不放，全在姑娘，区区行事但求无愧于心，生平绝不受人恩惠，为他们求情，不过是但求心安之事，并无恩惠在内，反正他们都是区区之生死对头，或许，日后可能被他们将我挫骨扬灰，或许被剥皮示众，这并不是不可能之事，我何必卷入这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恩怨漩涡？”

说完，大踏步地走了。

凤姑娘心中大急，唤道：“少侠请留步。”

文俊站住了，并没转身，沉沉他说道，“区区也是心如铁石之人，下手不留余地，今后替生死对头求情，真乃令自己亦难以置信，区区言于此，算

我白说了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难说话。”凤姑娘幽幽一叹，又道：“既然你不怕他们报复，我且饶他们一次吧。”

她自己感到意外，这是她一生中，惟一在一个男孩子前低头的一次，乃是绝无仅有的。

她向来人略一挥手，冷漠地：“你们该走了，日后相逢，希望你们自爱些，免得糟踏了今天的情份，要是谁想找本姑娘算帐，大可在江湖上去找，中原道上，本姑娘还有近三月的飘萍身影，三月后请恕不奉陪，转告你们的主人，做恶多端，将会自食其果，或许本姑娘要取他们项上人头，走吧，快走！”

“不！”文俊转身说：“惊天堡宇宙神龙的头，可不能随便取，那是我的。”

凤姑娘微笑回答：“好的！就留给你！”

铁掌开碑扶着无敌神剑上马，玄衣仙女也扶着桃花仙史蹬骑，怨毒地盯了文俊和凤姑娘一眼，驱马向南昌奔去，临行还加瞪咬牙。

玄衣仙子的剪水双瞳中，并不是怨狠光芒，而是一种，无比神秘的光采，她和桃花仙史同乘一骑，慢慢地走在最前。

第十六章

不久，前面的人已经看不见影子，后面了无人踪，她在桃花仙史的耳畔，轻累地问道：“姐姐，我送你回惊天堡！”

“不必了，那丫头不知用什么奇功，震伤了我的内腑，我必须在南昌好好治理，而且，我不会就此返回汉中，走遍天涯，我必然将他得到。”

玄衣仙子心中一跳，急问道：“哪一个他？他是谁？”

“就是他，刚才那俊年轻人。”

“得到他，你又怎样呢？”

玄衣仙子脸色一变，但在鞍后，桃花仙史未从知悉。

“得到了他，我和他找处安身立命之处，合籍双修，要是不能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也不愿别人得去，把人毁了。”

“令主的孙千金也是这意思，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哼！那毛丫头面首满天下，年轻，美丽，找个如意郎君等于拾泥土之易。而我，四十出头，做宇宙神龙的情妇，等于自带枷锁，江湖谁不怕我？找个真诚要我的人委实不易。毛丫头敢给我争，哼，休怪我桃花仙史狠心。”

“他和你只相见两次，不啻水火，他怎会爱你呢？真诚相爱从何而来？”

“他会有的，上次他的满天暗器，本可以将我击伤，但他没有，这次，眼看要毁经绿衣丫头奇功下，也是他救了我们，如果他心无有念，怎么出此？”

“你忘了，我是阎王谷的人，胳膊是向内的，雁姑娘是我的晚辈啊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也只有我们这种人，能够互相了解和同情，你不会对她说是么？”

“说着，她的左时有意无意，正紧挽着玄衣仙子的左乳期间上。

“可能我会同情你，但目下，我还难下结论。”玄衣仙子心里暗暗冷笑，并没有回避手肘的意思，他练的是柔骨功，穴道可以移动不怕桃花仙史下毒手。

“我行道江湖二十年，直至今今天，总算遇着个引起我强烈的爱和恨的人，我在心中发誓，得不到他，就毁了他、即使同归于尽，亦觉心甜。”

“人真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”

“好妹妹，我知道，你瞧不起男人，一生中绝不会对以动情，世上也没有值得你倾心的男人，三十年岁月，古井无波，久之成羽，难怪你不解此中情趣，自然不会这这种强烈的感受，总之，我认为这是值得的。”

玄衣仙子并未管腔，她回味和文俊交手的情景，那时的心情，和胸间的一掌的奇妙感受，只觉得浑身一阵势，粉面泛上赤霞，似乎力道全失，她心中自问：“聂翠花啊，你真是不会对男人动情吗？三十年岁月等闲过，心湖中真的不会泛起涟漪？”

突然，她恍然大悟，心底暗叫道：“不！我不是苦井的死水，也希望爱人，也愿被别人所迷，我怎能目睹十二年前的悲剧，而痛恨天下所有男人啊？我该爱的，就是他！他多么与众不同啊，我该有爱他的权力。”

她仰天吁口气。粉面上泛起一道神秘的彩霞。

“我这伤需将养半月以上，好妹妹、你能替我追查他的去向和下落么？千万别伤他，我宁愿他在拒绝我时，被我所杀，不愿意假手于你呀。”

玄衣仙子心中一震，打一冷战，信口道：“大姐，你和他交过手，他的功力比你还高，要杀他谈何容易？小妹更不成哩。”

“好妹妹，你真笨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，只怕功夫深，他逃不了我的裙下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之理？再说姐姐我一身媚骨，房中事自信举世无匹，月貌花容，天赋丽质，只稍擒住他保证他乖乖在我裙下称臣。

“死心塌地，永爱不渝。你等着瞧好看的吧。”

“玄衣仙子又是一寒，暮地，粉面上泛起杀机剪水双瞳，凶光四散，她不经意地问道：“假使他不被你美色所惑？”

“不会的，当鱼水合欢后，他不会再生二心的，我这迷魂彩巾将使他欲仙欲死，假使他定力高明，不为所动呢？”

玄衣仙子有点紧张。

桃花仙史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杀了他。”

玄衣仙子冷漠他说：“你没有机会了。”

桃花仙史只感到命门穴上一麻，本来从后面伸来，挽着她腰的那只玉手，中指不偏不倚地，正捺住胸下七砍大穴上，前后两穴都是致命要害，她内腑伤势本来就够沉重，怎禁玄仙子全力一击。

玄衣仙子将她死抱在身前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你的爱和恨都强烈，心肠又太过歹毒，我不杀你，你会对他做出任何卑劣之事。别怪我，因为……因为我……我也爱他！我送你到南昌去，让惊天堡派接你。”

可笑这两个不正常的女人，竟然为了个陌生男人，自相残杀起来，要让文俊知道，不知他有何感觉？

文俊目送绿衣仙子等人去远，方凤姑娘拱手为礼道：“姑娘这份厚情，如果区区留得余生，或许有图报之日。告辞。”转身大踏步地走了。

风姑娘望着他的背影发呆，似有无限地委曲。

“孩子，你过来。”姥姥下了马，向文俊招手。

“文俊怔了怔，但略一迟疑，缓缓向老太婆走去，躬身一礼道：”婆婆，有事请吩咐，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“孩子，别气虎虎地老大不愿意，老身是诚心相请。”

“晚辈不敢。”

“你不是不敢，而是对湖口官道之事不释于怀，是么？”

“不是的，婆婆，假使因此，晚辈岂配挤身武林？”

“老身也有同感，看你不是那种人，孩子，能告诉我你的大名么。”

文俊有点作难，委婉他说道：“晚辈命运多难，闯荡江湖不过三月，与武林名声显赫的人物为敌，对头四起，强敌环伺，故不敢透露身世名号，婆婆明人，能当谅我。”

“老身不能怪你，你可愿知道我的来历吗？孩子。”

“晚辈愿闻。”

“老身久处海外，已久疏武林，名号早已淡忘。你叫我一声姥姥足矣。”

“姥姥，晚辈放肆了。”

老太婆似乎很高兴，指着身后凝盼的凤姑娘说：“这老身的小主人一凌云凤姑娘，那是主人的爱徒，凤姑娘的妹妹一玉姑娘。”

文俊向两闰姑娘抱拳一礼，说道：“姑娘技绝天人，区区初履江湖，不知姑娘芳名，幸勿见怪。”

两姑娘赶忙回礼，看文俊那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不禁泛起笑意。

姥姥又说道：“江湖中妄语甚多，老身看小侠英雄内蕴，又才成恃重，故将来历，告知，希少侠代守秘密。”

文俊接口道：“隔墙有耳，姥姥，晚辈认为不必说了。”

“目前当然不便说，他们走了再说不迟。”

姥姥一面说，一面向正欲离开的瑛姑娘摇手道：“点上他们的穴道，不可伤他性命。”

“是”字一出，瑛姑娘快如雷闪，向竹林中一闪而没。眨眼提出两男一女到道中。

文俊心中一惊，暗说：“这小姑娘的身法比我还胜一筹，我得好好用功啊！”

玉姑娘左手提着两个男人腰带，右手提着一个劲装女郎的腰带，吊在路中，娇笑道：“姥姥，他们不象坏人，全捉来了。”

说完，往地下放，两男女面向地，状如死人，文俊俯身将他们一一翻开，“这是晚辈的朋友，我……我不愿见他们。”说完，展开魅形轻功，向南昌飞去。

“孩子……”姥姥声一出，他已远出二三十丈外去了。

两女面面相觑，垂下粉头。

姥姥摇头，轻叹道：“这孩子，身世秘奇，必有难言之隐，却又心地善良，这种人，如流入邪道，不知要在杀多少性命啊！”

“姥姥，我们可否跟踪他呢？”凤姑娘问道。

“不容易啊！姑娘。他功少不北，行动飘忽，我们怎能追踪他呢？你不看他的轻功么？快如闪电，比你的轻功相去亦不大远，假以时日，说不定会成为武林首屈一指的盖世英材。

因为他年轻，正在突飞猛进呢！”

玉姑娘说道：“姥姥。我们可以试试，跟着他走，也许能找到我们要找

的人。”

姥姥说道：“且试看吧，今晚返回南昌。”

玉姑娘，拍开两男一女的穴道，径自取坐骑去了。

两少年穴道一解，知觉全复，和少女同时爬起，怔怔地凝视着姥姥和姑娘，姥姥笑问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不是歹徒，为何行动又那么暧昧呢？”

稍年长的少年答道：“我们偶见一个人，刚发觉和你们在路中，突然人事不省，怪事！”

他怎么不见了。”

“你是问刚才那少年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少年回答。

“他说你们是他的朋友，但他有事先走了一步，他真是你们朋友吗？”

“哼，谁是他朋友，我们正要找他算帐。”少年恨恨他说。脸上不太好看。

凤姑娘正待发话，那小姑娘说：“哥哥，你能这样说吗？他……”

“不许你说。”少年争叫。

姥姥仍微笑，兹和他说：“孩子，难道你与他有仇？”

少年蓦地涨红脸说：“不！只是为了……只是为了……一位……唉，不说啦。”

“他姓什么？你真要找他？”

“怎么不真？只是……只是我还不知他的姓名，仅知爷的名字叫什么俊，其它，就毫无所知了。”

“孩子，这真是奇闻，一无仇，更不知他的姓名，你却要找他算帐，岂不可笑，孩子，何必呢？他已经走出二十里外了，你不必追踪他啦。”

“我要追的，我永远不会饶，妹妹，你回家去吧。我和二弟非找到他不可，芝妹妹那里绝不许透露我们的消息，找到了他，我自会去找她。”

“姑娘说道：“哥哥，爹在等着呢！你……”

“三妹，别替我们打算。爹会原谅我们，二弟！走！”说完两人向扬州奔去。

小姑娘知道无法阻止，向南昌走去。

凤姑娘凝视她的身影，这种奥妙的情景，只有女人才能了解。

“走吧，姑娘，我们到南昌找他。”说毕，跳上马背。

“哼，但愿……而不是……”凤姑娘低头自语。

“姐姐，走阿，别晚了一步哩！”王姑娘在马背上叫。

“俊……要不是这三个讨厌鬼找岔；他会说出姓名的。”姑娘低头自语。

三匹马向着南昌奔去。

十来里，片刻即过，由于这一带都是平原，虽距南昌只有十余里，但仍难望及。

官道中行人渐多，贩夫走卒，已是未牌时分，行人都在匆匆赶路。

三匹马看看要赶上前面的香车，姥姥已到了车后百余丈。

香车仍在缓缓前行。

前面一条三叉口，正中一条乃是南昌的大道，在官道左侧奔流，草木十分茂盛。

中间大道一字排开，五匹雄驹，五个高高矮矮的大汉，中间两人，正注视他们。

官道两侧，分蹲着两个怪物，说怪真怪，二个高仅四尺，瘦得只剩一

个骨架子的老人，满头两尺长的自发披在头后，乱得象个鸟巢，半闭的老眼，脸上除了一层皮，找不到四两肉。头下短胡须，也是乱横交错，身穿一件土褐色的布褂，破布鞋，他蹲在路旁，像在打瞌睡，一条褐色打狗棒，正倚在他肩上。

路对面那人也怪！那么大的太阳；他竟穿着棉衣，戴着破斗笠。人也够矮，不令超过五尺，年纪总在一百高龄，因为他头后露出的发脚太少，也是其白如银，满脸皱纹翻着白眼，皱着小鼻子，毫无血色的口唇外，露出两只硕果仅存的黑残大齿，他蹲在路右，双手握住一根竹竿，竿尖有粗如小指的黑钓丝，长约八尺，正伸出路中，那令人感到古怪的白果眼，正一眨不眨地看着钓丝尖端呢。

两个怪人一动不动，神情怪极，乍看去，像是两个已经断了气的僵尸。

双方愈来愈近，车和马都都在三叉路口停住了。

达摩剑雷平打量对方片刻，然后独自骑马上前，向静静安坐在马背神鞭伽蓝略略一拱手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姓雷的，你真料到了，咱们也用不着空论是非，沙某今天要以掌中剑领教少林绝学，你不会扫兴吧？”

“咱们这一场拼杀，看来难以避免了！好吧，在下成全你就是。”

雷平缓缓下马，正待拔出鞍旁长剑，雷安已出声叫道：“大哥，打旗儿的先上，让我先战沙大哥的夺魂神剑。”

他说完，一跃下马，拔出鞍旁长剑，将衣尾掖在腰带上，缓步上前，向夺魄神剑点头道：“沙大侠，咱们点到为止，雷某敬候高明。”

夺魄神剑阴森一笑，拔剑下马，一身前一面说：“阁下以为是以武会友吗？嘿嘿，你头脑有点糊涂了。”

“在下也真的糊涂了，我不该放你走路的，看来善门难开，在下真的错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立下门户。

“哎呀，糟透，走掉！”穿棉衣的怪物实然大叫，他手中的钓竿悠动不已。

“我老儿不该放他的，下次你绝走不了啦”竿子随声止住颤动。

“老怪物，你钓的是什么？”对面的老怪物睁开花眼问。

“走了你还钓，见鬼？”说完，又在打瞌睡。

奔魄神剑恍若未闻，三剑一奇却怔一怔，但艺高人胆大，夷然不惧。

神鞭伽蓝也下了马，按了按腰间乌光闪闪的九节钢鞭，神色肃然，缓步上前。

达摩剑雷平也剑隐时后，缓步走近。夺魄神剑徐徐举剑，眼中凶光暴射。

十余丈外的草中，正隐伏着文俊，他心说道：“真是巧合，三年前荆门道，偷观这两个家伙行凶，险些掉小命，谁想到今天又适逢其会呢？这次可得小心，那俩个老怪物定是难缠的家伙，看去其貌不扬，状极狠琐，但准是武林名宿无疑？”凤姑娘三骑骏马也到了，见这剑拔驾张的场面，她们不走啦了，勒住马在旁观看，两个姑娘注意香车，姥姥却神色凝重，盯着两个怪物，脸上的慈容完全消失。

三剑一奇神色肃穆，长剑徐徐举起。

夺魄神剑眼中凶光暴射，剑尖前引。

对方距离越拉越近，丈六，丈二，一丈，只有八尺了。

每一步皆沉实凝重，每一寸都是危机，旁观的人，手心都沁出汗水，瞪着眼注视着轻微颤动的剑尖。

猛的一声虎吼，剑影漫天，银光飞洒，人影乍合乍分，两人已拼了一招。

夺魄神剑脸色泛白，三剑一奇一无表情的站着。

“好一招‘苦海慈航’，可惜在错剑的瞬间，旋剑的潜力未能全发挥，可惜。”蹲在路左的老头子漠然他说。

神剑伽蓝汉和另外三名大汉大为吃惊，夺魄神剑心中一惊。

三剑一奇冷然注视剑尖，毫无表情他说：“第一剑，下一剑是‘共证菩提’中含十变，绵绵变幻。生死须臾。”

剑失发出一阵一刺耳的嗡嗡劲啸，手肘微向前提，剑身徐徐下沉三寸，身形倏动。

百十朵银花飞舞，两个人影急闪，登激荡起阵阵气流，刺耳的震啸声震人心魄。

银花将夺魄神剑迫得后移八尺，仍在飞腾搏击，逐渐难分彼此，只见青影在剑影中逐渐后移。

神鞭伽蓝心中一凛，他知道，三剑一奇在江湖上大有名声，对敌时极少使用三招以上，对手非灰头土脸不可。

三招后如不见分晓，他袖中一枚梭形飞针及时飞出。配合剑势飞腾，中者必死，所以绰号‘三剑一奇’。

他这一招“共证菩提”乃是少林达摩剑法之长，剑已飞出丈外。落在傍边水池内。

在两人之间，站着路左那打瞌睡老人，他这时大概还没将瞌睡虫赶走，仍是那半死不活的怪模样，打狗棒夹在肋下，半垂着头，似乎还没睡够。

达摩剑在吃一惊，急步到兄弟身旁，伸身接在他背心命门，惊问道：“安弟，受伤了吗？”

三剑一奇有气无力说：“不打紧，老怪物奇异的掌风。击中我的左胸，内腑感到难受。”

老怪物闭着眼说道：“岂只难受，你活不了啦！”

“你没有忘了少林的八宝夺命丹？哼！”雷平冷笑着回答，他探囊取出一只小玉瓶，取出一粒梧子大小丹丸，纳入雷安的口中。

“你既有八宝紫金奇命丹，定是慧字辈的门人，起字辈的俗家师兄，是吗？”

老怪物睁眼说话了，目中冷电似的精光，冷厉万分，令人望之生寒。

达摩剑将剑垂下，虎目中神光湛湛，慢慢向怪人走去，每一步沉重非常，他冷冷地道：“你说对了，在下正是藏经阁二佛中，笑脸佛的弟子，家师上慧下因，你猜得“不错，敢问阁下高姓。”

“你的武林辈份倒不矮，问我老人家，嘿嘿，说了会吓坏了你们小辈的胆。”

“我也不必问了，少林门下自从崆峒白龙峰一战，损伤了本门十余名好汉，故不再在江湖扬名立万，约束门人不许干预江湖是非。但少林弟子难以洁身自守，却也不愿自甘屈辱，沙东旭丧心病狂，犯下色戒，雷某一在相劝，已经情至义尽，老人家既然强行出头，仗奇奥功力伤在下兄弟，今天，雷某为维护武林正义，为了本门声誉，除了肝脑涂地，已不再作他求，老人家，请进招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”说完，立下门户，四平椿，剑立掌合，这是达摩剑法的起式‘童子拜佛’。

姥姥寒着脸说道：“义正词严，说的不卑不亢，说得好，年青人，这道理值得喝彩。”

老怪物鬼眼一翻，迫视着四五丈外的姥姥，险笑道：“老巫婆，你已经闻到了泥土味，离死不远，怎还在这活现眼？嘿嘿，报上名来，让我老头子听听。”

“北固叟，你真是如此健忘吗？”

北固叟吃惊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，四十年之久，竟然有人知道北固叟的名号，你不会是近代的武林人物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近五十年未履江湖，如果你真是健忘。我且说给你听听，不过我也问你一声，你们五怪除了你和那个半死的黑河钓叟外，那三个怪物那去哪儿了，还健在吧？”

北固叟和黑河钓叟的名号一经姥姥说出，除了夺魄神剑和两个姑娘外，全都大为震惊，连草中隐伏的文俊，也心中一惊。

这五怪是黑河钓叟、苗岭妖狐、五毒天尊、北固叟、邓峡人屠，这五个人见人怕，鬼见鬼愁的字内凶人，正是四十余年前，于恨海狂龙塞北人魔齐名的人物。

“双仙五怪两条龙，赤焰天残天地动。”这五怪就是他们。

北固叟心中一震，在旁蹲着的黑河钓叟惊的挺身站起，拖起钓竿进场，他脸上诧异之色，表露无疑。

他问道：“老巫婆，你怎知我们五个老怪？”

“我问你们，不是要你们问我，快滚开些！”又向北固叟问道：“那三个老怪呢？”

北固叟厌声答道：“没有答复我老人家的问话，你休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。”

“玉箫凤鸣，瑶台比翼。五十年，想不到你会忘了。”老太婆银发飘摇，目中寒光直射两怪心中。

两怪惊的倒退十余步，脸色骤变，冷汗直冒，浑身如中雷击，不住颤抖，黑河钓叟颊肉不住痉挛。惶然问道：“你...你是瑶台仙子.....华.....”

“华佩芝，想当年，双仙一向少问江湖是非，比翼双飞遨游天下，并未抛惹你们五怪，你们好狠毒的心肠，太白山峰头，暗设毒谋，群起而攻，令双仙艰伤折翼，生者哀死者含冤，你们所为何来？”

说着说着，老泪顺颊挂下，滴落尘埃，她一步步向两个怪物迫近，两怪物却步步向后退。

黑河钓叟急促分辩道：“你怪我不得，当年是邓蛛人屠妒忌玉箫仙客丘明月，而苗岭妖狐也深恨你独获如意朗君，故而唆使百毒天尊设计，得知你们夫妇要至信白峰头赏月，迫怀古人，奏箫曼舞以度中秋，所以乘机计算你们，我和北固老叟，不过是适逢会而已，可说与我俩毫无关连，你找错仇了。”

“不会错的，想当年，五怪横行中原，狼狈为好，从不落单，恨海狂人可以闯紧派的门，可以将剑痕留在武当学门的九梁冠上，可以迫塞北人魔绝迹中原，但是，他竟未能将你们五人的阵式破散，也取不了你们的项上人头，你们也从来不敢独自在江湖行走，却计算我夫妇这不管闲事的草野闲人，不关你们俩事？哼？只有三岁小孩可信！”

“你.....你想怎么样？”两怪同声急问。

“想怎么样？你们一躲四十年，踪迹不见，前后五十年岁月，五十年！

好漫长啊！如花似玉的瑶台仙子，已是年登古稀的鸡皮鹤发者太婆，五十年，你们可活得好？”

“当然好，不是活得好得好好得吗？”

老太婆寒着脸说道：“所以你们得死！”

“不见得。”两怪一左一右分开，钓鱼竿打狗棒缓缓举起。

“你们马上就见得了。”老太婆两只大袖已提到胸前。

“姥姥，由凤儿打发他们上路。”凤姑娘莲步生花，悄然往老太婆身畔一站。

“孩子，你不必管，这个仇不容许任何人插手的，送他们到在死城不算过份，你在那旁等等。”

“张大爹，我们快走啊！这里有狐骚味，嗅着怪难受的。”香车内突然传出一声甜美的嗓音，众人为之一惊。”“小姐，不打紧。”车座上的耆头满不在乎在说。

“不止如此，你可嗅到赤琼草的香味么？就是那淡淡的，令人昏然入睡的，又浑身舒适的幽香啊？呵！”她打了个呵欠，又说道：“我老儿要睡了，真要睡了。”说完，真的扶着座壁，沉沉睡去。

“呼呼！”除了神夺魄神剑。神鞭伽蓝和另三名大汉，一栽倒，立时睡去。

达摩剑雷平兄弟，长剑脱手落地，慢慢地躺了下去。这不过是眨眼间的事，姥姥怒叫道：“凤儿，玉儿，屏住呼吸，百毒老怪来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，一阵凄婉的怪笑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“晚了，赤琼草嗅之即昏，经脉自化七大罗金仙也难逃此难，你们到西苍找小瑶花，也许可以起死回生，但须在半个时辰找到，哈哈……”

笑声未落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人影疾闪。“呼拍”两声暴起，姥姥已突然发难，袖底罡风怒进，犹如狂涛怒卷。

黑河钓叟和北固叟也拼全力，打狗棒疾点。黑钓勾狂挥，双手一动优劣立分。

两个怪物被罡风震得连翻三个跟斗，向两侧飞起，姥姥不等他们落地，灰影快得令人肉眼难辨，已如影附形到了北固叟身畔，大袖倏挥。

“砰”一声闷响，三条人影疾分，北固叟直挺挺跌下地来，连人带棒陷入土中近尺，已是成了肉饼。

在姥姥的身畔两丈，摇摇晃晃站着个怪物，灰发披头，两截短衫，赤着一双大脚，短额，灰睛，凹鼻，实嘴，满口黑牙，身材高大，他身形一止，可以看出他一双毛茸茸的大手，十个指尖已全部折断，鲜血仍在狂流。

姥姥不理他，倏然一袖挥出，身形乍起。在同一瞬间，凤姑娘手中多了一把青芒映辉的长剑，剑影一闪，青芒突涨，黑河钓叟的身刚撇地面，绿影已到，青芒过处，血花四溅。他会变，变成三段，钓鱼竿也随着分家，那宝刃不伤的黑胶筋丝，竟断成八节。

也在此同时，草丛中飞起一朵红云，恰和瑛姑娘的绿色身影相遇，响起一声清朗的金铁交鸣，红绿人影乍分。玉姑娘手中一把青芒暴现的宝剑，仍在发出阵阵龙吟，她的身前丈余，站着个一身红裳，像一团火的中年人。一头略泛红丝的头，披散四周，她脚下多了一个发髻，上面还有宝石驻环，显然是从她头下掉下来的。绿影又闪，红影也动，两把地芒辉目的宝剑又缠在一起。

“走，让她们自生自灭！”刚才那鸦鸟般的嗓音又响。

随着语音，场中又生变化。

凤姑娘的宝剑刚透入夺魄神剑的前肌她自己倒下了。

玉姑娘和红衣女人也同时倒下，她的宝剑贯穿红裳女人的颈，她的绿衫也被红衣女人的宝剑，挑了胸衣，露出了白玉似的一道浅深合度的乳沟，莹洁的玉乳半露，可是并无丝毫伤处。

唯一能支持的是姥姥，她的对手是最凶残的邓崴的人屠，她那双大袖所发的罡风，将附近三丈内的茅草，震得全部连根拨起，四散纷飞。

邓崴人屠面如厉鬼，一双半废的毛手发不出多少力道，在罡风中左冲右突，及及可危。

姥姥渐觉睡意渐浓。

在激斗中，完全屏住呼吸是完全不可能的，而且她在愤怒之中发威，赤琼香已经乘虚而入，她虽有深厚的修为，也禁不住奇毒琼香的入侵。

她想：“看来今天难逃毒手，让百毒天尊逃脱，真是天意，我该想到五怪从不落单的事实才是啊！”

睡意益浓，力道渐散，突然她怒叫道：“人屠，你非死不可！”拼全力就是一‘上下交征’罡风怒发，力道足以震山荡海，地面飞沙走石。

邓崴人屠发出一声闷哼，飞撞三丈以外，倒地不起。姥姥也力尽倒地，立时昏睡如死。

所有的马匹，全都躺下了。

片刻，蓝影一闪，场中多了个身材高大的光头，一身蓝袍，足蹬半统蓝靴，腰中悬着一柄蓝汪汪的两尺二寸佛手，和一个大型的蓝色皮囊。

看上去有八十左右年纪，长像十分吓人，头皮光光泛淡淡蓝影，整个脸面也隐泛蓝光，一字眉，斗鸡眼，狮子，阔鼻唇，嘴唇皮也泛着蓝色，总之，他浑身上下都是蓝，蓝的叫人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，阴森森充满鬼气。

他冷看着躺在四周的男女老少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都死了。”

踱到姥姥身旁，又阴阴一笑道：“五十年，如花似玉的美女已成白发老妇，你怎想到有今天呢？今天你不要怪我，你不死，我非死不可，你的功力骇人听闻，大概已练成绝传和玄门罡气，所以惟有你死，我才可以重见天日。今日五怪已死其四，你也该死而无憾了。”

他张目四顾，目光落在前倾的香车上，又喃喃他说道：“色字头上一把刀，难怪佛门子弟为首戒。一切都因为车中美人，多可怕，北固叟收先徒不慎，这狗东西祸延师友，你不该有全尸的。”

说道探囊取颗蓝色的豆在丹丸，扣指一弹，丹丸直射两丈外夺魄神剑沙东旭的尸骨。

沙东旭的尸骨，冒起一阵蓝烟，渐渐膨胀，片刻，却像冰山雪花似的，只剩下袈衣履，和寸裂的一堆蓝色骨格。

“我得看看，香车上的美人，美到如何模样，真的令人值得肝脑涂地？”

他缓缓走近香车，伸出蓝色手爪，猛得掀开帷帐。

就在他一看之下，浑身突然传出一声隐隐声雷，他知道跑已来不及，仰面便倒，背一沾地，突然贴地飞出五丈外

一股淡淡轻雾，由车中缓缓飘出。

五毒天尊退出五丈外，刚站好身形，一声怒吼响自他身后，一股雄浑的掌风已经袭到他的后心。

他闪电似的横飘八尺，悠然转向一看，丈外站着一个小少年郎，正是文俊。

文俊冷冷地说道：“人死了，你还不放过，还想对付车中人，哼！快取解药来！”

五毒天尊怒火上冲，真想一掌半小子劈了，但他不能，刚才车中怪事把他吓了个胆裂魄飞。还敢逗留？他一声不哼，闪电向北边逸去。

文俊喝道：“不留下解药，走得了吗？展开身形追去。前奔的捷如飞星，后追的迅似奔电，渐渐的，双方的距离拉近了。

百毒天尊愈来愈惊，他在跳跃同时，衣袖中浇出一缕淡淡蓝烟，但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小伙子根本不受烟的影响，破空而来，全然无忧。

他修一甲子以上的轻功，已至炉火纯青之境，可是小伙子却比他高上半分，他怎能不惊？走不掉，只有一拼。他猛得斜飘两步，倏然转身，怒叫道：“滚！”并且，一掌劈出，劲风怒吼，疾如奔雷。

文俊也时时提防，一掌猛拍，“叭”一声巨响，劲道接实，双双被对方掌风震得后退。

“在本天尊的紫脆草所浸的百毒蓝掌下，沾者必死。小娃娃，你快准备后事。”

文俊闻言一怔，伸掌一看，了无异状，他冷笑道：“百毒蓝掌岂奈我何，咱们再来一掌。”声落人也急进，一记“力撼泰山”猛地拍出来。

百毒天尊怒叫道：“你找死。”也是一招“力撼泰山。”

两人都志在必得，掌心凝聚毕生功力，罡风名利，石破天惊。

轰然一声大震，百毒天尊退后五尺，蓝袍风动。额上青筋不住扭风，文俊功力虽然日来精进千里，但到底不如

百毒天尊精纯，飞退丈余，玉面略冷灰白。但他身轻玉浆洗练，不但百毒不侵，转瞬间，“真气得聚，他身形刚定，发出一声清啸，挟无穷威猛力道，疯狂猛扑。

轰然巨响中，官道四周飞沙走石，尘埃弥漫，人影乍合乍分，三进三退，百毒天尊惊然而惊，他想：“这小子功力虽不如我，但不，泊震伤，而且反震的力道似乎有增无减，更不怕百毒侵骨，这样下去，他已立于不败之地。反之，我将有力竭之时，这小子委实有超人能耐。只有用佛手中的销金奇毒伤他。”

于是百毒天尊怒喝道：“这样拼下去无尽期，兵刃上见过真章。”他撒下蓝汪汪的佛手，缓缓向前斜指。

文俊看了他奇门兵刃蓝色佛手，心中一惊，伸手弹开剑囊，握着天残剑柄，冷然道：“佛手中空，中藏毒物，老怪，你少打歪主意，留下解药，可以保你一世英名。”

“娃娃，你料得不错，佛手中藏有奇毒，沾着一点，管教你骨肉化泥，”“老怪，你如沾上，难道可解吗？”

“这东西乃天下奇毒，任何人也无法幸免，老夫亦不例外。”

文俊狂笑道：“哈哈，咱俩看谁在劫难逃，玩火焚身，该死的是你自己。”

“你在做白日梦。”他踏前一步道：“以一甲子修为的内家真力迫出毒液，凭力道就可洞壁穿洞，你怎能幸免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，上吧！”一声剑啸，天残剑倏然出鞘。百毒天尊神色骤变，情不自禁后退一步惶然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恨海狂人弟子？”

“不，他老人家对在下有援艺之恩，但无师徒之名，在下还不够资格列入他老人家的门下。”

“你可知道我老人家的过去，与恨海狂人的恩怨牵连？”

“在下一无所知，也没知道的必要，在下只为你囊中而来，要是你冲着天残剑而来，在下接着就是。”

“那也好，你到承受了恨海狂人的气质，狂放，但你自问成吗？”

“哈哈！成与不成，手底下自有分晓，我进招了。”

“慢着，恨海狂人一生没打过败仗，你可别辱没了这把天残剑。”

“你说对了，在下倾全力而为，自天残剑下逃生的少之又少，在下手中，还未减当年威风。”

“希望这次你也能保全天残剑的声誉，你将得到解药，也得到好处，先留下你的大名。”

“姓名不必问，我自己取的绰号，恨天狂龙。”

“人中之龙，好！豪气可加赞赏，我可进招了。”

文俊的天残剑徐徐下降，心神合一，在瞬息之中，攻出了数剑。

万千锈影贴地飞旋，闪电似澈地而来，与蓝光一触，发出阵阵清鸣，蓝光向后，接着一声长啸，锈影怒张，追逐着蓝光，冲天而起。

龙形十二剑精妙处，就是一招中变幻莫测，先迫敌随我意而动，而后一击而中。

“大地龙腾”先攻敌下盘，荡开对方兵刃，乘隙猛进，百毒天尊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向后上方飞退，他不得不随而动。

半空中风动雷鸣，劲气锐啸，在这时，蓝光一闪，箭似向左两丈外疾落。

锈影向上一升，实然折向斜飞，逐着蓝光飞掠而下，这是“苍龙入云”身法。文俊身剑合一，凌空下扑，似一道小小的龙卷风，“嗤”一声，旋了一个六丈大小的圆圈，“刷”一声又横射五丈人影重现，双方相距五丈对立。

百毒天尊蓝脸向上升——一起一阵淡淡蓝雾，满是汗渍。他手中蓝色昆苍棠木所造的佛手，两侧印了三道裂痕，深约一分，这是天残剑指拍所成的遗痕。

他叹息一声，将佛手插好，对文俊道：“老夫仍是不敌神奥的天残剑法。你，剑法仍差，当年在恨海狂人剑下，三招不到。老夫差点呜呼哀哉。而且，你内力委实未登堂入室，还得痛下苦功，日后独尊武林，乃指日可待之事。”

他解下腰中蓝色皮囊，抛给文俊，又道：“老夫不愿出山，但被北固叟所迫，要重行争霸江湖，实非老夫所愿，故只带三五种厅毒，以作防身之用，那老太婆是当年的双仙五怪两条龙的双仙之一，名叫瑶台仙子，华佩芝。你救醒她，对她说：“百毒天尊悔当年，四十年难消心中之疚，今还她一臂一耳；不要找我了，”天下之大，足可容下我这残废孤零的老头。囊中有各种解毒之药，有绢书一本，说明各种症候，及用药之方，赠给你造福武林，我走了，说完，伸左手在右臂上一抹，再一指，蓝色的右臂和一只左耳“噗”一声跌落尘埃，淡蓝色的色液急如泉涌。他头也不回，大踏步走了。

文俊怔怔注视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一阵哀伤，实然叫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“好自为乞珍重。”百毒天尊声落，蓝色身影加快，消失在官道转角处。

四周寂静如死，人躺，马横，凄凉之至，早先那场激烈的打斗，早将

行人吓得飞逃，故这时鬼影皆无。

片刻，文俊如飞而至，到了现场。他打开蓝色皮囊。取出一个小玉瓶，倒出十余朵朱红的乾枯小花球，一一往众人人口中塞去。

雷平兄弟，姥姥和两位姑娘，当他将花塞入姑娘口中时，顺手撕下她半幅衣袖，掩住她半敞的酥胸，他转过身，给老头塞入一朵，然后正要掀起车帘，突然他自语道：“不成，里面是不许张望的闺阁内眷，我不能看的。”取了一朵瑶花，由车帘隙中伸入。再擦亮火折子，燃着一朵，在十匹牲口鼻端熏上片刻，方闪身躲在丈外的草中；隐身以待。

最先醒的是姥姥，然后是凤姑娘，瑛姑娘刚座起，惊侧一声，赶忙捉住倏落的衣袖，诧异的说：“姥姥，是谁救了我们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绝不会是百毒天尊谁有西昆仑的朱瑶花呢？我想不久会真相大白的走吧！”

众人整理颓顿不甚的骏马，各自走了，走在最后的是那部香车，雷平兄弟垂头丧气，闷闷不乐。走着走着，雷平突然道：“张大爹，我兄弟不才，险些误了小姐性命，请归禀李大人，我兄弟无脸再留，即将回归，李大人即将告老还乡，实是明智之举，这年头犯不着冒风险。”“雷师父，你是说不管我们了吗？”老头慌忙问。

“我兄弟不是有始无终的人，李大人对我雷某云高谊，未报万一，我们不会半途而废的。送小姐返府后，我们就走，但安危自有人暗中照应！”说着，逐渐去远，只留下一缕幽香。

文俊直到马车去远，才悄悄撤走，直奔南昌。

远远的看到南昌城廓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得赶上一程，也许她们不在南昌逗留呢？”就在他刚要加快脚步的瞬间，突闻到身后一缕淡淡幽香，中人欲醉，他心中一动，暮然转身望去，一丈外，姥姥卓立道中，凤瑛两姑娘左右而立，她们脸含微笑向他颌首。

文俊心中一惊，三个人已互他身后近丈，竟然不带丝毫响动，甚至风声也未闻丝毫她们的功力岂不到仙侠之境吗？”

“孩子，你腰悬百毒天尊的蓝色革囊，救我们的是你了，难道你和百毒天尊有渊源吗？”姥姥说道。

不是的，姥姥，小可适逢基会，迫他留下解药，但他却将药囊慨然相赠。”他踱到姥姥身前，抖开布包。里面是一双蓝色的手和一只耳朵，他神色一正，又道：“百毒天尊临别。

嘱小可面禀姥姥，小可正欲向姥姥面禀。”便将百毒天尊所说的话一一说了。

“五十年，老身早将这段仇恨淡忘，假如不是偶然相遇，而致兴起愤慨，我怎会找他们呢？”

“姥姥超然物外，倒令不可惑然不解？”

“孩子，别轻视老身，你认为夫仇不报，就不配为人？”

“小可正这意思。”

“其实先夫并非安身在会仙峰头，那不过是借此脱离武林，陷世之籍口而已，不过失去身受奇毒，武功尽失是实事。用得着去找他们报仇吗？会仙峰头，可以说是五怪成全了我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五怪今天死的是不是太冤了？”

“半点不冤，他们都是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的魔头，假使他们今天不死，

往后江湖上不知要有多少人埋骨地下呢？”文俊不住点头，深以为然。

姥姥又道：“孩子，你就回头用朱瑶花救醒我们的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别这个那个的，我要你说是或不是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他收起一臂一耳，向路旁草丛一跃，以剑掘地，连布包一起埋了。

这是一处高高的河岸，赣江在下面缓缓奔流，江面辽阔，江心有座小岛，河岸旁杂草繁茂，间有竹林和草丛，他不愿和她们夹缠，跃下河滩，向林丛中一钻，顺河岸而下，径自走了。

他乘船过了赣江。在潮王洲一家农舍里借住，休息了三天，细研师伯所遗的阴阳数理之学，和百毒天尊所赠的解毒真经。

三天中，他足不出房，功力双进一层。

而这三天三夜之中，南昌府却有人追寻他的行踪。

那神秘的香车并未离开南昌，姥姥三人三骑在第二天访方启程北上。南昌府经常有狞恶凶悍的人物出现，挨店搜查。

第十七章

第四天一早，他重行上道，直向九江府走去。

入夜，他到了九江府属的德安县，这一带双进入了山去；横越了赣江大平原，重新看到了山峰，又是一番景象。

往北十余里，岭下一条三岔道，往北，是往瑞昌的小道，沿东是北官道，可到星子，旁处山右达九江。

他要到九江雇船，上航到武昌，再沿汉水走大巴山。

一早收拾行囊，踏上旅途，他仍是一身土佬布衣，唯一不同是：臂下多了一个蓝色的大革囊。

远远的看到了那绵绵不绝壑深峰峻的山区，在朝霞中隐现翠色，远山暗影若隐若现。

一骑骏马绝尘而来，越过他的身畔，走向山岭。

不久，又是三匹，也是向同一方向而去，马上都是劲装大汉，漠然，伏鞍狂奔。

蹄声方止，后面又是蹄声如雷，又是两匹骏马。

文俊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怎么，这条道上以要发生事故么？”

他脚程甚快，三岔口在望，三岔口右侧，是一座破落了的凉亭，左侧是栋孤零零的茅屋，除了狐鼠，没有人会在这鬼魅横行的地方居住。

凉亭塌了一角。另一角尚可遮蔽风雨，远远的，他已感到有点不对头，心不油然生出警兆、只觉心潮澎湃，没来由的烦躁充满胸襟。他想：“今天怎么啦？为什么心神不安呢？”

两只乌鸦在他头顶上掠而过，那凄凉嘶哑的啼声，十分刺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难道今天有大事发生么？怎么我似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迫得心胸

似是难以负荷？不会是危机来了罢？”

是的，危机来了，空气中存在着看不见，摸不着的紧张气氛，林荫草莽中荡漾着重重杀气。

在文俊还在三里以外时，凉亭后树丛中暗影里，传出阵阵轻微耳语。

“三堡主，你说这小子准是恨海狂龙？”

“不会错的，道兄，你想会有那么巧吗？”

“巴兄说的也是，可是另有点线索，请听殷某道来。自那天恨海狂龙现身，在下即派人盯梢，发现那几个小年男女在南昌失踪，可能是由水路走了，而那小子却独自在官道上赶程，他腰中那短布囊委实可疑，恨海狂龙一直不见踪迹，天残剑只有一把，这几天中，同时出现恨天狂人和恨海狂龙，而都是使用天残剑，其中定有缘故，依在下看，假使这小于囊中是天残剑的话，嘿嘿……”

“又是怎样？”

“恨海狂人根本并无其人，就是这小子弄玄虚。”

“这倒有点蹊跷，且擒住他再说。”

“快到了，咱们准备，这一面由在下与地狂星汪弟负责，正北就请巴兄率阎王谷的人拦截了，西面清道机道兄率武当道友出手，退路就请空云手周老弟堵截，这就走。”

“师兄，那小子身手不弱，在清泥渡瞰江楼，剑拔弩张高手云集之际，他亦毫无惧色，咱们得小心些！”那是甘州双英老大杨敬堂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，你两人在后拦截，由我先上，可别辱没了咱们崆峒的名头。”

文俊心生警兆，一面走一面结扎浑身零碎，百宝囊和剑囊的锁口都打开了，暗自留心戒备，大步向三岔口走去。他耳目锐利，将近凉亭，已经略有所觉但他不在乎。

凉亭距三岔口不到什丈，他刚抵凉亭，空变已生。

三岔口上人影修现，最先由树丛中出来的是个高大白衣人，阴森森鬼气冲天，他是阎王谷守护神巴龙，人称白无常，这人文俊不陌生。都是些穷凶恶极的人们。

文俊暗叫一声“糟”倏然止步。

四面八方人影急闪，团团围上。

右面凉亭，是三堡主和一群蛇神。

左侧林缘，是武当的追魄之垦道机和一群牛鼻子。

后面拦截的，是崆峒的高手空云手周方和甘州双英，更有七七八八一群牛鬼蛇神。

四批人备守方位，一双双怨毒厌恶的眼神，全集中在文俊身上，文俊冷然环视，熬然屹立，神色丝毫未变，严若天神当关而立。

巴龙说道：“小狗，瘟氛山庄你跑得可快，烧得也够绝！”

道机也接口道：“矮脚虎死因不明，你该还道爷一个公道。”

空云手阴阴冷笑说道：“逍遥鬼的血债，你该还了。”

最后说话的是三堡主，他木无表情的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做的好事太多了，这儿的人都来找你，你可是杀了小周郎闻人霸的恨海狂龙？大大夫敢做敢当，何不不但然相告？”

是的，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文俊已知今天不用天残剑，脱身双登天还难。不如敞开来算了，死也死的光明些，他漠然一笑，冷冷他说道：“三堡主不

愧为手熟江湖，你问对了。”

文俊爽快地一承认，这些人反而心惊啦。

三堡主神色一变，惊然问道：“恨海狂人与阁下有何渊源？”

“渊源？嘿嘿！你用不着问这么多。”一声剑啸，天残剑倏然出鞘，锈影倏现倏隐，在这一瞬间，出鞘入鞘，快得令人难以看清他的手法，端的快极。

众人心中骇极，三堡主退后一步，问道：“闻人霸与你无仇无怨，你为何杀他？”

“好个无怨无仇，告诉你，这血海深仇有你一份，难道无极观主就该死么？你这债也还这不远了！”

“无极观主并非全然无咎，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小爷的师伯，你该明白了！”

“三堡主惭愧地低下了头，对无极观主的死，他一直心中内疚茫然作声不得。

迫魂三星怒道：“矮脚虎又和何人有怨，小狗你说！”

“武当调教的好门人，哼！矮脚虎和那个什么逍遥鬼。要夺小爷的雷音洞府秘图，不死何待呢？”

“雷音洞府秘图！”所有的人都叫出了声。

“在你身上么？”穿云手急抢前数步。

白无常向前欺近，迫魂三星也不落后，只有三堡主呆呆地沉吟，并未移动。

文俊不知厉害，从怀中取出染有师伯血债的绢图，转头向穿云手扬了扬，说道：“在又如何呢？你想要么？”

“给我！”穿云手大喝，飞身扑上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穿云手被雄劲的掌力追暴退八尺。

文俊自己也吃了一惊，他想不到这三天中功力又精进了不少，仅这轻描淡写的一掌，竟能将穿云手击伤。

他稍一惊诧，身形略慢，右侧劲风已然逼近，左侧的白无常一声不发，发出一声鬼啸，已如影附形追到，腥臭的玄毒中人欲吐。

他发出一声清啸，左掌猛向白无常拍去，右手将雷音秘图纳入怀中，天残剑惟然出鞘，向右便挥。

“呼”文俊被白无常的僵尸毒功所发的浑雄的力道震的侧射丈外，他右侧的迫魂三星可伤情惨重，长剑被天残剑挥成三段，身躯被文俊的强烈冲劲撞的“叭”一声往后便倒，这下他的命保住了。

文俊和白无常拼了掌，感到暗中吃惊，幸而他的身骨不怕挨揍，百毒不侵，歹毒的僵尸毒和玄阴尸毒伤不了他，故而安然无事。

白无常的面色也变，他心中更惊，心道：“这小子的功力难道已练到三花聚顶？或是不坏身法吗？这掌竟然不死，僵尸毒亦劳而无功，委实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白无常一击未将文俊收拾，心中虽惊，也更震怒，一声鬼啸，猛得欺身而上，他轻功之佳，如闪电，人未到，干瘦的长爪已伸出袖口，劈面便抓，腥风狂飙似的向四面暴涨。

文俊也是一声长啸，天残剑一招，“飞星逐月”迎面点出。

毕竟双主功力相距悬殊，剑法虽奇妙难测，却无法和白无常这老江湖一较长短，天残剑被雄尽的僵尸毒功一撞，向上一扬，白无常的大袖，已惊

雷似的在下方向上猛击，相距又近，看来是糟了。

文俊百忙中收招不及，左手发掌，大喉一声向下疾拍，天残剑向右挥去，急射白无常另一只大袖。

双方都快如雷光走石，快的令人肉眼难辨。

“蓬”“嗤”劲几狂啸，剑声震耳，文俊的身形直射三丈之外，脸色冷白，白无常虽站立原地，但左大袖被天残剑剥开一个一尺长的裂口。

文俊身形未落，突觉劲风压身，并传来一声毫无人气的厉喝：“给我躺下。”

文俊临危不乱，一扭虎腰，身形半旋，突向侧方飞躺，天残剑“牵龙引凤”反手便点，稳住身形，这是八形身法的绝技，为贡所罕见。

罡风余力着身，他只觉得真气一空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身形一定，只觉愤火中烧。

暗袭他的人，是一个奇怪的矮鬼，这个人不陌生，曾有上面之缘，正是宇宙神龙两门徒之一，地狂星汪年，不用问，刚才挨了他一记绝掌，不然真气怎会一空？这是他第三次领教九绝掌力，故而失惊。

眼见杀师伯凶手现身，文俊气涌如山，势血奔腾，一声清啸，身剑合一腾身猛扑地狂星。

地狂星被文俊奇妙的身法怔了一怔，杀机突涌，几年里文俊身材高了许多，面容也稍有改变，当年的稚气已不复见，所以他先前并不知文俊就是荆山老叟的徒弟，因文俊提起无极观主是他的师伯，恍然大悟，那一掌已用了八分真力；仍未将文俊置于死地，难怪他心中发狠。

当年荆山夺宝，为的是雷音遗宝九如玉佩，白峰山杀了荆山老叟得了九如心法，也为了雷音大师的遗物。

今天见文俊身怀雷音洞府秘图，岂有不动心之理？三堡主不动手，他可耐不住啦！故而他才倏然下手。想不到文俊根本不惧九绝掌力，右手多了一柄银光闪闪的长剑，信手猛挥。

文俊被劲道无比的九绝掌力一逼，真气一空，剑气和身形同时一挫，耀目银光恍如火树银花，已经在剑影中一穿而入，“嗤”一声衣裂声突响，胸衣立破，血渍斑斑的绢图飘落地上，要不是他躲得奇快，那一剑力道足可穿铜，他浑身虽说坚似金钢，也难抵挡那吹毛可断的银剑一击。

绢图飘落，文俊已用蛇缠身法脱出银剑重困，到了丈外路旁，他惊魄初定，身后已响起追魄三星的怒吼，道：“逍遥鬼的命你还定了。”声到剑到，剑气如风袭到。

文俊愤火中烧，虎吼转身，一剑击出。

他含忿出手，形同拼命，“怒海藏针”绝招乍出。

无数剑影飞出，剑气凛然，将追魄三星的长剑逼出围外，一道淡淡的暗影地射迎面抢来的胸膛。

追魄三星是武当后起的高手之一。他只觉得四周的气流向外流散，剑影在他四周急旋狂舞，不由得向前一凑，感到胸口一座，他狂吼一声，左手三枚五角银星脱手扔出，口角浸血，身子慢慢往后倒，胸前留下了天残剑特有的小剑痕。

文俊剑伤，三枚银星已着自身，两人相近咫尺，万难躲开，“噗噗噗”三声，五角银星将胸前破衣割得纷纷飞扬，结实的胸肌留下了无数丝影，幸而未伤，他身内潜力经九绝掌力一击，神奇的潜力能发挥无遗。

追魄三星一死。武当的十一名老道眼也红了，同时鼓噪，挺剑向上一围。

还好，那地上的雷音洞府秘图替文俊解去一场大难，真是天意。

图的三面，白无常和阎玉谷的人各站一方，堡主和地狂星又是一方，崆峒派也是一方，其中以崆峒派的实力最弱，三伙人注视着绢图，全都将功力运至十成，准备大打出手，将图夺下来。

情势异常惊险紧，似乎四周的空气也随之凝结了，谁都不敢冒然下手，先动手的人，准会受到其他两拨人的攻击，但谁愿放弃这武林至宝。

谁也不知道这图是真是假，但却无人放弃，人的贪念真是奇怪的东西，不知害了多少英雄好汉。

这下一来文俊可轻松多了，武当的十一名老道，岂是他的对手。

武当的玄门剑阵，在江湖享誉最盛，武当的八禽轻功身法和八挂剑法。也是江湖的双绝，可是，十一个人心惊急怒齐来，首先就是自乱章法，而且文俊的功力在他们之上，集天下六派剑法之精英的龙形十二剑，又是何等的博大精深！十一个三流老道，岂是文俊的敌手！

就在暴喝连声，剑影温天中，响起一声清啸，十一个人中倒下两个，剑影速旋，捷如闪电，突出重围，消失在莽莽森林中。

文俊知道，他要是不走，就走不了啦！三堡主也许能打个平手，但白无常和地狂星的功力任谁也接不住，死有重于泰山，轻鸿毛，他不象所有的武林朋友一般，为了一点名和义气，虽在送性命也不惜。

那绢图师伯也曾说过是假的，有值得用性命去取回，留给这些人拼命也是大好之事。

他去势如隐入古林。

在林中，待至天黑，方换上一身青色短褂，将天残剑包在包裹内，仅露出囊民往背上背好，找了一根小竹杖，重新上路，那蓝色的大革囊，他用破衣裹了，仍悬在腰上，踏着月光，直奔星子。

星子，南宋所建，称为镇，那传说有一座星石，在当时，是南康府台，依山傍水，是湖济的一座名城。

鄱阳湖的流水，静静地在城南奔流，北面远处的五老峰，像五个雄伟的老人，正集俯瞰着这个小城，注视着滚滚而流的江水，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过去。

不久以前，都阳湖朱皇帝和陈友谅一场大战，风烈火炽，烟雾涨天，这一场空前残忍的大悲剧，至今仍有遗民。

文俊到了星子，，正是二更时分，他在大南门码头附近一家小店歇了，用过晚饭后便信步到码头走去，他想：“如果找到船到武昌，忆不甚好。”他可不知道这里只是湖中的一个小城，怎能找到去武昌的船呢？去九江的船到是随处可找，但比路还远，除了运货。没有人找船去九江。

星子虽不够繁华，但既是南康府，也不会冷清多少，沿湖畔停了不少大小船只，码头沿城一带的地方，灯火辉煌，形面三教九流社会人世聚会之所，唱曲儿的，卖药郎中，看相的，落魄的卖解江湖客……等等，都各找地盘，吆喝着赚顾客们的钱。

文俊上身是宽大的褂儿，腰间藏着面宝囊和蓝革囊，手中挟着以布囊密封的天残剑，他在江湖树敌太多，故而小心行事，处处提防。

他沿码头走了一趟，不得要领，在宜昌他碰了钉子，不敢冒然从事。

找不到船去武昌，他不找了，往灯火辉煌的地方信步走去。

他对星相等不感兴趣，他不是宿命论者的信徒，走了不远，他向买解的场子走去。

三个书呆子在谈书，三个屠夫在谈猪，武林朋友只的脚有兴趣。

夜市正在高潮，人相当多，他好不容易挤进圈子里，静静观看。

场中有四个大汉，赤着上身，露出小山丘似的胸肌，兵器架上列着十八般兵器，旁边安详坐着两个年在八十以上短打扮的老人。

四周有几个小伙子举着大灯笼，正中偏北摆着三把椅子。旁边立着两个十来岁的娃儿，一男一女，生得十分清秀，像是兄妹的样子。

猛听老人一声清叱道：“打家伙！”

中气十足，声如洪钟，兵器架旁三个伙计起劲地打着锣鼓，劲头十足。

一个彪形大汉，在兵器架上捡了一对流星锤，走至场中，猛得一出手，锤影温天飞舞，愈掷愈大，像在众人鼻尖上掠过，流星锤一飞冲天，在半空中一阵急旋，然后又忽然落下，大汉蓦地伸掌，手一挑，双锤直向兵器架上飞去，整整齐齐地落在原地不动，周围响起了暴雷的一阵采声。

文俊暗自点头道：“这是移力上乘内功，劲道收发由心，难得的是他可以卸却两丈外的劲道，二百斤的功力消失不见，他并不象是沸饭失物哩！”

大汉待掌声沉下，方向周围行礼，亮声儿说道：“在下何乾，祖籍东海，自幼练了几手把式，赖以混饭，今天途经贵地，久仰贵高手如去，乃藏龙卧虎之地，武林名宿之都，在下冒昧，愿向诸位高明请都，并博群一笑，孩儿们啊！”

“爹爹可是叫我们啊？”

两小童笑嘻嘻地回答。

大汉也笑着回答：“不是叫你们，难道是叫我么？”

“来了！”两小童左右一分，快步到场中，抱拳向四周行礼，在大汉左右两旁叉腰一站，清澈的大眼笑意流露。

“这是一双不成材的小子丫头，也是在下的儿女。”

柯乾含笑道：“孩儿们！”

“爹，不用叫，吩咐就是。”

“南康府山明水秀，龙蟠虎踞之地，且演一套小轻巧给叔叔伯伯瞧瞧，别叫叔叔伯伯笑话了。”

“是、爹爹。”

声落，人闪，两个小娃娃神气十足，一左一右绕场急走。

“这些人来意似有不善，不像卖艺的，倒似有意而来，带有火药味，东头那老汉，眉主略锁，心事重重，只在人群中一瞥，定不简单。”文俊心中暗想，有意无意地留心两个老人动静。

两娃娃愈转愈急，似乎脚不沾地，就在两人相合瞬间，女娃儿一声轻笑，凌空跃起，头下脚上真落。

男娃娃双掌上伸，不偏不倚接住女娃娃的双手，绕场疾走三圈，女娃娃在上，竟然丝纹不动，男娃也若无其事，举步如飞。

人群中采声雷动，大呼大叫，就在采声中间，女娃身轻似燕，被男娃抓住双手，猛地一转转了十个圆圈，姿态美极了。

猛地一声银铃似的轻笑响起，女娃儿像只断了线了风筝，向场中飞去，男娃儿也身形乍起，翻了三个跟斗，亦向场中落去。

柯乾哈哈一笑，一挫虎腰，双手倏长，男女娃儿分毫不差的落在他的双掌上，都来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。

柯乾平举双臂，转了三圈，喝一声：“滚！”将两娃一摔，两个小娃翻了个跟斗，在如雷的掌声中，三人拱手施礼，连说：“献丑。”

三个大汉踏步走到场中，向四周行个礼，在柯乾面前分坐开。

“刚才小娃娃献了丑，兄弟们，该咱们大个的啦！”

中间大汉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哥，咱们可不能让乡亲们失望啊！”

柯乾说道：“正是这意思，论英雄，江湖车载斗量。”

左首大汉接口道：“六大门派中英才倍出，高手如云。”

右首大汉接口道：“双雄一霸，大名如雷贯耳呀。”

柯乾道：“兄弟们，你们忘了震动江湖的一件大事和一个人。”

中间大汉问：“大哥说的是谁？”

“事出在本省，人也在本省，也是最近的事情。”

“大哥是说，九现云龙突现九江之事！”

“徐大爷名列武林三认之首的仁认大爷，不是奇闻？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另一条龙。”“啊，是了，大哥是说今早三岔口突然现身的恨海狂龙？”

“二弟，你说对了，恐怕这一天中，恨海狂龙的大名，早传千里以外了。”

“大哥是根据传闻，就认定他是英雄？”

“天残剑闯武当剑阵，在天下无敌高手中从容而逸，你说他不是英雄？”

“大哥，在我未睹以前，还不敢断方，智者不为。”

“二弟，等你目睹的时候，怕早就一命呜呼了。”

“恨海狂龙真的发狂？”

“狂倒未必，只是他喜怒无常，生得头如巴斗，眼似铜铃，有千斤神力，动不动就要杀人的。”

“大哥好象见到了似的，果真的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传武当崆峒门下，和富有内双雄的门人，岂能有假？”

“南康府真是卧虎藏龙之地，出了这么一位英雄，值得喝采。”

“所以咱们得卖点力，别在英雄的乡支人现……眼字未落，“嗤”一声锐啸，一枚灰黑色的小棋子，飞落柯乾脚下，插入地中一增。任谁也没有看清是何人所发，除了文俊。他已看出那发棋之人，更已看出那小小的三角棋中，隐泛金色，正是江湖传言，令人魂飞胆破：“二等阎王令。”

他悄悄地转身挤入人群，悄悄地追在一大汉身后，若无其事地往前走，消失在城内。

四个大汉神色一变，还以人有人来找茬，张目向四周寻找影迹，两个老头见那三角灰旗，脸上暮然变色的站起来。

两个小娃娃走到铁旗旁，男娃娃正要低身拔。

老人喝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“咱们收场。”

四个彪形大汉脸上变色，便强笑着拱手向观众请散，并收家伙。

“准备香烛”老人木然吩咐。

好奇的观众，远远地望着。

老人家取下一只未托盘，接过香烛，在小旗南面插好，拱身道：“柯某

告罪，恭诸钩爷返店，三天中客店待罪，请！”

双手拔起小旗，将香插上，老小六人挑着家伙走了。

文俊倒是江湖经验太差，他盯着人家，却未留意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在这藏龙卧虎之地，人家既敢在大众之下留旗示警，岂是等闲之人？

而且，二等阎王爷令除了十大报应神身怀此物外，极少有人可获此项殊荣，也就是说，除了阎王谷的一流高手，不会有此凶物。

县城不大，不消片刻便由南门出了北门效区，这一带，全是木屋，有点象我们常见的贫民区般，街窄、巷深，而且曲折盘旋。

这些地方，是远离繁华，高尚，尊荣另一个天地，除了从紧闭的门缝中漏出的一丝灯光外。连野狗也找不到半只，他们太穷了养不起狗。

文俊跟着那人影，相距十丈外缓缓转入一条小巷，那人措着手，一摇三摆信步而行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过，步履从容而缓。

转了两个弯，那人突然在另一个拐角处停下了，似在低头沉思。

文俊毫不在意的摆弄着天残剑，突然微风一拂，一缕极微弱的风声从身后发出，他想转身，但已晚半步，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自他身后想起：“朋友，你在一动，可就要怨你自己了。”

阴森森的声音并不使他改容，只是背心上那一点冷冰冰的物体却令他心中一惊。

他知道那是一把极为锐利的剑尖，一缕寒芒和恰到好处的内力，由背心传到他的脉穴上。

他心中虽暗惊，但却暗中冷笑，心道：“这家伙轻功已登堂入室，但手法却未免拙劣了些。”

“嘿，等会就明白了。”阴森森的声音回答，好冷。

被跟踪的人容的转过来，缓缓转到文俊身前，凝视着文俊，他那目中可洞肺腑的寒芒，并未能使文俊害怕。

半晌，他阴森森地笑道：“你的胆子真大，你可知道你跟踪的是谁？”

“是你！”文俊也阴森森的回答。

“我是谁？”

“你自己说，我听着。”

“百毒书辛……”

“哦，十大在的辛啸天，久仰了。”

“你说对了。”

“那么身后的定是氘豆散人玄清老道了，你们是从不落单的，就象狼与狈般。”文俊的声音冷冰冰的。

“住口！”

身后的氘豆散人突然厉喝，剑尖似要穿身而入，“小狗你敢胡说八道，哼！”

百毒书生摇手道：“道长别和他一般见识，咱们许没有见过这种有骨气的后生晚辈了，和他谈谈也好。”

背后的寒气一失，在百毒书生的身左，多了一个手提宝剑、面泛怒容的老道，灰白的头发挽了一个道士髻，青常服、半统靴，满脸皱纹，稀疏的八字眉，一双阴沉的山关眼，薄嘴唇，脸色青中冷灰。

他冷笑道：“这小子的胆子比他的人还大，不知死为何物，既知你我十大报应的名号，意还敢出口伤人，宰了他算了。”

“哼，十大报应没什么……”

“你还嘴硬？”声出剑到，快得肉眼难辨，冷森森的剑尖已经点到文俊的要穴上。

文俊屹立如山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漠然他说道：“你敢情怕我么？”

老道狠狠他说道：“要你说的自然要说，不要胡说。”

“小爷想到就说，别吓唬人，拿开。”声色渐厉。

老道真的啼了一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普天之下敢对呼喝的人几乎没有，他如若一用力，剑尖穿透胸衣，直抵肌肤，冷冷他说到：“你是对道爷发令么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我叫你将剑挪开，这种拙劣的手段幼稚之至，只配用来吓吓小贼子有用！”

“哈哈！你敢承认你是小贼子。”老道狂笑，剑尖微颤。

“我叫你拿开！”文俊道。“喝，小子，你得醒着说话。”其实他的剑双颤了一下。

“我没睡着，要不然，你也得怨你自己。”

“我不会怨自己的。”老道恼羞成怒，剑尖微耸，文俊的胸衣缓缓地向上裂列，半寸，一寸，一寸二，将近天突穴了。

“呛啾”一声，寒芒连闪，人影乍分。

文俊早已运功，剑尖便被震开，同时用天残剑连销一撩，将剑挡开，双方实力相当，同时被震退三步。

两人都快，像雷光一闪，把老道骇然变色他怎能不变？

天残剑鞘无恙，只是剑囊已被划破三寸，现出又黄又黑的鞘影。

百毒书生也是一样，脱口道：“不简单，小子，江湖后浪推前浪，我辛啸天领教你两手儿看看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手踏前两步。

“你一身奇毒，毫无人性，小爷不愿和你在这动手，免得伤害无辜，走！咱们五老峰下见。”声落，人已凌空上了屋，向北飞去。

他两人越来越心急，眼见文俊无势如电，不由霍然变色。

“这小子自投罗网，此人不诛，后患无穷呀，快招呼！”

他突然加了二成劲，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一闪而逝。半里以外是一座黑黝黝的树林，文俊一入林，向左一折，消失在林中不见。

百毒书生和豆氛散人身形虽快，只得倒抽口凉气，但他们已发出召唤，有侍无恐，仍然狂迫不已。

文俊等他们越出下丈外，正想尾随而去，忽然听见震耳欲兰的噪音道：“娃娃，多日不见，你比以前更精了，了不起呀！”

他幌身抢近，一躬到地，谦恭他说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黑尸魔笑道“呸！你叫我老前辈？咱们说好的，你该怎么叫法？”

“瞧到了什么？真有阎王不成？”

“半点见不到，那家伙在这十天了，你对付他的鬼卒儿，阎王由我负责。”

“就这样，这就走！”

“不用走，他们来了，咱们先和他们捉迷藏，无往而不利，不可硬拼。”

文俊笑道：“我记住了，放心吧！”

第十八章

绿飞鸿和两位大汉忙赶路，突见黑影一晃，随着啸声同时扑到，快极！她还没弄清是人是物，长剑已经当天而至，吓得她魂飞魄散，赶忙一挫抑腰，攻出一招“玉门拒虎”身影几乎贴在地面。

长剑影穿透银色剑，带走她鬓角旁两朵绿珠花，又觉背上被恰到好处的力道一压她不由自主爬下了。

这同时，死寂的夜空里，传来两声惨号，动人心魄。她提起身扭头一看，惊得毛发直竖。

荒林寂寂，剑影踪迹不见，而她那两名大汉，正双手按在胸前，慢慢地羌曲前倾。

“噗噗”两声闷响，倒在他们的剑上，手足一伸，八成是断了气。

她抹去额上的冷汗，缓缓站起，向脚下两朵碎珠花瞥了一眼，震惊他说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他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？”

她呼出一口长气，幽幽一叹，踏着沉重的步伐，凄然一笑径直择路返回五老峰。

文俊收剑入鞘，飞跃数座树林，在一处短草丛中止步，轻轻放下背上人，定睛一看，突然脱口惊呼道：“是你，你怎么反而……”

“是我，玄衣仙子聂翠花，我……我该死。”

她的声音异常弱，星目半启，浑身瘫痪。

文俊愕然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我罪有应得，但是我死也心甜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没伤在恶鬼手中。”

“姑娘，你不是十大报应神之一么？怎么反而……”

“是的，十大报应神谁都该死，但身不由己，奈何？你说我为何吃里扒外呢？原因有二：一是我早想脱离那非人性的阎王谷，二是……是……唉！”

她语气渐弱，似要晕厥。

文俊赶快扶起她的上身，急问：“你受伤了？伤在哪儿？哪儿？”

玄衣仙子软弱的依在他的铁腕上，费力地吸了口长气，铁灰色的脸蛋似乎泛上一点红潮。

她并未张目，仅吃力地抽搐一下嘴角，那美好的弓形小嘴青中泛黑，然后她避开话题，软弱地说：“悠悠苍穹，情天报恨，好兄弟不要迫我说了第二心愿，那妖妇桃花仙史已经死了，她对你怀有……怀有……异谋，我杀了她，尸体已派人送回惊天堡去了。”

“你杀了桃花仙史？”

“是的，她杀了无极道人，你的师怕，这是三堡主说的，这不是她致死之由，主要是她对你用心歹毒，我不得杀她，因为……因……因为……”

文俊心中一振，他还以为师怕是死在三堡主与小周郎之手的，原来真凶却是那贱货，她伸手去揭她的眼皮，那原是深潭似的美眸，已变成了灰色。

他急问：“姑娘，快说，你伤在何处？看你的眼眶显然是中毒。”

“是的，中毒，是黑无常的玄阴尸毒，除了黑白无常无人能解，我快死了，心室已在发麻，丹田似在抽搐，马上得死。我……我求你，在死前，你能轻唤我的名字三声么？那样我会平静地死去。”

“聂姑娘，你死不了。”

他将她放下，伸手去解胁下蓝色的革囊。

“我不怨你，也不怪你的吝啬。”

她眼角滚下两颗泪珠，又说：“你总不会忍心不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？让我带着你的音容美貌含笑走上鬼途，阴风惨惨的黄泉大道……”

她话语未落，突然浑身一震，文俊已运掌如风，在她额上胸上背脊上印了四掌，一颗微泛青色的丹丸，滚进了她的咽喉。

片刻，她只觉自己站立在云端里，那么轻浮。

眼前，是重重叠叠的樟目浓雾，身躯时升时沉，不知身在何地，但又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正在挤开肌肤，要向外溢出，升起了阵阵痛苦的感觉。她正在恍惚迷乱痛苦之间，突然四周云雾渐散，有一道亮晶晶的光芒，透过云雾，直射她的身上。

光亮所照。阴寒和痛苦立时消失，只觉浑身一震，突然惊醒。

夜空里，群星闪烁，那有什么云雾、亮光？

自己平躺在地上，身旁正盘坐闪目行功的人，正是她初尝情爱，领悟人生七情不惜掌震桃花仙史，更冒险抢救他脱险的恨海狂龙。

他闭上垂脸，面相庄严，一双虎掌发出阵阵暖流，在她胸腹之上轻轻运转，掌距体半寸，并未着肌。

但那暖流却直透内腑，所经处气血加速痛苦尽失。

她一生中，从未与男子这么接近过，只感到粉颊发烧，芳心狂跳，正待坐起，却听文俊低沉他说：“聂姑娘，不可妄动，玄阴尸毒正在溢出体外，请忍耐片刻，假使能凝聚真气，最好能助我行功相辅。”

他没作声，试吸了一口气，静静行功，将真气徐徐聚丹田，在外力的引导下，并不费劲，她知道自己得救了。

半盏茶时，文俊运掌渐缓。

他凝然一笑道：“在下已领姑娘援手之惠，永铭心中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今后无论姑娘是否与在下作对，在下绝不与姑娘为敌，而且，在力所能及之下，誓助姑娘完成三件心愿，青山永在，姑娘珍重！我，姓梅名文俊，请代为守秘，后会有期。

“期”字一落，人已飞射丈外，瞬即不见。

玄衣仙子浑身无力，她的心碎了，眼角滚下无数晶莹眼泪珠。

她躺着一动不动，用只有她自己可闻的心声说道：“是的，珍重，在我的心中留下梦痕，却让我独自在梦中追忆，俊！你多忍心啊！”

她静静地躺着，闭目冥想，不愿起来惊醒脑海中的幻影，和他那似在目前的面容。

一缕微风掠过她身旁，她张开秀目，惊得陡然站起。

在十丈外，有一个衣袂飘飘的身影，用令人难信的轻功，飞越树梢，瞬即剩下小小的淡影，终至消失。

以去势判断，这一瞬间，这人竟飞跃了进十丈之遥。

空气中留下了一丝苦有苦无的芝兰芳香。

她心中一凛，赶忙展开轻功，向远处的五老峰急驰而去，粉脸上情然变色，她心中暗付：“假使这个人要取我的性命，不过是反掌之易，普天之下，几曾看见过这样的轻身超卓的功夫啊！”

文俊以奇快的身法向东北急赶，他要和黑尸魔会合，他怎想到黑尸魔

为了六合潜龙之事，赶往大巴山去了呢？

在他左侧五里的林木深处，也有一个淡淡身影，以骇人听闻的飞行绝迹旷世绝学，向东掠去。

象由同一轴星向两个方向向散飞的流星，两人永远无法碰头。

将近与黑尸魔分手之处，远远地可以看到两缕冉冉升起的轻雾，他先隐下身形，再贴地向那儿掠去。

两缕轻雾之间，有一个一身火红的娇小身影，曲线迷人的身体，裹在那火红色的劲装之下，令人油然兴起犯罪的念头。

她，美丽出俗，媚眸流盼，小巧的瑶鼻下，是一张令人想入非非的弓形小嘴。

奇峰突起胸部左襟，绣过一只栩栩如主的红色小燕，那一身火色红装更红，更亮，背上斜插一把长剑，红色鱼波鞘，大红色的剑柄，直垂下她那赛玉欺霜的粉颊旁。

距她十余丈官道之旁，站着一个人高大身影，三角脸，朝天鼻，一双深陷的大眼中，射出阵阵绿芒。

这个人正是初遇阎玉凶人的第一个，曾经用“黑纱毒掌”打了文俊、掌的绿眼鬼王欧天报。

家伙一手按在他腰中外门兵刃拘魂令上，眼中绿芒追随着红衣姑娘。

红衣女郎吸入一口气，慢气轻语：“这是玄清老道的氤氲迷香，幸而我有解药。”

看样子，他定然遇见高手，不然怎肯把珍逾性命的迷香管也扔在这儿呢？我替他拾起，找他换一管药再说，不怕他不给。”

她扭着水蛇腰，向冒烟处走去。

两处冒烟的地方，中间正是百毒书主布下黑龙瑶液的陷阱，红衣姑娘莲步轻摇，正好在中间通过。

她还未到达烟冒之处，轻烟却实然不再冒卢，她怔了一下，轻声说道：“哦！真不巧，恰好喷完，这东西太少，不易找，算了吧！”

她一转身，面向绿眼鬼王，正待走出管道。

突然，她机伶伶一个寒颤，骇然惊呼：“完了！我……我……辛叔叔的黑龙……啊！”

最后一声“啊！”，凄厉而颤抖，令人闻之鼻酸。

绿眼王骇然变色，纵身飞抢。

应这瞬间文俊已闻声赶到。

他目力超人，已看清正是打他一掌，荒村屠村杀人剥皮的绿眼鬼王，那双绿芒闪烁的鬼眼，最易辨识。

文俊没听清红衣女说些什么，仅听到他那颤抖绝望的哀呼。

即闻声扑到，只道是绿眼鬼王要对红衣女无礼，一声怒叱，迎面一掌拍出。

两人身半空，急如星火。

绿眼鬼五闻声知警，不容思索，也一掌登出。

“拍”一声巨响，双掌接实，人影飞射，腥风激荡。

文俊的功力，比初下山时精进了不知多少倍。

绿眼鬼玉岂吃得消，直辰出三丈外去了。

“砰”一声跌了个四脚朝天，腕骨跌裂，立时晕厥。躺在路中象条死狗。

文俊在半空中一扭虎躯，向摇摇若倒的红衣女掠去，一把将他扶住，正欲动间，岂知他手一触她的手腕，那高耸的王乳上红如丹珠的红色燕子进入眼帘，他心中一震，便待放手，但已经迟了。

在江湖中，提阎王谷卜氏姐妹，真是无人不知，大名鼎鼎，姐姐叫红燕子卜燕，妹妹就是绿绿飞鸿卜雁。

这一红一绿雨露普施的姐妹花，风流艳事满武林，只有白痴才茫然无知，只有死人方会忘了她们的艳名。

文俊一看到她胸前的红燕子，便知道自己错了。

他正待放手，红燕子已一扭腰肢，右腕臂象一条蛇，缠上了他的颈项，芳香而灼热的双唇，喷一声吻在他的下额上，那一团烈火似的胴体，毫无顾忌的人他的怀内。

文俊无名火起，大吼道：“不要脸，滚！”

她轻轻一扔，红燕子转三个身子，飞出丈外，倒地不起。

接着，她口中吐出那撩人心魄的呻吟声，双手齐挥，将自己的一身红掌撕得粉碎，宝剑也掉在一旁，那令人心动的神摇的半满胴体，整个暴露眼下。

文俊赫然震怒，手按在天残剑把上，想一剑把淫贼货劈了就走。

突然，红燕子那令人心动神摇的呻吟，变成了急促的喘息，和痛苦的嘶号。

她大声嘶叫：“杀了我！我，我受不了！杀了我，杀

她双手按在腹下，卷曲如虾，浑身大汗如雨，十个指尖深深插入阴部之中。

文俊大吃一惊，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他疯了不成？多可怕呀！难道她的疯与我有关系的吗？”

他是个面冷心慈的奇男子，也就是所谓英雄肝胆，儿女心肠的大丈夫，也可以说有点妇人之仁，他不能见死不救，何况他与她之间，并无仇可言，尽管她臭名满天，但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他这一动妇人之仁，替自己招来了无穷的烦恼，而且不久之后，他又和艳名满天下的三音妙尼同出江湖。

这一来，几乎身败名裂，情海风波，几乎不可收拾。

这正南五里远近，有一双娇小人影，以快如闪电的奇绝轻功，沿民道向这儿跳跃。

更远处也有一个淡淡人影。

文俊正在委决不下，救她呢抑或撒手不管她？

“杀……了我！啊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红燕子嘶声力竭地叫，其声渐微，双脚无力的左右一分，双手乃插进私处，血染满了一双玉手，浑身不住抽搐，弓形的小嘴扭曲着，血缓缓流出嘴角。

文俊一咬牙，突然一纵而前，俯身出指，以极快的手法点了她的晕穴，和手足软穴。

就在他俯身运指的瞬间，官道上鬼翘似的到了一双娇小的身影，把这一象丑导恶的一幕，深深印入眼帘。

两人影发出一双绝望的低呼，以更快的身法向后速退，瞬息失踪。

也就在这同一瞬间，曾经在玄衣仙子眼前显身过的淡淡人影，以令人

难觉的神速身法，在黑影的身侧掠，陷入林中不见了。

两娇小黑影似有所觉，但也许是不愿多管，也许是另有其他原因，急退而走。

文俊点了红燕子的穴道，匆匆忙忙在她眼耳口鼻中检查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怪事，不象发花痴，花痴肌肉不曾收缩，这可就难了。”

他拨开她的双手，只觉心中一酸，下阴血肉模糊，微鼓的小腹渐渐肿起，灼热之气飘扬，血扔在流，惨不忍睹。

微风一吹，隐闻腥臭，似发于腐坏的鳞介水族尸身，但如留心细辩，却又一无所觉。

文俊脱口叫道：“黑龙淫液，产生南方沼泽之地，可穿重甲，乃淫欲之精，人畜沾之，体生诱春之火，毁生殖。机能，毁淫欲之髓。此物极毒，惟北阴山所产寒冰朱莲实可懈，天息山阴所产朱石，可禁毒液于丹田，但今后不可练气血，子嗣无望，阴阳皆绝。

该毒液无臭，沾着毒发可嗅出。”

他伸手去解蓝革囊，一面说道：“解毒真经，有过这一段，我记得，寒冰朱莲实就有一瓶，姑娘你得救了。”

他打开一个玉瓶，倒出一个朱红的莲实，捏开她的牙关，将莲实用内功捏碎，塞入她的口中，用力握住她的咽喉，运神功向下一引。

他收好革囊，拾过一块红色衣裤，替她掩住下阴，然后替她解来穴道，缓缓站起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姑娘，谁对你施展这种伤天害理的毒手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咱们是生死对头，也许天次见面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怒难助你去找了。”

红燕子穴道一解，渐渐转醒，张目凝望文俊，似在辨识眼前这个高大人影。

文俊走到十丈外官道中，晕死路侧的绿眼鬼身边，剑眉一转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你这恶鬼也有今天！我亲眼看见你话剥人皮，惨杀全村男女老少，鸡犬不留，要让你活命，天理何在？但我不杀无抵抗力之人，就让你活现世也罢！”

右足连点，制了绿眼鬼王腹背五大穴，中极，气门商曲，会阴，贤门鹤口，这些风穴，点中者立死。

但文俊主下手极有分寸，绿眼鬼王成了废人，但死不了。

他回望，卜燕子，她的眼波也正在向他凝视，他整整腰中剑和囊，向星子扬长而去。

林中暗影里，传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，一道淡轻烟一闪，刹时不见了。

半月后，湖上传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。

这个消息就是恨海狂人的传人恨海狂龙，在庐山五老峰下，几乎好杀了卜大小姐红燕子，至今她私处溃烂，大病半月尚未痊愈。

而这幕惨剧的目击人，是阎王谷甚有名望的绿眼鬼五欧天报，他适好在场，身受绝穴断腕酷刑云云。

而那初闯江湖，声威远播的悔海狂龙，从星子闹到江陵，惊天动地打了好几场硬仗，就是在半途发生的大事，就是在谣言传出的前两天。

恨海狂龙象慧星似的。突然踪迹不见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

又是一个烦恼的夜，星子南门外，充满了带着满心欢乐，前来夜市中

找身心之乐的人群，非常热闹。

而在城厢两老店，靠东厢那座宽大地套房中，客庭中黄昏的灯光下，正呆坐着神身凛然，似有种种心事的一群老小。

他们，正是在城根卖艺，接到二等阎王令，被黑白无常称为武林三老之首的东海神龙柯鸣远一家子。

近四十年来，双凶一霸因穷凶极恶，正人君子谈之色变，威名如日中天，但茫茫人海，莽莽江湖，到底还存些下绝如缕的武林道义。

除了六大门派因步自封之外，称孤道寡令人侧目之外，代表武林道义的有三个老前辈，称为“武林三好”也叫仁义三侠。”

不过大家都尊敬他们，所以替他们的非行上都加了个爷字。”

仁义三侠大都归隐，仁义大爷现云龙徐占海，就是文俊的义弟妹延芳、延之的爷爷，他广结善缘，但过问江湖恩怨是非。

二爷三爷是天棋子周天毫。荆山老人沈潜山。

周天毫潜隐阎王谷左近，“授”满天星罗手法给文俊。

荆山老人是文俊的去世恩师，死于宇宙神龙霸道暗器“无须毒针”之下。

武林三老，却是武林中好管闲事，而且脾气古怪的高手名宿，不一定是好人。

第一位是东海神龙柯鸣远，家住东海龙华山，不时在江湖独来独往，杖义诛好的事她绝不畏缩。

一根蚊筋鞭诡异辛辣，神乎其神，但近一二十年来，未离东海半步，不知因何突然位位临星子作起卖艺的江湖混混，真令人费解。

第二位叫北海玄女，其实算年命，她已八十出头，她住在北海陷空岛，其实北海在那儿只有鬼怪妖仙才知道，不是今天的贝加尔湖，也不是广东的合蒲县突出海中的大镇北海，更不是欧洲西北那个北海了。

也许渤海有人叫作北海，就处是吧，可是陷空岛呢？

谁也没有见过，这都是那老大婆信口开河胡说那么一个地名唬人的吧！

第三位叫玄阴姥姥，据说是住在西倾山，亦正亦邪，亦狠亦慈，含笑杀人，也可以狂歌挥剑。

东海神龙正襟危座，右手是他的老兄弟柯志远。左右分立着一双小兄弟，是东海神龙的小孙子，柯亮和柯小梅。

左着一排短椅旁，坐着小兄弟俩的生父和叔父，柯乾和柯坤。

不有两个彪形大汉，他们是东海神龙的徒儿，施世铭和施世昌，他们也是兄弟俩。

灯火摇晃，室中空气十分沉闷而带着窒息的气氛。

突然，东海神龙透出一口长气，瞪着悬着一幅中堂下的香案上那升起的袅袅香烟，静静垂下的“二等阎王令”，沉重地开口道：“今天是第三天了，不见阎王谷派人前来询问，看来大事不妙。”

“越是平静，危机越大，令主可能我的行藏，存心要我载在这儿。”

“爹，难道你们真不讲理么？我们已经按江湖的规矩将令请回，要不讲理，要江湖规矩还有何用呢？”柯坤愤愤他说。

“孩子”老人家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曾听过江湖规矩为何物？谁定下的？难道非遵守不可么？欲达目的，不择手段，这就是今日开林的至要名言。”

说完冷冷一笑。

“爹，一切都怪我，我……我不该操之过急。”柯乾蒙着脸说。

“孩子，一切都是冥冥中的主宰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你身受切肤之苦……”

老人家凄然轻浮两孙儿背心，语音颤抖，说道：“十年，十年！好漫长啊！生者饮恨，死者含羞，我实……”

几滴老泪，悄悄地挂下他的腮旁。

小孙柯亮惶然地问道：“爷爷，亮儿那时几岁了？十年，什么事情发生在十年前呢？”

“你两岁，这些事你不用问。”

柯志远道：“哥，九现云龙在九江，昨天竟与惊天堡的人在起冲突。”

用手指那阎王令旗又说道：“他们出去了。”

“难怪！胜负如何？”

“九现云龙微负重伤，走了，他双拳难敌四手。”

这时西院里传出一声惊叫，其声极小，在座众人皆未听到。

东海神龙黯然他说道：“看来今晚是我们的生死关头。”

柯志远冷笑说道：“我们不是猫狗儿，哼！够他们受的。”

东海神龙附身声道：“兄弟，水箭都准备好了？”

柯志远点点头。

“船呢？”

志远又点头。

“记住，不要管我，由世昌依计划行事，不得有误，为柯家留一条根苗。”

“大哥，……”

东海神龙摇摇头，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意已决，再说徒乱神智。老实说，他们要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并非不可能之事，但是……”

他一挫钢牙，沉声说道：“他们将付出巨大代价。”

远出传来阵阵凄凉而寂寞，沉重而震动着游子心弦的更梆声，夜静更深，午夜已至，深夜中沉静如泥。

各人皆神肃穆，默然倾听。

“嗤”的一声锐啸，“笃”的一声响，朱红托盘上，又多了一枝二等阎王令旗。

东海神龙倏然变色而起，向外沉声说道：“令主是不问内情，不允辩声，非留下柯某全家不可了么？”

门外无声无嗅，鬼影俱无。

东海神龙一抬左掌，柯志远向两侄孙一点头。

小三人转入内间不见。

施世昌默然跪下，向东海神龙叩了三个响头，再起身和柯乾兄弟躬身施礼，方转向兄长施世铭道：

“大哥，你先走一步，嫂嫂处我自会飞尽力，也入场，我会使你失望，但绝不会令本门沾污，令施家子孙蒙羞。”

施世铭也凛然地答道：“你去吧，我信任你”

施世昌向各人告辞了。

东海神龙经走至神案前，拔出两枝阎王令旗，双手一合一张，令旗成了一堆粉末，张开掌以散粉屑，向外亮声说道：

“这是老夫的答复，姓柯的不是那种自行了结的匹夫。”

柯乾傲然他说道：“神龙动沧海，蜕化飞天。”

施世铭毫放的接口道：“血洒乾坤动，浩气震山川。”

这是东海门子弟的祖师遗教，意思是说门下弟子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轰轰烈烈的创业，出人头地，一是慷慨、激昂地赴死，保护本门神威无变。

四个人全都站起来，飞快脱掉外套，显出里面，结扎停当的劲装，脸上全浮起傲岸而又从容的微笑。

左侧厢瓦面，“噗通”一声闷响，接着传来碎瓦之声，“噗通”右侧又响起了同样的怪响。

四个人相对淡淡一笑，东海神龙毫不动容他说道：“今晚这客房将会有好戏看。千百年来，绝没有正道之士，肯做这种残忍而又违反武林公义之事，他们该约我们到郊外一拼，不该在这儿牵连无辜的人。”

“阎王谷的人不屑称正道之士。”

这声浪毫无人气，发自门外，随声出现一个脸色惨白，五官尚称端正，身材伟岸的中年书生青色儒衫儒中看去倒有点书卷味。

东海神龙轻瞥儒士一眼，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并未说阎王谷之人可称正道之士，屑与不屑，那是你们的事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谁不知令主是黑道魁首。”

儒生站在内答。

“正如阁下一般，不知十大报应神百毒书生的大名？”

“好好说说，在下只算是浪得虚名，那东海神龙武林三者之首的名头响亮？”

两人正在针锋相对穷套，外面突变已生。

首先在后院传来两声惨号，接着四处响起连声鬼啸。

室内的灯火突灭，在连身暴吼中，百毒书生飞退到了天井，还未站稳，蚊筋鞭矫捷如龙，闪电而至。

他功力深厚，能临危不乱，猛然扑地飞旋。

飞快地撒出腰悬长剑，贴地急掠，反扑东海神龙。

长剑幼起朵朵银花，十分凌厉狂野。

在瓦面，柯乾柯坤的两根蚊筋鞭，击计八名黑衣大汉。

窿名虎入着群，鞭到处劲风怒啸，惨号时起。

但施世铭可不成，他的对手只有一外，就够他受的了。

这个人，正是十大报应神之首，武功并不太高明的五笔惊天古飞扬，在十大报应神只他没有什了了不起。

但真才实学却胜过许多武林名宿，施志铭后生晚辈。委实相去太远了。

两人的兵刃恰成强烈的对比，蛟筋鞭长有六尺，文昌笔刚好是鞭长的三分之一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但半点也未强，功力相差太远了。

反之，一寸短一寸险，客人们吓得不敢喘大气。

整间客站灯火全灭。

但在不受人注意的暗影里，不时无声无嗅地悄渗出深深的水珠，一沾那些黑衣人身上，马上就有人狂叫着滚下瓦面。

天井里一声怒吼，百毒书生的身躯凌空飞起，直投东厢屋顶。

同时，蚊筋鞭象条怒龙，随着东海神龙上了瓦面，惊雷似的攻向一笔擎天。

突然间，四周人影急闪，一黑一白的两上人影捷如飞鸟，飞扑东海神

龙。

有人在大声叫道：“有人在暗中使用歹毒暗器，放火！”

“打”半空中象是响一声春雷，黑白棋子狂风暴雨似的，漫天澈地而至，惨吾之声雷动如也。

随着暴喝声，一条件影以“狂鹰掠食”身法，在东厢凌空扑至，天残剑，涌起无数虚实难辩的剑影，向欲置施世鸣于死地的一笔擎天洒落。

百毒书生狂叫一声，扔剑骨碌滚下天井，他被东海神龙的蛟筋鞭卷住了脚，扔在瓦面，还不沾瓦，一颗白棋子已经迎面袭到，他来不及运剑，猛地一掌斜拍人亦踏实屋面，他作梦也想不到，白棋子一沾掌风，竟然“滋溜”一声，突然向侧后方斜切而入。

他一挫腰，左掌顺势向后一带，却封白棋子的去势。

同时闪身斜飘三步，他一动，白棋子似已通灵，如影附身绕到他身前，急身而下直指百毒书生。

百毒书生大骇，也激得火起，一掌打出刚猛无比的罡风，同时举剑一震。

他不震倒剑花一旋之瞬间，棋子中那细小的牛毛针一闪即开。

直贯人期门穴下三分筋骨缝中，他狂叫一声，扔剑倒下瓦面，滚落天井。

这一连串的攻防险恶生死的一发过程。说来话长，其实不过是瞬息之间。

百毒书生身受重伤跌晕过去，这一针委实功德无量。

不然他要是使用毒物，不知要死掉多少冤鬼。

这一招妙得紧，文俊正用的是“怒海藏针”一圈倒影已将力道震出，中间那若有若无的虚影，顺首笔杆贯心直入，快极。

一笔擎天见多识广，剑气向外一震，他便感到有一种无穷的吸力，将他的身躯向前一吸，不由自主。

而淡淡的剑影，已经闪电似点到握笔的虎口，似要贯穿正向前凑的胸膛。

他大惊失色，双足疾点，拼全力挣脱那无形的吸力，一握手腕，文昌笔猛点，终被他脱出了致命的一击。

黑白无常一到，东海神龙窘极了。

一打一，他或许能侥幸，一故二，招招有杀身之危。

瓦面上呼喝暴叱之声，震耳欲聋，小贼们假使闪亮火折子，保险会被不知其所来的歹毒水珠射中，准死无疑。

这一来，总算保住了院屋不禁被火焚的危机。

黑白无常正迫得东海神龙逐步后移，忽见一笔擎天十分狼狈。

他突丢下东海神龙，黑亮的新无常棒反向文俊卷去，口中并阴森森地叫道：“又是你打岔，这次看你往那里逃？”

由黑无常的口气说来，文俊昨晚怒惩绿眼鬼王之事，并未为他们所知。

这是事实，两天中，鬼王和红并子晕迷不醒，知觉已失，说不出什么来。

文俊知道自己的功力差劲，斗不过这恶鬼，但并未心惧，挥剑接招。

情形是面倒，柯乾兄弟浑身是血，贼人越聚越多。

施世铭至少换了两刀，眼看要完蛋。

东海神龙和白无常势均力敌，恶鬼极少使用兵器，今晚却用一根无常棍，一步步将文俊迫向檐牙顶端走。

幸而屋面上人多，贼人不在少数，两只恶鬼不敢施展玄阴尸毒。

不然局面早就改观了。

东海神龙的处境越来越险恶。他亮声儿叫道：“恨海狂龙，快退下，柯某心感仗心大德，老儿要与他们同归于尽，快退！”

白无常：“退？哼！你们的皮，全得留在阎王谷。”

“刷”一声，一棒捣出，左大袖向旁一指，要夺飞舞而来的蚊筋鞭，身形急进。

“哎哟，一声惊呼，柯乾右肩后琵琶骨挨了一刀，滚下瓦面。

“拼了！”

施世铭怒吼，蚊筋鞭倒抽一名大汉，左掌斜折，反手一掌向后抡，“扑”一声击中那人小腹。

那人的左手也击中他的身心，两人同时哼了一声，滚到瓦面。

文俊目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那些暗中射出的水珠越来越少，他知道，没尽灯枯之期已是不远了。

突然，他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百毒天尊留有几种毒物，事已至此，还用得着妇人之仁么？我怎么这么傻啊！”

他已退到牙掂顶端，不能再退了，猛地一声怒吼，攻出一招“云封雾锁。”

真力已运至十成，虚虚实实的剑影，幻出一道风雨不透的剑幕。

果将黑无常迫退两步。

黑无常的无常棒不敢和无残剑接触，潜力又伤不了文俊，他不得不暂时地退避。

文俊乘机抓出了蓝革囊中盛赤琐草的粉末玉瓶，旋正喷孔，抓在掌心。

一缕带着淡淡甜香的轻雾，缓缓在他拳中喷出，随风四散。

他用天残剑在身前织成一道剑墙。

阴阴一笑道：“恶鬼，你将一睡不起了！哈哈，你嗅到了淡淡的香么？片刻，你将一睡不起了，快啦！”

黑无常闻言大惊，张鼻一嗅，果然不错，他急退两步，又嗅了一嗅。接着感到有点神思昏昏。

他骇然变色，强振精神怒叫道：“小狗你是作梦，你骗谁？”

“小爷是作梦，但绝不是坏梦，看啊！倒下二个了。”不但倒下两个，凡是功力稍浅的，象一座座腐朽的土墙、接二连三躺下啦！

只片刻功夫，没倒下的两无常，东海神龙，一笔擎天和三个玄衣大汉。

但他们都象喝醉了似的，兵刃上的力道，神奇地消失了。

黑无常打一寒颤，厉声问道“你……你这卑鄙小狗，用什么鬼……”

他突然住口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摇摇头，似要睡啦，但仍未倒下。

“你要能记住，就记住好了，百毒天尊的赤琼草，只有西昆化的朱瑶花，在半个时辰内可解，我怕你没有机会了。西昆仑太远了。”

“赤琼……草……西昆仑！啊！百毒人魔！百……毒

黑无常拼最后一口气说出，呼一声响躺下了。

文俊收剑，喃喃地叫道：“我不再救你们了，救了你们好去杀别人，这岂不是罪过之举”

他取出另一只玉瓶，倒出来瑶花十余朵，先救东海神龙，再把落下天井的人全部搬上瓦面。

东海神龙已听清文俊与黑无常的对话，已知其敌，赶忙爬起行礼：“大侠此情高谊，小老儿粉身难报，万一待……”“老前辈，快将伴当撤离此地，阎王令近在咫尺，迟恐生变，由暗间撤向江边的四位老弟已经安全离城，快迟延不得。”

他将十朵朱瑶花交到东海神龙手中，又道：“房下使水箭的人，请速替他们服下。”

说完，纵下天井。

“东海神龙下了房，片刻上来了六个壮汉，背丰收三人如飞而去。

东海神龙正要向搜集死尸的文俊走去，却叫文俊叫道：“老前辈，快走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后会有期！小兄弟，东海龙蛻山，小老儿扫径恭候，务请侠驾光临，珍重。”

纵下街心走了。

“且慢！”

他赶出门追上东海神龙，将七泽苍龙所境信牌送到老人手中。

急急的说：“如果阎王令派人在江湖追踪，这信牌乃是长江水路好汉的信物，可找他们帮忙拒敌，珍重！”

文俊赠信牌的同时，城西一座草木葱笼的花园中，那荒无人迹的破败阁楼里，升起一缕淡淡轻烟。

在草木梢头以奇疾无伦的速度，向城南飘去，越脊飞但，如履平地，这不是烟，升起一缕淡淡轻烟。

突然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来晚了一步，他……果然来冒险了这可敬而又让人担心的人！”

他为什么生具这种大无畏的英雄肝胆，却又这么缺少慎秘的思虑呢？”

淡影消失在远处一座崇暗影里。

文俊上了瓦面，他张目四顾，然后自语说：“你们别怨我，想想你们的行事吧！我该走了，徐爷树下强敌。负伤返回江陵，我得赶先一步。”

就在他举步欲行的瞬间，耳边突然传来清晰的，十他温和和婉转清脆的语音：“救救他们吧，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他们自会有恶贯满盈的一天，这些尸体太惊世骇俗了”

倒不是这些话令他惊骇，而是这种说话的功力，他惊叫：“千里传音入密！两种功臻化境的神功疑而为五，谁有这种神奇的造诣呢？”

“赤琼草之毒，解救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。”

声音又在耳边清晰地响起，语气略带坚决“救他们”。

他略一迟疑，最后仍半瓦面的人推下天井，用火苗子燃上三朵朱瑶花，往人堆中一放，淡淡人影亦行消失。

他刚纵上瓦面，怔住了。

屋脊上站着三个人，正是姥姥和凤、玉两个姑娘。

姥姥那慈和的脸上，带着茫然困惑的神色，玉姑娘垂着眼，粉布木然而略带忧愁。

凤姑娘的脸色可大不妙，板着脸，闭紧嘴，她明澄的秀目中，已消失了柔和明艳的光彩，代之而起的是两把锐利的剑簇。

寒森森的直欲透人肺腑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文俊为人心高气傲，行事正大光明，他不怕任何人凌厉的眼神，更不向任何人低头，所以他毫无惧色。

他向姥姥躬身一礼，朗声说道：“老前辈仙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文俊方感事不寻常，就是说，有点严重。

他向三人一注视，心中冷哼一声，抱拳一礼道：“告退！”

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凤姑娘突然娇叱，语气委实不友好。

文俊一向对凤姑娘有点不善，他觉得，她那玩世不恭或喜怒无常的性格，和自己格格不入。

他一再避开他们，也就因此。

其次是，凤姑娘美如天仙，衣着华丽，定是雄据一方的武林名宿的豪门千金，而他，有家等于无家，父亲虽高魁进士，却仕途无望，仅可算一介寒儒。

目前他浪迹天涯，誓雪师仇，一袭薄衫，形同浪汉，两相比较，要说没有自卑感，未免是欺人之谈。

凤、玉两姑娘，美真是美，凤姑娘中带威，英气时现，有时令人有不敢仰视之感，玉姑娘相反，她永远用那温柔圣洁的目光看人，令人心中自然而然感到温馨平静。

当午夜梦长，烦恼之念尽消这时，文俊不是顽石，天痴，两女的身影和音容笑貌，有时也偶或在他脑海中闪过。

对两女的印象来说，玉姑娘的份量比凤姑娘所占的比重要高些。

要是那一声：“站住”，不要那么冷厉，或者是出诸玉姑娘之口，他会站住的，但却是出于凤姑娘之口，他头也不回踏出一步。

“叫你站住！”声音更冷，隐泛怒意。

似若未闻，又踏出一步，幌腿不弹，凌空直起。

离瓦面不到五尺，身后传出凤姑娘的一声冷哼，突觉一股雄劲的吸力，将他往下猛拉，简直毫无反抗的余地，乖乖落到原来的立足之处。

不用问准是这朵带刺玫瑰玩的花样，他心中骇然。

暗说：“虚空接引！能将我引回，至少也要花一甲子功力。”

他心中警惊，但倔强的天性被激，怒火上涌，立时按捺不住。

他猛地转在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虚空引接，好俊的功夫！是想再次戏弄在下呢！抑或吓唬？”

凤姑娘柳眉倒竖，愤愤地叫道：“狂徒住口，你还有脸在这儿和我们说话？你这人面兽心的可恶……”

“呸！”文俊怒火更炽，打断她的咒骂：“血口喷人，可耻！你凭什么在这教训人？凭什么？”凤姑娘恨得牙关紧咬，缓缓地提起翠袖。

“姐姐，何必呢？我们既证实他仍在此地，知道就是他所为就够了，走吧！”

玉姑娘委婉地劝解。

“不成，他该受到报应，不能任他逍遥法外。”

“孩子，安静些。”

姥姥说话了：“也许，你们认错人了，看他这些日来的所作所为，不

象是这种人啊！”

“姥姥，你老人家难道信不过凤儿的目力？”

“这我毫不怀疑，只怕天下同形同貌之人或许会有。”

“绝不会错，姥姥，腰插天残剑，肋下蓝革囊，再说，他烧成灰我也记得他……他的容貌。”

文俊被他们弄晕头倒向，莫名其妙，剑眉紧锁，莫知所云。

这时，天井中的黑白无常等凶徒，得朱瑶花的烟一熏、正在慢慢醒来，烟熏的功效缓慢，故还未清醒。

“孩子，你不便问，我来问你。”姥姥问道。

两女突然羞愧难当，粉面泛赤，但文俊根本没向他们脸上瞧，丝毫未觉。

“不，我用旁敲侧击之法，可以证实是他，我来问。”

“好吧，你问。”姥姥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叹口长气。

“我问你，须从实道来。”凤姑娘疾言厉声问。

文俊憋了一肚子火，冷哼一声，做然地道：“是审犯人呢，还是套内情？”

“两者都可。”

凤姑娘秀目一瞪，神光湛湛。

“没有回答的必要，因为我不是犯人。”

“你真的不答？”凤姑娘冷冰冰的问。

“谁跟你说假？”文俊顽强地象条驴子。

凤姑娘缓缓抬起手臂。

“姐姐！”玉姑娘惊叫。

“哥儿。”

姥姥叫、并伸手按住凤姑娘的手腕。

“老身希望你洗清自己的污点，最好的力、法是从实道来，青年人疯狂难免，你是行事三思啊！”

“在下自来行事光明正大，所行无亏，为什么会污秽、在下不敢自夸为大丈夫奇男子，但自问无愧于，无愧于人，前辈与两位姑娘，一再相迫，委实令人费解。”

凤姑娘不屑他说道：“呸，奇男子大丈夫，你不觉得惭愧？”

“这个你管不着，高兴你就问吧，区区不一定回答与否。”

文俊总算是让了步。

“这三天中，阁下没离星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前晚你曾夜访五老峰？”

“夜访没这个雅兴，与阎王谷的恶鬼决斗。”

“胜负如何？”

“区区功力差劲儿，但轻功却占尽了上风。”

“四更天，阁下在何处？”

“星子至九江官道，五南山之南，右松林之内。”

凤姑娘说道：“姥姥，不用问了。”

突然，天井中纵上来三个人影，黑白无常和一笔擎天。

两无常大概是错了头，也不看清屋面尚有些什么人，一声鬼啸，猛扑

文俊。

文俊是背向天井而立，他的耳目是何等锐利？

早已心生警惕，腥臭的玄阴尸毒刚占体，只一扭一晃，便已横飘八尺，并且一掌劈出。

两无常一扑落空，大袖一拂，化去文俊的掌力，身形前飘，落在瓦面，方看清屋脊三人，不由一怔。

凤姑娘正在火头上，三贼冲了他的事更是不悦。

冷漠地道：“你们是阎工谷的爪子么？”

“丫头，你是什么人？”白无常不知厉害，口出轻率之言。

“你们中了赤琼草之毒，竟然活了，奇迹！”

凤姑娘顾左右而言他，她说她的。

黑无常阴森森地笑道：“什么赤琼草？胡说八道！怎么不回答问题？你这俏妞……”

他话声未落，翠影一晃，“叭”的一声脆响，他挨了一记莫名其妙的耳光。

那纤纤玉手柔若无骨，晶莹如玉关脂，可是掴在脸上的全不是那么回事，象一条火红的烙铁，以千力道飞撞而来。

黑无常黑脸上如被烧红了的铁锤的撞出，大牙不受管制，跑掉了四颗鲜血溢出嘴角，身形踉跄后退。

这一带瓦面，经过激烈的打斗，破碎得不成样儿。

黑无常眼冒金星，晕头转向，刀枪不入的八成僵尸毒功，竟受不了纤纤玉手那累摆淡写的一记耳光。

他倒退一步，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压倒了一根瓦柱横支，死狗似的掉下屋中去了。

白无常和一笔擎天惊得毛发直竖，情不自禁退后一步，机伶伶打一冷战，倒抽一口凉气，他们只觉得眼一花。脆响一发，三个女子似乎丝毫无动。

黑无常却狼狈地掉下去了，他们几乎不信任自己的眼睛，更不相信这是事实。

可事实却摆在眼前。

焉能不信！

这一突生变故，倒提醒了文俊，他根本没弄清三个搞什么鬼，怎么突然由朋友变成敌人？

看凤姑娘的神态，象是非置他于死地绝不甘休似的，他一向就怕和她们碰头，处处回避，但她们却像阴魂不散一般，怕见她们偏偏经常碰头。

他又想开溜，这种人避之大吉，黑无常掉下屋内，他倒想起了脱身之计。

柯志远带者施世昌和两侄孙，就是利用内室暗斗，借领屋的走道偷偷溜走的，他想到假如我也由下面溜掉，他们三个女流之辈，还敢穿房入户去找么？

他正在留心脱身之路，形势又变了。

黑无常没上来，凤姑娘已娇叱出声道：“给本姑娘快滚！你们这群牧浇呕！”

白无常本来心中骇极，但他毕竟是武林中名号响亮，身手皆算第一流有名者，被这利刀似的言词一激，怎受得了？

当时恼羞成怒，发出一声鬼嚎，大袖“上下交征”倏然发出，并揉身急拼，腥臭异常的玄阴尸毒如潮恶发。

风姑娘说道：“玄阴尸毒，怪不得你敢拼死！”

一面招手，洁白如玉的纤手，在翠袖中伸出，向前虚按，并扣中指一弹。

合该白无常命不该绝，恰在狂怒之下，一脚踏空，身形向左一侧，那本来要将他脑袋击破的无声指所发潜劲，由于他身形一侧，脑袋没被弹破。

仅带走了一只左趾。

接着，所发的玄阴尸毒，似被奇大奇猛的一种神秘力道所震，以更强更猛的力道回头返奔。

气流的声势并不骇人，只发出“丝丝”的声响。

白无常真怪，他不进反退，贴着瓦片飞去。

“哗啦啦”连身暴响，木瓦纷飞，天井对面厢房檐口，被白无常的身躯撞倒一大片，他也掉下井里了。

“他作贼心虚，逃走了！”姑娘叫：“哼，下次碰上他，他休想活命！天下的男人都是一丘之貉，贱种！”

她咬牙切齿，不知她因何把文俊恨得这么切骨？

真怪！女人！

瓦面上早已不见文俊的踪迹，一笔擎天在白无常进招时，已知道不妙，乘机溜啦！

姥姥和两姑娘走了。

远处来了笃笃的更梆声。

已经是四更了。

文俊见白无常进招，心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他向右跨了一步，那儿有一个足可容身的破洞。

身躯一沉，没入屋下去了。

室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他象一头狸猫，消失在夜暗中。

他回到城根下自己的客店，结束停当，留下一张银钞作为店钱，溜出后院，直奔北门。

他越城而出，沿着宜道北走，官道晚间无人行走。

他心急如箭，展开轻功赶路。

当第一只辰鸡高唱时，他已过了九江，沿着长江南直趋武昌。

他等不及乘船慢慢上行了。

在星子至九江的官道上，不管是黑夜或白天，都有三个行踪飘忽的人影在窥伺着往来行人。

他们就是姥姥和风、玉两姑娘。

在山东麓，有一座建筑在山坡上的小村落，村落最东面有座并不十分宏伟的大楼，那就是山村村首王员外的“海滨书屋。”

两天前，在官道绕过湖滨最近水际的一段中。

发生了一段不算小的意外。

王员外的三吉金，正坐在她那华丽的双轮马车上，由九江府外婆家里赶回破山村，眼看到家，却发生了意外。

还有百十丈远近，马车就可转入村道，赶车的老人正悠然自在地挥舞着长鞭，一对白色骏马，轻快的奔驰。

突然，两端发出了人马的身影，由星子来的是三匹千里良驹。

马上是一个老太婆和两位绝色美姑娘，他们的马儿在得意的徐徐扬蹄，并不急于赶路。

由九江而来的十匹健马，却以全速向星子狂奔。

两马一排，相距十来丈急进。

马上是六个老少劲装朋友和四名身穿道袍的中年道人。

他们似乎急着要赶路似的，一个个伏鞍狂奔。

第十九章

当第一对马以劲急的速度，冲到马车的刹那间，蹄声如雷，声势骇人。

马上的骑士大概骑术高明，两匹马夹着马车，以仅错一发的惊险神技，挨着马车一惊而过。

驾车的马，既没有见场面，也许是掠过身旁的狂风把它们吓得心惊胆颤，突然发出急迫的长嘶，发起疯来，驾车马发疯，有两个极大可能，一是人立而起乱跳蹦，一是拼命狂奔。

这两匹差劲马，发起疯来却不差劲，两种可能都用上了。

首先，马突然发怒嘶，从立而起，跳了几跳，驾车的老家伙慌得站起来吆喝，车子几乎翻倒了。

第二对马又擦身而过，车子帘内传出两种噪音的尖叫。

第三对又擦过了，架车的马不再起前蹄，突然发足狂奔，刚好追着第四对马的后面紧跟过去。

第五队马上人正是一对老道，眼看要发生覆车惨剧，但他们却无动于衷，仍想绕车而过。

这一来可好，驾车马被勒得只有乱跳乱扫的份儿，马车也就象喝醉了酒的疯汉，剧烈在摇摆起来。

在尘土滚滚中，惊天动地似的传出两匹马儿绝死的哀鸣。

马车向前一栽，车辕立断，马车夫和车中两女人，突然向地上飞撞，那匹快马，只留下一阵轻烟走了。

眼见三个人谁也别想活，怪事发生了，早已避至道旁的三匹千里马背上，突然飞起三条人影来。

快！闪电堪比。

眨眼间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马车立碎，车轮飞出两丈外。

而在三匹千里马驹侧方草地上正躺着的马车夫，仆妇，和王员外年方二八的美丽的二千金，他们全晕过去了。

这救人的人，正是在星子搜索文俊的姥姥和两位姑娘。

他们怎想到文俊得到九现云龙受伤的消息，星夜走了呢？怎等得到啊！

田野里，百十丈外破山村许多村民，都目睹这场意外的发生，皆不由自主的惊叫出声。

在村口等待爱女归来的王员外一家子，几乎急死，老奶奶们晕倒了好几个。

村民们发生惊叫，脚没停的齐向这儿奔走。

凤姑娘替她们活血，一面望着远去的快马说道：

“武当的徒子徒孙，他们定是去找……找……他去

“草菅人命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要不为了救人，他们，哼！非教训他们一顿不可。”

玉姑娘天生的本性温柔，但也生起气来了。

“他会回来的。”姥姥坚定地表示：“他们用马鞭传出武当绝学一柱掌力，震腐了驭马的骨髓，却被我在那两个凶徒的风府穴上，射了两根毛发，气血一动，不出三里，他们就会发觉是怎么回事，能不回来查看么？”

“他们来了就好，哼！”凤姑娘动了杀机。

“孩子，姥姥永远不会违反你的意思，但请记住主人的吩咐，还是从轻发落他们罢！”姥姥说道。

这时，人群已经涌到。

一阵好乱。

就这样，姥姥他们成了王员外的贵宾，他们也这要道附近逗留一些时日，所以对王员外把他们当作观世间似的，供奉在“海滨书屋”里。

在她们还未入村的时候，武当的十名门人到了。

走在最后的那两个道人，脸色死灰，浑身大汗。

当他们还来不及到达破车死马之前，正在收拾后事的村民，看见这些凶悍的人马一到，惊惶地纷纷散开。

十二匹马一到，有两个道人手握两根长约两寸，被鲜血染红了的马毛，飞纵到死马旁边，当他还未校对马毛以前，目光落在破车的窗帘上。

本来是杀机重重的面容，突然变成铁灰色，布满惊骇恐怖的容色。

“啊！”了上声，踉跄后退，转身飞身上马。

颤声说道：“师弟们，快！回武当去！快！”

十马向九江绝尘而去。

急如丧家之犬。

窗帘上，被人划了一个小图案，刻是三支交叉的宝剑，在外有一道芒圈围住，十分神似内行人一着便知。

不是刻上去的，而是以一种神奇的功力，画成的。

痕深半寸，无棱无角，却又细又长，如发丝。

当夜，三条黑影由“临滨书屋”逸出，一在官道左近飘忽不定，两个直奔星子，身法之快，几如驭风飞行。

在南昌府，东湖南岸通湖西府衙的大街，已经三更天了。

街上人渐寂，而府衙里西院官舍中灯光明亮。

隐约可以听到一个洪亮的嗓音，在吩咐下人办事。

“明亮兄，张老爹的吩咐你知道了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另一个嗷啼地答。

“别只是，只是，一切都不用你担心。诺，这是图形。瞧，雄壮英俊，宛如玉树临风，容易找的。”

接着又说：“我已以本储文书传颁各地驿站，并请沿江各府协助，随时可以调拨人手给你帮助，获得信息必须以八百里飞骑快速传送，各地驿马经常是昼夜待命，不得稍懈，你还不放心吗？”

“宗爷，我不是不放心，而是心有所疑，不知这人提待了什么干系，假

使找到了，我们是否可以动手……”

“什么？动手拿人？你糊涂啦！不要饭碗了是不是，任何事不许你管，只消盯他就成，每天将他的行踪传回，没你的事，你要冒昧，哼！”

顿一顿，一会又说话了。

“大管家已经替你准备了一千两银钞，不够你可凭文书到各地暂调，多少不计，还有，这件事绝不可让人知道，这是张大爹奉夫人之命交办的，泄漏些儿口风，你别来见我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是的，宗爷，你老万安！告退。”

说完出去了，死寂的街道，响起了雷鸣也似的蹄声，八匹快马从四处城门分道狂奔而去。

东湖南岸，府大人的官邪沉静地睡着了，但内院和花院中一座幽静出尘的小客，却仍有隐隐灯光。

在雕花窗帘内透出，幔帷低垂，无盾清室中事物。

内庭花庭中，恭立着一个苍老的老人，他就是那神秘香车的赶车老人。

在他旁边，有两名仆妇和一名稚音，他们正在忙着准备茶点。

深深的垂下的珠帘内，传出一个温婉慈和的妇人语音。

缓缓地道：“大爹，老爷真的准备上京么？”

“这个老奴不知道，仅听夫人昨晚说及此事，但据老奴所知，似不可能，京中来了急报，新任的府大人突发中风，不能如期到任，布政使大人已经呈文至京，要留大人至明年春问方步放行。”

接道：“布政使一直替大人惋惜，不该在青春励时退而归田，为是朝廷的最大损失，看情形，如果布政使大人坚持已见，明春大人是否能顺利还乡，仍在未定。”

“老爷上京亲叩龙庭也不成么？”

“这是方面大员的权力，大人断无机会上睹圣上天颜。”

“唉！”

帘内传出一声深深的叹息。

“夫人但请放心，布政使与大人相交最深，明春不会再行挽留大人。他了解大人的苦衷，朝政日非，官将如奴，不测之祸万千，其实即使大人自己，又何尝不想丢掉乌纱帽呢？明春大人定能够如期卸任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大爹，茹儿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“老奴倾力而为，夫人请放心。”

“大爹一切费心，茹儿是你看大的，也说是你大爹的孙女儿一般，府中人众杂，大爹请多费心。”

“老奴当尽棉力，请夫人宽心，老爷即将回府，老奴告退。”

老人家略一躬身，转身便走了去。

在花园小阁中，传出的轻语又自不同。

“孩子，这张图是真啊！三十年前，是你师公亲画的三张中的一张，由百结神乞带入江湖，希望有那一个聪明有恒之人，按图找到你师公的洞府，可是三十年来，三张图都一无音信，这一张到了你的手中。”

这口音十分柔美。

“怪不得那些人拼命，但据茹儿所知，这图如落在那凶人之手，而又找到了师公的洞府，师公也绝不会接纳他们的，师父，徒儿说对了么？”

这声音更柔美，略带稚气。

“是的，也许你师公会惩罚他们，而且，要经过那些性的测验，那些凶徒是永不会到达雷音洞府的。”

“哦！那么……他……”

“别他了，不害羞。”

“嗯！师父……”

“瞧你，十六岁了还撒娇，不小啦，真的，你所说、的他，真有那么好的心性和英俊么？”

“不来了，师父。”

“别害羞了，你坐好听我说，三十年前，你师公动了收徒之念，一直等了三十年，从前年起，他已经不再指望了，就算你心目中的他到了雷音洞府，师父也不会收他的。”

“师父，你……你何不请三师母收他呢？”

“你想得好！他目前享尽清福，永不会自找，从五十年前到现在，百花洞中三弟子，从不准外出五百里之远，而更不准外人进入，她能替你造就他么？茹儿，别瞎想了！”

“那么，师父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别找我麻烦，为了你这丫头，每年我得离开百花洞天一次，再找个男娃儿，怎忙得过来？不成，不成。”

“师父，你答应嘛，要不由我先传。”

“哟，不害羞！你不会如意的，由你口中所得的印象看来，那娃儿不但一身傲骨，而且食古不化，你就有意传他，他也绝不会领情的，男孩子初出茅芦，眼高于顶，自尊心高人一等，他要领情岂不成了弱夫和软骨头了。”

“师父，师公当年也是……”

“嗯，你这丫头打趣起师父来了，那还了得？哼？”

小阁中响起一阵娇笑，显然这师徒俩是随和的人，有师徒之名，却也有母女之情，委实不易。

“饶你这一次，等你找到他后，我再给我算帐，他的行踪找到了么？”

“已请大爹设法了，奇怪，他的轻功不高明，怎么会平白失踪？那夜四更天，他还在高家老店瓦面上，用朱瑶花解救那些歹徒，五更天一早，大爹，就在北门口等待，并未见他出城，一连三天，踪迹全无，只有那东海三神山主道的门人出没，岂不奇怪？”

“你一个女儿家，怎能跟踪得上一个流浪人啊！你以为人定一定得走官道么？真是！”

那三道的徒儿，日后你遇上他们，务必让他们一些。”

“当年在白龙峰，你师公念他们修为不易，仅迫他们保护平手而散。

其实，并不是一僧三道之间，因为功力不分胜负而相互结怨，而是三道的老三琼瑶仙姑想成为你的四师母。

那时，你师公已经在名誉上出了家，虽然他并不受戒，可是剃光了头，气你的大师母。

但到底是被人叫成“雷音大师”硬给他当成和尚啦！

一佛一道结成夫妇，岂不荒谬绝伦？琼瑶仙姑追踪了你师公十年，她的功力相去太远，自然无追上，她可够可怜的，唉！”

“师父，是师公不愿和她……”

“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你师公不是个拘拟世俗的人，要真爱下琼瑶仙姑

他是不怕世俗非议的，转眼时进八十年。

虽然我们都有驻容之术，都是两甲子以上的老人了，就真成为世俗夫妻，又待如何？”

如今，你师公已恢复庐山真面目，游遍四海。

回到百花洞天的时候不多，雷音洞府已经交由百结神乞驻留，即使找到了洞府，易相见了。

假使她仍如当年那样痴情，师父倒愿请她以百花洞天，和我们同参上乘造化之功。

所以，你日遇上她的门人，要让她们一步，免得又伤她的心。”

“师父，茹儿记住。”

声音有点哽咽，大概是流泪了。

“孩子，别难过，俗话说，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却又不能一概而论，你师公已有三房妻室，不负心又待如何？何况双方仅是印证功力时相识，爱苗从何而生？”

所以，茹儿恭候教诲。”

“是的，你为千金小姐，骨肉至亲也不知你身怀绝艺想外出闯江湖，没有人敢放心的。

这样吧，你可以禀明你母亲，派人保护你到各处名山朝圣，东至普陀，西上峨眉，北上天台，都可以。

只要能发现他的行踪，就往那儿朝圣，不是很好么？”

“茹儿可以试试。”

“少林的达摩剑雷平兄弟还在府上？”

“他们走了，但可以派人请来，他们仍隐在府衙左近。”

“去请吧，但你得注意，不可在他们面前显露行藏，尤其是雷音掌不可乱用，当年在白龙峰，你师公一怒之下，误伤少林弟子十余人，少林一直含恨在心。”

“茹儿谨记在心。”

“好了，我得走了，这次到了天池盘醒一段时间，年底方可返回百花洞天。”

“师父请带茹儿到百花洞天去一次吧，让茹儿参见两位师公和师母好吗？”

“早哩，能去时我会带你去的，假使你遇上你的他，务必请他到雷音洞府一行，也许百结神乞会收容他，那老伙子不甘寂寞了。

我走了，明年我会找你，告诉张老儿，他人老伙带着一家大小，已经回到老家，明年春至，让他回去享天伦之乐。”

一道淡影穿窗而出，一下不见，不知是鬼是人。

五天后，一艘大船由南昌开出，出湖口入江，朔江而上，顺风帆满。船行如箭。

船每一靠码头，准有三五个吏役打扮的大汉，上船投禀求见老大爹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在王员外的二千金被救的第二个夜晚，斗转星移，曙光将现。

又是一一个长夜过去了。

破山村南面的一个小山嘴上，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。

庙前那棵高大的神树下，青石椅上，依着一双绿衣的美丽少女。

她们正是凤、玉两位姑娘，她们那深潭也似的美眸，俯视着下面的官道。

似有所待。

良久，风姑娘幽幽一叹：“天下多少不平事，事事辛酸而惨绝人寰，我怎么对他这件事始终不释于怀呢？”

“姐姐，我知道。”

玉姑娘说：“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姐姐，你坠人情网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可是，他却做出那……那……之事，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我虽同时目睹此事，但仍在怀疑，他不是这种人，也许此中另有原故，想想日前百毒天尊赤琼草的事吧。”

她突然粉面桃红，下意识地用素手抚摸酥胸。

“那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风姑娘讶然问。

“姐姐，你说我们可以称得上美么？”

“无可置疑，至少在我们在江湖闯荡中，还没见过比我们更美的人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我们并未遭到意外，而且，当我醒来时胸前被妖妇划开之处，竟有断袖轻掩，这岂能是大恶之徒作出来的？”

灰影一闪，两人身边多了一个姥姥，她接口道：

“不会的，俗语说，面现好恶，目露邪光，恨海狂龙面显正气，眸正神清，断非可恶之徒。

姑娘，我们返回蓬莱吧，只剩下一个月功夫了，路途再找啊！”

“不，我得再……再见他一面。”

“姐姐，你仍要杀他么？”

风姑娘幽幽一叹。

暗然他说道：“这也难说，不知怎的，没见他，想起来非杀他不可，但却又宽恕了他，当一见他时，本来下不了手，但他那傲岸若无其事的神色，却又激我的愤怒，连我自己也感到迷惑，为什么我不见面就下手杀呢？”

“这是举手之劳啊！”

姥姥摇摇头，道：

“真是爱恨交织，可怜，孩子。”

“一天一夜，又白等了，姥姥，九江可有消息？”

“武当的弟子被蓬莱三仙的标志吓傻了，正在准备回山。

听他们说，在鄂城，有人曾看到一个极似恨海狂龙的人。”

阎王谷已派人前往追踪了。”

“姥姥，我们快走。”

王员外的仆妇，一早送汤水到“临滨书室”发现三位神仙已影无踪。

院丁也来报说，马房的三匹千里仰驹，业了昨晚失踪了。

这期间，文俊昼夜兼程，并且不时伸手管些不平之事。

已经到了潜江附近。

他行踪飘忽，起止不定，脚程又快，可苦了不少盯梢的人。

他到了潜山，那些神秘客人却在武昌乱找一通。

江湖上，恨海狂龙声誉鹊起，他名震江湖实非偶然。

十余年来，敢公然与双雄一霸挑战的人得未曾有过。

东海三神仙，三蓬莱三仙的标记出现在庐山了。

星子出现了三个技绝天人的女人，据说美极。

恨海狂龙仍是一个迷，但天残剑出现了两柄。

消息不腔而走，风雨欲来，有人无比振奋，有人却终日惶恐。

在九江府，与世无争，被称为仁义大爷的九现云龙徐占海，不知为何，破天荒与惊天堡的走狗们冲突。

这真可算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。

据说，惊天堡最残忍的地狂星，打了徐大爷一记九绝掌，徐爷也还了一记劈空拳，而双方激斗中，阎王谷的人也到了，不知谁暗中相僵地狂星，一支牛毛毒针几乎要了徐大爷的老命。

结怨的经过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，总之有的说徐大爷不该伸手管闲事，有的说惊天堡的歹徒侮辱了徐大爷的孙女儿。

总之，侠名满江湖，而从不过问武林是非恩怨的仁义大爷，破戒却是真而又真之事。

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，长湖西岸徐家湾，近湖滨的徐大爷庄院中，冷清静如鬼域。

与平时大不相同。

当然不同啦，徐大爷一病不起，而阎玉谷和惊天堡的约斗期限，就是十月初五，已经是迫眉捷了。

徐大爷相交满天下，急难时没有一个鬼上门。不，鬼倒有一个，那是一个衣着破烂，骨瘦如柴的半死人。

哦！还有一个准备超度亡魂的和尚。

徐家湾有一条小径直通蓟州，始自徐大爷的庄门，经过一座松林。

透过徐家湾，然后直达蓟州。

一早，延芳兄妹两就在松林徘徊，目光迟滞而茫然看着半里外的徐家湾。

那小村也是罕见人迹，只有几支无人理会的野狗，夹着尾毛在左近逃走。

兄妹俩一身劲装，腰下悬剑，原是英俊俏丽的脸容，已经渐渐变了。

显得毫无神采。

“今天也会有人来，看来我们裁定了。”

延芳恨恨他说。

“哼！”

延芝一撇嘴，不屑地冷哼：“有钱有酒多兄弟，急难何曾见一人？爷爷在为仁义大爷之名，所交的朋友却全是些无耻之辈。”

“妹妹，人心不古，谁不畏死贪生？我们不怪他们。”

“是的，不怪他们，但我们怎么办？爷爷身中巨毒，吩咐我们拒绝任何前来助拳的朋友，难道就凭我们几个人，和字内双雄拼命么？”

“爷爷有先见之明，知道朋友不足持，也不愿连累朋友，这就是爷爷的厚道之处，五天来，事实如此。

二祖爷暗地发出的请柬，到今天却无一人来应约，岂不是比青天白日还明白的事情么？

咱们也不必恐惧，除死无大难，生有时死有地，拼命就拼命。

昆仑门下绝不是贪生伯死之徒，他们也将付出极大代价。”

“事由我而起，我要拼死斗地狂星，让天下人知道徐家子孙，都是轰轰烈烈的侠义男女。”

村庄小道进口处，狂风似的奔来一骑雄驹，眨眼即踏上小径，向松林奔来。

兄妹俩焦急地分立道旁、马一到突然刹止。

马上大汉飞身下马，神情木然。

延芳急问：“怎样？”

大汉木然摇头，探手怀中掏出一张信笺，一面说道：

“神鞭三爷不在家，游侠鲁豫去了，这是白杨那批人嘱交的信件。”

延芳打开，剑眉紧锁。

信上写得是：

“还有五天，不必在劳心力，助拳的朋友，到不了贵庄，即使到了，也不会活着离开，哈哈，知名不惧。”

“一样的语气，一般的狂妄，哼！”

延芳把信纸揉成一团扔了。

沉声道：“卑鄙之至。”

“少爷，还有事么？”

大汉问。

“辛苦你了光叔，你先回去歇息去吧。”

大汉马上走了，兄妹俩相对苦笑，一笺茶时，又到了一匹健马，狂奔而来。

马上在汉滚下马鞍。

“明叔，怎样？”

大汉绝望地摇头，探手怀中也取出一张白笺接过。

说道：“金枪五爷不在家，到湘西访友，约年底方可返家，这是五柳店一个黑大汉要我带回来的信件。”

延芳打开信。

上面写着：

“水陆齐封，安心待死，知名不具。”

由晨至午，共来了六个人，带着六个几乎全同的消息，都是所请的人不在家，这是最简而又最令人相信的口藉。

同时，也带来了六张信笺，口气几乎大同小异。

下午，一位庄中人带回一具尸体，信上的口吻略

“奉上金陵追魂夺命欧阳杰遗境，祈请查收。”

另有附言是：

“又及，草上飞许通功力不弱，逃了，不日可奉上。”

次日午后，兄妹俩初：情益为惨然，目中略见红丝。他们的脸上似乎无法表达喜怒哀乐的表情。

“还有四天，多漫长啊！”

延芳喃喃他说。

“是的，度日如年，我……我受不了啦！”

延芳以手掩面在叫。

“妹妹，准备！”

兄妹两下里一分，齐向村庄看去，村口，两个玄衣大汉，提着两斤容

量的酒壶，正向这儿醉步踉跄走来。

“老二，岂不邪门？”其中之一叫：“偌大村庄，连鬼都没有半个，怪！”

“要不怪，要咱们来干吧？堡主临行吩咐过天凶大爷，必要时可以屠村，你知道必要这两个字的意思么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大概徐老匹夫也知道，所以老四就把些村夫赶光啦！”

两人渐近松林。

延芳一听醉鬼把他爷爷是匹夫，心中火起伸手去握剑鞘。

便待纵出。

“不可妄动。”

延芳止住他说。

两大汉已发现兄妹俩，也听见延芳的话，站住了。

其中之一睁着一双醉眼，挑衅地拍拍脑袋，说道：

“你们敢动？哼！咱们奉天凶大爷之命前来走走，要是咱们哥俩没活着回去，嘿嘿！”

你们是不想等到初五么？”

延芳按捺不住。

缓缓上前，冷酷他说道：“你要再乱叫，将后悔莫及。不错，你们会活着回去，但小爷可以先割掉你的耳鼻，你死不了。”

醉鬼真被吓住了，他伸着舌头说道：

“好好，不叫就不叫，四天后看你生气不？”

“二哥，咱们走！”

另一个见风使舵，在打退堂鼓：

“别让咱们的马儿逃掉，或者被人偷跑，走十里路回去，我不干。”

他回头就走。

二哥乘机下台阶，一边转身一面说道：

“你这小子简直白活了，在一堡一谷一字内双雄的订约之地，竟会有人偷咱们的马？荒谬绝伦！”

两人踏着醉步走了。

这天是初三，约期仅剩两天，而中除了一个和尚，和一个瘦骨如柴的老人家外，没有其他助拳的人光临。

松林外，樵翠的兄妹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。

只有愁容相对，唉声长叹的份儿。

日色近午，秋风掠过松梢，呼呼作响，微冷凉意。

小姑娘遥望云天，突然喃喃自语：

“世态多变，自顾不暇，没有人会来了！但是，俊，你应该记得我们的，你是否来呀，会来么……”

她突然双手掩面低呼：

“不，你不能来，绝不可来，那太可怕了！我也不该有这个念头！可是我又多么希望再见你一次啊！俊，请恕我自私，太不应该了！”

延芳惊问道：

“妹妹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延芝经过一阵激动后，平静地答道：“我在想俊哥哥。”

“唉：如果他赶来，岂不是在送性命？”

“所以我不希望他来。”

“上次他曾告诉你，今后他往何处去么？”

“他没说，也没透露过欲意何往。”

“俊哥那身能耐，不知他是怎么练的，桃花仙子那么了得，也被他赤手空拳赶得如飞而逃。”

“别说桃花仙史，就是宇宙……宇宙神龙又岂耐他何？”

几乎要将近来轰动江湖的恨海狂龙就是文俊的事说出。

但他曾经答应过文俊替他守秘，话到嘴边又忍住了。

“妹妹，你大小看宇宙神龙了。”

“不是小看，我敢说，论功力，也许俊哥相去甚远，但宇宙神龙要伤他，哼！别想”

延芳惊奇地问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延芳得意他说道：

“当然知道，宇宙神龙的狂星如何？三堡主如何？阎王谷的黑白无常又如何？”

“娇娇出群，功臻化境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他们，全无奈俊哥何。”

延芳越加惊奇地道：“真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半点不假，可惜，俊哥哥要我守秘，却不能告诉你一切内情。”

“假使俊哥哥来了，真能助我一臂之力就好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愿他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延芳诧异极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小姑娘脸泛红霞，欲言又止。

延芳苦笑道：“啊！原来如此，正如不愿东方姑娘来一般，是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姑娘勇敢他说。

“可怜，我们都是初尝人生滋味的幼苗，却又被罡风吹折。妹妹，老天多么残忍啊！”

他颓然扶在树干上，软弱地倚倒在地上。

“是的，天道好还，全属欺人之谈。”她仰首向天感情地轻唤：“俊哥，但愿你承受恨海狂人老前辈的遗钵，仗剑江湖作不平鸣。

俊哥哥你能听见我的呼唤么？”

文俊确实无听到，他正在发低形如狂风，见入就杀。

他一到九江，就发觉情形不对，由武昌到赣州，大多是沿长江西上。

但他却不愿绕道，沿汉水到九江，再沿长湖入江径到长湖东岸。

在这一带已经听到许多惊人消息，就是徐家湾已被贼人封锁。

惊天堡和阎王谷的高手，已经早就赶到了。

他心急似箭，将天残剑改扎背上，用小包裹掩住。重要物品全用油绸包了。

浑身结扎。

他披了一身破青衣，打散头上用纱土弄得乱七八糟，手足涂了污泥，

戴了恨海狂人的人皮面具。

用的是灰紫色的一面。

他结扎停当，立时变成一个脏的半死的紫灰色面膛的老年人。

点头打狗棒，沿长湖南岸直赵徐家湾而来。

他已经打听清楚路径，好在还有两天，不必急急赶路，免露行藏。

走到沙湾，距离徐家湾仅有十二里，渐渐地人际罕见。

他知道，贼人就在前面不远。

这是一条小径，处处都是丘陵和广大的田野，丘陵易于掩隐行藏，田野却讨厌，水稻已经收获，田中毫无隐蔽之处，他不得不冒险走小径。

其实，贼人数不多，除非有千军万马，要阻绝徐家湾，不啻痴人说梦，贼人们仅守住荆州要道，小径左右仅留一两批人而已。

文俊直入四余里，不见贼人现身，他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顺小径蹒跚前行。

半里外，有一座小小茅屋，只有三五户人家。

那儿人影晃动，并有怒吼叫之声传出来。

他心中一紧，知道前面已经有事端发生，便暗中留神戒备。

仍然往前走。

五幢瓦房在小径之右，最前一间紧靠路边，看不见其余四间房屋的情形，小道之右，有一名穿玄色劲装的大汉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倚在屋角。

一支右脚悠然地轻摇，用他那双阴森的山羊眼，冷然地注视着正向前走来的的龙钟老头。

小径左侧，五株大柳树下，半躺着另一名玄色大汉，一把鬼头刀倚在身边。

一腿半伸，一腿架起，正侧转脑袋，用那双突出的金鱼眼，不屑地看着慢慢走近身的文俊。

而在屋的左侧，吼叫呼叱之声，已经沉默，却不时暴起轰声大笑来。

终于走近了。

“老不死！站住！”

倚地屋角的大汉叱叫，但并未移动原来的姿势。

文俊置之不理，脚步蹒跚，半闭着眼，仍点着拐杖，一步步走来。

“站住！你他娘的聋啦！”

大汉的山羊眼一瞪，站直了。

文俊装就装到底，仍向前走。

大汉往上冲，嘴角上挂着残忍的阴笑，若无其事地走到路中。

文俊心中明白，贼人既然敢公然封锁徐家湾，就是不许外人进来助拳，假使自己硬闯，贼人势必全力截击。

也许会对徐家湾不利，所以他准备用软的。

忍口恶气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

他仍然向前走，终于距大汉只有八尺了。

大汉阴阴一笑，突然一个箭步纵近，“砰”一声脆响，文俊换了一耳光。

他“哎哟”一声，幌幌荡荡踉跄后退，终于一跤跌倒。

他张着嗓子，抚着脸颊，叫嚷：“天杀的，是谁和我老儿过不去呀？”

仍在嚷：你是谁？敢不怕天报？谁不知羊角拗的王聋瞎可怜？你……你竟……打我这入土大半的人。”

天呀，怎不报应他呢？”

他终于爬起来了。

怪！

嘴角竟有血水流出，真象受伤极重，他连站也站不稳。

咳了几声，叉腰站立路中，吐血水。

说道：“我跟你拼了！天杀的。”

他跟踉前冲，打狗棒乱扫，漫无章法，却向路侧乱打。

大汉却一声不响，叉腰站立路中，那山羊眼凶芒暴射。

阴沉残忍的狞笑更深，看了文俊那可怜的神情，他毫不动容，反而跨前两步，“啪”一声响，又给文俊的背上包裹拍了一记毒掌。

文俊站立不稳，急向着前一栽，仍掉打狗棒摔倒。

但不等他倒地，已被大汉抓小鸡似的，提起挟在腋下，文俊一声不吭，假装晕厥。

半躺在柳树那边的另一大汉，若无其事的说道：“丁兄，屋后有个大粪坑，把他扔进去算了。”

“不。”

大汉挟着文俊向中间那间大院走去。

一面走一面说道：

“姜老大大概没剥过这半条命的老皮，试试也好。假使有那么一天，令主要他剥这种皮，皮未剥下人却死了，哼，他当不倒霉，咱老丁且成全他一次。”

“哈哈，你免操心。”

柳树下大汉笑道：

“姜老大还要你成全？笑话！老人皮最易剥，只消片刻就大功告成。”

“你别去麻烦他，他正在动手剥最难下手的小孩皮呢？”

挟文俊的大汉没理同伴的话，大踏步走了。

文俊却听得毛骨惊然，也怒火如焚，他假使不是亲眼看见绿眼王屠村活剥的事，真不信世间真有这种残忍得毛骨惊然毫无人性的人。

他心中说：“这些人，要不把他们杀光，不知还要造孽，我可顾不了这许多了！”

大院场上血腥冲天，惨绝人寰。

长江右岸那一幕惨事又重演，文俊只觉热血沸腾。

他心酸已极。

六名大汉抱胸而立，发出阵阵狂笑，其中之一执一把牛耳尖刀，口中含了一把象是木片削成的弓形长物，正在翻转一个浑身赤，年约十岁左右小童的躯体。

似要动手。

近处躺着两具血淋的尸体，没有皮，但仍在抽搐。

皮就堆在一旁。

有一个大汉说：“姜老大未动手，这娃就死啦！你没有汪爷高明。”

姜老大取下口中物，哼了一声说：

“笑话，他敢死？哼！一碗冷水他就活了，点上他的人中穴也成，瞧我的。”

他沾指向小童人中穴一捺一揉。

“姜老大，我成全……”

大汉挟着文俊，刚踏入人丛。

就在六个在汉转首一看的瞬间，人影一闪，已经倒了两个。

文俊恶向胆边生，急如狂负，形如疯虎，掌拍如飞。

眨眼间立毙五名。

姜老大大吼一声，牛耳尖刀猛砍，文俊张开五指，一把抓住握刀右腕，虎腰一挫，抓住他的右足，只一拉，姜老大狂叫一声，右臂分家。

文俊扔下残臂，分握左右足，喝声：

“你该万死。”

姜老大会分身法，分成两段。

另一大汉惊得呆住了，只能张口结舌瞪大狗眼。

文俊已红了眼，一掌拍破他的天灵盖，飞超一足，尸身向外疾飞。

柳树下那大汉听到这儿有人惨叫，飞提刀向这儿奔来。

刚转入屋角，尸身已迎面扑到，他想也没想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大吼一声，就是一招“力劈华山”。尸身分成两段，血溅了他一头一脸。

文俊飞步赶到，不容他张目，虎弯腕疾伸，抓住他一条腿，向墙角抡去，“扑”一声，成了偏鸭子。

半里外。烟波浩翰的长湖，最易埋灭死尸。

把他们扔入湖中烂泥团里。

文俊救了小童，对他说道：“孩子，逃命去吧！由这儿往东走，不可将这事说出，不然性命难保。”

小童眼中射出怨毒的寒芒，爬下叩了三个响头。

说道：“多谢伯伯救命之恩，我叫范方，家住潜江，随三叔到荆州投奔姨母处学生意，杀我三叔的贼人呢？”

“我全给杀光，用不着你报仇了。”

掏出一把银钞送给他，又说：“回潜江吧！此道不通，十天半月后方可前往，快走吧。”

他拾起一把单刀挟在腋下，沿着小径右侧如飞而去。

不到半坦克，又有一所农舍，农舍前短草堆有五个劲装大汉持刀假睡，只有一个人提刀戒备。

文俊一不做二不休，悄悄掩近，突起发难。

五粒黑棋子闪电似地飞出，身形猛进，几如猛虎扑羊。

快、狠、准刀下绝情，寒芒过处血光飞溅。

五大汉不过是走卒巡更之流，怎禁得起文俊急如雷电般的全力一赴的一击。

刀过之处无声无息，简直没有他们喊叫呼嚎的余地。

将尸体丢入草丛中，续向内侵，不到百十丈，来路处响起蹄声。

一匹健马狂奔而至，文俊恨透了这些人，咬牙切齿地闪到路旁。

准备出手。

马越来越近，马上人却不是劲装大汉，而是一个庄客打扮的十六八岁少年人，神情惨淡驱马狂奔。

文俊心中一动，暗说：

“这人穿着打扮不似阎王令的爪牙，我得阻止他前往送死。”

四顾无人，他提刀纵至文俊身前停下。

马上少年目光迟滞，木然他说道：

“不用费心了，果被他们料中，云梦双侠行侠江湖。不能前来助拳，阁下有什么吩咐，请说吧！”

文俊不由一怔，冷然他说：

“你想要我老人家吩咐什么？”

“不管什么，我传到就是。仁义大爷虽请不到人来助拳，但还能接待你们。”

文俊恍然大悟，急靠前两步，少年脸色一变，策马退后数步。

冷笑道：“阁下想怎样？哼！你们的主人曾口出狂言，说是决斗之前，可任由徐家的人往请救兵，绝不阻拦，你是否不知？”

文俊沉声问道：

“兄弟，你是徐家湾的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本庄信物。”

他在鞍旁抽出一条印牌幌了幌，上面有三个大字：徐家湾。

文俊扔单刀，急问道：

“兄弟，你曾听延芳说过，他有一位拜兄么？”

少年惊奇他说道：

“确有此事，芳兄弟是我的堂弟，我叫延玉，你是谁？”

文俊肿下人皮面具，现出真容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他的拜兄弟，玉兄弟，下来，借一步说话。”

少年看他现出神采照人的俊面，毫不思索地一跃下马，抢前两步抱拳一礼道：“芳兄弟曾经说起过，你是文俊？”

“文俊是我的名字，事急矣，把你的衣着马匹换给我，免得多费手脚，可以通行么？”

“可以，徐家的壮汉，凡是去请人的都可以，就是大爷一家老小不行。”

文俊一面脱掉衣衫，一面说道：

“玉哥，快，你不要回去了，就在九江候讯，这里的贼人全被我宰了，藏不住。”

抢过延玉上身穿上，又道：“大爷可好？”

“身中奇毒，内腑受伤，目下……”

“珍重！”

文俊不等他说完，飞身上马狂左疾驰而去。

延玉穿上衣衫，木然他说道：

“延玉岂是偷生小人，死，也得死在徐家湾。”

他昂然举步，大踏步向徐家湾走去。

三里外就是徐家湾，转过数座树林，已经可以看到房舍。

最后一座林缘边，把守着两个面貌狰狞的人。

延玉毫无所惧，昂然直进。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

左面大汉在叫。

延玉站住亮身说道：“徐家湾仁义大爷的堂孙，徐延玉。”

“你来送死？”

“正是，你敢让本少爷回村，不一定是你死还是我死，初五日就可分晓。”

“你对咱们前面两拨人，可也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你猜又对了，他们有种，还约定初五日咱们先动手较重，你是否也想定约？”

“大爷叫赤练蛇杨林，也有此意，别忘了，初五日。咱们死约会。”

他闪在一旁冷笑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延玉也回了他一身冷笑，大踏步走了。

延芳兄妹在林中长吁短叹，神色充满了绝望、哀伤、凄凉的表情。

他们不住地来回走看。

徐家湾村落响起蹄声，急骤如雨，兄妹俩抬头一看，全都一怔。

延芳道：“那是玉哥的马，人却不像，玉哥没有那么高大，骑术也没有这么精深，是谁呢？”

马转出小径，向松林中急射，已看清面目了。

延芝用手抹去疲倦的双眸，突然大叫道：“俊哥哥，俊哥哥！啊！”

她双手向天，激动得摇摇若倒。

延芳也大叫一声，向前一踉跄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文俊丢单骑，凌空急射。

三兄妹紧紧拥在一起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，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。

这三个不仅只伤心，可说七情俱至，恍如隔世，怎能不热泪盈眶？

良久，才松开拥抱，急促他说道：“一切以后再谈，听玉哥哥说到，爷爷在中奇毒，内腑受伤，快带我前往，也许我能尽力。”

松林距庄门约有半里，芝姑娘在前引路，文俊取下包裹居中，延芳牵坐骑在后，急步入庄。

庄中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门楼之下，站着个虎目含威的僧人，正含笑向文俊注视。

文俊抱步上前，挂上包裹，躬身一礼道：“大师别来无恙，晚辈参见。”

僧人合掌回礼，呵呵一笑道：

“哥儿一向可好？湖口一别数月，你那义姐呢？”

和尚正是湖口官道中，追踪迷魂魔女吴芳芳的无影僧，他那威猛的像，文俊一看便知，郎声答道：

“芳姐已北返河南归德府，与晚辈在湖口分手，音信不通，不知现下如何？”

一旁的延芝讶然问道“俊哥哥，你与无影大师相识。那可好！”

文俊面一红，难以置答，无影僧已经哈哈一笑道：“芝丫头，不但我们曾经相识，你爷爷又何曾与他生疏？”

要不是哥儿功力深厚，也入场我和尚还想打上一架呢！你爷爷就曾说过，江湖中论功力身，后起之秀四家，惟有哥儿可当之无愧，你是信不信？”

“芝儿绝无怀疑。”

延芝瞥了文俊一眼，又说：

“晚辈暂行告退，须探望爷爷伤势，暇时再恭聆前辈教诲。”

“九绝掌碎肤毁肌，再加上歹毒奇药，要不是徐檀越功力深厚，恐怕早就……”

唉！除了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，恐也难拖过今晚，我们一起去吧！”

“大师，我爷爷……”兄妹俩齐声紧问，脸上变色。

无影僧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

“要来的总是要来的，早些告诉你们，比临变无措好得多，准备承受那沉痛的打击吧！”

“请问大师，爷爷拓宝可曾疾散？”

文俊问道。

所谓三宝，指的是精、气、神。

“那倒不会，但支持不会太久，可怕的是肩骨所中暗器之伤，整个肩背并无红肿之象。

仅有无数金色细线向四周蔓延，已经快布满上身了。”

“是否在眼球中，也有这种金色细丝？”

文俊问道。

无影僧诧异地止步，回头注视着文俊。

惑然他说道：“有，你似乎知道这种毒物，是么？”

文俊接着说：“是，在脊心大穴起，有一条可以游动的金丝，至发根左右分行，没于身后的藏血穴。”

“是啊！你真的知道哩！”无影僧惊奇他说，

延芝惶然地问：“俊哥哥，爷爷可有救？”

文俊不答，继续问道：

“金色细丝如穿过乳根穴，即不再向前，乳球将变成金色，爷爷的乳球，并没变成金色吧？”

“没有，今晨金丝恰好抵达乳根穴。”

“还好！”文俊长吁一口长气说：“这是爷爷功力深厚，用力功迫行将窜入心脏的一股暖流之故，如没有精深的乾元真气，经千垂百练一甲以上的修为绝止不住这股暖流、不然，爷爷恐怕在辰时未，就已……我们快一步！”

“哥儿我和尚坐井观天小看你了！”他急急在前领路，又说道：“这是何种毒物？”

“金蛇丝菌”

无影僧惊恐万状地回头问道：

“什么？是产自北大山，可臻人于疯，疯者咬人，中者必死的金丝菌？”

“正是此物，假使乳珠变成金色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击毙后立时举火焚烧，不然，凡是看见的人畜，将无一幸免，祸患无穷。”

“这恶贼！”

无影僧恨恨地骂。

文俊紧问：“谁？”

叶大报应神的辛啸天，他的外号叫百毒书生，除他不会有别人。”

“他如果没死在星子，我可要他横尸徐家湾，哼！”

和尚有点不信地问道：

“你和他在星子见过面？”

“我打他一枚牛毛针，可惜我的针没有毒，下次见面，非教他死在毒针中不可。”

百毒书生精力精纯，喜使奇毒，江湖上名头之高，不在黑白无常之下。

文俊说他伤了之恶贼，还大言要他横尸徐家湾，以毒攻毒要他的老命。

无影僧真不明白这小娃娃能否办得到，正想再问，已经上了青石台阶，大庭外老小五个在台阶上揖客。

延芝象只口巢乳燕，飞入左手一个中年人怀中，喜孜孜他说：

“爹，俊哥来了！”

文俊抢入数步，他不惯叩见的礼俗，仅向众人长揖到地，再向延芳说：

“芳弟，请代愚兄引见诸位尊长。”

中间须发皆白的老人，是九现云龙的亲弟徐占魁，文俊得称他一声叔叔。

延芝倚着的方面大耳中年人，是延芳兄妹的生父，文俊跟着两兄妹叫爹。

右首是个白净面皮虎目剑眉的中年人，是两小的姑爹，叫方正人。

最左的一个，身穿劲装，伟岸雄壮的中年黑凛凛大汉，乃本地建阳镇大名鼎鼎的金钩任叔同，是延芳生父徐天德的好友。

文俊一一行礼，耽误了许多时间，无影僧却嚷道：

“这些俗礼免了吧！留得晚间也不为迟，快替我那老朋友抢些时间，哥儿，不反对吧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，这就走。”向众人拱手道：“俊儿先替爷爷疗毒，排毒。”

天德惊奇地问：

“孩子，你能治？”

“天德，别罗嗦，和尚比你还惊奇，快！”

内间里，九现云龙气若游丝，奄奄一息，高大魁伟的身躯，似是萎缩了，眼中散神，手足瘫软。

脸上色如死灰，房间里都是女人，个人掩掩面而位。

徐天德一进屋，便亮声叫道：

“芳儿的拜兄到，女眷回避。”

又和和尚笑道：“别怪小侄，内里容不下这么多人，绝非生分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和尚笑说：“俊哥儿对病情恍如亲见，和尚得看看他如何下药。”

女眷们走了，大家方涌进内间，文俊心中有数，不慌不忙，先吩咐备水应用，然后揭开薄衣现出九现云龙那微泛红光的胸膛。

他一面解开衣衫内藏的蓝色大革囊，一面心中暗说：

原来就是湖口官道中，与无影僧人同时现身的老人，怪不得临行时，无影僧曾叫他孽障，骨肉连心，他老人家就是去找孙女儿去的。”

蓝色革囊一现，无影僧惊叫一声说：“百毒天尊的蓝革囊！”

文俊一面答，一面搬出两只小玉瓶，置于几旁，说道。

“是的，五怪中他还算是个好人，以目前推论，可以如此说。”

他运指如风，在九现云龙的胸前急点，并不是点穴，而是向千百条金色的皮下细丝下指。

按住藏血穴向下一滑，翻过九现云龙的身躯，如法炮制。

片刻，又将身躯翻正，户见隐泛金光的胸部，更为光彩。

而每一寸肌肉，似乎都在颤动，跳跃。

这期间，九现云龙毫无知觉，如同死人一般。

文俊打开一只玉瓶，一股令人忍不住打喷嚏的辛辣气味，冲得众人几乎存身不住。

他倒出一粒豆大的蓝色丹药，用内劲度入九现云龙腹中。

放好玉瓶，用掌在老人家胸腹间缓缓推拿。

“有百毒天尊的门人在，老朋友准死不了啦！”

和尚吁出一口气道：

“百毒书生到克星了呀！”

“晚辈不是百毒天尊的弟子。”文俊一面推拿，一面说，“他老人家在南昌附近，赐晚辈这个革囊，嘱晚辈作为救世之用，其实毒药并不多，有引进绝毒药，却是救人的良药。”

“这做以毒攻毒，孩子，我懂，这蓝色丹药也是毒药？”

“是的，专腑五脏，却又可解经脉中变血腐脉之毒。”

金色蛇菌生于阴寒，却又酷热，可令血变异物，先于人体内变化，再由人体传出时，触者必死。

爷爷体内菌毒虽未全变但沾着后麻烦得很。等会儿须埋地下五尺，方可免人畜遭害，准备放血。”

天将盆子移到床边，文俊扶起老人家的上身，用指甲在肩骨那小小牛毛针口处，“嗤”一声划开一条小缝，金色的液体缓缓流出，半晌方罢。

“请教边连盒子拿去埋了，爷爷体内毒液虽出，但还需用调血之药，请准备人参汤应用。”

九绝掌毒已被金蛇毒丝驱入大半，仅须调养就成。

这两种毒有相克妙用，爷爷能从九江返回毒发仍未致死，得谢谢地狂星那一掌。”

文俊开心他说，并打开另一支玉瓶，取出一粒略带兰色药香的丹药，纳入老人家的口中。

老人家渐渐苏醒，肌肤下的金丝已行消失，呼吸也深长了一些，眼睛似可转动。

文俊高兴他说道：

“爷爷已脱离险境，须将休息三天方能坐起，约一盏时，可进参汤。”

拉过薄被替老人家盖好，退在一旁收拾革囊，仍然背上。

“俊儿，请外间里坐，芝儿已替你收拾居屋，我们先谈谈家常，晚上再替你洗尘吧！”

“谈家常和尚不干。”

和尚叫着往外闯：

“谈俊哥儿来龙去脉，谈为什么明知此地凶险，不顾生死，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他凭什么要赶来送死。”

“前辈……”

“别叫我前辈，我是冒牌的，叫和尚便得啦！”

“大师，俊哥儿有苦衷，身世怨难奉告，要问为什么一句话，大义所使然。”

“好，痛快！大义所使然，大义所使然！吾道不孤！哈哈！取酒来，和尚今天要破戒了。”

度过了风雨欲来的两天，徐大爷的庄院只无惊兆，平静不惊。

叔叔中隐伏着重重杀机，没有人前来骚扰，也没有见贼人巡视。

大概是他们等着九现云龙发疯，自相残杀吧！

徐大爷不但没疯，神奇地在初四晚间出现在客庭里。

文俊前前后后忙，行动匆匆，假使要留心他脸上的神色准叫人吃惊。

英俊而清秀的玉面上泛起了阴沉的杀气，一向神光常敛的神目中发出

慑人心魄的冷电寒芒。

白天，他带着庄中人，在练武场中挖掘。

晚上，他练功更苦更勤，九如心法越练越精，躯体那神奇的潜力奔腾澎湃，真气越练越纯。

所发的功道可刚可柔，收发由心。

这短短的半月里（自星子至目下），他的功力增进极速。

他自己亦有成感，胆气益壮，这蚕初五，约定的时间是正午。

日当正中，这儿将掀起一场武林浩劫，卷起一阵血雨腥风。

庄院内，老弱妇孺踪迹不见。神奇地消失了。

大庭中，仁义大爷置酒会朋。

可怜，人数就是那几个，在字内双雄的眼中看来，喂猫也不够。

徐家湾村落以远五里远近，一座小村中，人影幢幢，马声起落。

正午时分蓟州南面江岸，靠了一艘华丽的大型画舫。

放下跳板，舱中推出一辆华丽的马车，夫役们一阵乱。

七手八脚将两匹马套上，驾车的是一个老头儿：一无跟班，二无护卫。

车声磷磷，快如电掣。

在马车驱行的一刻，也有三个女人到了蓟州。

三匹千里神驹上，一是老太婆，两个是美如天仙的绝色少女，翠绿罗衫飘飘，他们的快马，马不停蹄地出了东门。

马尾成了一条直线，蹄几乎并未沾土，速度令人惊心。

徐大爷的庄院，距村落只有里余，中间隔着一座松林，可以遥遥相望。

庄后是长湖，码头上飘浮着几只小艇，庄屋都是青石基建成的，用风火墙隔开的房舍。

这短短两天中，略有改变，该堵的堵了，该打通的打通了。

庄外还改动了不少事物。

这是文俊从师伯所遗的真经中，学到的奇门克小玩意，他们用上啦！

早宴散后，各自摩擦掌各就岗位，等待中午厮杀。

日白渐升，还有半个时辰，院中目不转瞬地注视日影的人，只肖看见红旗一举便敲响那面大锣，告诉敌我双方，时辰已到。

这种正式的约会，在约定日刻不能如期到达，就算是罢手，尔后决不许寻仇，否则武林朋友将群起而攻之。

故而十分慎重。

练武场之右，是一座大院，在那红柱绿顶的小阁楼上，有两个依偎着的身影，那是文俊与延芝姑娘。

“芝妹，记住我的话，当兰焰闪动而起的时候，必须立即抽身撤去，由地洞直出湖中。”

他伸手向远处湖上点点身影一指，又道：

“那是阎王谷的史某，名列十大报应神，陆上功夫我见过，委实不坏，水上能耐，端的差劲儿。绝拦不住你们。”

“俊哥哥，你真打算跟他们硬拼。”

“是的，字内神龙要来了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”

“俊哥哥，我曾说过，我将永远依你任何一言一事，请恕我，这次我不能再依你。”

“别傻，妹妹，宇宙双凶下手，绝无侥幸可言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

烧？报仇雪恨，全在你的身上，爷爷绝不会让芳弟离开，唯一的指望就是你，你要不走，有谁可以报这血海深仇？”

小姑娘坚决他说：

“玉哥可以离开，我坚决不走。”

“刀拦在玉哥的脖子上，他休想迫他离开半步，那那成。”

“我也是，也许今生也只有这一次违逆你的意旨了，俊哥，别迫我”

她那海洋也似的目光，发出了神秘的火花：

“要死，我要与你相伴，要活，必须与你同在。”

她鼓足勇气说出了心中蕴藏已入的话，红霞掩上她的粉脸，垂下了粉颈。

文俊心中一震，他再傻也说明白啦！在他心目中，她仍象幼时玩皮的小女孩，他爱她就象亲妹妹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！

他激动地凝视着她，喃喃他说道：

“芝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我了然一身，希冀有人间之爱，我把你同芳弟当成亲生同胞，不敢有超此之外希求，也许我错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错了！俊哥哥，不是我不羞耻，你是第一个进入我心中的人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取而代之。”

今日午后，也将将是人鬼殊途，我毅然说了，九泉之下我会安心些。”

“芝妹，你怎么了，说这些可怕的？我们不一定必败，我有这信心。”

“我，无影大师也说过。”

她打断他的，盯住主题不放，在这即将趋向死亡前的一刻，她显得无比勇敢，世俗，礼教，羞怯，都不存在了。

“那位怪姐姐，我不嫉妒她，相反的，只要是所爱的人，也同样会独得我的爱，我深切的祈望，就是在你的心中，留下一片爱心。”

在这行将赴死的时刻，请记住，有那么一个痴爱你的人，不惜受世人咒骂，向你剖心示爱。”

“芝妹……”

“不会大久了，请让我说下去了。”

她脸色变得苍白，美丽的眸子闭上了，晶莹的泪珠挂在腮边：

“在豫溪荒林中，你还是个对武技一无所知的人，竟然不惜冒烽火之祸，拼死在断魂刀下救我生还。”

那时，我已在心中发誓，不管你死亡与否，我会将你的身影铭记心中，任何神刀也绝不能磨掉。

本来，这次逃出江湖找你，我不打算活着返回徐家湾，只消获得你不在人世的消息，也就是我徐延芝脱离人世之时。”

“芝妹！”

文俊那平静的心湖，象投入一枚巨石，涌起了阵阵思潮。

不管是出于情爱，或者是出于怜悯，他的心扉打开了，为这纯真的少女打开了！

他轻轻唤一声，伸虎腕将她揽入怀中，温柔他说道：

“请恕我，芝妹，我是那么愚蠢和笨拙，竟然忽略了你对我的……”

“不，你是世上奇男子大丈夫。”

她浑身颤抖，将脸紧埋在了宽阔的胸怀里。

急迫地接口道：“你的所作所为用愚蠢笨拙加以形容。那就最大侮辱，要是出于旁人之口，我绝不会饶过他，俊哥哥，你不会为了我的痴心而轻视我吧？”

文俊虎腕一紧，温情他说道：

“苍天皓日可鉴我心，芝妹，今后不论生死存亡，但我们的心永远相依，也永远不渝。”

“啊！俊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第二十章

雄亮而低沉的锣声，充溢在这咫尺的空间。

庄院四周，响起了凄厉的胡笛之声，那是惊天堡的信号。

令人心中一阵怦然心动，胡哨声尖厉刺耳，漫天撒地，那是阎王谷的凶信。

令人心中一紧，毛骨惊然。

庄外松林，蹄声雷动。

一双爱侣抬起头，倏然分开，文俊的神目中，寒森森的冷电暴射。

他咬着钢牙说道：

“他们来了，日正当中。”

“一生死何足惧，大义薄云天，哥，我以你为荣。”

“惭愧，芝，我不敢当，因为宇宙神龙也是我的死仇，我们走！”

他疾走两步，突然止步，寒着脸说道：“芝，记住我的，临死遗言是神圣的，假使兰焰一起，你非走不可，多死无补于事，血海深仇不报，便宜了他们，千斤的重担在你肩上，要是你听我的话，走遍天涯，找到黑尸魔，告诉他一切详情，并说，他的小朋友临死还对他念念不忘，要是你不听我的话，我死不瞑目。

不管我如何死法，我得活下去，宇宙神龙的仇非尽一切手段图报不可。

我知道，后半生的痛苦凄凉孤寂的岁月，将落在你的身上度过，但是冥冥中的我会在你的身旁，想到我你将有勇气的。”

珍珠似的泪珠，一串串滚下芝姑娘的脸颊，但他十分坚定，神色凛然。

她说道：“俊，你要我这样做”

“是的。”

文俊的语气斩钉截铁。

“芝！”

“俊！”

象一团热火，象一阵怒涛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一阵热吻，无数泪珠，分不清谁在吻谁，分不清嘴是谁的。

良久，两人方脱离拥抱，相对深情一视，甜甜一笑，这一视一笑中，找不到一丝苦的味道。

“我们该走了，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，至爱永存。”

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，也许两人都说了，一双爱侣携肩并手，踏着坚定沉稳的步伐，下阁穿过花园，昂然直入内庭。就在人喊马嘶之间，湖面上

小舟骤发，齐向这驶来。

而在数里外一处草丛茂密的港溪里，泥堆中冒出一连串气泡，当文俊和芝姑娘走出练武场时，双方已剑拔弩张，即将动手一拼。

文俊今天换了装，蓝缎子劲装闪闪生光，蓝色腰带，蓝皮快靴，浑身上一色蓝，只有背上的天残剑不一样，一头乌光闪闪的头发，挽在顶端，用蓝色发结绑住。

换了装，他象是改头换面换了一个人，昂藏八尺，猿臂鹰肩，恍如临风玉树，看似玉殿金童。

好一个英雄俊美，豪气干云的美男子！

芝姑娘也是一身蓝色轻装，这是她花了两天一夜的功夫，替文俊和自己赶制的心血结晶，两人一般的俊秀绝伦，一般的神情肃穆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佳人。

练武场占地甚广，共分三批人众，主人以东，以九现云龙为首，依次是徐占魁、无影僧。徐天德、瘦老人、方正人、金钧任叔同等。

后一排是延玉，延芳，还有五名雄纠纠的壮汉，共有十四人。比起客人浩大的阵容，简直无成比例，差得太远了！

西北角是惊天堡的人，为首的是天凶星，依次是地狂星，曾在圆觉寺被荆山老人击伤的花郎皇甫成，七星羽七妙真，还有从未露过面的五毒判官苗成，子母飞环方七侠，白净面皮满面诡笑的二堡主之孙粉面狼计玉。

这些人，都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绝顶高手，还有十来个凶悍的大汉。

怪！就没见惊天堡的三位堡主。

西南角是阎王令的人，为首那人约有五十左右年纪。圆脸，尖头。突牙。朝天鼻、鹰眼、花白胡须，身材修伟，穿一身黑色劲装，背上插了一支凶名显著的阎王令。

他就是阎王令主之子，活阎罗——卜成栋。

依次是两位守护神，白无常巴龙、黑无常焦虎、十大报应神到了六位，一笔擎天右飞扬。

无敌神剑寇春风，屠龙尊者达实禅，玄衣仙子聂翠华，百毒书生辛啸天，氢氢散人玄涛，还有玉面罗金窈娘和她的女儿绿飞鸿卜雁。

同样，令人诧异的是，阎王令主本人并未亲临。

文俊一到，所有的人的目光全注到他身上，各人脸上神色洋洋大观。

迷惑、惊奇、诧异、愤怒、恐惧，还有黯然叹气。

叹息的人是玄衣仙子和绿飞鸿。

并不是文俊本色令他们惊诧和恐惧，而是他背上的天残剑和那蓝光闪闪的蓝色锦囊。

而九现云龙一班人马，也现出迷茫神色。

在这两天中，文俊始终没将身世说出，天残剑出没露过面。

有人轻叫道：“恨海狂龙！”

文俊主郎声答道：

“是的，恨海狂龙。”

在一旁昂然站立，百毒书生脸上狰狞已极，他踏前一步，厉声喝道：

“在星子瓦面，你暗算本大爷一针，你该还那笔债了。

来来来，辛太爷今天非要你粉身碎骨不可。”

“别急，你今天非死不可，你准备就是，恨海狂龙要你死在比天山金蛇

丝菌更毒的毒药下。

且等片刻，咱们再算帐。”

和尚也嚷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是啊！且让仁义大爷交代。”

九现云龙抢拳，躬身一礼，凛然说道：“地狂星汪兄一代之雄，年登花甲，在江湖名望之高，无人可拟。”

“哼！”有人在冷哼，发自阎王谷众人中。

“小孙兄妹俩与一谷一堡中人一无仇怨，二无嫌隙。徐占海实不明字内双雄门下，因何竟自南昌追逐至九江。”

无敌神剑叱道：“当然有追逐的必要，废话。”

九现云龙毫不生气地往下说道：

“小孙艺不如人，在九江被擒，只怪他们学艺不精，死也无怨。”

“怨又如何？嘿嘿！”

说话的是天凶星。

“徐某不怨，但是。”

老人家虎目怒张，声色俱厉他说道：

“以地狂星大名鼎鼎的武林前辈，竟然无耻到向一个晚辈女流，做出那种人人切齿的勾当……”

地狂星阴森森他说：

“老匹夫，你说话小心了。”

金钩任叔同声道：

“说下去，我们洗耳恭听。”

方正人怒声道：

“是的，岳父，让天下人知道也好。”

天凶星不耐烦地大叫道：

“快些说，我们等不及了，反正你们都得死，何妨？”

“徐某在千钧一发间及时赶到临江，保住小孙女儿一生名节，自问无愧于人，理所当然一掌换一掌，光明正大，想不到阎王谷坐壁上观的英雄们，暗地反以毒暗器射了徐某一针，徐某一向不问江湖是非，此事有关家风，祖先蒙羞之事，也来向江湖张扬，对得起字内双雄了吧？”

和尚叹息说道：

“含羞辱，午夜痛心，孽龙，真亏了你，这种委屈求全的事，任何人也难隐忍啊！”

“委曲求全，也难自全。”

老人家痛心疾首他说：

“徐某毒伤发作，奄奄一息，返回家园，即接获字内双雄约会这贴。

今天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你们意欲何为，请就出让徐某斟酌。”

地狂星冷冷地问道：

“你让我往下说。”

“不，时辰到了！”

他手一举，四面人影纷纷，杀声震耳，三方面的人，四下一分，各撤兵器。

“且慢！”

文俊舌绽春雷，大吼一声，又道：“你们请听。”

在四面喊杀声中，传出无比凄厉的惨号。

“庄院人手少之又少，但却可挡万马千军，你们进的人，为数不过二百，保证不到片刻，死之尽净。

瞧！更楼上的轻烟隐泛蓝色，你们该知道是什么。”

他向黑白无常一指，不屑他说了句：“你们两恶鬼在星子，总尝过赤琼草的滋味吧？要不是我心中不忍，你们想活？哼！”

“事不宜迟，快上！”

地狂星狂叫着。

文俊火怒道：

“谁敢上！你们已身沾奇毒，不信且运气试试？”

徐家湾将是你们的葬身之地，火速自去觅取解药，方可保全性命，假使你们妄动真力，哼！死定了。”

贼人全皆一怔，似信不信。

文俊又说道：

“这一带地面，全沾有奇毒药剂，身穿重甲，沾者绝难幸免。

诸位如不信，可问百毒书生，他也有一种功效相同的毒药——黑龙瑶液，在五峰下，他就使过一次，几乎使卜家的红燕子活活惨死酷刑而死。

要不是我恨海狂龙恰有解药，她早骨肉化泥了。”

众贼有点相信，卜成栋却心中一怔，怨毒地看了百毒书生一眼。

把百毒书生看得心惊肉跳，但在这怨毒的眼中，他也发现了什么。

就在他略一颌首的瞬间，活阎王卜成栋一声厉叫，铁灰色光芒闪闪的阎王令，闪电般向文俊扑去。

百毒书生同时探手入囊，掏出一把淡红色的药末，并一掌劈出，轻风粉末震得人散飘扬。

他蓦地大喊道：

“这是天息丹沙，可解北方蛛之毒，快嗅入鼻中。”

文俊没想到百毒书生会有天息丹沙，功败垂成，怎能不急。

铁灰色的奇刃阎王令未到，强劲无比的劲道先至。

他想也未想，幌身一扭，已经闪出丈外，发出一声消啸，天残剑出鞘，猛向百毒书生而去。

九现云龙拔剑抢出，截住活阎王，猛挥一剑。

“铮”一声，金铁交鸣，两人皆被震退三步，两人功力相去不远，各自心惊，暴喝一声，重行揉身行上。

天息丹沙一散，贼人全往中间集中，要嗅入腹中。

无影僧大吼一，和其余十三人急冲，好一场龙争虎斗。

文俊飞扑百毒书生，他已心存杀意，立下杀手。

一招“怒海藏针”，飞旋而出。

百毒书生功力略高一筹，但在云龙二剑功深造化的神奇怪法下，他便只有挨捧的份儿。

万千剑影四下里疾攻，有一股奇妙的吸力将他的身躯向前引，他心中一凛，知道别看中间没有剑影，却可能是最危险之至。

他一声大吼，身影向下一挫，摆脱了奇怪的吸力，身形向左一榻，“飞星逐月”点出三剑。

文俊原式不变，剑影飞旋，一道淡淡的剑影向前一吐，“叮”的一声响，银芒疾退，百毒书生飞退近丈，他剑柄上的护手托断了一截，剑柄也裂开了

一条大缝。

不等他身形站稳，文俊已一声清啸，如影附形追天残破空递到。

百毒书生嘿嘿冷笑，身形疾飘，三位钦光闪亮的彩球平空射出，长剑一拦，剑柄内一道灰色水箭射出，迎天残剑影飞去。

文俊早有提防，剑影前途折回，闪电似地攻到百毒书生左臂，“嗤嗤”的一声锐啸，白棋子脱手飞出。

猛听一声凄厉惨叫声响起，百毒书生剑中的毒液，射中刚要暗害文俊的一名惊天堡的凶徒面上，惨叫着往后便倒。

文俊正欲一剑挥出，身后剑气袭人，他猛地旋身，拂出一招“回龙引凤”响起一声剑啸，一名大汉剑断头飞。

眼角瞥见芝姑娘被采花郎君迫得危机重重，性命悬于一发。

他怒啸一声，闪电般地向那里扑去。

百毒书生已经领教过白棋子的教训，惊得脸上变色，变色是一回事，白棋子却不饶他，仅绕旋两圈，棋子里的牛毛毒针却已贯入他腰中的期门穴上，满地乱滚，渐渐地脸上变抽蓝色。

无敌神剑刚要纵到，按住他问道：“辛兄，怎么啦？”

“蓝羽……毒……鹤”百毒书生声势力竭地在叫，气息渐微，但仍在缓缓地滚动抽搐着。

无敌神剑一掠而起，如见鬼魅，颤抖着瞪大一双鹰目，恐怖得看着曾经按在百毒身上的手，不住后退，幸而毒发虽剧，仍未沾衣，他放手还够快，手中并没有染上蓝色。

文俊使剑扑倒，采花郎君刚将芝姑娘的剑拨开，巨灵之掌已经距姑娘那丰满的胸膛不到两寸。

他的功力，比荆山老人还差上一筹，而文俊目前的造诣，比荆山高出不可以里计，想到他要糟，采花郎君不敢擒入，救命要紧，返身回剑，动如脱兔，一招“回眸反顾”递了出去。

剑影突敛，采花郎君扔兵刃向前一扑，由额到腹中共中了七剑，象一座倒悬的北斗七星，这是“云龙十二剑”的杀着“七星联珠”的遗痕。

文俊挥剑又杀一贼，叫道：“芝妹，大势已去矣，准备撤走，我掩护你。”

芝姑娘答道：“别管我，快去救应爷爷吧！”遂向大厅退去。

这时情势剧变，危机重重，双方死伤累累，能够支持片刻的仅有九现云龙徐天德、无影僧，在血海拼命的有方正大。徐延芝，其他的人不见了。

只有文俊仍勇往直前，他急怒好狂，一挺身仗剑向九现云龙身边扑去，一面取出赤琼草瓶握在手中。

围攻九现云的除了活阎王以外，还在地狂星，黑白无常和玉面罗刹。

文俊一着错，全盘错，百毒书生还有天息一切全成泡影，庄中布了奇门生遁甲，可阻住四面八方来袭贼众，就是大厅可以任意出入，毛病就出在大厅里。

白无常率一帮恶贼径抢大厅，他们已有万全准备，立即放起火来，片刻火焰冲天而起。

一见文俊接近，黑无常已看出他手中有物，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星子那夜他几乎送命，一见文俊就头痛，提心吊胆，但愿和功臻化境的九现云龙相拼，就不愿和文俊照面，他好似老鬼，眼角不时留意文俊的行动，杀百毒书生，斩绿眼鬼王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文俊向他这边扑，他早已心寒，突然大叫道：“大家小心！他手中有鬼，可能是赤琼香。”

文俊腾身急扑，黑无常一叫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向他集中，赤琼草飞雾刚刚泄出，活阎王舍掉九现云龙，打出三支江湖中闻之色变，卜家奇毒绝伦的暗器霹雳毒针。

这同时，一旁的地狂星一声不吭，剑身合一奋勇急抢，银芒满天飞洒。

少阎王摒住呼吸，追赶暗器之后，手中阎王令一招“野战八方”蓄劲猛挥，并一掌拍出。

文俊不知霹雳毒针的利害，看这大如枣核的东西不起眼，天残剑一招“云封雾锁”出一首剑幕，挡住银针和阎王令。

左手握住玉瓶，只一旋一震，想以所发的内力将最后枚毒针震飞。

“得得得”三声微响，三支毒针有两枝被天残剑击中。

一技被左手潜力震开，在无数肉眼难辨的针影中，迎面又送来一阵令人窒息，而劲道绝大的潜力。

文俊大骇，大吼一声，腾空而起，向后飞退两丈。

天空中出现一丝淡雾，文俊浑身坚如金刚，毒针直窜入衣内，触肤方止。

而手中玉瓶却被一击而破，赤琼草粉一散而空。

而且，卜家力可推山的推枯掌力，亦已同时袭到，直将文俊震飞溜丈。

活阎王的掌力，委委骇人。

“快退！”

黑无常大叫，自己首先抢在上风，文俊制敌王牌又失，情急拼命，舍命抢攻。

芝姑娘却欲退不能，大庭已燃起火，她只好向花园退。

刚脱离一笔擎天的文昌笔，劈面又遇上火龙尊者，不拼命可不行了。

娇叱一声，一剑刺去。

大和尚龙方便勾轻轻一拔，一剑落空。

他低声说道：“旋身，侧跃，我不伤你。”

方便铲一斜，姑娘顺势旋身，左右疾点，飞退丈外，落荒而走。

不多远，眼前绿影一晃，绿飞鸿卜雁到了。

这烂货见芝姑娘一身蓝，和文俊同一衣料，并且双双出现，直教她咬牙切齿，把芝姑娘恨得牙痒痒的。

这是狭路相逢，岂能放过？

她柳眉倒竖，泼辣辣地叫道：“小狐狸，你没有再骚的机会了。”

一招“仙人指路”迎面点出，寒芒疾闪。

芝姑娘酣斗疲惫，功力大打折扣，但她的轻功着实高明，娇叱一声，长剑一震一压，以“大地龙腾”身质借纵起，掠过绿飞雁顶一招“神龙掉尾”向她脑后削去。

绿飞雁叫道：“昆仑龙腾大九式！”火速旋身，一剑拂出。

“挣”

一声金铁交鸣，芝姑娘直觉虎口欲裂，浑身一震，飞出两丈外。

刚一落地，脑后剑气骤至，她挫腰旋身，就是一招“回头望月”

糟了！

绿飞雁存心取她性命，双剑相交，内力注于剑身，向下一压。

芝姑娘的剑收不回去了。

绿飞鸿不住冷笑，阴森森他说道：

“小骚狐狸，恨海狂龙是我的，你在做梦，哼！我要慢慢治你，剥下你这一身蓝装，哼！”

手腕一震，加了三成劲，剑被强力的劲道一压，向左下沉落寸余，右半身空门大开。

她绝不可能撒剑，谁先撒剑谁倒霉，想脱身须将剑震至右方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她浑身大汗，内力消退。

绿飞鸿的剑压力越来越重，逐渐接近肩头。

“哼！小狐狸，我先在你肩上开个大洞，再擒你好好处治，也许我会大发慈悲，将你送给地狂星，你别慌，快了！”

剑缓缓压近，距肩不过三寸了。

芝姑娘全力抵抗，不敢做声，咬紧银牙用劲。

但是她心中百感交集，暗叫道：

“看来撒入地道之举已成画饼了！俊哥！恕我，我已力不从心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清清白白地和你在九泉之下相。

为你，为徐家祖宗，我办得到的。

她樱口微张，舌尖缓缓由齿缝向外伸出。

剑尖渐近，她的舌快突出唇外了，蓝色的蛇焰箭破空而飞，碗蜒升上九霄。

“砰”一声在半空掠散，蓝星四射！

在内室一座尚无着火的房间内，青石地面缓缓向上升起两寸，喷出一道火箭，在熊熊烈火中，石板缓缓复回原状。

整个庄院成了火。

怪！除了在大庭外面呼喝的贼人以外，看不到半个庄中人。

剑尖距芝姑娘肩不到一寸了，绿飞鸿恶毒他说道：

“瞧你眉紧而贴实，拳、挺而不颤，定然是个未尝人间至乐的黄花闺女，本姑娘心中慈悲，让你剥光尝尝……”

她正在乐于忘形，口舌快意之，突觉微风一扬，手中一轻，衣领一紧。

“嗤”一声响，绿掌倏落，接着，“挣”一声长剑落地。

她吓了一个胆裂魂飞，向前扑倒，“懒驴打滚”滚出两丈外。

除了一条没有裤当的长裤以外，整个上身成了个裸人，羊脂白玉似的肌肤和奇高奇硕的两只大乳房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。

在三丈外，文俊揽住芝姑娘纤腰，急促他说：

“由花园脱身，我护送你。”

可是迟了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围，将他们裹在中间。

但没有人敢扑上。

他知道脱身是不可能了，一手挽住芝姑娘咳目大喝道：

“谁先上，试试百毒天尊的毒药，和恨海狂人的天残剑！”

有一名不知死活的人向前冲进，长剑急腾蛇出洞。

“哎”一声，天残剑一闪，大汉立时往后便倒。

腕、腹、额共有三朵梅花，共中了十五剑。

刚抢到的活阎王怒叫道：

“闪开！让我打死他。”

他插好阎王令，向下一挫腰，浑身冒起一阵淡淡白雾，衣袖无风自摇。这是六合潜龙功参造化的绝世功力，六合须弥神功。

文俊不知他要使什么怪着，但一看情形，心中一凛，知道这家伙定然练有最厉害的一种先天气功，或者与罡气有相同功效的神奇绝艺。

他心中虽凛然，但已无可选择，他一挫虎腰，放开芝姑娘。

浑身真气澎湃，神奇的体力潜力充溢全身，天残剑缓级上移，剑尖微颤，发出阵阵龙吟也似的震鸣。

怪事出现了，剑影斑斑的天残剑，突然剑影淡淡隐去，虽未全退，但已经不能先前难看。

而且，似乎隐隐有亮光发出，四周贼人全感到阵阵寒流，向四面八方出现，触肤阴凉全都心中大骇。

恨海狂人曾经告诉文俊，天残剑乃万年寒犀角造成，可惜曾经禁制，如不注以内力，并不能削铁如泥。

假使已练至三花聚顶功参造化之境，剑自地隐去，发出剑芒，任何兵刃将不堪一击。

所有定剑中，当年寒北人魔的赤炎剑，可发耀红光，热流伤人于丈外，号称无敌只屈于天残剑之下。

所以天残剑实是武林第一剑。

文俊功力差得太远，恨海狂人百年修为，亦无法使天残剑去锈迹。

今天为何出现了奇迹呢。

他自小饮玉浆长大，本身已具有无上修为，由于未获名师，体内潜能无法发挥作用，宛若浑金扑玉，未加雕琢。

这时明知已到生死关头，人到了这一步，常会神奇地生出无比的勇气和超人的神力，文俊自难例外。

他既然心存必死之心，体内潜力如山洪怒发，典于创造了奇迹。

双方准备停当，乍眼将作爆山裂石的致命一击。

活阎王的父亲阎王令主，在王老峰和黑尸魔冥海黑龙余昌拼了一招，黑尸魔名列双仙五怪两条龙，功参造化自无疑义，但也被六合须弥功震得衣履尽裂，几乎一命乌乎。

活阎王没有他父亲功力深厚，但绝不会太差。

文俊也出尽了全力，要拼死一搏。

两人的雄奇劲道一触即难于收拾，是非死伤不可。

而且，旁立的人心被波及，不知要有多少人倒霉。

芝姑娘在文俊的身后，自难幸免。

徐家湾至荆州的小径上，三匹千里神驹狂风似的急驰，向火焰冲霄处冲来。

他们正是姥姥和凤、玉两姑娘。

“我们来迟一步。”

姥姥说，速度奇快，但她的语音却不是影响，清晰可闻。

凤姑娘也在马上回答道：

“他们要受报应的！”

姥姥又说道：

“恨海狂龙那孩子，在武昌失踪，可能不会来这条淌浑水，他我九现云龙毫无关系啊。”

“姥姥，也许他不会来，但不知怎的，凤儿似乎预感到，他或许会赶来的。”

徐家湾村落在望，玉姑娘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。

她怕那少年郎真在此地，姐姐要是不饶他，她不敢再往下想。

距村落还有一里地，树林中一声胡哨，纵出十余名玄衣大汉，往路上一拦，有人大声喝叱道：

“停下，字内双雄……”

马匹来势如电，绿影疾射。

马过处，十余名大汉躺在路旁，直挺挺象是睡着了。

马经过村落，象一阵风，挡路的人全躺下了。

就在三马冲出松林的瞬间，十余条大汉的身躯向前一涌，却又狂叫着四面抛起，有些撞在松树上，立时脑出肠裂，马一出林，冲出庄门的瞬间，在两侧突飞两条身影，快得肉眼难辨，向最后一匹马扑倒。

最后一匹马上，正是姥姥，这位双仙中的瑶台仙子，岂有不知之理，人腾空而起，马独渐进。

姥姥半空中身形倏旋，大袖鼓起如篷，只一拂，狂风如山崩海啸，大海狂潮，尖厉澎湃的罡风，卷着两道激烈的气流，三丈下的地面也滚石沙飞。

两个人影恰好撞倒，力掌合力齐推，连声怒吼，身形一顿。

“轰”然一声音爆炸响，几如春雷狂震。

姥姥倏然落地，脸色略变，冷然单立，目不转瞬地注视着飞退两丈的两个凶人，左面正是阎王令主卜世昌，他鬼脸上泛起青色，胸前不住起伏，双手无力地垂下。

右面是宇宙神龙闻人杰，年余未见，仪表依如往昔，他脸上也略泛灰白，经衣团花罩袍无风自舞，颌下灰色虬须根根竖立。

文俊手中天残剑已举至眉心，踏前一步，又进一步。

活阎王双掌平伸，缓缓旋转成为掌心向内，踏前一步，又继续进一步。

两人的足印皆深陷寸余，可见功力之深厚。

三丈的距离，已拉至丈二，活阎罗身上的白气越来越浓，文俊的剑啸益为尖厉，就在身后轰然一声大震中，二人大吼一声，掌剑同时送出，身形疾进。

就在这生死立判的瞬间，绿影自天而降，一股无形的柔和劲道，从中一涌而下。

“波”一声响，文俊登登登连退数丈余，面色泛青。天残剑重跌，踉跄倒入芝姑娘怀中。

活阎王连退八尺以上，面色青中泛紫，双手往地下垂，额上大汗如雨，阴森森鹰目寒芒顿失。

在两人中，站着绿掌飘飘的凤姑娘，柳眉带煞，风目含威。

旁立诸人惊得浑身似抖，情不自禁，连忙退后。

猛听旁边一声娇叱响起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

众人骇然转头，又是一惊，又是一个翠绿美天仙，正将还在昏昏沉沉拼斗的几对冤家喝住了。

这一声娇喝，声音不大，但众人耳中却忽然响起一阵焦雷似的，震得耳膜欲破，血气翻涌。

正在苦斗中的几对冤家，全都扔下了兵刃颓然倒地。

这一瞬间，场中寂静如死，只有火焰飞爆响的轰隆声，在耳边振荡。

突然，响起了一声尖叫：“啊！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你怎……”

随身奔来一个赤身露体的女人，那是绿飞鸿，她忘了，上身全裸，向文俊扑去。文俊紧闭双眼，倚在芝姑娘身边，面如白纸，呼吸似已停止。但天残剑仍紧握不放，他其实未死，正在用无上神功九如心法行功，恢复已散的真气。

芝姑娘芳心似箭所穿，她只道文俊已经死了，紧紧地扶住他的身躯，银牙紧咬，欲哭无泪，欲悲无声，绿飞鸿一到，她突然一咬牙关，一脚飞起。

绿飞鸿神智昏迷，并不闪避，还好芝姑娘两手没空，重心已失，那一脚踢偏了些“噗”的一声正中左炁骨。

绿飞鸿向侧飞退，玉面罗刹已经抢出，只一闪，便向花园中狂奔而去。

凤姑娘本来用又爱又怜的目光，激动地注视着似已断气的文俊，经赤身露体的绿飞鸿一闹，她可想偏了！立刻冷哼一声，凤目涌起煞气。

这丑恶的一幕，显然又引起了她的恨意，庄门外履声又起，井然有序进来了不少人。

最先进来的，是两个白色劲装，背负宝剑的俊秀少年，一个手捧一支八寸长，金光闪闪的小旗，一个手捧一把金色箭囊装住的红色短剑。

其次是十六名穿青色紧身的大汉，手中三尺长剑寒气逼人，一个个身材伟岸，脸色狰狞，他们都脸无表情，木然举步向宇宙神龙走会。

最后，是三十名手抱鬼头刀，玄衣黑布包头，脸上用彩笔抹得恶鬼似的大汉，由两名高大槐梧大汉，手中擎起一个阎王令旗，向阎王今主身后大步走去。

在四周的老少贼人中，全都缓缓抽身，依次回到字内双凶身边，雁次排开，呸！神气极了。

姥姥站在他们面前三丈余，神色肃然。

“什么人？敢管字内双凶闲事？通名上来！”

白衣少年喝问道，同时手中金色缓缓举起。

“威加宇内，如日中天，谁人敢管字内双雄的闲事？”擎着金令阎王令旗的人也咱喝着，令旗也缓缓举起。

姥姥向后一招手，两位姑娘来势如电，同时三匹通灵的千里宝驹，也飞驰而来，在三女身边一站，纹丝不动。

“孩子，我们亮亮名号，看看八十余年，主人的声威是不是被无情淹没了？”

三人一伸手，在鞍旁取出三把青芒耀目，冷气森森的千古神刃。

在远处，文俊俊目微张，挺身站起，低声说道：“芝妹，快去救爷爷。”近囊取出一只玉瓶，交给她手中，又说道：“这是一粒紫露续命丹，用水化开给他服下，定可以起死回生。”

他长吸一口气，又说道：“这三个救星来了，字内双凶不死即伤，但我和她们有重重误会未解，她们不会放过我，我走了，假如我不死，我会归来，我会娶你，芝妹，珍重！”

“俊哥……”姑娘惊叫，但被文俊紧紧掩住了。

“禁声！”他压低嗓子说：“我会珍重的，为你，为报杀师之仇，最多不过三年，我就会回来。”

芝姑娘正待说话，小嘴已被文俊灼热的嘴唇封住了，等她神魂入窍，

文俊身形已去，杳如黄鹤。

姥姥拔剑在手，微笑道：“剑绝尘寰。”

两位姑娘答道：“蓬莱三仙。”响起一阵清越龙吟；三人并肩而立，三把神剑交叉，青芒四射，日色为之然。

同时，剑中发出殷殷啸鸣，剑气迫人肤发，三人衣袂飘飘，仿佛两位瑶池仙子，拱护着一位西天王母。

“蓬莱三仙！”惊天堡的人惊叫。

“蓬莱三仙！”阎王谷的人惊叫。

凤姑娘蓦地回头，惊叫：“他走了！”

姥姥说道：“孩子，他走了许久了！”

“我要见他！”语音刚落，人已远出十余丈之外。

“我们也走，别闹出事来。”姥姥和玉姑娘奋起直追。

不久，神秘的香车如飞而至，一到火场，突然刹车，车帘一闪，地面已多了一个彩裳丽人，可是身材虽极美，却用一声绿纱将脸面掩住，她看了三匹神驹一眼，对正面施救爷爷的芝姑娘道：“那位蓝装姐姐请了。”

她福一福：“请问马的主人在哪儿去了？”声音甜美已极。

芝姑娘用物往西北一指，答道：“一位姥姥和两位绿衣姑娘，由这儿去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是谁？”

“九现云龙的孙女儿。”

“你爷爷和家人呢？”

芝姑娘摇摇头，哭了，并指了指那满地死尸。

“那姥姥和绿衣姑娘追人去了？字内双凶是往西走的，追的是谁呢？”

“恨海狂龙，我的……”她一出，彩衣姑娘已惊道：“糟了！大爹，五老峰松林之事，她们可能错怪于他，我得追去一看。”

“姐姐，你和怒海狂龙也有宿怨？”

“不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得去救他。”

“请往北追，也许不能赶上了，他走了好半天了！”

彩影一晃，瞬即不见。

大爹摇摇头，叹道：“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这孩子心乱了。”

又对芝姑娘笑道：“姑娘，我有最好的丹药，告诉老爹谁该救该不该救。我不象小姐，不分善恶，一视同仁。别浪费了我的灵丹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大爹。”她也跟彩衣女郎叫了。

彩衣姑娘这一追，给她自己带来了无尽的哀伤。

凤姑娘这任性一追，给武林带来了无穷的浩劫。

秋风起了，松涛声如万马奔腾，不知是火带来的，还是苍天泛怒意？总之，风是突然起了。

芝姑娘仰首苍天，感情忧伤地轻唤道：“俊哥哥，愿你平安，祝你如愿，我等着人无恙归来。”

张大爹正将一粒灵丹纳入延芳口中，突然茫然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说什么？”

一张落叶飘在芝姑娘的鬓角，她拾在手中，印上一个吻，轻轻一扬，落叶飞舞而去，她平静他说：“没什么，大爹！”

“真的没什么吗？”

秋风掠过无垠的田野，带来阵阵凉意，秋深了，原来是穿夹衣的时候了，近山区一带，已经可以看到浓霜了。

一群野孩子，正在黄色的枯草丛中打滚，呼啸、兴高彩烈地玩占山为王的的游戏。突然，一个小孩暮地大喊：“瞧！那是什么人？”

“啊！是个人！跑得比我家阿黄还快！”

是啊，是个人，是个穿着一身蓝缎子劲装的人，他脸色苍白，脚下有点凌乱，但依然快捷无比。

他腰下挂了两个革囊，一个蓝光闪闪特大，漂亮的腰带上，插着一柄难看极了的破剑，瞧上去实在别扭。

正急速地沿小径掠过小山，眼角瞥见顽单们正玩得兴高彩烈，他脸上现出一丝苦笑，喃喃他说：“三年多了！我，身心承戴太多的沉重担子，童年已经离我十万八千里之遥了。孩子们，愿你们欢乐，平安！”

说完，吐出一声悠长的叹息，放开脚步，向北奔去，快如奔马，但步履凌乱，在西北一带丘陵中，有三条人影向这面掠来，越小径，度田野，小丘陵阻他们不住，大沟渠微不足道，越野而行，如履平地，好快！几若御风而行。

后面正南方，又有一条淡淡人影，向这急掠！更快！像是飞行绝迹，在淡影的后方不远处，也有一个人影，他肋下挟着一个人，正以轻差的轻功，向这急赶。

蓝色轻装少年一阵急走，略现微喘，脚下略慢，他仰天呼出一口长气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这次远走川边，吉凶难料，我得返家一次，看看母亲的坟墓。啊！母亲！”

他目泛泪光，感情地呼唤；“你在天之灵可好？三年多了，没有替妈扫墓焚香，您不会怪儿子吧？”

他突然足下一闪，打了个踉跄，紧踏两步，又说：“活阎王的功力多深厚！假使那丫头稍慢一瞬，不积压鹿死谁手。也许我已尸横五步了。那丫头的功力难以令人置信呀！”

只那么轻轻一击，我就被自己所以的劲道震伤内脏。唉！我得埋头苦练才行啊！雷音洞府涉不可期，在未找到之前，我绝不搁下功夫。”

前面是一座小山，高不过百十丈，矮林密布，树叶几乎完全落尽，只看到光秃秃的枝丫，汾阳河在山的东边流过，向左处勿折，形成一个小湾，小山被河水冲得倒塌了半边，造成个百十丈的大绝壁，大概不出三五百年，这座小山准完蛋。

小溪绕山麓而过，野草枯黄，深秋的景色，未免有点儿萧条。

飒飒秋风掠过林梢，黄叶满天飞舞。

蓝衣少年奔上山麓小径，不到十来丈，小径向上一升，地势甚高。

他抬头一看，心中一惊，赶忙往地上一伏。

三里外是一条三叉小道，有一条小溪向西北蜿蜒而去。

就在那条小径上，有三个人影向三叉道奔来。

快如飘风，三人中，二个绿色纤影在前，一个灰影在后。

三个人影在三叉路口站住了，指头划脚好象在商量什么。

第一向这方向一指，蓝衣人就会本能地将头一缩。其实，远隔三里外，他又伏在路旁枯草中，三个人目力再佳，也绝不可能发现他的隐身之处。

三个人商讨片刻，似有所决定，向北飞跃去。

蓝衣人长出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我得行躲上一躲，这丫头难道真缠得这么紧。”

他倏然站起，一溜烟往山上矮林中一窜，隐身不见。

不久，三个人影去而复返，流星似的回到三叉路口。

略一犹豫，便沿小径向小山岗奔来，速度飞快。

在蓝衣人隐身处倏然止步，站在高处向南张望。

这三个人，一个是老太婆，正是早年美丽超绝，功臻化境的双仙之一，瑶台仙子华佩之，现在被称为姥姥。

另两位美似天仙的绿裳少女，正是凤玉两姑娘。

风姑娘目光中，仍然隐闪寒光，但已无前无眼见绿飞鸿裸体扑向文俊时，那么杀气冲冲了。

玉姑娘秉性温柔，心地善良，而且心细如发，她早就发觉草中有异，凌乱的足迹，证明曾有人在这儿伏下而性乱地隐入林中。

她有意无意地站在风姑娘的左首，想掩饰这凌乱遗迹。

她说：“姐姐，我们走吧，他功力不弱，轻功也有相当造诣，这么久不见人影，恐怕早就远出十里外去了。”

风姑娘断然地道：

“不会的，他已被反震的力道震伤，不会走远，我们从西北搜至正北，三十里内涉无踪迹，他不会走得太远。”

说完，轻转头，向山岗上一瞥。

玉姑娘心中一跳，赶忙凑近一步，挡住他的视线说：

“姐姐，算了吧，字内双雄我们也放过了，为什么不放他呢？反蓬莱的期限不到半月了，迢迢千里得费时日啊！”

“妹妹，你不知道我心中有多乱啊！他内腑被震伤，假使恰恰碰上双凶的爪牙，那可就……”

玉姑娘喜悦地叫道：“姐姐，你是说放过他了！”

“很难说，妹妹。”

风姑娘六神无主他说道：

“在见着他以前，我还难于控制我的情绪，谁料得到呢？唉！”

“那我们走吧！他不会碰上意外的，内腑之伤他不会倒下，这可深信无疑，当日在湖口官道中，他受到伏龙神僧的一击，两次真声亦自无妨，他会好的。

玉姑娘虽暗中替文俊成全，可惜岗上枯枝突然发生响动，使她的一切努力尽都化成泡影。

风姑娘突然说道：

“山上有人，且去一瞧究竟。”

说完，领先向山上掠去。

蓝衣人正是落荒而走的文俊，近日在江湖声响鹊起的“恨海狂龙”。

他一见风姑娘半路折回，慌不择路往山上急走，山不高，但枯叶盈寸，枝密且脆，非常难行。

他内腑受伤，自然没有昔日灵光，正走间，足下一虚，踏在一个地洞里，重心一失，向前扑倒。

压折了几株枯木，发出响声。

他心中一震，暗叫一声：“糟。”

是的，糟得不可再糟！在他抹掉额上冷汗，回头从枯枝缝里向下一看时，心中一凉，叫若不迭。

山下绿影，快如闪电，正穿过枝梢向这儿掠来。

满山落叶，连大石也没有一个，想躲委实不可能。

他想：“这儿藏身不行，也许山那边或能藏匿。”

不容他再想，拼最后残余力量，向山顶撒腿就跑。

“是他！”

风姑娘老远便看到他那一身熟悉的蓝色劲装。

由南路飞跃而来的淡淡身影，距这儿不远了。

最后跟来的人影，是个老头儿，正是神秘香车驾车老头张大爹。

他挟着芝姑娘一条玉臂，风驰电掣般而来。

别看 he 年高老迈，而且还挟着一个姑娘，但身法之快，不亚于凤，玉两位姑娘，比淡淡身影也不会差得太远。

芝姑娘一支手被挟在老人铁腕里，只觉耳中风声呼啸，足不沾地，恍若腾云驾雾，她几乎不能睁目。

张大爹顺着小径飞掠，一面泰然自若地问道：

“孩子，恨海狂龙是你的哥哥么？”

“是的，大爹。”

“你姓徐，叫延芝。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告诉大爹了。”

“你哥哥叫什么？这个你还没告诉我啊！”

“叫徐延芳，村里的人红呼他为长湖金童，他的水性委实不错。”

“长湖童子？大家不是都管他叫恨海狂龙么？”

“啊！大爹是问俊哥哥？”

她甜甜地，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。

“恨海狂龙是我另一个哥哥，更亲爱的哥哥。”

“孩子，你把大爹说糊涂了，哥哥还有更亲爱的？”

“是啊！大爹。”

她粉面上泛起红潮，闪烁着亲蜜的光彩：“大爹，请问大妈她老人家好吗？”

“孩子，托菩萨的福，她好。”

大爹的脸上泛起光彩。

“一年后，我可以和他团聚了，十六年了，好漫长啊！”

芝姑娘不管什么菩萨，什么十六年，这些都引不起她的兴趣。

她的思想全在心上人身上。

她甜甜他说道：

“大爹，请问大爹和大妈亲呢？不是与大爹的兄弟亲？”

“傻孩子，你顽皮啦！”

大爹不由笑了，突然，他脸上的笑意消失了，肌肉凝结了。一丝恐怖的阴影爬上脸来，他用那象是来自遥远的天边的声音，幽幽的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是说，恨海狂龙不姓徐，是你的未来女婿么？”

“是的，大爹，他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英雄肝胆，大丈夫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是神的化身。”

芝姑娘已沉浸在虚无飘渺的幻想里，没注意大爹的声调已起了很大变

化的面部表情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

大爹咽然一叹，道：

“我错了！”

“大爹，你说什么？”

芝姑娘没听清他说些什么，转首问道：

“没什么，你们是天设地造的一双啊！”

这时，文俊窜至山顶，进不到一二丈他突然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呼，向侧一倒，飞快地旋转半周，将身形硬行刹住。

原来他已到了断崖边沿，走得急促，差点掉下崖去了。

他身形一止，绿影已闪电似地到了，他暮一咬牙，昂然站立，虎目中几乎出了火，怒叫：

“光棍打九九，不打加一，姑娘，恨海狂龙与你无仇无冤，你解我之围，我也曾救你一命，已无恩怨可言，你苦苦相迫，究意有何原由？”

凤姑娘本来毫无故意，文俊这一气愤的怒叫，倒叫她生气了。

她小娇生惯养，自视清高，几曾受过这等恶气。

顿时勾起满腔怒火，粉面铁青，猛地娇叱道。

“狂徒，你作的好事，还敢发横？你——你——”

她翠袖一扬，正待拂出。

“姐姐！”

玉姑娘惶极大叫，一把挽住了她的要拂出的手腕。

文俊傲然他说道：

“恨海狂龙已身受姑娘奇劲功力震荡了，不然，哼！你不见得就能伤我。”

“妹妹，你让开？”

她将玉姑娘推开，面泛杀机地又道：

“别认为你的天残剑如何了得，好，本姑娘就不用奇奥的功力伤你，以剑法取你性命，拔剑！”

一声清越龙吟，青芒耀目。

她已撤下腰中长剑。

文俊傲然一笑，也撤下天残剑，说道：“我是男子汉，你先出招。”

“本姑娘如先出招，你连一招也挡不住的。”

“不见得吧。”

他的剑先举，然后缓缓地垂下，降下七寸。

“你太自信了，着！”

青芒一闪，电闪而至。

文俊一招“云封雾锁”刚到，青芒已神奇地穿透锈影，冷冷的剑尖，已经点到他的右胸上。

他心中骇然，茫然地收剑入鞘，瞥了胸前的剑尖一眼，神色凛然他说道：

“姑娘委实高明，恨海狂龙输得心服口服，你动手吧，在这荒山枯林中，该你神气了，哼！最毒妇人心，以杀人为消遣，你也于双凶一霸毫无区别，歹毒且更过之。”

“你这人面兽心之徒，至死不悟，端的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”

她气愤地骂，剑尖刺胸衣已抵肌肤，但他持剑的手却不住地颤抖，力

道似已消失。

“哈哈！”

文俊突然狂笑，他虽感到剑尖儿传来的寒气，直浸肺腑，体内神奇的潜力，无法阻止这神芒暴射的千古神刀。

可是，他自知必死，却毫无所惧。凤姑娘再也忍耐不住那顽强做岸的神情，突一咬牙，手上加了半分劲儿。

剑尖无声地刺入一寸有余，她切齿地叫道：“淫贼，你死了吧！”

“啊！”

玉姑娘尖叫一声，以翠袖掩面叫道：“姐姐！”

姥姥面争凄然，悄悄转过身去，不忍卒睹。

“淫贼！”

文俊面色泛灰，有气无力他说道：“我梅文俊顶天立地，想不到竟然被人认为是淫贼，哈哈……”

他口角流出一丝血丝，缓缓地闭上他的俊目。

“铮”一声，宝剑落地。

凤姑娘面色泛青，以翠袖掩面，浑身颤抖，哀伤他说道：

“你虽罪在不可容，可是，我……我……怎能抹去心中的隐痛啊！你安心的去吧，我……我为你守孝三年！”

文俊心前血流如注，鲜血染透胸衣，直滴枯草之上，染红了一大片。

他内腑本已受伤，这一来顿告不支，他神志已经模糊，踉跄向后退，仍本能地哑声自问道：

“我……我是淫贼么？我……我是……淫贼……么？”

“你不用说了，五老峰下官道古松林中，我亲看你作出那伤天害理之事，我的心为此而碎！”

“等一等，这是一场误会啊！”

声音传自岗下，淡淡的彩影已神速的向上奔来。

“五老峰下，官道古松林，天呀！”文俊拼力大叫。

“那红燕子身中奇毒，我冒死救她，竟然……”

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。

凤姑娘尖叫一声，向前一扑，姥姥眼明手快，飞掠而出。

在崖下一丈左右抓住了她的右手，大袖一拍上崖，前纵八尺，再向下一震，倒飞而起，好俊的“龙腾飞霄”绝世奇功！

崖上站着一个人身穿彩裳，面覆青纱的姑娘，她仰首问天，凄切他说道：

“我晚来了一步！晚来了一步！今后，忧愁哀伤将不再离开我的心，一切希望将化为光影！”

“姥姥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凤姑娘倒在老人怀中，绝望地叫道。

“孩子，节哀吧！百丈高崖，下面是江流滚滚，他，唉！不粉身碎骨，也沉尸江底。”

姥姥哀伤地答。

玉姑娘掩面饮位，她的心已被撕的片片而碎了。

“姥姥，他说古松林的事，他是救人。”

凤姑娘饮他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彩衣姑娘突然回答道：“红燕子是阎王令的人，身中奇毒黑龙淫液，这毒物是百毒书生所放的，他不该面冷心慈，不便不承人之危，且毅然施救，想不到却因此惹下了杀身之祸患。”

“姑娘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姥姥问。

“我应该知道，因为那时我也在场。”她向两位姑娘一指，又道：

“这两位姐姐是知道的，我曾在她俩身侧掠过。”

“啊，那神奇的身影就是你！”

玉姑娘叫。

“是的，我直等到他救醒红燕子，制住绿眼鬼，返回星子，方离开他。”

“姑娘，你是谁，能让老身一睹姑娘芳容么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彩衣姑娘幽幽一叹说。

“小姐，人呢？”

张大爹挟着芝姑娘奔到，人未到就高声发问。

彩衣姑娘，惨然摇头，向崖下一指，悲痛他说道：

“他死了，含冤九泉！”

芝姑娘粉面倏变，抢近彩衣姑娘身侧，惊恐地问道：

“姐姐，谁死了？”

“恨海狂龙。”

芝姑娘打一寒颤，面色顿变死灰，双目向上一翻，往后便倒。

张大爹眼急手快，一把挽住，在她后心拍了一掌，惨然他说道：

“这才是祸不单行，孩子，这你一辈子，已经注定了该在仇恨和悲惨的命运中苦度了，你的年纪还年轻啊！”

芝姑娘缓缓醒来，放声大哭，声如中箭哀鸟。

凤姑娘挣扎地站起，她不哭了，神色惨然地缓步上前，向文俊中剑处走去。

姥姥急忙将她抓住，神包凛然。

“姥姥、放开我，我不会死。”

她取出一条手中，蹲下去沾上许多鲜血，卷好放入怀中，木然他说道：

“我们该走了，我这一辈子也是悲惨哀伤的了。”

说完，凌空纵起，向山下一闪而没了。

芝姑娘铁青脸，向彩衣姑娘说道：

“姐姐，我哥是怎么死的？”

彩衣姑娘沉吟未答。

大爹即说：“小姐，告诉她吧！她有权知道的。”

“他中了绿衣姑娘一剑，跌下崖去了。”

彩衣姑娘便将前因后果概略说出，不住叹息。

“我哥哥死后含冤，我的责任太重了！”

芝姑娘凛然他说。

“哥哥，你先走一步……”

“姑娘，你……”

张大爹抢前一步，惶然他说。

“大爹，没什么，我不能死，有许多身后之事，需要我继续哥哥的遗志，

完成他未了的心愿，所以我不能死。”

她木然地走至绝崖，凝视着崖下半晌，然后向大爹福了一福，缓步下山。

秋风凄厉地掠过林梢，也掠过木然凝立的彩衣姑娘。

她幽幽的一叹，说道：“大爹，我们走吧，这里，已经没有什么可好做了。”

山上一切如常，只有那一地鲜血渐渐地变成紫色。

请续看《血剑兰心》

